

賭王之王

(藍衣雙女俠故事)馮嘉・著

一個逢賭必贏的人，走進賭場贏大錢，走進馬場贏大錢，巨大的財富隨手可得，但死亡亦是隨他而至。這樣一個人會生活得愉快嗎？他究竟有什麼驚人的秘密，兩個女俠就是要冒生命危險查出來。

$2.50

991

編者話

炎夏來臨，酷暑迫人。我們雖然可在工餘時間或假日中，隨意選擇一些喜愛的避暑節目，到海灘游泳，去郊外林蔭區清靜適意享受……等等，務使身心舒暢，夏日安渡！而本刊在這懨悶的季節裡，亦將以竭盡全力，安排一些能令讀者心曠神怡，調劑精神的消閒暢意作品，按期逐步不斷推出供應，希望能使部份讀者們寧靜安坐家中得到最佳精神食糧之享受！敬希垂注。

＊＊　＊＊　＊＊

本刊出版第１０００期紀盛在即，我們擬就之廣徵「讀者佳作」現已開始接受來稿，徵題定名爲「闖蕩江湖二十年」。至於題材人物，時代背景，古今不限，悉隨尊意。來稿幸勿超過五萬字或少於五千字，可逕寄香港上環新街５—１３號四樓本刊編輯部收。由於甄選鑑別需時，敬希於七月份下旬前寄達，以便我們能趕及在第１０００期或以後出版期號中發表，佳作一經選出刋載，必致薄酬，聊謝雅意。各位讀者們如對上述感到興趣，儘可發揮寫作天才，踴躍參加，無任歡迎。多謝捧場！

＊＊　＊＊　＊＊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厦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63.00
	一年港幣$	124.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68.00
	一年港幣$	134.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82.00
	一年港幣$	16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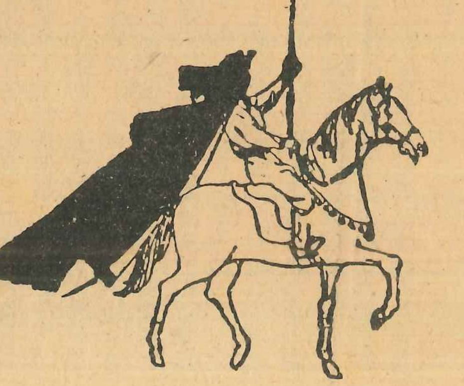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900　半年26期NT.$4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子成

武俠世界

第991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五角·

H.K.$2.50

Printed in Hong Kong

衣雙女俠故事

馮嘉・文
子成・圖

賭王之王



賭王之死　離奇古怪

那個人手裏緊緊握着一張字條，字條上的一部份染上了血漬，已經乾了，成爲深褐色。

他就倒在路邊的草地上，血就是來自頭頂上的一個傷口。頭部全是那深褐色的血，連臉也遮蓋了大部份，以致他的面目都不可辨認了。旁邊有兩部警車，以及好些警務人員。一部救傷　正在離開，這部救傷車並沒有帶走這個人，因爲這個人已經死掉了，他不再需要救護，而是需要收屍的車子把他搬走。

但在屍體搬走之前，還有些工作要做的，那就是攝照片。一個拿着照相機的警務人員正在拍照片，也有好些新聞記者在拍攝照片，鎂光燈不停地閃着。

後來，警方人員的拍照手續完畢，一個警探就用一隻夾子小心地把那人已經僵硬了的手指撬開，然後小心地把他手中捏着的那張紙條取了出來。

那張紙條上寫着的是一些數目字。4、9、2、3，此外還有一行數目字，就是4×11。

那是個歐籍的探員，他皺起了眉頭看着這張字條：「這是什麼？密碼嗎？」

「這可能是一條綫索，」他的身邊另一個探員說，「讓我們把他運回去，查清楚他的身份再算吧！」

另外有些探員正忙着在附近的草叢中找尋着，主要是找尋那件行兇的兇器。很明顯地，這個死者是給用硬物在頭部擊了一下，流血過多而死的。他們正在找尋這件硬物。不過已經找了相當久也沒有成績，看來那件兇器是不在這裏的了。

終於，收屍的車子到達了，把屍體移去了。

於是，在場的人也陸續散去了。

× × ×

三天之後，丁朗、金菊及胡雯正在一家餐廳裏一起喝下午茶的時候，他們就和這件兇案接上了關係。

他們三個人目前都是正在閒着。丁朗是在情報部門工作的，佔着一個相當重要的職位，而金菊及胡雯則是他的朋友。有時，較爲棘手的案件，她們會帮助他。

事實上她們與他合作，已經破過不少件相當棘手的案子了。她們並不是爲了金錢方面的利益而出力。她們完全是爲了俠義心腸，好打不平而已。

且說這一次，她們正在喝着下午茶的時候，就來了一個丁朗的手下人員，帶來了一隻鷄皮紙袋，厚厚的，顯然裏面是載滿了文件。這個人員對二個女郎招呼了一聲，然後把那隻鷄皮紙袋愼重地交給丁朗，就走了。

「唔，」丁朗說，「看來又有事情要做了，我這是忙碌命，閒得不久的。」

他把鷄皮紙袋打開來，取出裏面的文件，驗看着。胡雯馬上就有了坐立不安的表現了。她是一個性急的女郎，性急而且愛動，閒坐並不是她喜歡的事情。丁朗那個鷄皮紙袋立刻引起了她的好奇心。

丁朗把那裏面取出來的文件包括幾張照片看了一遍，然後臉色就沉重下來了。他終於把那些文件放回了鷄皮紙袋之內，舉起杯子來喝了一口茶。那是加了糖而又有冰的檸檬茶，味道應該是相當不錯的，然而看他的樣子，却就像這茶很不是味道似的。胡雯這時就再也忍不住了。她開口問道：「怎麼了？發生了什麼事嗎？」

丁朗長長地嘆了一口氣：「記得前幾天郊外路邊發現了一具屍體嗎？」

「這些日子，天天都有幾具屍體發現，」胡雯說，「你是指哪一具屍體？」

「手上捏着一張紙的。」丁朗說。

「哦，對了，那個，」金菊也開口，「想起來這件事倒是有點奇怪的。報紙上的報導沒有了下文，屍體的身份沒有查出來。」

「現在查出來了，」丁朗說，「祇是暫時不公佈吧了。就在這裏，」他用手指點一點那隻鷄皮紙袋。

「哦？」胡雯說，「那個是誰呢？」

丁朗又嘆了一口氣：「記得我們在M城的朋友龍亦豪嗎？」

金菊和胡雯都愣了一愣。自然，亦是胡雯首先反應地開口。她說：「你是說那個幸運的傢伙？那個——那個賭王？」

「是的，」丁朗說，「現在他的王位要找人繼承了！」

「這——這——死的就是他？」金菊問着。

「這是不可能的，」胡雯說，「龍亦豪，他那麼有錢，那個死者是窮漢。我也看過報紙上刋出來的照片。龍亦豪會穿這種襤褸衣服？」

她們每一次看見龍亦豪，他都是打扮得非常之講究，穿着最名貴的衣服。一個逢賭必贏的人，什麼買不起？

不錯！龍亦豪照她們所知是有「賭王」的美譽的。那是在C城的時候。大概是在兩年之前，他們——丁朗，金菊，胡雯三個人正在追踪一個漏網的兇手，追踪到C城去。因爲那個兇手曾經是龍亦豪的朋友，他們認爲龍亦豪也許會有綫索。

首先，他們並不是直接去問龍亦豪，他們祇是在龍亦豪的附近，監視着，跟踪着，看看這個兇手有沒有和龍亦豪接觸。當龍亦豪到賭場中賭錢的時候，他們跟着，當龍亦豪到馬場中賭錢的時候，他們也跟着。他們沒有看見龍亦豪跟那個兇手接觸，倒看到了龍亦豪是如何得到了這個賭王的美譽的。

龍亦豪會坐在賭桌前面整整一個鐘頭也不下注，然後忽然之間，在最後一秒鐘，他會把一大堆籌碼推下去。他贏了，每一次都是如此。

在馬場裏也是這樣的。龍亦豪到馬場去，總是在最後一分鐘才到最大注碼的售票處去。那裏是一百元起碼的。他每一場都賭。龍亦豪所買的馬，往往跑得無影無踪，連接買了九場，都是買着了跑在最末尾的一匹。換句話說，他那天在馬場裏並沒有贏。晚上他又到賭場去，坐了一整晚，但是沒有下注。

第二天，龍亦豪又到馬場去，仍然是拿着一隻紙袋。那紙袋裏面裝着的鈔票，亦是龍亦豪的賭本。

龍亦豪在第一場一反常態地下注五百元，輸掉了。又是跑在最末尾的一匹，也是最冷的一匹。

第二場，最後一分鐘，他又去買票子，忽然把整隻紙袋裏的鈔票都傾出來，塞進售票的窗口。售票的人不斷打票。輪班監視他的其中一個人員走過來對丁朗三個人說：「他瘋了，他買九號。全部買下去了！」

金菊看看電算機。九號的賠率是一賠九十九。

這並不表示眞的一賠九十九，可能更多，電算機祇能打出兩個9字，眞實的賠率可能超越更多。而在他們看着的時候，那兩個9字已經變成了90，也即是說這匹九號馬的賠率已經變成了一賠九十。這顯然是龍亦豪下的重注而造成的。

金菊毫不猶疑地打開手袋掏出一百元交給那個人員，說：「痳煩你也替我買一百元九號獨贏，快去！」

那人瞥了一眼丁朗，丁朗無可不可地聳聳肩，那人便匆匆地去了。胡雯在旁也說：「你瘋了嗎，金菊？妳從來不賭錢的，怎麼現在又賭起來了！」

「我信任龍亦豪這一次，」金菊說，「這是我的靈感。」時間已經不多了，那邊，馬兒已經在開始進閘了。下注的時間祇有很少很少。

金菊舉起望遠鏡來望向她所下注的那匹九號馬，忽然又有點後悔，有點捨不得她那一百元了。九號馬是一匹半黑半灰色的馬，金菊不大懂得看出賽的馬匹，祇是覺得這匹馬其貌不揚，而且兩隻前蹄扎着

一大段膠布，一隻後脚也是紮着膠布。這些膠布通常是表示馬的蹄部的健全性有問題。

「我看這有點道理。」丁朗說。

「什麼有點道理？」金菊問道。

「今天雖然陽光普照，場地應該是乾硬的，」丁朗說，「然而第一場跑出的時間却是慢得出奇。」

「這即是什麼意思？」金菊問。

「意思就是跑道在賽前經過人工洒水，」丁朗說，「而且洒得特別多，所以跑道本來應該乾硬的，現在却變得很軟，就像剛剛下過大雨似的。這對於適宜軟地以及足部健全性有問題的馬是有利的。而且灰馬通常在軟地上跑得特別好！」

「原來你也是賭馬專家！」金菊說。

「我不賭馬，」丁朗說，「但是我記得有一個地方有過這樣一宗案子。負責場地的人受到了賄賂，事前洒下過量的水，結果大爆冷門。」

「後來呢？」

「後來查出來，負責場地的人給撤了差，」丁朗說，「他不承認受賄，他祇是承認洒水的時候犯了錯誤，洒得太多吧了。當局也拿他沒辦法，可見賽馬是多麼黑幕重重，那些馬迷們簡直是把錢送進來的瘟生！」

「但既然明知道有古怪，那我倒不怕賭了，」胡雯說，「我也要買一百元！」

「太遲了，」金菊說，「馬兒已經全部進了閘！」

不錯，從望遠鏡中，金菊可以看到出賽的馬匹全部都已經進了閘廂。事實上，當他這樣說着時，鈴聲已經响了起來，馬匹從閘內衝出。到此時，售票當然是已經停止了。

「哈，」胡雯也舉起望遠鏡看着，一面說：「你們這匹九號跑在最後，還好我沒有買。」

「這是跑長途，」丁朗說，「不一定是跑在最前一匹贏的！」

賽馬之所以能吸引許多人的興趣，因爲不到最後一步也很難說哪一匹馬會贏出來。在這一刻，金菊忽然領略到了賽馬的趣味。就是因爲她下注了一百元。

前一天，她看着跑了九場，覺得悶到要死，因爲要隔半個鐘頭才跑一次，但現在不同了，她有一百元下注，這一場競賽的結果，與她就有了密切的關係。

她注意的是那匹灰馬。灰馬跑在最後，但是正在一步一步追上，這是使她感到安慰的一點。然而令她担心的一點却是前頭有一匹馬很快，起碼領先了十個馬位。

那個丁朗的手下氣吁吁地回來，把一張票子交給金菊，一面說：「時間太短促了，差點就買不到！」

「也許買不到會更好，」胡雯說，「前頭那一匹跑得這樣快，有什麼可能追得上？」

「我的九號已經進展到第四位！」金菊說。

但是領頭的一匹與第二的一匹仍然距離十個馬位，直至轉了最後一個彎，到了直路上，仍然如此。不過這時灰馬已經在第二位了。

「加油！加油！」金菊在大聲叫着，雖然她也感到失望了，這樣大一段距離，怎麼追得上？

然而那匹灰馬却不失望，一步一步逼近，愈來愈近，而鞍上的騎師也拚命加鞭。前頭那匹馬已經乏力，速度愈來愈慢，而後面追的那匹馬則愈來愈快，在此消彼長之下，看來不可能的距離，縮短得很快。終點之前一碼，已經兩匹馬並排，再跑一碼，灰馬便突出來了一個頭。跟着終點就衝過了。

「我贏了！」金菊興奮地叫道。

胡雯則在不斷地咒罵着，她是因爲她來不及投注這一匹賠率豐富的大冷門而感到可惜。

「算了吧，」丁朗說，「你又不需要這錢！」

「這不是錢的問題，而是興趣的問題！」胡雯說，「你想想看，一賠八十！一百塊錢，忽然之間變成了八千塊錢，那是多麼刺激的事！」

這也正是後來龍亦豪所說的。他後來也對他們講過：「賭馬這玩意嗎，興趣不是在贏錢，而是在贏！」

當時金菊興奮地說：「對不起，兩位，失陪一會兒了，我要去收我的八千塊錢了！」

「讓顏清替你去收好了。」丁朗說。

顏清就是那個替金菊去買票的手下。

「對呀，」顏清有點難爲情地說，「讓我一起去收好了。我——我也買了五十塊！」

「你！」丁朗吼道，「誰叫你來賭錢？你是來這裏做事的！」

「我……我這是第一次，」顏清苦笑着，「我祇是忽然心血來潮，昨天我並沒有賭，今天第一場我也沒有賭！」

「算了，丁朗，別罵人了，」金菊說，「偶一爲之，那是不要緊的。來，顏清，我們一起去收錢，我不要你代收，你收你的，我收我的，收錢也是一種樂趣！」

她跟顏清一起去了，由於這是一場大冷門，沒有多少人買中，所以並不需要排隊。金菊和顏清各佔一個窗口收錢。當付欵的職員把錢數給金菊的時候，龍亦豪也出現了，他就出現在金菊身邊那個窗口，把一大叠票子交給那付欵的職員。

那職員大爲羡慕地打量着他，龍亦豪却在打量着金菊。這使金菊頗感偪促不安，但是錢沒有收完，她又不能離開，於是她祇好詐作不知道了。但她詐也詐不來；龍亦豪說：「小姐，你的運氣眞好啊，別的時候你不跟我買，偏偏我中的時候你就跟！」

「你是說我？」金菊問。

「是的，」龍亦豪說，「這樣好不好？一會兒，我到你們那裏去坐坐，我們好好地談談，歡迎嗎？」

「呃——歡迎之至！」金菊說。

龍亦豪那一大筆錢要收好一陣子，所以金菊先回到丁朗及胡雯那邊去。過了一會，龍亦豪果然來了，他提着一隻超級市場用的大膠袋，那些鈔票就是裝在膠袋裏。他吃吃笑着：「我不喜歡收支票，所以衣袋裏早已準備好了這隻膠袋！」

金菊當然已經告訴了丁朗和胡雯這件事了，他們都有點緊張也有點尷尬，但是

龍亦豪則反而泰然自若，就像碰到了一些老朋友似的。三個人都在等着，不知道龍亦豪究竟有些什麼話要說的。龍亦豪慢條斯理地整理着膠袋中的鈔票，顏清坐得比較遠，但是不時用眼角射過來。他是羡慕龍亦豪那隻紙袋裏的收穫。

當然又是性子急的胡雯不耐煩起來了。她說：「龍先生，你不是有話要跟我們講的嗎？」

「哦，對了，」龍亦豪說，「是的，我們應該談談，不過，我也不知道該談些什麼。是你們一直在跟着我，所以我猜你們一定有些話要跟我談，又不好意思開口吧了。你們要談些什麼呢？」

「好，讓我們坦坦白白吧，」金菊說，「龍先生，你有一位朋友叫文冲的，是不是？」

「哦，那是以前的朋友，」龍亦豪說，「聽說他闖了大禍。」

「是的，」金菊道，「可以這樣說，可以說文冲是闖了個彌天大禍！」

「唔，」龍亦豪說，「你們一定不是普通人，假如我不對你們供給文清的資料，你們就會給我很大的麻煩了。」

「可以這樣說。」丁朗道。

「講老實話，」龍亦豪說，「我一點不怕你們！」

胡雯馬上就要發脾氣，金菊却把她按住了。金菊說：「我也不希望我們要弄到互相要脅的地步，龍先生，假如我們友誼地合作，那是最好了！」

「呀，」龍亦豪不慌不忙地看看下面的草圈，「時間不早了，馬兒又要開跑了，你們這裏有人，你們派人替我下注好不好？」

「顏清去吧！」丁朗說。

顏清忙走過來。龍亦豪從膠袋裏取出一千元來交給顏清說：「九號獨贏。」

「又是九號？」顏清抬頭看了看電算機。不但又是九號，而且賠率亦是九十九倍。

龍亦豪聳聳肩：「跑馬這種事情是很難講的，許多時候，偏偏就是一連幾場都是那個號碼跑出來！」

顏清祇好接了錢走了。龍亦豪又舉起望遠鏡來看看那些正在跑去排閘的馬兒。金菊也好奇地舉起望遠鏡看看，看見這一次的一匹九號似乎更糟，是黑色的，又瘦又枯，四隻脚都用膠布紮住了。

龍亦豪微笑放下望遠鏡，說：「剛才我們談到哪裏？」

「我們談到你的朋友文冲。」金菊回答。

「我們談到我以前的朋友文冲，」龍亦豪說，「讓我對你們講一句坦白話吧。我也很不贊成文冲這個人。我也聽到最近他幹了些什麼。他殺了三個人，或者亦該說是三個半人？其中有一個是孕婦。」

「似乎你不單是在賭的方面消息靈通。」金菊說。

「他的行爲愈來愈荒唐，」龍亦豪說，「我很久之前已經勸過他，做壞事也有一個限度，但他不聽，因此我才開始跟他疏遠，也因此，我不再是他的朋友了。」

「你究竟是想告訴我們你知道他在什麼地方，還是要告訴我們你不知道他在什麼地方呢？」金菊問。

「我是要告訴你們，我透露他的所在，也不算是出賣朋友，」龍亦豪說，「因爲他已經不是我的朋友了。世界上有一種人是非要消滅不可的！」

「他究竟在什麼地方？」金菊問。

「呀，開跑了！」龍亦豪拿起望遠鏡，「我希望你的朋友沒有來不及替我買票子！」

顏清也就在這時候匆匆忙忙地跑回來了。胡雯第一個焦急地問：「買到了票沒有？」

「剛好買到了。」顏清氣吁吁地說。

「我看你的九號是沒有什麼機會了，」丁朗在旁說，「它還是跑在最末尾。」

「跑在最末尾的一匹不一定就輸呀，」胡雯辯護地說，「剛才那一匹不也是跑在最後！」

「但這一次不是跑長途，」丁朗說，「這一次跑的是短途！」

「你這個人呀！」胡雯說，「不要咒吧！」

跑短途的時間也短一半，一轉彎，就是直路了。九號還是跑在最末尾，而且距離包尾第二的那一匹也起碼有兩個馬位。

「加油呀！」胡雯叫道：「快上來！快上來！」

那匹馬却似乎有意與她作對，愈跑就愈慢了。結果，全部馬匹都過了終點之後兩秒鐘，牠才蓮步姍姍地衝過終點。假如倒數，這匹馬倒眞是跑了冠軍的。

「你怎麼了？」胡雯指責地對龍亦豪叫道，「你說牠會贏的呀！贏個屁！」

「我沒有說過牠會贏！」龍亦豪說。

「那你爲什麼又下注一千元？」胡雯問。

「我贏了這許多，一千元算什麼？」龍亦豪微笑，「我不過隨便挑選一個號碼吧了！」

「隨便挑一個號碼！」胡雯憤怒地叫道，「你爲什麼不早說？」

胡雯似乎沒有理由要這樣强烈指責他。金菊說：「你這樣緊張幹什麼？」

胡雯深吸了一口氣，有點慚愧地承認：「我也買了一百元！」

「我——我也是，」顏清也囁嚅地說，「我也買了五十元！」

「他這五十元還不要緊，」胡雯說，「他剛才已經贏了，我這却是眞本錢。」

金菊和丁朗看着她，忍着笑，龍亦豪却並不忍着笑，他哈哈大笑起來。這樣，金菊和丁朗也跟着哈哈大笑了，胡雯的臉紅得像萍果，而頭頂上就像隨時要噴出烟來似的。龍亦豪終於說：「眞對不起，胡小姐，我還以爲你是會賭的，你要知道，賭錢是一種不好的習慣，尤其是賭馬。」

「我——我還以爲你是一定贏的。」胡雯說。

「但你不是看着我一連輸了十場嗎？」龍亦豪說，「連同昨天的九場在內。」

「算了，」金菊說，「她已經得到了一個教訓。」

「不，不，」龍亦豪說，「我是賭王，人家稱我爲賭王，我也要證明我是賭王。胡小姐，我要替你把錢贏回來。」他看看手上的賽程表，又說：「這樣吧，胡小

姐，這一場你買一百塊錢一號獨贏——你還有一百塊錢吧？」

「當然有，」胡雯說着又看看電算機，皺着眉頭，「一號大熱門，買五塊錢賠七塊錢，就是中了也翻不了本。」

「現在還早，」龍亦豪說，「假如我所料不差，到開跑的時候，賠率就應該升爲兩倍半了。你總不能希望每場都跑出大冷門來的。此外，還有九號，你再買十塊錢九號。」

九號剛是六十倍以上的大冷門。

「好吧，」胡雯說，「我再信你一次，但爲什麼買兩匹？祇有一匹馬能跑冠軍呀。」

「我認爲這一場是一號與九號之爭，」龍亦豪說，「一號贏了，你可以翻本還有若干微利，九號贏了，你就可以贏相當多了。」

胡雯把錢交給顏清，說：「好，你去買。」

「等一等，」龍亦豪又掏出一千元交給顏清，說：「我買九號。」

「你買九號？」胡雯又抗議起來，「你叫我買一號，你自己却買九號？」

龍亦豪聳聳肩：「假如你不相信，你把錢收回去好了，你的錢輸掉了，也不會是輸進我的袋裏！」

「算了吧，」金菊說，「不要婆婆媽媽好不好？」

胡雯祇好不做聲，而顏清則拿了錢去買票子。龍亦豪說：「剛才累胡小姐輸錢的那一匹馬——叫什麼瑪莉安，是嗎？一個女孩子的名字。女孩子當然是不善跑的了啦！」

「馬已經講夠了，」金菊又表示不耐煩起來，「我們現在要講的不是馬兒，而是文冲。」

「文冲。呀，對了，文冲，」龍亦豪說，「文冲是一個可惡的人。他有一位女朋友叫瑪莉安。」

「瑪莉安，那個交際花？」金菊說，「我們知道這個人，我們去找過她了，她說她已經跟文冲斷絕，而且看來是眞的，她現在已經跟一個商人住在一起，怎可以還容得下一個文冲呢？」

「非容得下不可，」龍亦豪說，「瑪莉安有些把柄在文冲的手中，瑪莉安就是瞞住每一個人，也得找個地方把他安置的，你們監視瑪莉安好了。瑪莉安遲早都要偸偸去探望文冲的。」

「你肯定嗎？」金菊問。

「不是百份之一百。」龍亦豪說：「不過也有百份之九十的可能性了。」

「謝謝你。」金菊說，「既然如此，我們應該馬上着手去監視瑪莉安了。」

「用不着你親自去的，是不是，金小姐？」龍亦豪微笑，「所以你是仍然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在這裏賭完這幾場馬的。」

「對了。」胡雯在旁邊說：「丁朗，你去吩咐一下好了。」她既已下注了一百一十塊錢，當然她是絕不打算離開這裏的了。

丁朗點點頭馬上站起來，走去找他的手下們，指示一番，派一些人回去調兵遣將。對這個可疑的女人瑪莉安作嚴密的監視。

胡雯在這邊則已把望遠鏡拿了起來，緊張地看着馬匹們正在那邊進閘，而關懷着自己那一百一十元的命運。好像等了一世紀，閘門才彈開，那些馬兒成羣衝了出來，而胡雯馬上就感到不大對勁了，她記得這是跑長途，而一號一早就在前頭放離了六七個馬位。九號則最末尾，但是一步一步追上。

馬兒跑了一圈，進入了最後一段直路，九號已經追到與一號並頭，看來又是先前那一幕的翻版了。胡雯不斷叫着：「一號！一號！」

結果兩匹馬一齊過了終點。

「誰贏了？」胡雯連忙問龍亦豪，「誰贏了？」

「很難講，」龍亦豪解釋，「這要靠電眼去判決了。照片已經拍了下來，祇要冲出來就可以知道哪一匹是贏了。你要知道結果，你留心着電算機好了？」

電算機也是打出了「照片」的字樣，過了好一會，終於名次出現了，一號第一。九號第二，跟再前一場的情形差不多一樣，祇是這一次，從後面追上來的九號追得不够快，差一點點。

「你輸了！」胡雯說：「我贏了！」

龍亦豪聳聳肩：「賭錢就是這樣的了，要看命運之神的脾氣。」

龍亦豪這個人在某一方面說來倒是很可愛的。可愛在他够爽快。關於文冲的事情。他既已把他所知道的說了出來，他就絕口不再提此事了。

龍亦豪就像一位老朋友，祇不過他却不大談自己的事情，當胡雯問他何以看得這樣準，能在一匹大熱門上下了重注的時候，龍亦豪祇是聳聳肩：「這是無可解釋的。這——這祇能稱之爲一種靈感。」

而他在其他方面的賭呢？龍亦豪說，他在其他方面的賭也是一樣的，祇是憑靈感，靈感忽來，他把錢放下去，就贏了。

就是這樣。賽馬之後，她們要不要跟他一起到賭場去碰碰運氣呢？胡雯第一個說不必了。龍亦豪在賭場裏賭錢時的情形她並不是沒有見過，要她像那樣等來等去都不動手，那可是眞會把她悶死的。

「好了！好了！」龍亦豪後來說：「既然如此，那就後會有期吧。」

「怎麼了？」金菊說：「還有兩場比賽，你不賭了嗎？」

龍亦豪搖頭，又用一隻手指指一下自己的腦袋：「這是靈感，我覺得，我應該回到賭場去碰碰運氣！」

這就是他們最後一次看到龍亦豪，因爲這之後龍亦豪就離開了當地，也許是到了別個有錢可賭的地方去了吧？

直到現在，他們發覺龍亦豪已經死了。而且死時的衣着是如此襤褸的，難道他已經完全失去了他的靈感，失去了他的運氣，他已經把錢輸光了嗎？

現在丁朗拿着那些文件和照片，翻閱着，又長長地嘆了一口氣。「眞是想不到，是不是？命運的擺弄。」

「他的身上有證件，」丁朗說：「一張身份證，不過他並不叫龍亦豪，身份證上指出他是姓張的，張如新。」

「究竟哪一個才是眞的名字？」金菊問。

「也許張如新是眞的吧，」丁朗說：「我們上次找他時，祇知他是賭王龍亦豪，我們要研究的並不是他究竟是否眞的叫龍亦豪，而是他知不知道文冲的所在？」

「你們的部門又怎發現這死者是龍亦豪的呢？」金菊問：「既然他的身份證的名字是張如新，他身上並沒有任何證件指出他是龍亦豪。」

「所有的兇殺案的資料照片都送到我們的部門來，由我們的部門過目及分類的，」丁朗說：「這份資料送來的時候剛好是經顏清之手，顏清從照片上認出了他。」他頓了一頓，又說：「我們到殮房去一趟如何？到殮房去看看應該可以看得比較清楚了。」

他們離開了餐廳，到達了殮房，那屍體就放在冷房中，殮房的職員把屍體用車子拉出來給他們看。沒有錯，那就是他們所認識的龍亦豪，死後的臉色當然是不同了，但輪廓沒有錯。

「有人來領過屍嗎？」丁朗問那殮房的職員。

「沒有，」那殮房的職員搖着頭回答：「沒有。」

他們退了出去，當地的探長已經到外面等着了。探長說：「有什麼綫索嗎？幫得了我一點忙嗎？」

「我可以幫你一個最大的忙，」丁朗說：「我可以把這件案子全部接手，以後讓我們來辦，怎麼樣？」

「這最好不過了！」探長說。

「你還有什麼新的綫索，」丁朗說：「你告訴我們好不好？」

探長聳聳肩：「關於他死時手上揑着的那張紙，我相信我們已經猜出一個所以然來了。」

「是嗎？」丁朗說：「你們把這密碼之謎解釋出來了？」

「密碼？什麼密碼？」探長微笑。

「你們的報告上是這樣寫的，」丁朗說：「那是一列數目字，可能是密碼。」

「哦，這是那二個歐籍警官的看法吧了。」探長說，「老實講，我起先也以爲這是密碼，但我的一個愛賭馬的手下提醒了我，這不過是一張下注外圍馬的紀錄存底！」

丁朗與金菊以及胡雯交換了一個眼色，賭馬，這倒是和龍亦豪這個人比較接近了。

「你肯定嗎？」丁朗問。

「那裏有四個號碼，」探長說：「4、9、2、3。這就是馬的號數！至於4×11，這是投注外圍一種很普遍的方法，四匹獨贏互串，成爲十一組，四串十一，就是這樣簡單，明白嗎？」

「有這個可能。」丁朗說：「但也可能是巧合吧？」

「假如講巧合，這更證明我這個手下的推測是很接近的，」探長說，「上星期六的賽馬，就爆出了四場相當大的冷門。第二場4號，第四場9號，第六場2號，第九場3號，最少的一匹也是二十倍的派彩，假如用四串十一的方法下注，那這家外圍受注的外圍公司可要破產了。」

「外圍公司的賠注是有限度的，」丁朗說：「不超過若干數目。」

「就是照外圍公司的限度也不得了！」探長說：「十一組互串，全部超過了賠注限度。我不知道這位先生下注的本錢是多少，但即使他祇投注最起碼的注碼，每條五元，總數也不得了。」

「那麼，」金菊說：「假如他不死，他就可以贏到一筆相當可觀的數目了。」

「也許，」探長說：「他正是因此而非死不可。」

「這是什麼意思？」胡雯問。

「很簡單，」探長說：「接受外圍的組織有大有小，但不論是大組織抑或是小組織，都是不喜歡賠錢給人家的。小數目不要緊，但數目一大，就諸多留難了，有不少人就是因爲太幸運，贏得太多了，結果一塊錢也收不到，還要給打一頓！」

「甚至打死？」胡雯問。

「假如你堅持一定要收錢，死纏不休，苦纏不放！」探長說：「那麼他們也祇好把你殺掉了，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所以，你認爲這個叫張如新的人是賭馬贏了大錢，爲了賠錢的事談不攏而給人殺掉了的？」金菊問。

「我們是這樣猜。」探長說：「當然，這也可能祇是巧合而已，不過，通常我是不會太相信巧合的，特別是在他死之前的最後一次賽馬，就是跑出了這幾場大冷門馬來。號碼與他手上這張紙上所寫的一樣。」

金菊與胡雯及丁朗都面面相覷，心裏有着一種奇異的，難以形容的感覺。這種感覺是探長所不會明白的，由於探長不知道這個叫張如新的人，就是以前大名鼎鼎的賭王龍亦豪。賭錢贏過這許多錢的賭王龍亦豪，贏了這區區一點外圍公司的錢而給殺掉了？

「此地有哪一些經營外圍公司的人會是兇成這樣的？」金菊問道。

「很難說，」探長說：「經營外圍公司的人有大有小，有些是大財團在背後經營，有些甚至是銀行在暗中支持的，通常的外圍公司都是照賠的，因爲你中得雖多，也不够別人輸的。」

「那你帮帮忙在這些方面查一查吧？」丁朗說：「向那些外圍公司的方面查一查。」

「我們剛剛已經查出了龍亦豪的地址，」探長說：「他是住在貧民區一間小石屋裏的，但屋裏沒有人，我們已經派了人在他這屋中找尋資料。你們要不要去看一看？」

「這最好了。」金菊說。

「我來開車吧！」丁朗說：「我們一起去。」

他們坐丁朗的車子去，途中三個人一直沉默着，而金菊及胡雯的想法都是一樣的，她們都在奇怪，龍亦豪要賭馬，爲什麼要賭起外圍來了。爲什麼龍亦豪不索性自己到馬場裏去賭呢？像以前那樣？

龍亦豪的住所沒有隣居。他這屋子是築在一座斜坡上的，最近隣也在一堆大石的後面，連看都看不見，這間石建的屋子的門口現在就停着一部警車，車上有二個警察在看守着。

探長領着丁朗、金菊及胡雯三個人下了車，進入了屋中。這間屋裏的設備是極

其簡陋的，祇有最起碼的傢俱，床，桌，椅，一隻火水爐，一些骯髒的碗碟，一隻燒水的鍋，冷熱水瓶，連衣櫃都沒有，衣服就用廉價的塑膠衣架掛在牆壁釘子上。

探長解釋着說：「我已經派了幾個人去向那些住在附近的人探消息，他們到底是隣居，對這個人的事情也許會有知，不過麻煩的是，住在這種地方的人，多數是很怕事的，即使知道什麼，他們也許還是會說不知道，免得惹事上身！

金菊等三個人還是有點發呆地站在那裏，看着屋中的一切，這就是龍亦豪住的地方，這些就是龍亦豪遺留下來的衣服，他們簡直難以置信這會是同一個人，以往龍亦豪總是住最好的酒店，穿最好的衣服，用最好的東西，怎麼他連舊日的衣服也沒有剩下來一件了？

為什麼龍亦豪會忽然之間變成了另外一個人？

金菊在丁朗的耳邊低聲說：「我看我們應該查一查龍亦豪跟我們分手之後遭遇了一些什麼。」

「我知道，」丁朗說：「我已經吩咐各地的手下去搜集有關的資料了，這是需要一點時間的。」

雖然這屋子看來沒有什麼可以搜索的地方，但既然來到了這裏，他們也姑且搜一搜了，那些衣服的衣袋裏都沒有什麼東西，固然沒有什麼證件文件，就是連一點零錢也沒有。

他們在屋中巡視了一番，的確沒有什麼有價值的綫索的了，祇好回到車子上坐着，由於屋中也沒有足够的椅子讓他們坐的。

「唉，」胡雯又嘆着氣，「賭王龍亦豪，居然會有這樣的下場，這的確是一件令人難以置信的事，世事的興替，眞是沒有人能够預料的。」

這樣說着的時候，就有兩個便衣探員模樣的人回來了，這兩個人首先是走到探長那部車子去，與探長講了幾句話，探長則立即把他們帶到丁朗他們這部車子來，說：「這樣好了，你們的發現，你們還是對這位丁先生及這二位小姐講吧。」

那二個探員告訴丁朗等三個人說，他們已經對附近的隣居詢問過了，他們發覺這個死者與那裏的人是沒有什麼來往的，假如不是那二個警探來查問的話，那些隣居們亦根本不知道這個人原來是已經死去了的。

不過，龍亦豪和這附近的小孩子們則反而是頗有點交情的。有些時候，也許是當他的經濟情形比較好的時候，龍亦豪早上回來，會把幾盒點心帶回來，分給那些在附近玩耍的孩子們。這種情形已經有好多次了。

在這裏就有一點綫索了，他帶給孩子們的點心，總是購自同一間茶樓的——虎鳳樓。

上慣了同一間茶樓的人，與茶樓的伙計總是會混熟了，茶樓伙計們可能知道一個人連他自己的家人都不知道的另一個面目。

「所以，」丁朗說，「我們可以到這間虎鳳樓去探一探，也許那裏的伙計們能告訴我們一些什麼。」

『我們馬上就去吧。」胡雯說。

金菊看看錶，却說：「我們還是等明天吧，明天一早再去。」

「不過，」金菊說：「我們倒也不一定要浪費下午的時間的，我們可以去跟那些孩子們談談，也許可以知道一些關於龍亦豪那個我們所不知道的另一面。」

「對，」丁朗說：「我看你們兩個去吧，你們是女孩子，你們跟孩子們談起話來也許會方便一點，起碼，孩子們對你們也不會存畏懼之心。」

× × ×

「龍亦豪是充滿了懷舊的心理的，」金菊在三個小時之後，天黑了的時候，隔着晚餐桌子對丁朗說：「孩子們都是這樣講。」

「當然是懷念過去他在賭的方面的得意事跡了，」丁朗說。

「不錯，」胡雯說，「照孩子們的看法，龍亦豪是一個講故事的能手，他對他們說，有一個時期，他每天都贏一百萬元哩。」

「我們知道這是眞的，」丁朗說，「我們也見過他每天贏一百萬元了，我們監視他那一段時間之內，他根本就不祇每天贏一百萬元。」

「但是，雖然這是眞相，」金菊說：「却是小孩子都看得出是謊話。」

「是呀，」胡雯說：「孩子們也是這樣對我們講的，他們說，假如這個人每天贏一百萬，那他已經成為大富翁了，為什麼還會變成一個窮漢，住在這樣一個地方來。」

「對了，」丁朗說：「這也是一件我們不明白的事情。龍亦豪贏了這許多錢，究竟到什麼地方去了。」

「也許他輸掉了。」金菊說。

「但他並沒有對孩子們說他是輸掉了，」胡雯說：「有一個孩子問過他，他贏了這許多錢，現在都到什麼地方去了，他却祇是微笑，而沒有回答。」

「贏錢是光榮的事，」金菊說：「但輸錢是傷心的事，也許他是不願意把這些傷心的事情再提起來吧。」

「不是這樣的，」丁朗搖着頭，「我們的人也查過了，像龍亦豪這樣出名的賭王，他不論出現在什麼地方賭錢，都有人跟着他，跟他下注，他贏了這許多錢，一定有一個很長的時期大輸特輸才能够全部輸掉的。他贏是理所當然的事，但假如他忽然一連串地大輸特輸，這就是哄動的事了，消息一定很快傳開去，然而我們却查不出有這樣的事情，他一直都是贏的，然後到大約一年之前，這個賭王龍亦豪就忽然不出現了。那些有賭的地方都不見他的踪影，這個人忽然不再存在了，人們以為他大概已經贏够了，用不着再賭了，一生吃不盡，所以他就躲起來享福了。」

「還有一件事情是很奇怪的，」丁朗說：「以前的龍亦豪，今日的張如新，都並沒有銀行戶口，他贏那許多錢，究竟放在什麼地方，祇有銀行可以放，他不可能全部放在一隻膠袋裏帶在身邊的，而且一隻膠袋也裝不了這許多，他當然不會就這樣放在酒店的房間裏。」

「這是眞古怪了。」胡雯說。

「還有一點，」金菊說：「我不知道這是他創作出來騙騙孩子們抑或是眞的事情，他對孩於們說過，他每到一個地方，那些黑社會要員們都要把他當神一樣，他要什麼就有什麼。」

「我們倒沒有看到他與什麼黑社會要員接觸過。」丁朗說。

「也許他祇是編造這句話來增加他過去的光榮而已，」金菊說，「但也許，他這話是有點根據的。」

「有什麼根據？」胡雯問。

「現在回想起來，」金菊說：「你不覺得他這賭王的身份有點古怪嗎？他每一次都可以在賭場拿走上百萬的數目，為什麼賭場的老板會不採取行動？他們可以不受他賭，有這種規矩的。」

「對，對，」胡雯興奮地說：「以前是有過這種情形的，有些人還簡直給打一頓趕走，或者乾脆給硬誣為騙子！總之長贏的人是不受歡迎的。」

「然而，」金菊說，「他却一直受賭場的人歡迎。這不是很奇怪嗎？」

「而且，」金菊說：「還有一點，也許祇是湊巧吧。但，賭王龍亦豪這個人的消聲匿跡，不是剛剛在我們對付了文冲之後不久嗎？」

「你認為他與文冲那件案子是有點關連的？」丁朗問。

「也許是因為他告訴了我們文冲的所在，」金菊說：「我們都知道，文冲這件事牽連很大，文冲落在我們的手上，許多人都不高興，也許多人都有點尷尬！」

他們的腦海中又不禁重現文冲的一幕了。他們就是因為龍亦豪所供應的情報而捉到了文冲的。

文冲因為招供了有價值的內幕而得到輕判，祇判了終身監禁，可是他却沒有命享受這裏長期的監禁。在一次監獄的集體鬥毆之中，文冲死掉了。

胡雯說：「既然有人向文冲報復！那當然也可能有人向出賣文冲的人報復。」

「這倒是很奇怪的報復，」金菊說，「並不殺死他，祇是把他的錢都拿走了，使他變成一個窮漢？」

× × ×

「他也是一個怪人，」那茶樓的伙計訴說着，「常常向我們吹牛，說他以前是怎樣豪賭，有時一天可以贏一百萬元。我們問他贏了這許多錢拿到什麼地方去了，他却祇是微笑不說話。」

「你怎知道他是正拿着他贏來的錢在享福呢？」胡雯問道。

那伙計聳聳肩：「假如他眞是有錢的話，他也用不着幹這個了！」

「他幹什麼？」金菊問道。

「你不知道嗎？」那伙計問。

「我們知道就不問你了，」胡雯說。

「他是收外圍狗馬的，」那伙計說，「假如他是有錢的話……」

「他是什麼？」胡雯叫起來道。

「他在這裏收外圍狗馬。」那伙計又說。

金菊，丁朗及胡雯三個人交換了一個驚異的眼色，這個伙計所說的，與他們所猜的相反的了，龍亦豪原來並不是投注在外圍馬上，而是讓別人投注在他的身上，不過仍然是與賭馬有關的，因此他們也並沒有猜錯，祇是猜得倒轉過來而已。

金菊雖然聽到一個令她意外的消息，她冷靜地問：「既然他收受別人的下注，那不是表示他是有錢的嗎？有錢的人才會做莊家的。」

那個伙計做出不屑的表情：「現在人已經死了，我就不妨講一句吧，假如我要下注的話，我也不會下注在他的身上的，有一次有人贏了五百元，他還是要過了一星期才能賠錢，人家投注外圍嘛，輸了錢可以慢慢付，贏了的時候却一定馬上收到錢，這種人家才有信心的。」

「這樣……」金菊沉吟着，「那麼你猜他是為什麼被殺死的呢？」

那個伙計連忙擺着手搖着頭：「這個最好別叫我猜了，這件事與我並無關係，我不想亂講話。」

「我祇是叫你猜吧了，」金菊說，「我保證不要你負什麼責任，也不會把你帶回警局去問話之類，這樣，你該可以放心了吧？」

「這樣嗎？」那伙計搖着頭，「我祇可以說，他這樣做法是相當危險的。譬如說——祇是譬如說，他的客戶之中有一個贏了大錢，他却賠不出來，那這個客戶是會很生氣的，就是因此而召來殺身之禍也不出奇。」

三個人又交換了一個眼色，那是因為這個伙計兩次强調「譬如」，他們都有相當豐富的問話經驗，他們都知道這個伙計兩番强調「譬如」，正因為他所舉的是一個實例。他不想負責任，不想指明眞相，同時，他們也覺得「一走了事」這兩個字是頗堪玩味的。

金菊說：「你說過，他在死前的幾天已經沒有來這裏喝茶，有些應收的錢他也沒有收？」

「是的，」那伙計說，「剛才我不是說過了嗎？」

「是誰贏了他一筆大錢？」金菊問。

「我……我沒有說過呀！」那伙計馬上緊張起來了。

「你現在說也不遲，」丁朗說，「當然你亦可以跟我們回去才慢慢地說的。」

「跟——跟你們回去？」那伙計吶吶着，「但你們答應過的——」

「是她答應的，」丁朗說，「我並沒有答應。」

「這是不公平的，你們……你們不能這樣騙我。」那伙計嚇得面無人色了。

「隱瞞證據是有罪的，」丁朗說，「假如你說了，就什麼事都沒有，但假如我們後來查出你隱瞞着什麼——」

「我……我告訴你吧！」那伙計連忙又再度讓步，「我……告訴你好了。不過，不過我沒有什麼證據，我……我是聽回來的吧了。」

丁朗說：「不要緊，你告訴我你聽回來的是什麼好了，證據由我們去找。」

「我聽說有人中了七萬元，」那伙計說，「就是上回賽馬，大爆冷門，你大概也記得的。你……你是賭馬的吧？」

「我不賭，」丁朗說，「不過你說出來好了。」

「第一匹是紅蝴蝶，第二匹是——」

「號碼，」丁朗說，「不要講馬名，你告訴我第幾場第幾號好了。」

「讓我想一想，」那伙計說，「唔——是第二場4號，第四場9號，第六場2號，第九場3號。」

三個人交換了一個眼色，沒有錯了，這就是龍亦豪死時，手上拿着那張紙的號碼。

「是誰下注的？」胡雯問，「你還沒有告訴我們是誰。」

「是……是一個生客，新來了一個星期的。」那伙計說，「我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很高大，皮膚很黑，人家說就是他贏了而沒有收到錢。」

「他現在在這裏嗎？」丁朗問。

「不在，」那伙計又說，「他不在這裏，自從張如新沒有來之後，他也沒有來了。」

「而且，」丁朗說，「我猜他以後也不會再來了！」

他看看胡雯，胡雯表示迷惑，但隨即就明白了。她說：「我看，你得跟我們走一趟了。」

「不行，」那伙計說，「你們答應過我的，你們——」

「他們兩個答應你，」胡雯說，「我可並沒有說過什麼，而且我們可不是要抓你坐牢，我們不過是要你的帮忙吧了。」

「好吧。」那伙計嘆了一口氣。

「我們要你做的事情是很簡單的，不過也許花相當時間，」丁朗解釋道，「我們會用幻燈機放出一些圖片，一些臉型，一些五觀，你認爲適合的，就選出來，砌在一起，就成爲這個我們要找尋的人的樣子了。據你初步所說，這個人的模樣相當特別，應該不難的。」

他們却查出了這個人的綽號是「阿黑」，名字是黎安，警方有他的紀錄，一個性情暴躁的人，有過兩次毆打的案底，不過，阿黑並沒有給抓回警局去問話。

金菊與胡雯認爲對這樣一個人，以及這樣一件事，是應該採取一種特殊的手法的。

特殊的手法就是由胡雯獨自去找阿黑，這的確是一種特殊的手法，因爲胡雯是一個特殊的人，不大喜歡講話，而是喜歡動手，一言不合，就動手打起來了。

阿黑也有一種特殊的習慣，就是怕熱，雖然夏天還沒有開始，他已經覺得熱不可耐，晚上，他就要離開他所住的地方，到海邊去散步乘凉，幾年來都是如此。

今天阿黑並沒有走到海邊去，他祇是坐在行人天橋的梯級上，享受着他稱之爲「高處不勝凉」的感覺，阿黑不是一個讀書人，他祇是隱隱記得大約有過這麼一句，其實是「高處不勝寒」，但他以爲是「高處不勝凉」。總之這樣一改是更適合他現時的環境了，坐在高一點的地方，海風自然是更凉得多的。

橋上幾乎完全沒有行人，在這樣一個時候，盜匪如毛，除非有絕對的必要，否則人是不願意走在一個這樣荒僻的地方的，因此當胡雯踏上這天橋的時候，阿黑就感到相當之驚奇了，而胡雯在他的身邊停下來，扶着那鐵欄作欣賞風景之狀時，阿黑是更加感到驚奇了，他對胡雯倒沒有起什麼歹念，他雖然絕對不是一個好人，但他不是一個那種壞人，目前，他並沒有什麼不良的意圖，他祇是詫異於這女孩子何以這樣胆大，敢在這樣一個時間到這樣荒凉的地方來。

胡雯在那欄邊留連了一分鐘，終於開口說：「阿黑，你是阿黑？」

阿黑整個跳了起來，他難以置信地看着胡雯：「你是在跟我講話？」

「這裏還有別人嗎？」胡雯問。

阿黑懷疑地打量着，覺得這個女孩子絕對不像有什麼危險性，事實上他認爲他縛着一隻手也可以把她置諸死地（這當然是錯誤的想法），他祇是奇怪這個女孩子怎會認識他。他說：「我認識你嗎？」

「你不認識我，」胡雯說，「但我認識你，阿黑。」

「你找我有什麼事嗎？」阿黑問。

「爲了張如新的事情。」胡雯說。

這並不是胡雯贊成的方法，她贊成的方法就是把阿黑捉住，打一頓，直至阿黑吐露眞相爲止，但是這是金菊及丁朗所提議的方法，而他們終於說服了胡雯同意這樣做。由於胡雯是行動派，她喜歡行動，所以就讓她來實行這個方法了。

阿黑這一次是眞的一跳跳起來了。他說：「你——你在說什麼？」

「我在說張如新的事情，」胡雯說，「你知道的。」

「我……我不知道你是在說什麼。」阿黑說。

「你知道我是在說什麼的，」胡雯說，「我在說，有一個人揀中了四隻大冷馬，贏了七萬元，結果却是一分錢都沒有收到，你的事我全都知道了！」

阿黑呆呆地看了她好一陣，然後吶吶着說：「你……你是誰派來的？」

「你以爲我是誰派來的？」胡雯心裏一震，連忙隨機應變地這樣說着，他們都沒有預料到阿黑有這樣一句，而阿黑這話顯然不簡單，似乎表示這件事情是另有內幕。

阿黑顯得痛苦地沉默了一陣，然後說：「你們……你們是騙我的，我雖然贏了八萬元，但是，我收不到一個錢，而且我還——」

他不肯說下去了，雖然以阿黑這樣簡單的頭腦，他也知道說話應該小心一點。最重要一句話還是不要明言的好。

假如金菊現在也在場，她一定對胡雯十分讚賞了，因爲現在的胡雯是一點都不鹵莽的。她並不是捉住阿黑要逼阿黑說下去，而是代替他說下去：「而且你還把張如新殺掉了！」

假如是一個男人，阿黑根本不會討論這件事，更不會說什麼，因爲男人很可能是一個警探所喬裝的，但胡雯則不像。這樣美麗的一個女孩子，他認爲絕對不可能是警探所喬裝的。他苦惱地說。「我們——我們還是別談這件事了！」

胡雯還是非常有頭腦地隨機應變下去。她說：「我們也知道，張如新的死是一個錯誤。我看我們的人是有點錯誤了，我們正在澈查這個錯誤。」

「你們應該叫我到馬場去的，」阿黑說，「你們既然有這樣好的貼士，爲什麼你叫我下注在張如新那裏？張如新根本沒有錢的。」

「於是你跟他爭執起來，」胡雯說，「你把他殺了。」

阿黑四面望望，雖然明知附近沒有別人，他還是怕人聽見。他說：「這件事別再談了，你們究竟還想怎樣，你們說出來吧！」

「讓我們從頭講起好不好？」胡雯說，「我剛才在說，我們的人弄錯了，我們正在澈查這件事，看看責任是在誰。你從頭再講一次吧。什麼貼士？」

「你們這個人，」阿黑說，「他來找我，他說他知道有四匹冷門馬是一定贏的。叫我替他下注。」

「你就相信了他？」胡雯說。

「我當然不相信，」阿黑說，「我不是不會賭馬的，那四匹馬機會很微。但他給我五十五元，叫我買獨贏四穿十一，贏了對分，輸了是他的。這樣我一點損失也沒有，我照做了。」

「結果四匹馬都贏出來了，」胡雯說，「第二場四號，第四場九號，第六場二號，第九場三號。」

「對了，」阿黑說，「都贏出來了。八萬，但是我一個錢都收不到。」

「爲什麼你這樣笨要投注在張如新那裏？」胡雯說，「假如你自己到馬場去下注，不是發了大財了嗎？」

「假如我知道，我已經去了，」阿黑說，「但你們那人指定我在張如新那裏投注的。」

「爲什麼這個人對你這樣的呢？」胡雯問，「他有這樣好的貼士，爲什麼要給你？」

「他說成哥將來會有些事情要我替他做的，」阿黑說，「目前先給我一點好處，讓我有點信心。」

「哦，成哥，」胡雯點着頭，好像很明白似的，其實她對這位成哥究竟是誰，是一點頭緒都沒有，「但這個叫你下注的人，你不認識他嗎？」

「我不認識，」阿黑說，「但他說是成哥叫他來的，而且他又不是要佔我什麼便宜——」他聳聳肩說。

「這個人是什麼模樣的？」胡雯問着，有一種陰冷的感覺。

「怎麼？」阿黑開始表示懷疑了，「你們自己的人，你們也不知道是什麼模樣，不知道是誰嗎？」

「你告訴我好了，」胡雯說，「我想肯定一點！」

即使阿黑的頭腦這樣簡單，也看出破綻來了。胡雯假如是那人的上頭，怎會連那人的模樣也不知道？胡雯現在分明是在企圖向他套取口供。他立即轉身就走。

「阿黑，」胡雯說，「你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我已經講過了。」阿黑說。

「我不大相信。」

阿黑說：「我不知道誰是誰，我不知道你們在攪什麼鬼。你想弄清楚這件事，你把那人帶來跟我當面對質好了。」

「站住！」胡雯喝道。

阿黑發足就跑，他的禍已經闖得够大了，他不想再闖更大的禍。還是避開的好。反正這樣一個女孩子也不可能追上他。

這樣想着的時候，胡雯已一手搭在阿黑的肩上。阿黑大吃一驚。他並沒有想到胡雯竟可以追上得這麼快。他連忙轉身向胡雯一拳橫掃過去。胡雯頭一低，讓拳頭過去了，捉住拳頭的手臂，用肩抵住阿黑的腋下，轉身一彎腰，阿黑翻過了她的頭上，跌在地上，發出「隆」的一聲。

阿黑就這樣躺在那裏，沒有再爬起身。他已經暈了過去了。

× × ×

「我承認！」阿黑叫道，「我承認，一人做事一人當，是我殺了他。我收不到錢，他躲起來了，我找到了他，他說沒有錢，我生氣打死了他！」

「你是個笨蛋，」丁朗在他的面前踱來踱去，吸着香烟說，「你殺了他，你居然還把兇器留在家中。」那是一根鐵棍，他們已在阿黑的家中搜出來了。

「這都是我的運氣不好，」阿黑苦惱地說，「四匹沒有機會的馬，都贏出來了！要是輸了，就不會發生這事！」

「這不是運氣，」金菊上前，溫和地說，「你不知道你是受到利用了嗎？這人就是用這方法利用你把張如新殺掉的！」阿黑不知道張如新就是龍亦豪，而到現在爲止亦很少人知道。

「利用？」阿黑搖搖頭，「這是不可能的。他怎知道這四匹馬會贏？」

「他顯然是知道那四匹馬會贏，」金菊說，「這樣他就不是一個簡單的人物了。你更加應該帮助我們把他找出來了。」

「但我不認識他，」阿黑說，「他說是成哥叫他來的，你問成哥好了。」

成哥就是當地一個區域的流氓頭子，阿黑認爲他是大人物，但在丁朗這一部門的眼中則是小蝦。成哥不是那種可以肯定四匹冷門馬贏出來的人。

而且成哥也已經給他們抓起來問過話了，成哥說沒有派人找阿黑，他亦沒有打算給阿黑一份什麼工作，雖然他是認識阿黑的。

「阿黑，」金菊又和顏悅色地說，「你還是不明白你目前的處境。你殺了張如新，這是一時怒氣所致，這不是謀殺，而是誤殺。假如你能把這個利用你的人找出來，證明了是他利用你，那你的罪名會更輕了。」

阿黑的眼中閃耀着希望的光芒。不過即隨那希望的光芒又逝去了，他嘆口氣：「我到哪裏去找他？我以前從沒有見過他，我連他叫什麼名字都不知道！」事實上他奇怪金菊他們怎會相信他的故事。

「但你見過他，」金菊說，「你認得他的樣子。」

「這沒有用！」阿黑還是洩氣地說。

「這很有用！」金菊說，「你知道我們是怎麼找到你的嗎？」

「不知道。」阿黑說。

「你馬上就知道，」金菊說，「我們可以用找到你的同樣方法找到這個人。」

冷爆熱倒　贏馬輸命

四個小時之後，他們不但有了這個人的簡單畫像，而且有了這個人的照片。照

片就是憑那畫像而從丁朗那個部門的檔案裏找出來的。阿黑看過了照片，就肯定了正是這個人。

「一個大人物，」金菊說，「來找阿黑?」

他們三個人正坐在丁朗的寫字間裏作進一步的研究。

這的確是一個大人物。假如成哥是一隻小蝦，那麼這個人就是一條鯊魚！假如阿黑知道這個人的身份，也許他會暈過去了。

「施以隆，」丁朗說，「施以隆是黑旗帮的第三把交椅人物，他會來跟阿黑開這個玩笑?」

「可以肯定的是，阿黑不會跟我們開這個玩笑。」胡雯說道。

「這件事眞是愈來愈不可思議了，」金菊說，「施以隆要殺龍亦豪，他大可以派兩個殺手來，爽爽快快一下子了事，爲什麼弄得這樣曲折。」

「是呀，」胡雯說，「龍亦豪現在巳經變成了一個窮漢，他應該是毫無抵抗的了。」

「黑旗帮現在巳經不存在了，」丁朗說，「施以隆是漏網之魚之一，一條大魚。而黑旗帮的消滅，間接是龍亦豪出力的。假如不是龍亦豪告訴我們文冲的所在，我們也不會找到文冲，而假如我們沒有找到文冲，沒有文冲所供給的口供，那我們就不會把黑旗帮消滅了。看來，這很可能是與此事有關的復仇行動。」

「唔，」胡雯說，「黑旗帮巳經消滅了，那施以隆就再不是大人物了，所以施以隆就沒有能力再派幾個打手來行事。」

「但施以隆的報復方式，」丁朗說，「這却似乎是比較派幾個打手來行事更難的。他得知道有四匹馬一定會爆出冷門。你知道有多大勢力的人才能做到這一點，第一，這個人要有能力控制賽馬圈子。這不是新鮮的事情了，有不少地方的賽馬圈子都是受黑社會勢力控制的。」

「而能够控制賽馬圈子的人就決不會是小人物，」金菊說，「那即是說，施以隆仍然是一個大人物，也許他巳經加入了另一個龐大的組織，可冒起頭來了。以他這樣一個人才，要找一份同樣的工作，應該不會是一件很困難的事。」

「現在問題又倒轉來說了，」胡雯指出，「起先是說施以隆失勢，所以要親自來行事，現在又說施以隆知道四匹馬可以贏出來，所以不算是失勢。我們結果還是不能肯定是大人物還是小人物。」

「除非我們能找到施以隆，問問他本人。」金菊說。

金菊想了想，又說：「施以隆現在又有了勢力，這一點我們是差不多可以肯定的了。問題是爲什麼他要用這種曲折的辦法害死龍亦豪。假如我們找不到阿黑，這就變成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了，一個叫張如新的窮漢收受人家的外圍馬賭注，賠不出來，被人打死了。也許施以隆是有一個特殊的原因，不想任何人知道龍亦豪的死是他所經手的。」

「爲什麼他要這樣，」胡雯說，「又是要找到施以隆本人才知道了。」

「還有龍亦豪手上那張紙，」金菊說，「那張寫上了號碼的紙。」

「那一張就是寫上了贏出的馬匹號碼的紙。」胡雯說。

「我知道，」金菊瞥了她一眼，說道：「但是那張紙不是阿黑寫的。」

「這又如何?」胡雯不甚明白她的意思。

「我曾經向警探部的探員們問過有關這種賭法的事情了，」金菊說，「這種賭法就是，你把每一場的場數及那一場你所喜歡的號碼寫在一張紙上，寫明是串射多少條，投注金額若干，然後寫上自己的名字，交給收受注的人，這樣，賽馬完畢了之後，這個收受投注的人就可以知道應該賠錢給誰，以及應該向誰收錢。但那張紙是並不完整的。那張紙上並沒寫明場數及金額，也沒有寫明投注的人的名字。」

「也許龍亦豪知道闖了禍，」丁朗說，「感到非常煩惱，所以把那些號碼寫下來，自己看，自己後悔。有些人是會這樣做的。」

「但也有些人不會，」金菊說，「我猜這張紙不是龍亦豪寫的，這張紙的目的就是使警方這樣猜，而且使警方或接觸到這件案的人比較容易猜出龍亦豪是爲什麼而死的。」

「你說這張紙是有人在龍亦豪死了之後才放進他的手中的了。」胡雯說。

「是的，」金菊說，「而這個放紙的人並不是龍亦豪。很可能正是施以隆。可能施以隆是目擊事情發生的，而在龍亦豪死了，阿黑也逃走了之後，施以隆才把這張紙放進龍亦豪的手中。」

「我看不出他在弄什麼玄虛，」胡雯搖着頭，「他不想讓人家知道龍亦豪是他弄死的，有很多其他的方法。」

「而且我看，」金菊說，「他不但是不想警方查出是他把龍亦豪弄死的，而且他也不想任何人知道龍亦豪是他弄死的。很可能他不想他自巳那一圈子的人知道是他做這件事。他這這種人，殺人是不需要守秘密的。警方知道了是他幹的又如何。找不到他也沒有用。所以他守秘密的目的一定是爲了不讓他那個圈子的人知道，很可能是爲了不讓他上頭的人知道。爲了什麼理由要這樣守秘密，這却是另一個等着我們去解開的謎了。」

丁朗祇是皺着眉頭在旁邊聽着，而且不大發言。胡雯看看他，說道：「你怎麼了?有什麼心事嗎?」

丁朗聳聳肩：「我祇是覺得，這件事的前因後果，有許多有關連的地方，賭、賽馬，龍亦豪曾經在馬場贏過那麼多大錢，結果又是因爲馬而死掉了。我想不出這些事情的關連。」

「是呀！你們不是有一副電腦的嗎?」金菊說。

「我巳經把一切資料都送進了電腦，」丁朗說，「希望電腦能够告訴我一些什麼。」

胡雯嘆了一口氣：「我不知道龍亦豪爲什麼會變得這樣窮，但我知道他還是精於賭博之道的，所以當他窮了的時候，他就不拿錢去賭，而改爲接受賭注了。他知道賭這個的人是輸定的，所以也不怕接受了。」

接着一個丁朗的手下就進來了，把一份報告放在丁朗的面前，說：「這是電腦打出來的報告！」

「唔，」丁朗微笑，「看看我們的電腦有什麼有價值的貢獻吧！」

他把那份報告交給金菊和胡雯，讓她們兩個人傳閱了一遍。那份報告的內容是很簡單的，是有關賽馬的報告，是關於一件幾個月前發生在外地的兇殺案。

死的是一個年輕的騎師，地點是在K城。

那是存在電腦中的資料，那件案子大略就是一個年輕的騎師被打死了，因爲他把一匹不應該贏的馬贏了出來。本來打他的人祇是要把他教訓一下而巳，然而打得太重了，他死去了。警方找不到兇手，而且當地的警方也不很落力去找。

警方找不到兇手，但他的妻子却在鬧，把她所知道的內幕向報界暴露。她說每一場馬怎麼跑，哪一匹第一，哪一匹第二都是有預定的。

K城就是他們初次見到龍亦豪的城市。電腦特別在這城市的名字上面打上了幾個星號，提醒注意。而且在那位騎師寡婦的內幕報導中，有一匹馬的名字上面也有幾個星號。那匹馬叫「金銀樹」。

「金銀樹?」胡雯說，「爲什麼要特別注意。」

「記得龍亦豪把一紙袋的錢都放在一匹馬的身上嗎?」丁朗說，「那匹馬就叫『金銀樹』。」

「我倒不知道，」胡雯說，「我祇知道那匹馬是九號。」

丁朗又說：「你可知道電腦還帮了我們一個多麼大的忙嗎?」

「帮了我們什麼忙?」胡雯問。

「這位騎師的妻子提過，在那場賽事之中，她的丈夫也有參加，騎一匹沒有希望贏的馬，而他亦曾接到指示，不要阻及這匹馬的去路。」丁朗說。

胡雯說：「那麼，那一場馬的結果也是內定的了。龍亦豪知道，他不是憑靈感也不是憑運氣，亦不是憑他對馬的認識，他是早知道的。所以他把那一紙袋的錢都放在那匹馬的身上。」

金菊皺着眉頭：「既然他早巳知道，那一定還有不少人知道的。每一個騎的，那匹馬的馬主，那匹馬的練馬師，還有許多有關的人，難道他們都不喜歡錢嗎?難道他們都不會下注?怎麼這匹馬會冷成這樣?」

「馬主通常是最不知道的人，」丁朗說，「賽馬是一種體育運動，但誰都知道，現在賽馬在許多地方巳經變成了純賭博了。贏出來的當然是一匹好馬，但並不一定是同場之中最好的一匹。許多賽果是由幕後集團控制的。」

「也許，」金菊說，「我們應該找這四場馬的騎師們談談。」

丁朗搖頭：「沒有證據，他們一定不肯承認的，這些是職業騎師，假如他們承認幹了這種事，他們就不獲准在世界上的任何馬場出賽了。」

「讓我來問好了！」胡雯暴躁地說。

「這不是辦法，」金菊說，「假設他們肯講的話，那又如何?很可能結果我們還是查出是施以隆使這四匹馬贏出的，這樣，我們還是要去找施以隆。我們現在巳經在找施以隆了，而我們還是找不到。」

「那你認爲我們該怎麼辦呢?」胡雯問。

「我們還是在賽馬圈子的方面着手，」金菊說，「但我們到K城去。那裏死了個騎師，賽馬圈子裏當然巳經滿城風雨，人人自危了。我認爲在那裏會比較容易入手。而且，那位騎師的寡婦，她一定可以告訴我們更多連報紙也不方便刋出來的內幕。在那邊，我們也許還可以查出龍亦豪究竟是怎樣的來龍去脈。」

× × ×

那寡婦很年輕，因爲她的丈夫也是一個年輕人。這樣年輕的女人就成爲了寡婦，這實在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難怪她是充滿了憤恨了。

一個年輕而平凡的女人。她開了門，但是並不打算請他們進屋。她祇是冷酷地說：「你們找誰?」一口充滿澳洲口音的英語，講得快的話就不容易聽清楚；澳洲人會把英語講成就像是另外一種語言。

「泰來夫人，」丁朗替自己三個人介紹了名字，然後說：「我們可以跟你談談嗎?」

泰來夫人打量了他們一遍，輕蔑地說：「你們不像是打手，這一次又是什麼了?要給我錢，叫我閉上嘴巴嗎?你們還是別浪費時間了。你們恐嚇殺死我，我不怕，你們給我錢，我也不會要。你們還是回去告訴你們的老板，派人來殺死我吧，我反正也什麼都不在乎了。假如你們不殺我，我會把一切都說出來！」

「哦，」金菊說，「看來最近有人威脅過你的生命安全了！」

「就像你們不知道！」泰來夫人不屑地說，「恐嚇電話，街上有人向我撞幾下。哼，我告訴你們吧，我知道你們不敢殺死我，因爲我的國家在這裏有領事館。你把我也殺掉了，我們的領事館決不肯罷休的。」

「哦，」丁朗說，「有人恐嚇你，威脅你的生命安全，爲什麼你不報警呢?」

「報警?」泰來夫人的鼻孔因爲憤怒而擴張着，「報警有什麼用處?這裏的警察——哼！假如他們保護我，他們也把殺死我丈夫的兇手抓起來了。你以爲他們不知道兇手是誰嗎?他們祇是不動手吧！」

「那你是有生命危險了，泰來夫人，」金菊說，「爲什麼你不回澳洲去呢?」

「回去?」泰來夫人猙獰地冷笑，「你們就是想我這樣做，是不是?我走了，這件事就可以給忘記掉了。但是我不走，我要留下來，讓你們無法忘記這件事！」

「對不起，」丁朗說，「你用字用錯了，我們並不是你所說的『你們』，我們三個，我們是你的朋友。我們是來帮助你的！」

「這眞好了，」泰來夫人說，「自從我的丈夫死了之後，許多人都是說來帮助我的，然而結果我發現他們不過是來帮助我閉上嘴巴！」

顯然泰來夫人不信任任何人，而在這種情形之下也是難怪她的。她的丈夫是死於惡勢力之下，而這是一個惡勢潛伏在每

一個角落的地方。

「我們要帮你的却不是這個，」丁朗說，「我們要帮你的就是讓你丈夫的寃情有申雪的機會。我們不是警察，我也沒有證件證明我是什麼人，但這個，也許可以使你信任我們了吧？」

他掏出一封信，交給泰來夫人，泰來夫人拆開來看過了，露出詫異的神情，然後再從新打量了他們一遍。因爲這封信是當地的澳洲總領事寫的，請她跟持信的人合作。

「你不信任這裏的任何人，」金菊說，「但我猜你總信任你們的領事吧。」

「他是個懦夫，」泰來夫人說，「我去見過他兩次了，他勸我忘記這件事，回到澳洲去，因爲這件事情是沒有辦法的！我們的領事！他的責任本來是保護自己的僑民！」

「當然，這封信也可能是假的，」丁朗說，「假如你有懷疑，我贊成你打電話到領事館去證實一下。不過最好別用屋裏的電話，因爲可能另外有人聽到你講什麼。試試街口的電話亭如何？」

泰來夫人遲疑一下，嘆口氣：「我看不必了，假如你們是他們，你們用不着拿一封僞造的信賺門，你們隨時可以硬闖進來的。」

「現在，」丁朗說，「我們可以進來了嗎？」

「好吧，」泰來夫人無可不可地聳聳肩，「雖然我也不相信你們帮得了我什麼忙。」

他們進屋，坐了下來，泰來夫人替他們倒了茶，又說：「你們已經吃過晚飯了嗎？」

他們說吃過了，泰來夫人說她也吃過了，於是，以茶招待，就已經很足够了。

金菊相當困難地對泰來夫人解釋了他們三個人是什麼人，以及來這裏是幹什麼的。

當她說完了之後，泰來夫人說：「你這個故事是那麼古怪，倒使我相信它可能是眞的了。你們用不着動腦編這樣一些謊說來騙我的！」

金菊忽然注意到房子旁邊的窗子有一塊玻璃是碎掉了的。她伸手指着，問道：「那是什麼？像是用石頭擲破的。」

「正是，」泰來夫人說，「我也懶得修理了，反正修好了之後又要破！」

「你的意思是，」胡雯憤怒地說，「有人向你的屋子擲石頭。這是恐嚇的一部份？」

「正是，」泰來夫人有點自憐地苦笑着，「一天兩天，忽然之間就會有一塊石頭打破玻璃丟進窗內來，我到現在也有點習慣了。也有時，我在買東西的時候，會忽然給人從後面撞一下，東西都掉在地上，而那人祇是講一聲對不起，就走掉了，也有時，會有人按門鈴，我去開門，一個大漢就闖進來，也不做聲，祇是在屋裏巡視一遭，就不做聲地走掉了——」

「我倒希望他現在也來試試，」胡雯憤怒地道。她是個正義感非常强烈的女孩子，她最不能够容許的就是這一類事情。

「你有什麼辦法？」泰來夫人慘淡地微笑，「警方也沒有辦法，他說他們不能二十四小時不停派人保護着我，那些人總可以等警方撤去之後再來的。」

「爲什麼你不搬到人多一點的地方去住呢？」金菊同情地說，「這屋子是獨立的，地區又靜，你總有些朋友肯收容你的吧。」

「第一個理由就是我不害怕，我知道他們是害怕我，我像眼中釘，拔不掉，他們想把我嚇跑，我偏不跑。不過他們似乎倒把新聞界嚇跑了，有兩個記者約好了來訪問我，寫出我所講的一切內幕，結果他們却是沒有來！」泰來夫人的眼裏又閃着憤怒的光芒，「我猜在這裏，他們連新聞界也可以嚇倒的。」

「看看這張報紙的後台老闆是誰吧，」丁朗說，「殺死你的丈夫的同一些幕後人物，他們有的是錢，他們應該也會想到可以辦一些報紙，製造一些對他們自己有利的言論的，也許替他們工作的人，現在才得到通知，知道自己究竟是替誰工作的。他們得到了通知，他們就不來了。」

泰來夫人聳聳肩，金菊道：「你說這是第一個理由，第二個理由呢？」

泰來夫人說：「第二個理由就是這屋子，這屋子是我們買下來的。當我跟我丈夫在戀愛中的時候，我們的夢想就是有一間自己的屋子。我們的夢想在這裏實現了。我的丈夫已不在身邊享受這個夢，但我不打算放棄，我祇有這個可以紀念他。」

「這屋子值不少錢，」金菊四面望望，「而照我所知，一位騎師假如沒大財團作後台，那正常的騎馬收入是不多的。」

泰來夫人有點愧慚地望着地面：「我得承認，這屋子也不是用正常的收入買回來的。我們是賭馬贏回來的。」

「這眞有趣，」丁朗說，「我們不是懷疑你或你的丈夫，泰來夫人，不過我得提起有一點巧合的地方，那就是，我們提過的那匹馬，金銀樹，賭王龍亦豪在這匹大冷門馬身上贏了大錢的，這匹馬的騎師就是你亡夫泰來，而你說他是正直的，不肯同流合汚的。然而你又說你們是用賭馬贏來的錢買下這個屋子的。假如你們不是肯定一匹馬會贏，你們也不會下注在上面，是不是？」

泰來夫人的眼睛裏閃爍着憤怒的光芒，然後，當她張開咀邊要講話時，忽然噹啷一聲，窗子的另一塊玻璃破掉了。

同時，一塊拳頭般大的石頭飛了進來，跌在地上。

這一下，使三個人都嚇了一大跳，泰來夫人倒例外的，顯然她是早已習慣了這種事情了。

跳得最高的是胡雯，胡雯照例搬出一連串的憤怒時的咒罵，她兩步就跳到了門口。

「回來！」泰來夫人大聲喝道：「坐下來！」

胡雯詫異地停下來了，金菊及丁朗也詫異地看着她。

泰來夫人的表情有點猙獰，也畧帶諷刺地說：「你們想證明你們是來帮我的，現在就有機會了。你想找這個擲石頭的人，你用不着出去，記得我講過情形是怎樣的嗎？過兩分鐘，門鈴就會响了，我去開門，就會有一個陌生人闖進來，他會像當我不存在似的，在屋子裏走一轉，然後走

掉。你用不着出去找。你祇要在這裏等着好了。」

胡雯難以置信地看着她。金菊微笑：「這倒是一個不錯的主意，胡雯，我們就坐下來等兩分鐘吧！」

胡雯回到沙發上坐下來。剛才討論的題目暫時放棄了。而果然，在過了兩分鐘之後，門鈴就響起來了。泰來夫人微笑站起來說：「他們似乎不知道我家裏有客人，也許他們不相信這個地方還有人敢來探我！」

她走向門口。金菊向胡雯扭頭示意，胡雯好像一隻貓般跳起來，滑到門後面，貼着牆壁站着。

泰來夫人深吸了一口氣，把門開了，而那度門好像給旋風襲擊似的猛的給推開了。

一個像猩猩般模樣的大漢闖了進來。他看見屋內還有另外兩個人，就詫異地停住了。當胡雯猛的把門再關上，使他不能退出去的時候，他更有點吃驚。

胡雯冷笑：「你就是擲石頭的人？」

那人深吸了一口氣，咀巴張開又合上了，不打算講話。

胡雯喝一聲，他吃了一驚，扭過頭來，胡雯的手掌剛好到達，叭的一聲拍在他的臉上。那人一陣發暈，打了一個轉，仆倒在地上，鼻子馬上流血。

當他眼前稍爲清楚一點的時候，胡雯已經執住他的衣襟，把他拉了起身。這人揮動拳頭要擊向胡雯，但是完全沒有機會。胡雯把他的衣襟一扭扭向右，使他的身子向右轉側，於是他的右拳就揮不過來，而同時胡雯又在他的左肋骨上擊了一拳，於是他的左拳揮不過來了。

跟着胡雯的膝蓋再向上一撞，撞中了他的腹部，放手，那人就像炮彈一般飛開，撞塌一張小几，跌到牆邊，坐在那裏。

那人咬着牙，搖搖頭定一定神。胡雯等着他起來，但他沒有起來，他的手迅速一伸，撩開了上裝的衣脚，就把插在腰部的一把槍拔出來。

他沒有機會用這槍。當他進來的時候，丁朗及金菊都已經看見他的腰間有一塊隆起，知道那下面有些什麼。當他的手向那裏一伸，金菊就舉起手中的杯子，但丁朗更快，一把手槍已跳進了丁朗的手中，而且响了，那槍聲在屋子的有限空間內顯得震耳欲聾，那人的右手好像傀儡的手給綫猛的一扯似的飛開了。

他的右手已經成爲了一團血肉模糊，丁朗的子彈穿過了他的手掌。

槍的出現及槍聲使泰來夫人呆在那裏了，眼睛大大地睜着。而跟着敲門聲响起來，使她嚇了一跳。

「開門吧，泰來夫人，」丁朗說，「那是我們的人，我還有人在對街守着。」

泰來夫人起來，走過去開了門，果然有兩個拿着槍的人員衝進來，他們看見丁朗等人安然無恙，才舒了一口氣，把槍收起來。

丁朗揮揮手：「把這傢伙帶走，替他止止血，然後問他是誰派來的。」

那二個人把那個闖門的大漢扶了出去，當門關上了之後，泰來夫人說：「你們要把他帶到警局去？」

「不是，」丁朗微笑，「不過假如把他帶到警局去，那倒是相當有趣的，這人是模樣看來像是一個警探。」

「一個警探？」泰來夫人張大了眼睛問。

「他的行動，放槍的地方，拔槍的手勢，」丁朗說：「不過我猜不會是一個現役警探，而是一個退休警探，給撤了差的之類，你知道，警探之中也有敗類的。」

「一個敗類，」泰來夫人說，「哼，沒有撤差的那些，也不見得是什麼好東西吧。」

「這不是重要之點，」丁朗說，「我們繼續我們剛才的題目吧。剛才，我們說，金銀樹的騎師就是你的丈夫，你有什麼解釋呢？」

「不錯，」泰來夫人說，「金銀樹贏得有點古怪，但是，你應該研究的並不是金銀樹，而是跑第二的那一匹，那一匹是羅馬戰士是不是？而那匹是大熱門。」

「我恐怕我不大明白了，」丁朗說，「你解釋清楚吧。」

「我的丈夫告訴我，」泰來夫人說，「假如那一場馬羅馬戰士要贏的話，起碼可以贏他五個馬位，而且可以贏他的起碼還有另外五匹馬。我的丈夫是給利用的，而且，我也沒有投注在金銀樹上面。」

「你似乎要給我們的印象就是，你的丈夫是不會跟他們同流合汚的，」丁朗說，「然而你却說你丈夫是給人利用的，他不合作，怎能利用？」

「他們就是利用他的正直，」泰來夫人說，「我的丈夫是一位正直的騎師，他每一次出賽都盡了他的能力去跑，他們知道他是這樣的，所以，他騎的馬雖然不是最好的，但最好的那幾匹總不把眞本領拿出來，他騎的便贏出來了。」

「但這樣，」金菊說，「你怎可以贏到買屋子的錢呢？」

泰來夫人可有點慚愧地微笑：「我猜這是反利用吧。當我的丈夫騎的馬是大熱門的時候，我一個錢也不會放下去的，因爲他們會用各種辦法制止他贏。通常，他們有十個以上的人合作，對付我丈夫一個，他有什麼機會呢？他們甚至連司閘的人員也搞通了，偏偏等我丈夫的馬沒有站穩時才開閘，這之後又重重圍困。你知道的，他們都是江湖好手，他們要把一匹馬怎麼弄都可以的。你們也知道爲什麼他們不喜歡大熱門馬贏出來吧？」

金菊說：「他們的老板不喜歡，大熱門馬贏出來，外圍公司就要付很多錢！」

「對了，」泰來夫人說：「但假如我丈夫騎着一匹有相當實力而又不大受人注意，譬如說有八倍九倍賠率的時候，他們就會讓他贏。他們用不着跟他們合作的，他們知道他一定會盡力，其他更有實力的馬祇要遷就一下，讓讓路就行了。每當這樣的時候，我丈夫就叫我拿錢去下注。」

「唔，金銀樹贏出來那一次，」丁朗說：「就是這樣的情形了。」

「是的，」泰來夫人說：「但那一次連我丈夫也料不到，他祇是盡了全力，他說假如佐夫騎得好的話，他就贏不到了，結果他也祇是贏了一點點。」

「佐夫就是那匹大熱門，跑第二的騎

師？」胡雯說。

「對了，」泰來夫說：「佐夫是最糟的一個，經驗是很豐富，但是年紀大了，身體太重，才離開澳洲到這裏來混飯吃的，他就是你們所說的壞頭頭。他聯絡大集團，聯絡騎師馬主等。」

「看來金銀樹那一次的事件，」金菊說：「我們是應該問佐夫了。」

「一切都應該問他，」泰來夫人說：「每一場馬的情形，他都明白了，不過，金銀樹那一次，連我的丈夫也不大明白，他在賽前十分鐘知道佐夫他們是要由一匹叫小白兔的贏出來，每一個騎師以及他們的後台老板的錢都放在小白兔身上了，然而出賽時，小白兔祇是跑了個第四。我的丈夫看得出小白兔就故意輸的，在夾縫之間，勒住，而事後小白兔的騎師很狼狽，因爲幕後的集團損失慘重，他幾乎要捱一頓打，不過後來問題又神秘地解決了，那些有力的內幕人士忽然不再提這件事。我的丈夫雖然不與他們同流合污，但這些內幕他是知道的。」

「我看這件事也許佐夫會給我們一個圓滿的解釋。」丁朗說。

「但他一定不肯告訴你們的。」泰來夫人說，「難道他不想繼續在這裏混飯吃嗎？」

「我們也有些辦法可以令他講的？」丁朗說：「他不肯講道理，我們可以用他所懂的方式，譬如像剛才那人對你一樣。佐夫一定沒有這樣有骨氣，他會很熱心保持自己的健康的。」

「我倒希望你能給他一點教訓？」泰來夫人露出牙齒，「他是我們澳洲人的恥辱。」

「他會得到教訓的！」丁朗說：「現在，關於你丈夫那件意外，究竟是怎樣發生的？」

這一次，泰來夫人的眼睛又亮起來了，好像正在冒出火焰。

「這完全不是我丈夫的錯？」她叫起來，就像大家都還不知道的似，「那一次他騎一匹大熱門，他知道他們會盡一切能力制止他的。本來這匹馬習慣上都是留在後面跑的，要到終點才趕上去，你知道，有些馬是發揮後勁的，但他知道這樣的話，他就一定會給困住，所以他就改變戰略，一開始就放在前頭，他們都追不上，困不住他。這匹馬太好了。」

「就是那匹金字塔？」丁朗問，他的資料，他記得相當清楚的。

「對了，」泰來夫人說：「就是那匹金字塔，那一場又跟上次一樣，他們要讓最冷的一匹冷門爆出來，像金銀樹那一次一樣。他們要爆的這一匹是飛天俠。」

「騎師是佐夫！」丁朗又一次準確地提出他從資料上所記得的，「飛天俠祇是跑了第二。」

「假如想知道佐夫的眞正本事，你就該看這一場馬，」泰來夫人說：「那匹馬祇有一千公尺的氣力，佐夫却讓牠去跑二千公尺，他騎得好極了，假如換了是我丈夫去騎，即使大家怎麼讓路，也跑不到第四名，但佐夫却辦得到。」

「而且飛天俠祇輸一個馬位。」丁朗說。

「是的。」泰來夫人說：「雖然我很恨這個人，我也不能不稱讚他，他的技術確是最好的，我丈夫說，假如金字塔不是太好，也贏不了，而這場比賽之後，我丈夫就知道情形有點不對了，別的騎師們都拒絕跟他講話，就像他是一個患了絕症會傳染似的。而且他看見佐夫呆坐在騎師室裏，就像大禍將要臨頭，本來這種意外是常有發生的，這一場輸了，下一場再來一次表演，就可以翻本，我的丈夫覺得情形很不對，他對我講過的。」

「這本來應該是金銀樹的翻版！」丁朗說：「這場馬祇是爲一個人跑的，而這個人已經預先得到通知，投注在這匹飛天俠身上，飛天俠輸了，他們不能再製造同樣一場，因爲他們無法通知這個人，很可能根本不知道這個人是誰。」

「我看情形大概是這樣，」泰來夫人說：「總之，兩天晚上之後，我跟我的丈夫去晚餐，出來，到了停車場中時，有兩個醉酒的人來向我調戲，這當然是藉口，我丈夫叫他們走，他們打他——」

「這一部份我知道，」丁朗說：「你的丈夫是空手道高手，他擊倒了這兩個人，另外又有十多個人衝出來，這場打鬥的劇烈超過他們的意料之外，他們不得不下重手……」

泰來夫人雙手掩着臉哭泣起來：「而我一直在那裏看着，我大聲叫喊，我知道很多人聽見，但是沒有人來帮忙！有些人經過看見，也遠遠避開了，我……我看着我的丈夫給擊倒了，我看着他們走掉，然後我抱着我的丈夫，把頭擱在我的腿上。他當時已經死了。」

此時丁朗的胸間起了一陣震顫，有一陣輕微的「軋軋」聲，他伸手進內袋裏取出一隻耳塞，塞進耳朵裏聽着，顯然這是一隻什麼無綫電聯絡器之類。後來他又把耳塞拔出來了。

泰來夫人也很快就哭完了，由於她實在是一個堅强的女人，她用手帕把眼淚抹去了。然後露出一個相當勉强的微笑：「現在，我已經把我所知道的都告訴你們了，我希望你們能像你們所答應的一樣帮助我。」

丁朗點點頭：「我剛剛接到了我的手下的報告，剛才那個人果然是個警探，已經給撤了差的。」

「他招供了一些什麼？」金菊問。

「他差不多在手上的傷口還沒有包紮好的時候就已經開口了，」丁朗說。「他說他不知道是誰派他來的。他祇是在電話上得到一些錢，一些指示。」

「他說謊！」泰來夫人憤怒地說。「在這座城市裏，沒有幾個集團可以這樣命令一個人去做這種事的。他即使不直接知道，他也可以猜到！」

「很可能，」丁朗點着頭：「總之，我們已經在繼續向他問話了。現在，泰來夫人，我希望你能告訴我關於這位騎師佐夫，他是怎樣一個人？」

「一個獨身漢，沒有妻子，沒有兒女，」泰來夫人說：「喝酒，享受，玩女人，你知道那些江湖客的。」

「他住在什麼地方？」丁朗問。

「酒店。海地酒店，四百五十元一天

房組的套房，」泰來夫人說。

「現在，」丁朗說：「也可以在海地酒店找到他嗎？」

泰來夫人想了一想，說：「平時他已經上床了，因爲他得在天亮之前起床去操練馬匹，但今天是星期六，明天是星期日他是不去的，所以，我猜你可以在獵人酒巴找到他。他現在一定是在喝酒，正在跟女人鬼混了。」

「很好，」丁朗說：「我們去找他談談好了。」

× × ×

佐夫其實是一個相當英俊的男人，祇是，他的高度使他的吸引力大打折扣了。也許就是因爲他的身裁特別矮，所以使他在騎馬的方面特別努力，使他成爲了一個一流的高手吧。數以千萬計的投注，就操縱在他的胯下。那些看不起他的高度的人，他們的錢却由他操縱。那些看得起他高度的人，却簡直要當他神一樣拜，希望他能透露眞話，透露哪一匹的機會大一些。

佐夫恨人，也恨馬。因爲自己的身裁特別矮小，所以他在十幾歲時才會進馬房中去當見習生，辛辛苦苦地洗刷馬房，清除馬兒的穢物，爲馬兒洗澡，又要時常甘冒給馬兒踢一脚的危險。到後來他有機會騎馬了，又常給馬兒欺負，給馬兒把他翻跌在地上。因此他對馬兒也沒有好感。但現在，情形是完全不同了。他可以作大規模的報復，他可以作弄人及作弄馬兒。

這天晚上，他果然是在獵人酒巴裏喝酒，跟一些風塵女子鬼混。後來，他約了其中一個女人在一小時之後到他的酒店房間裏，便離開酒吧，走進停車場，走向他的車子。他有一部十分名貴的跑車。佐夫是講究享受的，他自知自己現在年紀已不輕了，是享受的時間了，假如現在還不享受，將來就再難有享受的機會。

當他到達他的車子時，他發現車子的旁邊有二個年輕女郎，正在非常羨慕地撫着車子的外殼。這種高價的跑車是很少見的，而佐夫知道漂亮的汽車是最能吸引女人的一種東西。佐夫說：「唏，唏，你們在幹什麼？」

「這車子是你的嗎？」其中一個女郎問。

佐夫忽然希望自己的身裁高一點，這樣，配合他的英俊，再配合那部漂亮的跑車，可眞是無懈可擊了。

「這當然是我的車子，」佐夫說，「難道你以爲我是來偷車的嗎？」他掏出車匙，打開車門，以資證明。

「這車子一定買了不少錢。」另一個女郎說。

「這要看在什麼人而言了。」佐夫說，「對於我來說，這車子却是一點也不算貴的！」他打量着那二個女郎，忽然忘記了他約好了的女人了。這二個女郎年輕而美麗，比他約好的那個女郎要好得多了。他又說：「你們要不要我載你們去兜兜風呀？」

「可以嗎？」其中一個女郎問。

「當然可以，」佐夫說，「既然你們不害怕我，我也沒有什麼理由要害怕你們的。來吧，上來吧！」

她們咭咭笑着登上車子的後座，佐夫也上了車，開出了停車場，馬上以非常高的速度開向一條郊外的公路。他知道速度也是相當能吸引女性的。而且，對於他來說，速度的危險性也不大。他對於速度能够計算得非常準確的。他可以令一匹馬在終點前贏一吋或者輸一吋。

那二個女郎在後座不斷咭咭笑着。

「唏，」佐夫說，「你們知道我是誰嗎？」

「你是誰？」一個女郎問。這是佐夫比較喜歡的一個。

兩個都是頭髮長長，身體苗條而美麗的女郎，不過現在提出問題的這一個則顯得比較柔順而斯文，這二個女郎就是金菊與胡雯，較爲斯文的一個當然就是金菊。

佐夫不知道這二個女郎對他的危險性是多麼大，一如她們對賽馬的內幕知道得並不多。

佐夫得意洋洋地說：「你們不到賽馬場去的嗎？」他認爲這個暗示已經很够了；名騎師佐夫，許多人都應該認識的，但是並不够。

另一個女郎咭咭地笑起來：「你的樣子不像一匹馬呀！」

佐夫的臉在昏暗中脹紅了起來。這句話他很不高興聽到，這把他心中潛在的自卑感揪了出來。

「我是騎馬的。」佐夫說。

「哦，你是一位騎師？」還是那個溫柔的女郎講的話令他較爲開心。

「對了，」佐夫說，「事實上，我就是佐夫！」

「呀，佐夫！原來你是名騎師佐夫，」那個溫柔的女郎使他的自卑感飛到九霄雲外了，「我倒沒有注意到，是你這部車子騙倒了我，我還以爲你是個花花公子之類！」

「一個騎師亦可能是一個花花公子的。」佐夫說。

「那你可以告訴我下星期六的賽馬有那一匹馬會贏了？」金菊說。

「可惜你們不是昨天晚上碰見我，不然，今天下午的賽馬，你就贏了很多錢了。我知道每一場哪一匹馬贏，每一匹馬贏多少馬位。當然，這些秘密，我不是隨便透露的，我祇告訴我的好朋友。」

「可惜我們不是你的好朋友。」金菊說。

「下星期六距離現在還有好幾天，」佐夫說，「我覺得，我們是還有很多機會成爲好朋友的。」

「要怎樣才能成爲你的好朋友呢？」金菊問。

「這個……」佐夫反而回答不出來了。這個問題也要問，這個女郎似乎是太天眞一點了。不過，天眞的女郎總是好過那些風塵氣十足的女郎。

他把車子一轉，離開路邊，穿過一排樹林，在樹林後面一片草地上停下來。

「我們到這裏來幹什麼？」胡雯問。

「我們可以在這裏談談，」佐夫說，「呀——談談交朋友的問題。」

「我……我不大懂得談這個，」金菊說着却咭咭地笑起來，她的笑聲似乎表示她正是很懂得談這個。

佐夫疑遲起來。這種情形，就是連他

也不懂得如何處理了。他心目中要處理的就是胡雯，一個男人是不能够在同一時間內勾引兩個女人的，祇能選擇一個，但剩下來的一個怎樣打發呢？

胡雯在這個時候却說出了一句最受佐夫歡迎的話。她說：「佐夫先生，你不如跟我的姐姐到外面去散散步吧，我在這裏聽聽音樂好了。你這車上有收音機嗎？」

「有，有，」佐夫忙說，「事實上我這裏有一副卡式錄音機，有很多好音樂的錄音帶！」他連忙伸手按了一個掣，車子內就响起了音樂聲。他說：「你在這裏就是聽一整個晚上也聽不完的！」

他馬上又打開車子的門，對金菊說：「來！小姐　我們去散步！」

他們離開了車子，胡雯留在車中，看着他們走向前面，嘴巴掛着一個得意的微笑。當他們離開了二十呎之後，她就爬到前面去坐在司機位中。佐夫還是與金菊一起繼續向前走，無疑地是打算走進遠遠那另一座樹林後面了。她看見佐夫不斷在說話，顯然正在向金菊下甜言蜜語的功夫。

胡雯聽不見他們在說什麼，但也不必聽見。假如金菊會給他的甜言蜜語騙倒，那才是一件怪事呢！

後來，他們就停下來了，她看見佐夫露出詫異的神情，轉向金菊，金菊對他講了句什麼，佐夫馬上回身向車子走過來。金菊追上前，扳住佐夫的肩，把佐夫一拉拉轉身去。這時，胡雯就馬上把車子開動了。

佐夫轉身向金菊一掌擊過去，但金菊並不是一匹馬，佐夫這一掌擊了一個空，而金菊撈住了佐夫的手臂，一揮身，佐夫就翻過她的頭頂，摔倒地上了。

佐夫再起來，金菊又以非常迅速的手法一摔，又再度把佐夫摔倒在地上了。這第二次的一跌，使佐夫感到眼前一陣天旋地轉，當他的視綫稍為恢復正常時，他看見自己的車子正在向他撞過來，而且差不多到達了。佐夫恐怖地尖叫着，連忙要滾身避開，但他也知道是已經太遲了。

但車子忽然在最後一刻煞住，佐夫感到一條大腿上有着極大的壓力。他想爬起身，辦不到。他祇能伏在那裏，由於他那條大腿是已經給車輪壓住了一半，假如車子再駛前一點，就要輾過他的大腿了。

車子的馬達，發出陣陣的怒吼，就像胡雯正打算把車子再開動似的。

「不要！不要！求求你不要！」佐夫大聲哀求着。他還是第一次發覺這車子的馬達聲是那麼可怕。這部高價的車子有着特強的馬達，可以發出很响的聲音，他常常開着這部車子招搖過市，毫無需要地發出那强大的聲音，使路人側目，也使身邊的女人感到無限光榮。他一直以為他這車子的聲音是非常美妙的。

「好了，好了，」金菊說道，「停車吧。」

馬達聲逝去了，胡雯伸出頭來說：「唔，你欺負我的姐姐，我會撞死你的！」

佐夫伏在那裏苦笑着：「你們……你們究竟是什麼人？」

「你別管，」金菊說，「我剛才對你說，我不想知道下星期的賽馬有哪一匹馬會贏，我祇是想知道以前的馬是怎樣贏的，你告訴我好了。金銀樹是第一匹！」

「我怎麼知道？」佐夫說，「跑馬就是跑馬。」

「你剛才說你知道哪一匹馬可以贏，知道哪一匹可以贏多少馬位的呀。」金菊說。

「我不過是在吹牛吧了。」佐夫說。

「你不是吹牛，」金菊說，「那一次是你跑第二的，而且泰來夫人也說，你的確有這本領。」

「她？那母狗！」佐夫恨恨地說着，馬上就後悔了，因為金菊在他的肩上踢了一脚，脚尖踢在頸與肩相連的那條大筋上，不會使他受到怎樣嚴重的傷害，然而却是痛得要命的。

「講話小心點！」金菊警告道，「她是母狗，那你是什麼了？」

佐夫痛苦地呻吟起來。

「現在再講清楚一點，」金菊說，「那匹金銀樹。」

「我不知道，」佐夫大叫道，「我眞的——」

金菊一揮手，那部跑車的馬達又發出吼聲。這吼聲使佐夫心寒，由於他自己知道那馬達的威力有多大的。

「講！」金菊說，「你有沒有想到，假如你的腿子斷掉，你今後就再不能騎馬了？」

「好吧，好吧！」佐夫說，「我講，我講！那是人造的賽果，我們大家遷就一下，泰來是個傻瓜，閉上了眼睛猛衝，馬兒就贏出來了。」

「為什麼要這樣做？」金菊又問。

「為什麼要這樣做？」佐夫簡直感到滑稽的，「當然是為了錢，你以為我們騎馬的就不要吃飯嗎？騎一塲馬的酬勞有多少？就是跑了頭馬，奬金又有多少？」

「為了誰這樣做的？」金菊問。

「後台老板，」佐夫說，「我們都有後台老板的，我們的後台老板請我們來，就是為了贏大錢。」

「那一個後台老板？」金菊問。

「說不定的，」佐夫說，「有時是這個，有時是那個。在比賽之前他們都商量好了，這個集團的馬太熱，就讓另一個集團的馬贏。」

「我祇是講金銀樹的那一次。」金菊說。

「我記不清楚了，那麼多次——」

金菊又踢了一脚，這一次是在另一邊的肩上，佐夫殺猪一般叫了起來。金菊剛才踢在他這一邊的肩上，他的身子祇好側起來，現在這一邊又負痛，他可不知道怎辦好了，側向這一邊，另一邊就負痛，側向另一邊，這一邊又痛不可當了。

「講！」金菊吼叫。她的吼聲使佐夫不寒而慄。他從來沒有想到，一個這樣美麗的女郎，也同時可以是這麼可怕的。而事實上金菊是對他討厭到了極點，佐夫這樣一條寄生虫，金菊不認為值得以人道的手段去對付。

「我……我也不知道，那一次不是我的主意，是馬廸的主意，馬廸叫我們這樣做的。」佐夫說。

金菊知道他講的馬廸是誰。馬廸就是佐夫那幾個同聲同氣的騎師朋友，佐夫的

座騎成為大熱門，吸引了大家的注意時，就由馬廸或另外那幾個贏出來。要捉摸他們的動向可眞不容易。

「馬廸？」金菊說，「馬廸不過是你的走狗，一切都是由你做主的！」

「不一定是……」佐夫苦惱地說，「但……但你不能逼我，有些事情我不能說出來的，我說了出來，我在這裏就混不下去了！」

「你對我似乎估計得太低了，」金菊冷酷地說，「你以為我是你那些其他女人嗎？你說不說出來，你都混不下去了。你說出來，你也許還可以整個人回澳洲去，你不說出來，那你的一雙腿子就要留在這裏了！」

跑車的馬達的怒吼聲使金菊所講的話更加有力。

「好吧！好吧！」佐夫又哀鳴起來，「我講！我講！詳細情形我就眞不知道的！馬廸，他的後台是黑社會，他跟黑社會有聯絡！那一次就是他的主意！」

「唔，現在你講得進步一點了，」金菊說，「再講清楚一點。」

「那一次是馬廸的主意，」佐夫說，「在上馬之前，馬迪對我講的，那時我們的後台老板都已在一匹叫紅薔薇的馬上下了注，我們本來約好了讓這一匹贏的，但是馬迪說不行，他的上頭說這一塲要讓金銀樹去贏，他叫我安排，我臨時匆匆安排了，時間那麼短促，我們根本沒有辦法通知我們的後台老板改變主意，而且我們也不准通知。在騎着馬到草地亮相時我還可以作最後的暗示的，我把馬鞭夾在左臂下，就表示情形沒有改變，假如我沒有這樣做，他們就不會把最後一大注投下去，我那一次還是把馬鞭夾在左臂下！」

「那你的後台老板豈不是生氣得很了？」金菊說。

「他們不要緊，」佐夫說：「他們是財團，有的是錢，但馬迪的後台是黑社會，不依馬迪的話去做，他們會打人的！」

「馬迪何為要金銀樹贏？」金菊問。

「我不知道，我也沒有問他。」佐夫說。

「泰來給打死了那一次又如何？」金菊問。

「我……這個不關我事的！」佐夫說：「我……我也不知情。我祇能告訴你我聽到的。」

「不要緊，」金菊微笑，「你現在不是在法庭上，不必推諉責任。」

「那一次不是我的錯，」佐夫說，「那是馬迪不好。情形也是一樣的，那一塲馬，泰來的實力太强了，我們早巳決定讓他去贏，把注碼都放在他的身上，馬廸臨時忽然叫我贏那匹冷的。我告訴他不行，我贏不到的，那匹馬實力不够，但馬廸說他會困住泰來，結果他沒有困住，泰來還是贏了，我已經盡了我的能力。」

「那一塲馬的紀錄片我們也看過了，」金菊說，「你果然盡了你的能力，他們說世界上再能找到另一個人像你騎得那樣就好了。」

佐夫苦笑：「我的確知道哪一匹馬可以贏多少距離。我告訴馬廸，泰來會贏一條馬頸的，結果就是這樣，那塲馬跑完了之後，我和馬廸都害怕得要命，命令是馬廸傳下來的，而負責贏馬的是我，我們都失敗了，我們知道後果會多麼嚴重，馬廸後台那些人，他們不信任任何人的，他們以為是在戲弄他們，後來馬廸去跟他們講，我不知道馬廸跟他們怎麼講，但馬廸使他們相信那是泰來的責任，他們應該解決泰來。」

「你是說他們本來就打算殺死泰來的。」金菊問。

「不，不，他們不喜歡殺人的。」佐夫又立即否認，「他們祇是要把泰來教訓一頓，打得內部受傷，以後就不能給我們麻煩了，一個人假如健康有了問題，騎起馬來就要力不從心。結果他們的計算錯誤了，以後的事情你也知道了的。」

「我知道，」金菊說，「但我還是要你講，我要把你所講的跟我所知道的對證一下。」

佐夫苦笑：「泰來學過空手道，很能打架，而且又是一個不肯輕易放棄的人，結果他們祇好把他打死了。」

「而這些都是馬廸弄出來的？」金菊問。

「我不知道是不是？」佐夫說：「我祇知道馬廸對這件事情，比我們知道得更多。」

「那麼，」金菊說：「我們是應該去找馬廸談談了。」

「我祇能告訴你這樣多，」佐夫避而不答，「我可以告訴你們的，我巳經告訴你們了！」

「很好，」金菊說：「我們去找馬廸，但馬廸現在在什麼地方？」

「今天晚上星期六我不知道，」佐夫說：「你們要找他，星期一到馬塲去吧，他一定要在馬塲晨操的。」

金菊微笑：「星期一？這太遲一點了，而且，馬塲裏人太多，不好講話。」

「我眞是不知道他今天晚上在什麼地方，」佐夫說：「他有他自己的節目，我知道他住在綠島酒店，但今天晚上他大概不會在房間裏了，正如我也不會在我自己的房間裏一樣。試試銀鞍酒巴或者鑽石夜總會吧。」

「唔，」金菊說：「講得有道理，看來我們祇好自己想辦法找他了。」她站起來，對車子裏的胡雯說：「好了，我們走吧。」

「既然他巳沒有用處，」胡雯吃吃笑着：「那我們就把他的腿子弄斷算了。」

「不，不要，」佐夫哀鳴起來。

馬達又怒吼起來，而佐夫哭了，他拼命掙扎着，企圖滾離車子的前面，他終於掙脫了，但他發覺其實祇是車輪離開了他的腿子，車子不錯是開動，但是是退後。

金菊正打開車門上車，她說：「對不起，大騎師，我們要借用一下你這威風的車子了。」

車子再退後，掉頭，便載着二個女郎走了。

「我的天！我的天！」佐夫搖頭叫着，慶幸自己得回性命，然後才發力要爬起身來。

他一跛一跛着連忙回到公路上，等着截車子回到市區去。在這條郊外的公路上

，本來這個時間，過往的汽車是會比平時少得多的，但因爲今天是周末的晚上，郊遊的人比較多，因此佐夫可以截到一部的士。

司機把佐夫載回了他的酒店，佐夫極力忍着痛，不讓自己一跛一跛，而以外表上看來相當正常的步伐進入升降機，回到了他自己的房間。

推開門，他發覺已經有一個女人坐在房中的沙發上了。佐夫嚇了一跳，由於女人給他的恐怖印象是仍然很深刻的，他叫道：「你在這裏幹什麼？」

「是你約了我來的呀，」那個女人委屈地說：「怎麼你這樣久才回來？」

「哦，對了，」佐夫苦笑，他居然已經把這件事完全忘記了。「唔，呃——你現在回去吧。」

「回去？」她說：「你難道不要我了嗎？」

「不，不，不是這個意思，」佐夫連忙解釋，「是這樣的，我臨時有事情，不能陪你，過兩天我再打電話給你好了。」

他好不容易才把那個女人送走了，第一件事就是關上了門，脫下外褲，露出那兩條騎師特有的彎彎的腿子。他發覺大腿上已經瘀腫了一大片，那上面紅黃藍綠紫五種顏色都有，他惡毒地咒罵着，並且替自己的腿子按摩，試驗着，不錯，情形還不致於太壞，他祇是皮肉壓傷了而已，骨頭並沒有問題，他以爲是還可以騎馬的，但是幾天之內就不行了。

腿子是佐夫最愛惜的東西，所以他第一件事就是匆匆忙忙塗上去瘀的油羔，一面則皺起了眉頭在考慮着，他考慮的就是馬廸的事情。

好不好給馬廸一個警告，抑或置身事外，不管什麼事情發生在馬廸的身上，在馬場裏，佐夫是一個佈局的好手，他擅長於考慮一切的可能性及角度，計算得非常準確，他計算的結果就是，他應該告訴馬廸。馬廸的後台是那麼大，這兩個女郎要去找馬廸的痲煩，祇要馬廸有準備，那這兩個女郎就會給解決了，這樣，他也就不必離開，而可以繼續在這個遍地黃金的地方混下去了。

於是他拿起電話打到馬迪的酒店去，他知道馬迪今晚會在的，他知道馬廸的習慣，他對金菊並沒有完全說眞話，金菊無法肯定他是說謊時，他就可以說謊了。

果然是馬廸本人接電話。

「馬廸，」佐夫說：「你一個人，是嗎？」

「不是，」馬廸說，「還有兩位小姐哩。」

「什麼小姐？」佐夫恐怖地說。

馬廸神秘地地咭咭笑起來。「我看我是不方便向你透露姓名的！」

佐夫舒了一口氣，馬廸的輕鬆，就表明了這位「小姐」並不是金菊及胡雯了。像他一樣，馬廸也喜歡在晚上在自己的房間裏招待一些「小姐」。

「聽着，馬廸，發生了一些事情，謝謝天她們還沒有找到你的身上來！」佐夫說着，就匆匆忙忙地向馬廸報告了發生在他身上的事情。

馬廸靜了一陣，然後說：「我以後再跟你聯絡，佐夫，目前我得先打兩個電話再說。」

佐夫收了錢，那邊，馬廸仍然拿着聽筒，對房裏那二個打扮得非常妖冶的女郎說：「好了，你們走吧！」

「走，馬廸，我們還是剛剛來了不久呀！」

「我說滾，」馬廸兇暴地道。他對這二個女郎一點也不禮貌，也許，這二個女郎也不值得禮貌對待，她們在這裏並不是因爲喜歡馬廸，而是祇想知道周末有些什麼馬可以贏的吧了！

她們委屈地走了，馬廸想了一陣，馬上再撥了一個號碼，馬廸說：「我是馬廸，我要找登哥聽電話。」

「登哥現在沒有空，」那邊的人說：「一會兒我告訴他回電話給你。」

「我不能等，」馬廸說：「天，這件事很急的！」

那人遲疑了一下，說：「好吧，你等一等！」

過了大約一分鐘，才有另一把聲音出現在電話上，這是一把較爲陰沉的聲音，這把聲音說：「什麼事這樣急，馬廸？」

馬廸把佐夫告訴他的事告訴了這位登哥。

登哥沉默了一下，顯然非常不高興地說：「怎麼了，你把我們的事都告訴了佐夫，」馬廸說：「我對佐夫也沒有提過你的名字，他講的都是他自己猜出來的。」

「唔，這個女的，」登哥冷冷地說：「她們的確令我們有點頭痛。我們有一個人的手掌也給她們用槍彈射穿了，還給捉了去問話，幸而他說不出什麼，因爲他不知道什麼。」

「她們……她們是警探嗎？」佐夫問，「你說過你不害怕這裏的警探的！」

「她們不是這裏的警探，」登哥說：「讓我想一想，你們應該躲一躲，等我們先把這件事情辦妥當。對了，你們不是本地人，你們隨時可以離開這裏的。你跟佐夫回到澳洲去吧——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馬廸說，「那我們什麼時候才能回來？」

「你們可以回來的時候，我自然會通知你們回來。」登哥說，「馬上起程。」

「馬上？」馬迪哭喪着臉。他就怕走了之後沒有機會再回來了這個黃金俯拾即是的地方。

「你們留下來會令我們的處境相當困難，」登哥說，「自然，我們也有另一個方法使你們不會令我們的處境尷尬的！」

「不，不！」馬廸說，「我們馬上就走好了。我現在就跟佐夫聯絡，我馬上跟他一起走，搭第一班飛機！」

他知道登哥講的另一個辦法是什麼。假如他們兩個死掉了的話，就等於回到澳洲一樣了。他們當然選擇回到澳洲去這一條路。

他收了錢後，就馬上打電話與佐夫聯絡。

× × ×

在另一個地方，金菊、胡雯及丁朗三個人也正在收聽着他們的通話。那是一部車子之中，一部電話公司工作的貨車，貨車停在路邊，路面上一個金屬蓋子掀開了

，蓋子裏面的洞中就是地下電話綫，有一條電綫從地下電話綫通到車中，把馬廸與登哥的對話傳進一隻擴音器之中擴大。

「馬廸跟佐夫要走了！」胡雯說。

「讓他們走好了！」金菊說。

這時那性急的胡雯又不耐煩地轉過去催促他了。她說：「怎麼了，丁朗，有什麼結果沒有？」

丁朗祇是擺擺手叫她別吵。再等了一會，丁朗掏出筆來，在膝上的一隻小簿子上寫着，寫下了一個地址，然後就掛起了電話。

他說：「這就是這個登哥的所在了，馬廸的電話就是打到這個地方去的！」

「這個登哥究竟是什麼貨式？」胡雯問。

丁朗轉向旁邊另一個中年人。這個中年人是當地的一位報館編輯，一個有正義感的人。他是給丁朗臨時「徵用」的。他說：「這個人嘛，就是洛登。在本地的黑社會算是一個大人物了。外圍狗和外圍馬的事就是由他管的，怎樣下注，都是由他指揮。」

「他當然比馬廸知道得更多，」胡雯說，「我們去找他好了。」

「是的，」丁朗說，「我們應該找他談談的。」轉向那個報館編輯，出示手上那張字條，說，「你對這個地址有什麼認識嗎？」

那報館編輯聳聳肩：「這是一處高尚住宅區。不過，這個洛登不論是在什麼地方，他的身邊總是有一大羣打手的，我看，假如你們要去找他，那最好找些警察一起去。」

胡雯在旁邊笑起來：「費先生，你認爲帶着警察一起去，這會是一個好主意，是嗎？」

這位費先生有點難爲情地撫着自己的下頷：「說，假如我們找警方跟我們一起去的話，很可能洛登馬上就會得到消息，這也即是說，當我們到達的時候，洛登可能已經不在那裏等着我們了。」

「說得對，」金菊微笑，「我們也是這樣想，所以我們才找你作顧問的。因此，我們要找到洛登的話，我們就不能帶警察同去了。」

「這——我很抱歉，」費先生吶吶着，「我恐怕我是不能跟你們一起去了，我——我不會打架！」

「不要緊，」金菊說，「你回去好了。但是，你再告訴我一件事，費先生，你猜得到洛登現在在這個地方是正在幹什麼嗎？」

「他嗎？」費先生說，「今天是星期六。下午賽馬，那些外圍的進帳數字忙着要算，此外，還有外圍跑狗的帳也正在進行，所以他一定是在那裏整理着這些目帳了。」

「顯然他就是因爲忙着這件事，而說沒有空聽馬廸的電話了。」胡雯說。

「應該就是這個理由。」費先生說。

「唔，」胡雯點頭，「洛登正在算帳，假如我們把他的帳單全都燒掉了，這倒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我也該走了。」費先生說。

「我們有多少人手？」在費先生走了之後，金菊對丁朗問道。

丁朗聳聳肩：「連同我們，一共有十個人左右吧！」

「既然洛登的身邊是有許多打手的，」金菊說，「那麼，我們要跟他好好地談談，可也不容易，因爲他一定會有興趣跟我們談我們要談的事情的，因此我們必須使用一些強硬的手段了。」

「看來是如此了。」丁朗說。

「你担心什麼？」胡雯一聽見要使用強硬手段就眉飛色舞起來了，「有我在，還怕打不過他們嗎？」

「這很難講的，」丁朗說，「他身邊的打手們身上可能有槍，假如開起槍來的話——」

「我也不怕！」胡雯說，「在泰來夫人家裏的時候他們不是也開過槍嗎？又不見他們把我殺死了！」

「也差不多了，」丁朗說道，「假如我不是及時開槍的話。」

「哼！」胡雯說，「你即是說你救了我一命了。」

「也差不多是這樣了！」丁朗微笑着說。

「你想我怎樣報答你？」胡雯說，「聽你的話，乖乖地離開這裏，不再管這件事情嗎？」

「我並沒有說我們不要管這件事，」丁朗說，「我祇是認爲我們應該小心一點，我們現在還有相當多的時間，我們現在還佔到一個優勢就是，洛登不知道我們會在找他。他以爲祇要馬廸和佐夫離開了這裏，我們就怎樣查也查不出什麼來了。所以，我們現在先到那屋子附近去看看，看準了形勢再動手也不遲的。」

「他說得對，」金菊說，「我們先看準了形勢再動手，就可以把他們打個落花流水了！」

「好吧，」胡雯說，「我們去看看好了！」

× × ×

正如費先生所說，洛登正是在那裏處理着帳目。洛登自然不需要親自動手計算，由於他是一個大人物，他的工作祇是在這裏監督着而已。

但是今夜，他就顯得有點心神不屬的了。自從他知道泰來夫人的屋子那邊出了事之後，他就開始顯得心神不屬。而當他接到了馬廸那個電話之後，他就簡直變成坐立不安了。

他的助手拿一張帳目過來給他看，祇是要他作一個決定，他也要考慮了整整一分鐘才能回答。

那個助手把帳目拿回去了，弄好，然後再走過來，低聲說：「登哥，你有點不舒服嗎？」

「什麼？」登哥心不在焉地說着，抬頭望望他那助手，隨即又點點頭，「是……是的，我的確是有點不舒服，這樣吧，你今晚替我，我回家休息一下好了。」

「你放心好了，」他那助手說，「這裏的一切，我會替你打點的！」

洛登是一個上頭信任的人，而他亦有些他自己所信任的人，偶然一次把責任交給他所信任的人，那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於是他嘆一口氣，站起身來，通過那一羣

男男女女正在算帳的人，走出屋外的花園中。兩個保鏢也立即跟隨着他。

他領着這兩名保鏢上了一部名貴的平治大房車，由其中一名保鏢充任司機。

這保鏢司機把車子開出了花園之外，守門的人替他們開了花園的鐵門之後又關上，洛登從倒後鏡接觸到這個保鏢的疑問的眼光，才又如夢初醒地說：「哦，我現在是要回到家裏去！」

那部優良的汽車幾乎是無聲地沿着街道滑向前面，通過那個平時已經很清靜，在黑夜裏就更加清靜的地區，而洛登一直心不在焉地在那裏沉思着。

他知道了，那個去向泰來夫人作精神虐待的手下給捉去了，他們也有人在附近看着的。這人給捉去了之後，由於聽見槍聲，他們在附近的人也就不能妄動了。他們祇是向洛登報告。洛登起先很生氣，但是後來發覺那人不是給抓上了警局，而是捉到了一個不知名的地方時，他便由生氣變成担心甚至有點恐懼了。

當他再聽到馬廸關於佐夫的報告時，担心及恐懼的成份更是同樣地多。因為他不知道來者是何方神聖。那些人既然對他們知道得不少。當然也一定知道他們在此地的勢力多麼大，但雖然知道他們在此地的勢力是多麼大，却還是不怕，那一定是有所恃的。來的究竟是什麼人呢？是來搶地盤的？

假如是來搶地盤的，那他們事先怎會毫無情報呢？而且，要搶地盤的話，為什麼追究賽馬的事，追究泰來被打死的事？追究泰來被打的事，這應該是警方的工作了，但是警方顯然又不知情。他在警局裏頗有一些有勢力的朋友，假如是警方在繼續追究這件事情，那麼，在行動未曾採取之前，他就應該已經得到他的朋友們的通知了的。起碼，他會先得到一個電話的通知之類，但是又沒有。所以這是最令他煩惱的。

他一直心不在焉地坐在車中，視而不見地望着前面，直至那個開車的保鏢忽然咒罵一聲，猛的把車子煞住了，他這才回到現實來。

一瞥之間，他看見有一個人從路邊的樹林中仆倒了路中心，開車的保鏢為了免得撞在那人身上，所以不得不緊急煞車。

然而這人仆在路中心之後就不動了，並沒有爬起來。他們的車子又不能夠繼續向前駛而不輾過這個人身上的。兩個保鏢都看着洛登，洛登說：「下去看看吧！」

他完全不感覺到並不提防會有什麼危險。在這裏，習慣上是祇有他給予別人以危險而已。

他們跑到了那個「人」的身邊，看清楚，大為詫異。其中一個回頭對洛登叫道：「登哥，這不是人，這祇是個假人！」

事實上那是一個吹氣的玩具塑膠人，穿上了一套真人的衣服之後，在黑夜之中，看上去就像是一個真人差不多了。而洛登一聽他們這樣說，恐怖感就來了。他忙叫道：「回來！快回來！」

但是似乎已經遲了一點，樹林中忽然亮起了兩盞射燈，把兩個保鏢照着，有一把聲音從擴音機裏透出來叫道：「不要動，停在那裏不要動！」

兩個保鏢都僵住不敢動了。

洛登連忙伏身向前，伸手到車頭的儀器板上按了一個掣，車窗玻璃馬上升起來，而車門也自動鎖上了。他這是一部特製的車子，車身避彈，而這個掣，就是在危急時期應用的。從來沒有用過，但現在第一次有機會應用了。

跟着他就爬到前座，坐進司機位，把車開動。

林中響起了槍聲，槍彈向車輪射過來，有些射中車輪蓋，發出噹噹的聲音，有些則射進了輪胎中。但子彈射進了輪胎，對行車還是沒有什麼影响，由於車輪的橡膠之內是還有一層鋼網，保護着氣胎的，氣胎不破，車輪就沒有改變了。

洛登還是能夠開動車子，直向前衝，那二個保鏢連忙向路邊避過，車子輾過了路中心那個假人，繼續向前衝。

但在這個時候，又有兩部車子出現了，在前頭的路面上一橫，把路面完全截住了。洛登還是着咬牙直撞過去，那兩部車一停住，車中人就下車跑開了。洛登的車子向第一部車攔腰一撞，差點使那車翻了個跟斗，但洛登自己的車子却是毫無損壞。他的車子是特別沉重而堅固的。

他從照後鏡中看到後面的路也給另外兩部車截住了，因此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就祇能夠繼續向前。

他開足馬力，要把那二部攔路的車子硬推開。

有幾個人跑到車子旁，揮動着手槍，但洛登置之不理。他們既不能打開車門，子彈亦射不破車窗的玻璃的。

他們在外面揮動着手槍，又企圖拉開車門，都是毫無作用，有如老鼠拉龜，無從入手，而洛登咬着牙，開足馬力，把那二部擋路的車子一點一點地推開。他終於可以把這二部車子推開的，接着，他看見一個美麗的女郎也走過來了，右手拿着一件小小的東西，看不出是什麼，不是槍，一件黑黑扁扁的長形東西，而這個女郎的左手揮動着，做着手勢，那些人都散開了，這個女郎走到車子旁邊，把這件東西丟進車底，又匆匆跑開。

其他的人已在路邊伏了下來。

洛登大吃一驚。他的車子已經開足馬力在前進，假如轉擋後退，那可能要費好幾秒鐘，而他不知道他有沒有這好幾秒鐘。看那些人伏下來的樣子，顯然那個女郎丟到他的車子下面的乃是一隻炸彈。他這車子雖然不怕子彈，但是假如有一隻炸彈在車底下爆炸，會造成怎樣的後果。他却不知道，也無法肯定。

洛登毫不遲疑，馬上按了另一個緊急掣，車門彈開，他衝出去，跑到路邊，伏了下來，用兩手抱着頭。

但是過了很久，爆炸還是沒有發生，爆炸聲還是沒有响，看見好幾雙脚圍着站在他的周圍。別人都站起來了，祇有他一個人伏着。

那個女郎也站在旁邊，現在正和另一個女郎在一起，這個女郎微笑：「登哥，你怎麼了？有舒服的車子不坐，你伏在地上幹什麼？」

洛登抬起頭來，呆呆地看着她。

另一個女郎說：「我的金菊姐姐祇是



把一隻手袋丟到你的車子下面吧了，你在想什麼？難道你以為這是一隻炸彈嗎？」

憤怒和羞慚使洛登像一隻彈簧似的一跳跳了起來，吐着一連串的咒罵向金菊撲過去，但是他沒有機會成功。胡雯在他的肚子上踢了一脚，他彎着腰蹲了下來，痛得想嘔吐，而好幾雙手捉住了他的手臂。

五分鐘之後，洛登已經坐在一部車的後面了。

「怎麼樣？」丁朗說，「我們的問題，你還沒有想出答案來嗎？」

「什麼問題？」洛登問。

「金銀樹那件事情，」丁朗說，「我祇要你說出你所知道的。我祇要你說出為什麼。」

「我不知道你們在講什麼，」洛登說，「假如你們是來搶地盤的，我說什麼都沒有用，假如你們是警探，那讓我跟我的律師聯絡好了，我的律師自然會給你們很圓滿的答覆！」

這邊，洛登倒奇怪那個叫金菊的女郎是到什麼地方去了。金菊並沒有跟他們一起上這車子，也許金菊是在另一部車子裏審問他那二個保鏢了。但沒有用的，他那二個保鏢也一樣不能回答這些問題。

丁朗微笑看着洛登：「你會後悔的，洛登。」

車子再走了五分鐘，就停了下來，後門打開，金菊上了車，關上門，車子開動了。

「怎麼樣？」胡雯問。

「那二個保鏢不知道什麼。」金菊說。看來她果然是在另一邊向那二個保鏢問話的。

「這傢伙知道，」胡雯道，「他却什麼都不肯說。」

「我們現在已經相當接近邊境了，」金菊說，「讓我們開過去吧。這裏是他們的勢力範圍，不好做事，到了那邊就容易一點了。這裏的邊境是最容易過去的，不是嗎？為了方便遊客來賭錢，他們不會截查車子的。」

洛登冒了一額的汗。

「登哥，」金菊說，「我剛剛打電話問過一位朋友，調查過關於你的一些事情了。」

「什麼朋友？」洛登問。

那位朋友，就是報館編輯費先生，但金菊並不告訴他，亦不打算告訴他。金菊說：「這位朋友告訴我，你在這裏是大人物，但過了邊境，你就不是大人物了，而且那邊有很多跟你過不去的人。」

洛登額上的汗冒得更多了，他又說：「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人都有弱點，」金菊說，「我現在所講的就是你的弱點。假設我們把你載過邊境，到了市中心，把你在某一間武館的面前放下來呢？」

「你……你不能這樣做的！」洛登叫道：「你這樣等於是謀殺我！」

「呀，這真是意外！」胡雯冷笑着，「我倒沒有想到，原來你這種人也是反對謀殺的。」

「你……你們不能這樣對我！」洛登恐怖地說。現在他的自信及自制都已完全失去了。

「你不必這樣害怕呀，」胡雯得意地吃吃笑着，「你要我們別這樣對你，那還不簡單？你祇要回答我們向你提出的問題就行了。」

洛登痛苦地沉默着，再考慮了一陣，點起頭來。「好吧，好吧，我說好了，我說好了。」

「那一次的事情……」洛登用手指搔着自己的頭髮，思索了好一陣，然後說，「那一次……金銀樹，對了，你們得明白賽馬是怎麼回事。假如每一場馬，每一匹馬，每個騎師都出盡全力去拚搏，那騎師們都用不着吃飯了。我們這裏賽馬的次數多，但是每次賽馬的投注額是那麼巨大。騎師們的策騎費用連吃飯都不够，所以他們祇能在彩池中找錢。雖然也有一兩個騎師是忠實的，但他們也不見得就不向那個方向找錢。」

「我們知道這一點。」金菊說。洛登這話倒講得很老實，泰來夫人承認過他們的屋子也是靠賭賺錢而買回來的嗎？

「因此，」洛登說，「每一場馬都是要合作的。每一場馬他們是在事先計劃好。但是有時也有意外，譬如馬兒不聽話，應該讓路時却忽然變成了擋路，或者大家公推要贏出來的那匹馬中途馬脚出了毛病，就可能有大冷門爆了出來。圈內人都沒有買中的。」

「你是說，金銀樹那一次也是這樣的情形了？」金菊問道。

「不，」洛登說，「我祇是說，這種事情有時可能發生的，因此我們偶然也可製造一次意外。金銀樹那一次就是這樣的意外。是我命令馬迪去安排的。佐夫所說

的都是眞話，這種事情是由馬迪傳令的，到最後一刻，馬迪吩咐大家改變主意。」

「爲什麼你要這樣做？」金菊問。

「你是指金銀樹那一次？」洛登說。

「也好，」金菊說，「我們就先來研究那一次好了。」

「你們——你們不知道有沒有聽過以前有一個叫龍亦豪的人？」洛登問，「賭王龍亦豪。」

「聽過了，」金菊說道，「逢賭必贏的。」

洛登苦笑：「對呀，逢賭必贏。假如他跟你我一起賭，他就不會逢賭必贏了。他祇是在指定的地方，指定的一場馬或指定的賭場裏逢賭必贏，因爲我們讓他贏。金銀樹那一次大冷門就是爲他一個人安排的。幸而這種事情祇是偶一爲之，假如每次都這樣做，那些騎師們自己買不中，就再也不肯服從指揮了。」

「爲什麼你會爲龍亦豪製造這一次機會？」金菊問道。

洛登聳聳肩：「這是變相的交保護費。我們經營這種生意，是受到一個國際性的集團保護的。」

「賭場方面也是一樣了？」金菊問。

「賭場的事不是我管的，」洛登說，「不過我猜沒有分別。他來時換一副做了手脚的骰子，還就他一下就行了。」

「看來你們賽馬圈子的人比較容易應付他，」金菊說，「你們不需要出錢，他拿的祇是公衆的錢。」

「是的，」洛登說，「所以自從龍亦豪下台了之後，就完全改爲在賽馬場上拿錢了。」

「唔，原來賭王龍亦豪就是這樣一位賭王，」金菊道，「但是，你說賭王龍亦豪下台，這是什麼意思？」

洛登聳聳肩：「就是收保護費這件工作已不再由他担任了。」

「爲什麼賭王龍亦豪要下台呢？」金菊問，「他吞沒了公欵嗎？」

「我不知道實情是怎樣的，」洛登說，「我聽到的祇是傳說。傳說龍亦豪出賣了一位朋友，引起了很大的風波，連他自己的組織也受了相當大的影響。上頭不高興，就把他革退了。」

「把他殺掉了？」金菊問。

洛登搖頭：「我看不會殺掉。他們是……他們是……」

他忽然遲疑了起來，不願意說下去。

「怎麼樣？」胡雯威脅地說，「難道你眞的想我們讓你在你最不願意下車的地方下車嗎？」

「算了，」洛登嘆口氣，「到了這個地步，我隱瞞什麼都沒用了。龍亦豪是白雲帮的人，你知道白雲帮的，他們最講鄉情，他們祇信任同鄉的人，他們帮中的要人也全部是同鄉的。他們很少會把同鄉殺掉，除非這個人是出賣了自己的同鄉或者殺了自己的同鄉。龍亦豪那次出賣的並不是同鄉，而且那人的行爲也是不値得原諒的，龍亦豪出賣他的時候也沒有料到會引起這麼大的風波，他想不到那人會把不應該招供的也招供出來了。」

「因此龍亦豪被革退了，」丁朗說，「對了，白雲帮的作風我也相當清楚。在這種情形之下，龍亦豪要過一段韜光養晦的日子，白雲帮不會照顧他，但因爲他是同鄉，他懂得規矩，他也不會洩漏他們帮中的秘密，而過一段日子，他可能又再會得到重用。」

「是的，」洛登點點頭，「他們的習慣就是這樣的。」

「龍亦豪是從什麼時候開始下台的？」金菊問。

「這個我也不清楚，」洛登說，「我祇知道，金銀樹那一次是最後一次他來收錢。」

丁朗，金菊及胡雯三個人面面相覷，三個人都覺得有點難過，因爲他們都知道，龍亦豪顯然就是因爲那一次在馬場中對他們洩漏了秘密而被革退的。

金菊問：「以後來收錢的，是什麼人呢？」

洛登遲疑了一下說：「施以隆。」

三個人又交換了一個眼色，丁朗說：「但施以隆是黑旗帮的人。」

「黑旗帮已經完了，」洛登說，「施以隆是白雲帮的同鄉，他投向白雲帮，以他的資歷，白雲帮是會接納的。」

金菊和胡雯疑問地瞧着丁朗，丁朗微微點點頭，表示洛登這個講法是可信的。

「你對施以隆這人知道些什麼嗎？」金菊問。

「我知道的，我剛已差不多告訴了你們，」洛登說，「此外我祇知道他每月會來收一次錢，沒有一定的日子，他祇是要來就來，他來，我就替他安排一場冷門馬。假如你問我哪裏可以找到他，那恕我無法奉告了。

「而且他剛剛上星期來過，看來他下一次來，也會隔一段相當時間再來的。」

「那麼，」金菊說，「最近這一次騎師泰來給打死的事件，也是因爲施以隆而起的了？」

洛登又點點頭，道：「這一場馬我們是爲施以隆安排的，佐夫本來可以爆一個大冷門，却給破壞了！」他嘆了一口氣，「我不是想推卸責任，事實是，我寧願與龍亦豪交手。假如是龍亦豪，這件事情就不會發生了。一場馬跑錯了，本來是很尋常的事情，意外是常發生的，他又用不着下很重的注碼。而且他下注碼輸去了，我們也會還給他的，但他不肯，他一定要我們懲治泰來，他說要這樣，我們也祇好照做了。」

「哼，你們對付泰來太太又如何？」胡雯不屑地說。

「我們也沒有碰過她呀，」洛登說，「我們也提過賠錢給她的，她不肯接受，我們也總不能夠就這樣讓她亂吵的。」

「泰來夫人這件事情現在已經不重要了，」金菊說，「我們感興趣的是施以隆。告訴我，洛登，你知道龍亦豪現在到什麼地方去了嗎？」

洛登聳聳肩：「我不知道。我跟他沒有聯絡，他也沒有理由會跟我聯絡。」

「他現在可能是在天堂，或者是在地獄，」金菊說，「這得看上帝認爲他究竟是好人或者壞人了。」

洛登恐怖地看着金菊：「你的意思是說……你的意思是說……」

「他死了。」金菊說。

「病死的？」洛登問道，似乎認爲祇有這個死因是可能的。

「謀殺！」金菊說。

「我的天！」洛登說，「這就是一件大事了。誰敢殺死龍亦豪？殺死龍亦豪的人是逃不掉的。」

「施以隆，」金菊說，「是施以隆殺了龍亦豪。」

「我不相信！」洛登說，「他們不會這樣做的。他們同帮之間極少會這樣自相殘殺，尤其是龍亦豪的輩份並不低。」

「現在讓我告訴你一個有趣的事吧。」金菊說。

他把龍亦豪死亡的經過告訴了洛登。

洛登的額上凝滿了汗珠，恐懼地深呼吸着：「爲什麼你要告訴我這事？我不想知道！這是他們的事情，我不想介入。」

「你祇要不告訴別人，就沒有人會知道了，」金菊說，「我祇是想問你對這件事有些什麼意見。」

「別問我，」洛登說，「他們的事情我不願意管！」

「你不願意管？」金菊微笑，「假如我放出消息去說是你告訴我們這件事的呢？假如我們說，是你告訴我們施以隆把化名張如新的龍亦豪害死的呢？」

「爲什麼你要這樣做？」洛登問。

「我也不想這樣做的，」金菊說，「我不過是想取得你的意見吧了。」

洛登說：「意見？你的意思是——」

「我奇怪，爲什麼施以隆要去害死龍亦豪，」金菊說，「也許你會知道爲什麼吧。」

「我不知道，」洛登連忙又搖起頭來，「我對這件事情是一點也不知情的！」

「想清楚吧！」金菊說。

洛登祇好想一想，既然金菊手上有着兩個對他不利的方法，他是非想清楚一點不可了。但他想了一會，還是搖搖頭。「我們的確沒有這方面的傳說。」

「沒有傳說也不要緊，」金菊說，「你可以猜的。猜猜是爲什麼吧。」

「我可以肯定這不是上頭的授意，」洛登緊皺眉頭說，「假如上頭要處決龍亦豪的話，根本不必用這種間接方法。」

「但施以隆一定有一個很充份的理由要把龍亦豪消滅，」金菊說，「不然他不會冒這個險的。」

「是什麼我就無法猜出來了，」洛登說，「也許他與龍亦豪過去有些私人之間的怨仇，現在來報復吧。假如你要我猜，我就祇能有一個猜想，不是肯定的，祇是一個猜想而已。」

「說出來研究一下吧，」金菊說，「我們歡迎猜想。」

「這樣一個收保護費的職位是一個很重要的職位，」洛登說，「這也是一個肥缺，可以得到最好的享受，也許施以隆希望這個職位可以長久一點，而他知道唯一可以取回這個職位的人就是龍亦豪。龍亦豪死掉了，他就沒有威脅了。」

「唔，」金菊說，「我認爲這個可能性很高。」

「很好，」金菊又說，「我猜我們現在可以讓你走了，你很合作，你帮我們很大的忙！」

「我們……我們現在在什麼地方？」洛登恐怖地四面張望，雖然是無論如何看不見車子外面的情形的。

「別担心，」金菊說，「我們還沒有越過邊境呢。」

洛登這才舒了一口氣，但是胡雯却馬上提出强烈的反對：「放他？就這樣把他放掉？」

「我們既然答應過他，我們就應該遵守諾言。」金菊說。

於是，金菊對他說：「好了，洛登，你得答應我一件事，不要再去麻煩泰來夫人，假如再有人再去騷擾她的話，你也知道我們可以怎樣對付你的。」

洛登點點頭：「不過假如她聽你們的話，你們最好請她回澳洲去吧，她在這裏鬧下去，也鬧不出什麼花樣來的。泰來的死我實在很抱歉！」嘆一口氣，「他有骨氣。像佐夫或者馬廸這一類，打死了我反而不覺得有什麼可惜，也許我不大有資格鄙視什麼人，但我就是鄙視他們！」

後來，車子停下來了，洛登給放了下車，那部貨車又馬上飛馳而去。

洛登發覺他下車的地方也就是他被捉住的地方，他那部避彈的平治房車就停在路邊。

他那兩個保鑣，則倒是站在那裏等着他。

「你沒事吧，登哥？」一個保鏢上前，關心地說。

「我沒有什麼事。」洛登有點尷尬地苦笑着。

「那幾個狗養的，」另一個保鑣氣憤地說，「我們可以多派些人去找他們，他們沒有那麼快逃得掉的！」

「不！」洛登嚴肅地說。

兩個人愕愕地看着他：「爲什麼不？我們怎能讓他們這樣對待，傳出去我們還有面子嗎？」

「我們三個人不提，就不會傳出去了，」洛登說。他頓一頓，嘆一口氣，「來，來，先回到車子上去，我再跟你們解釋好了！」

他們回到了車子上，一個保鑣把車子開動了，向洛登的住宅駛回去，洛登又嘆口氣說：「你們知道這些是什麼人嗎？」

「這些是什麼人？」一個打手問。

「我也不知道他們是什麼人，」洛登又嘆着氣，「但他們有胆量跟白雲帮作對，你們以爲他們是好惹的人嗎？我們還是不碰他們爲妙了。而且他們對白雲帮知道得相當多，今天晚上，我們給他們捉住，我們雖沒有什麼可以告訴他們的，但誰能證明，假如這件事情傳出去，白雲帮以爲他們知道的乃是我們供出來的，那時就眞正麻煩了。」

「那我們只好守着秘密了。」他身邊的保鑣說。

「是的，我們守着秘密！」洛登說：「今天晚上這件事當作並沒有發生過。至於佐夫和馬廸的事，當然不可能守秘密，但我們可以說不知道是誰幹的，而且佐夫和馬廸現在已經離開了，什麼事都可以賴在他們身上。」

「佐夫和馬廸離開了，這眞可惜，他

們這兩個人很好用！」開車的說。

洛登不屑地揮揮手。「這些走江湖混飯吃的毛頭小賊，你愁我們找不到人來代替他們？」

× × ×

洛登這邊比較容易決定怎麼做，反而金菊那邊則是比較難決定的。他們回到了他們在這裏作爲臨時總部的那間屋子之後，就開始討論這個問題。

「現在情形是相當明顯了，」金菊說：「不論施以隆是不是因爲洛登所講的那個理由害死龍亦豪，總之他是害死龍亦豪，而且他已經成爲了白雲帮中的人。」

「那我們根本不必動手了，」胡雯說，「三十六計之中有一計，叫做借刀殺人。他殺死了同帮的同鄉，我們祇要把龍亦豪的事公佈出來，施以隆就要死無葬身之地，我怕連他的屍體也不容易找到了。白雲帮一定會整治他，而且一定會用很嚴厲的手段整治他。」

「問題是這樣做對我們的好處够不够多。」丁朗說。

「豈有此理！」胡雯生氣地道，「我提出來的計劃，你總是不贊成的！」

「我是說，」丁朗沒好氣地道，「施以隆是一個比較小的目標，但白雲帮却是一個大得多的目標。白雲帮是我們一直想消滅的！」

胡雯明白丁朗的意思，而她對丁朗的想法也不反感了。白雲帮比解散了的黑旗帮更大，而更不容易加以擊破，主要是因爲白雲帮最難滲入。他們祇信任同鄉，除非找到與他們同鄉的人員，才有希望滲入，而且滲入高層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最難的還是找到肯做這件事的人。肯做這件事的人，當然要是同鄉，但就由於他們最重鄉情，同鄉的也沒有人願意做這件事了。

「唔，」金菊說，「現在我們的問題就是究竟如何可以利用施以隆而把白雲帮這些頭頭查出來。」

「即使捉住施以隆，他也不見得會告訴我們吧？」胡雯說道，「而且，我們連施以隆在什麼地方都不知道。」

「也許，」金菊說，「我們還是用胡雯的辦法好些！」

「唔，」胡雯得意地說，「是不是？還是我想出來的辦法最好！」

「不過用意與你想像的不同，」金菊在胡雯剛剛開始得意洋洋的時候，可對她潑了一盤冷水，「正如我們剛才所說，假如我們把龍亦豪被害死的事情公開，那麼施以隆可能就會受到整治了。他可能會被處決。」

「施以隆被處決了的話，」丁朗說，「這件事也就到此爲止。」

「但反過來說，」金菊道，「施以隆也不一定會給整治的，我們也看過施以隆的紀錄了，也相當了解這個人的爲人。顯然並不是一個鄉情好的人，他害死龍亦豪，這亦證明他這個人野心勃勃，不擇手段的，他會以代替了龍亦豪的位置就滿足嗎？暫時也許是會的，但以後則不會了。誰知道他不是也正在計劃爬到白雲帮的頂上去？也許時機未成熟，他不採取行動罷了。給他充份時間，他會爬到頂上去，把頂上那幾個也除去，自己佔下了這個最頂的位子的。現在再假設我們把龍亦豪的事情公開吧，這等於是燃着導火綫，使一桶炸藥提早爆炸而已，當然施以隆可能被處決，但他顯然不會就這樣束手待斃，他會反抗，也許他會把那些頭頭殺掉。」

「假如這樣，那倒不錯，」丁朗大爲欣賞這個看法，「這害替我們省掉了不少功夫了！」

「又假設他勝利了，」金菊又說道：「他成爲白雲帮主，這仍然是對我們有利的。起碼，那時候我們知道白雲帮主是誰了。」

「假如他眞給處決掉呢？」胡雯這一次倒像有點偏帮丁朗了。

「當然亦有這個可能，」金菊說，「這是一種賭博。假如施以隆死掉，那算我們是輸了。但我們贏的機會多過輸的機會。最可能的就是他們誰也勝不了誰，祇是內閧起來，天下大亂。」

「那時我們祇要袖手旁觀就成了。」胡雯說。

「或者乘虛而入，」金菊說，「我們需要的是一個入手的機會，而施以隆正好把這個機會雙手奉送給我們，我們怎可以太不客氣地加以放過呢？」

「那很好，」丁朗說，「我們就決定這樣好了。」

× × ×

於是，第二天的早上，張如新的死亡那件案子又重新給報紙上的新聞版提起來了。

白雲帮的人反應固然强烈，而施以隆本人的反應也是一樣强烈。

施以隆雖然是一個在逃的要犯，住的却是一座十分豪華的海濱別墅，別墅內的擺設是十分講究的，穿着的晨褸也是名貴的意大利眞絲製品。他吃的早餐是精美而豐富的，一個人根本吃不完，他祇是選擇其中自己喜歡的吃一點，其餘的就是浪費掉了。

不過今天，施以隆則是連一點點早餐都沒有碰過，因爲他習慣在早餐之前先看報紙。

看過了報紙之後，他就完全不想吃東西了。他祇是在那裏出汗。

他也有好幾個保鑣與手下與他在一起的，當他的保鑣提醒他要去赴一個約會的時候，他祇是搖搖頭。

他說：「今天我不要到什麼地方去，我要留在家。」

他那些手下和保鑣也並不是目不識丁的人，起碼看報紙總是會的，他們知道究竟施以隆是爲了什麼而如此心情欠佳，而且他們也開始担心起來了。所以再遲一個鐘頭之後，其中一個保鑣終於鼓起勇氣上前對施以隆說：「施大哥，我知道目前的情形是非同小可的，不過，我覺得，在這種情形之下，你似乎更不應該逗留在這間屋子裏。」

施以隆微笑，露出一咀巴潔白而整齊的牙齒。他說：「我看，今們大家一定都已經就這件事情而商量過了？」

那個保鑣聳聳肩，倒顯得有點難爲情的。他說：「不錯，我們也略爲談論過這件事。」

「很好，」施以隆又微笑，「你們商量，可不能沒有我的份兒的，你就把大家都叫進來，我們一起商量一下，好好地談談這個問題吧。」

這個保鑣退了出去，幾分鐘之後就把他的同伴們都帶進來了。

他們就圍着施以隆的餐桌舉行會議。

× × ×

下午三點正，一部黑色的大汽車沿路駛來，到了花園的門口，停了一停，守門的人放行，那部黑色的大汽車進入了花園之內，花園的門又關上了，那部黑色大汽車到達了屋子的前面，停下來了。車中是兩個男人，都是穿着黑色西服的，兩個男人都下了車，一直走入屋中。

施以隆就懶洋洋地坐在屋中的沙發上等着他們，咀巴裏正咬着一根名貴雪茄。

那兩個人身材高大，行動輕快而迅速，臉上沒有什麼笑容，而且簡直是毫無表情的，施以隆對他們點點頭，他們也對施以隆點點頭，施以隆攤攤手：「坐下來吧，我請你們喝杯酒！」

「不必了，」其中一人搖搖頭，「我們沒有時間，我們是來接你的。」

「接我？」施以隆抬起一邊眉毛，「載我到什麼地方去。」

「老板想跟你談談。」

「老板？」施以隆說，「是哪一位老板？」

「四位老板一起。」那人說。

「四位老板在一起？」施以隆說：「這是一個難得的盛會了，他們一定有些很重要的事情跟我談了。」

「當然是很重要的事情了。」那人說道。

「例如怎樣重要的事情呢？」施以隆問。

「我看……你也不會猜不到吧？施先生？」

「我不想猜，」施以隆說，「不如你們替我猜一猜吧。」

「我們猜大概是有關龍亦豪的事情，」那人說道：「報紙上都已經刊登了出來了。」

「唔，我不去。」施以隆說。

「施先生，」那人困惑地說，「老板來請你，你可不能不去的，尤其是四位老板一起請你。」

「我說我不去。」施以隆說道。

那兩個男人面面相覷，大感爲難地，後來，最先開口的那個人又說：「施先生，假如你不去，你知道會發生什麼後果嗎？你知道我們會採取什麼行動嗎？」

施以隆還是微笑：「就地處決我。」

「我們實在不希望這樣做的。」那兩個人說。

「你們亦不能這樣做，」施以隆說，「這裏是我的地方，你們祇有兩個人，你知道我這裏有多少人嗎？」

「我知道你這裏有很多人。」那人嚴肅地說：「不過這並不是問題，大家都知道我是來這裏幹甚麼的，大家也知道我們的帮規，誰要動手制止我們的話——」聳聳肩，意思似乎不需要講明了。

「這個世界永遠在進步，永遠在改良的，」施以隆說：「規矩也是應該改良的，有些人在第一把交椅上坐得太久了，也應該讓一讓。」

「你瘋了，施先生，你不能够說這種話。」

「這是我的屋子。」施以隆說：「規矩由我定，我喜歡講甚麼就講甚麼，而且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很多新的規矩亦會由我來定了。」

「我不想跟你談這些，施先生。」那人說：「你究竟跟不跟我們去。」

「我不去。」施以隆搖頭：「這件事沒有好談的。」

「那我們就沒有辦法了。」那人說，兩個人慢慢地從上裝裏面拔出手槍來。

但是他們的槍才一拔出來，槍聲就響了，槍聲並不是來自他們的。

兩個人都大大一震，臉上充滿了詫異及恐怖的神情。他們的手鬆開了，槍從手中跌落下來，然後他們就仆倒了地上。

施以隆的二個保鑣從走廊中踏出來，手中的槍還在冒烟，還有兩個手下從露台外面進來，手中的槍也是在冒烟，施以隆一直都是鬆弛地靠在那裏，現在也是鬆弛地靠在那裏，一直都顯得毫不緊張的，但現在他掏出手帕來抹去額上的汗，就可以看出他剛才的鬆弛實在是外弛內張的了。

他說：「噓！在你們開槍之前，我實在也不敢肯定你們究竟是忠於誰的。」

「我們已經宣誓過效忠於你的。」

「這是聰明的選擇。」施以隆點着頭：「這樣下去，你們爬高的機會很微，上頭也許沒有位子，但跟着我，你們就會跳升得很快了。」

「我們也是這樣想。」那保鑣說。

「我看你們也明白這件事情的意義了。」施以隆說：「這件事情一做出來了之後，我們就再也不能退縮，我們必須繼續向前。」

大家都嚴肅地點點頭，他們都明白做了這件事情之後會發生的後果，每一個在塲的人都會列入黑名單上，成爲會被處決的人物了。以後，施以隆可以肯定這些人是會絕對效忠於他了，因爲他們沒有別的路可走，假如不對他效忠的話，他們就難逃被處決的命運。

「現在！」施以隆說：「我看，我們是可以離開這裏了，趙聰，你過來。」

一個黑黑矮矮而瘦削的人走上前來。與其他的人比較起來，他就像是小了一號。施以隆問道：「你看，我們需要多少時間才能離開這裏？」

「唔——我看一個鐘頭吧。」趙聰說道。

「好。」施以隆點着頭：「一個鐘頭，我們在一個鐘頭之後起程。」

× × ×

一個鐘頭之後，他們就起程了，從水路離開，這座別墅的前一半是由高高的圍牆擱着，後一半則是臨着海邊，屋後的海邊是一大片平地，鋪了水門汀的，而平地之外就是海。這邊平地也等於是一座碼頭，平地的邊緣之外停着兩艘遊艇，他們一行十二個人登上了遊艇，遊艇開動，就向海中心駛去。

這個時候，屋子就由安靜而變爲不安靜了，海面上，有兩艘快艇向屋後的海邊

開過來，而當快艇近岸時，也有三部車子駛進了花園那開着的大門之中。

每部車子中，都有三個人拿着槍跳下來。

他們衝入屋中，就停住了，看到了廳中伏在地上那兩個穿着黑色西服的勾魂使者。而屋後也有幾個人，拿着槍衝進來了，他們是從快艇上來的人，他們分出一半人在停泊於碼頭邊餘下的那一艘快艇之中搜索，另一半人則是在那艘遊艇上進行搜索！

他們同時到達廳中，同時看見那兩個死屍，便都停下來了。

「死了。」其中一人難以置信地說。

這兩個是負責殺人的。祇有他們去殺人，別人把他們殺死，那簡直是不可想像的。

「這屋子裏周圍都沒有人，他們逃走了。」

「一如老板所懷疑的，他們殺了人，然後逃走了。」

「但他們逃得到甚麼地方去？」另一個人說：「他們不能這樣做的。」

「他們正是做了這件事情而逃走。」另一個人說着，就走上前去，打算把那兩個死者扶起來，看清楚一點。

但是在他能碰到死者之前，他的脚踢着了一些東西，是一條細細的黑綫，拉得很緊的，一踢上去，黑綫就「拍」的一聲斷掉了。

「怎麼？這裏有一條綫。」

有一個人的臉上忽然露出了極度恐怖的神情，他大聲叫道：「逃！快逃，施以隆有一個自己帶回來的手下叫趙聰，是一個裝炸藥的專家。」他這樣叫着，就已經發足向門外逃走了。

而其他的人也不需要他如何進一步的解釋了，爆炸的恐怖是極度的恐怖，尤其是當他們知道，他們剛剛弄斷了的那一條黑綫，很可能就正是引發爆炸的樞紐。他們爭先恐後地逃出屋外。

趙聰顯然跟他們開一個玩笑，他們有機會逃出屋外，開車的人有時間逃上車，坐船的亦有機會逃回船上，但就是沒有時間開走。

屋子就在這個時間爆炸了，而且顯然那條引也引發了藏在遊艇上的炸藥，因爲遊艇也是在同一時間爆炸，隆然一聲巨響，就一切都化爲烏有了，黑烟與火焰冲天，黑烟一球一球地升上天空，散去了，火焰很快熄下來，由於爆炸太强烈了，留下來可以燃燒的並不多。

而當火也熄滅了之後，在黃昏的餘光下可以看到甚麼都沒有了，屋子沒有了，汽車沒有了，船沒有了，祇剩下了一片焦土。

碎片還是不時像雨點似的從空中落下，也不知道這些碎片在爆炸的時候是射到了多遠的高空。

這可以說是一種奇景，可惜却沒有人在看！

× × ×

金菊，胡雯及丁朗第二天看到的也祇是那一片焦土，而且是從報紙上刋出來的照片中看到的，他們也沒有到現場去，因爲去也沒有甚麼用處，不會有甚麼對他們有用的人留在現場的。

「這就是施以隆的第一步棋子。」丁朗微笑：「可以說是中宮炮開局法吧？一鳴驚人，我們博一博，博贏了。」

「也許是輸了。」胡雯說。

「甚麼輸了？」丁朗皺着眉頭，看着她。

胡雯聳聳肩：「也許是施以隆自己炸死在這屋裏呢。我們沒有辦法找得到一具完整的屍體，證明給炸死了的人究竟是誰的。」

「我看不大可能是施以隆死掉。」丁朗說：「第一個理由就是，以前施以隆有一個善用炸藥的手下叫趙聰的，看來這爆炸就是趙聰的傑作，假如趙聰安排了這些炸藥，那當然炸死的不會是他們自己的人了，第二，假如白雲帮處決一個犯了帮規的人，他們亦決不會把這個人炸得無影無踪。他們通常的做法會是把他棄屍在一個可以讓警方發現的地方，以便消息傳出去，讓其他的人知所警惕，因爲處決本身就是一種示範。」

雖然丁朗這一套理論是否定胡雯的看法，胡雯却第一次不表示反感，因爲丁朗是講得合理的。她聳聳肩：「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假如施以隆給殺掉了，我們還是賭輸了。」

「重賞一定有。」丁朗說：「勇夫却未必有，施以隆這個人的名氣不小，也許不大會有人願意去領這重賞的，因此看來還是要白雲帮自己去想辦法了。而且他們想辦法殺死施以隆，施以隆則一面想辦法殺死他們的幾個最高大員，那時白雲帮就是施以隆的了。」

「我倒有一個疑問。」金菊這個時候才第一次插咀，「假設我們在他們相持不下的時候插手進去，或者我們消滅了白雲帮，那時我們豈不是成爲了他們的每一位同鄉的公敵了？」

「問題倒不致於如此嚴重。」丁朗說：「我們是代表法律方面的，他們祇是會躲避我們，而不大可能會向我們尋仇。犯法的人習慣上總是設法逃避法律，在法律之中找尋隙縫鑽過去，極少會正面向法律挑戰。與法律正面衝突的人永遠都是要失敗的。」

「這倒是眞的。」金菊說：「目前我們祇要袖手旁觀就行了。我們希望他們勢均力敵，自相殘殺下去，到時機成熟的時候，我們再插手進去。」

「插手的時候可別忘記通知我。」胡雯說：「你知道，我最不感興趣的事情就是袖手旁觀。」

他們都笑起來了。

× × ×

施以隆自從公開反叛了之後，自然就不會再担任收保護費這個肥缺了。然而他亦不反悔，因爲他的確是有着很大的野心，反叛是遲早必然發生的事，不過發生得比他所預期的早一點而已，不過既然發生了，他也很高興了。

他說：「我們現在最重要的就是行動要快，因爲我們人數少，現在我們所佔的最大優點就是，對方都不知道我們是在甚麼地方。」

他們所在的地方的確不容易查出來的，因爲他們根本不是在甚麼屋子裏，而是

在山野之中，樹林邊一塊空地上。就像旅行露營的人！

施以隆對他的兩個保鏢說：「現在我們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行動要快，把幾個老頭子都殺掉，我們佔了他們的位子，那時就不必担心有人追着我們了！」

「不錯，」他那個保鏢也點着頭，「擒賊先擒王，把王擒了下來，其他的卒子自然就要服從我們了。」

「自然，」施以隆說，「我們首先是要向第一號老板開刀。」

「假如我們能找到他的話，」那保鏢說，「又假如我們能接近他的話，這兩件都不是容易的事情。」

「這兩個問題都解決了，」施以隆得意地微笑着，「我們已經找到了他，而且已經接近了他！」

「什麼？」那個保鏢驚愕地，難以置信地說。

施以隆站起來，拿起一隻望遠鏡說：「來，大家來，我要你們看一點東西。」

他們都跟着施以隆走出樹林，來到山坡上。這山坡可以望見下面的城市的。施以隆伸手一指，說：「那就是了，看看那座紅牆綠瓦，中國式的住宅吧！」

他們有好幾隻望遠鏡，大家都傳遞着望遠鏡，向那座紅牆綠瓦的中國古式住宅望下去。

「就——就是這裏？」大家都難以置信地對施以隆提出這個疑問來。

「是的，」施以隆點着頭，「當我逃走的時候，我並不是亂逃的，反正要逃到一個地方了，那何不就逃到一個方便我們下一步行動的地方呢？」

大家都大爲欽佩地看着施以隆，覺得施以隆的頭腦果眞是了不起的。

「他就在那裏面嗎？」趙聰說。

「這一點則不大清楚了，」施以隆說，「表面上，他是一位大商家，應酬很忙，也許他今天晚上有應酬，就不在家了，但他總要回來的！」

「我可以把這屋子整座炸掉，」趙聰說，「連人帶屋。」

施以隆說：「這是一個相當爽快的辦法，但並不是一個好辦法，不是我們白雲帮的辦法。我要留下完整的屍體，讓人們可以看到這是處決而不是偷襲。你知不知道，這兩件事情的效果是不同的？偷襲不够威信，處決可以樹立我們的威信。」

施以隆又說道：「主要還是得看我們如何做法，我們白雲帮的處決是有一套獨特的方法的，比如說，那兩個來請我的人，他們打算在我的兩眼之間放一顆子彈，然後用力在我的額上做一個記號，讓所有人都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因此我們祇需要照樣做一次，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就行了。這不是相當簡單嗎？」

「那讓我們動手吧。」趙聰說。

大家也磨拳擦掌起來，恨不得馬上就完成一次壯舉，但是施以隆說：「我們還得等一等，他的確不在家，他的車子不在屋裏，而且早些時候我看着他坐車出去了的，我們得等他回來。」

「也許，」另一人說，「我們到他的屋子裏去等？」

「我可以先到屋裏去看看情形，」又一個說，「這種事情我是優爲之的。」這個人本來是一個竊賊，飛簷走壁乃是他所擅長的事。

「用不着了，」施以隆搖搖頭，「你進去，萬一給他的僕人發覺了，就變成了打草驚蛇了。所以，我們還是就在這裏等他回來吧，等他回家睡着了之後，我們才動手。我們有很多時間。」

他們就利用他們多着的時間在等着，終於，在凌晨一時，負責用望遠鏡監視着的人就發覺他們的大老板是已經回來了。由司機駕駛着車子送回來，大概一如施以隆所說，他是去赴一個宴會之類。有兩個保鏢隨車。

那個負責守望的人對施以隆說：「他還帶回來了一個人！這美麗的女人，這個女人是什麼人？」

「舞女之類吧，」施以隆說，「這傢伙還沒有結婚，又有錢，他可以過很風流的生活。不過，今夜却是他的最後一個風流之夜了！」

× × ×

在屋子裏，那位大頭目果然是正在過着一個風流的夜晚，雖然他並不知道這已是他的最後一個風流之夜了。

這個女人不再是一個舞女，他出了高價錢把她帶回家來服侍他的。當他們溫存過了之後，她就換上了一套顏色嬌艷的睡衣，蹲在床邊上，爲他按摩起來。

在屋外的花園之中，兩個保鏢正在作例行的巡視，

他們每隔半小時就到園中去巡一巡。

這其實不是一個好辦法，因爲在他們巡過了一次，下一次出巡之前，仍然可能有人潛進來的。

事實上情形也的確是如此。當他們這一次出巡的時候，已經有人潛進來在等着他們了。

兩個保鏢分左右在花徑之中巡行着。忽然，毫無預防地，「托」的一聲響，一把飛刀就揷進了其中一個保鏢的心窩。這個保鏢的眼睛一翻，膝蓋一陣發軟，便向地上跪了下去。

另一個保鏢連忙拔槍，向飛刀來處的大概方向瞄過去。但是他是完全估計錯誤了。當他這樣做的時候，就有另一個黑影一閃出現在他的背後。這個黑影的兩手之間有一根繩子。這根繩子在他的頸上一繞，猛的拉緊，他的全身一陣抽搐，槍也不由自主地提了起來，向天放了一响，然後他就失去了生命！

這一聲槍响使屋內那個正在享受着的大老板一跳跳了起來。

他的臉色變成了死灰色。他的保鏢在外面開槍，一定發生了不尋常的事情了。

而槍聲祇响了一次。一响槍聲，就解決了這件不尋常的事情。但問題是如何解決？是誰給解決了？

假如是他的保鏢把事情解決了，那一定很快就會進來向他報告，他會先聽到敲門聲，然後——

他看着門鎖「轟」的一聲與木板脫離，跌到了房中的地上，跟着就是幾個拿着槍的人推開門衝了進來，但沒有一個是他的保鏢。領頭的一個是施以隆。

身邊那女郎大聲尖叫起來，施以隆擺

擺手中的槍，低聲喝道：「閉上咀巴！你再嘈，你的頭就會像那門的鎖一樣脫下來了。」

那女郎連忙用一隻拳頭塞着自己的咀巴，她就祇能用這辦法使自己不發出聲音來。

床上的大老板說：「不！不要開槍！保險箱就在那邊，我給你們打開好了！」

施以隆哈哈大笑起來：「你當我是傻子嗎？這一套謊話也騙得倒我！」

「你……你究竟想怎樣？我——我又不認識你！」

「你不認識我沒有道理，」施以隆說，「我不認識你則是很有道理的。你們都盡可能避免讓較低級的部下知道你們的身份的，對不對？」

「什麼……什麼部下？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幸而我姓施的也不是呆蛋，我早巳經打聽得一清二楚了，」施以隆說，「我有一個習慣，就是做工作時一定要知道老板究竟是誰。」

「我不知道你講什麼！」

「你硬說不知道，我也懶得跟你辯，」施以隆說，「總之我知我是在講什麼，我也知道你知道我是在講什麼。」他轉向那女郎：「喂，小姐，你叫什麼名字？」

「紫……紫蘭。」

「紫蘭，」施以隆說：「你有沒有聽過有一個白雲帮？」

紫蘭的咀巴一開一合着，就是發不出聲音來。

「別害怕吧，」施以隆微笑，「紫蘭，我可以向你保證，你的生命不會有危險，告訴你，你面前這個人是中吃不中看，他就是白雲帮的第一號大頭目！」

× × ×

「他這樣說着就開槍……」紫蘭哭泣着供述。

這是第二天早上了，這房間裏巳經佈滿了警探，床上有一團白布蓋着的東西，就是那位「大頭目」的屍體。

「這一槍倒放得眞準，一彈就穿過了兩隻眼睛的中間了！」其中一個警探略帶羨慕地說。

「跟着他們就拿出刀子來……他們說這是他們的規矩……」

「這是他們的規矩，他們白雲帮處決了一個人之後，總要做這些記號的。」那個警探說。

「之後，他們就把我縛了起來，」紫蘭又繼續說下去，「他們叫我不要慌，我看見的，全部都可以說出來。我掙扎了一整夜都掙不脫，結果，還是早上僕人們進來……」

「紫蘭，讓我們從頭再講一次！」

紫蘭現在最需要的事情是回家休息去，完全忘記這件事，與這件事完全脫離關係。但他們不肯讓她走，她也沒有辦法，祇好一次又一次回答他們的問題了。

× × ×

紫蘭正在混身不安，恨不得自己死去的時候，金菊、胡雯及丁朗三個人却正在悠閒地吃着早餐，討論着這件事情。

「陳金水！」胡雯搖頭嘆息着，「連我也聽過他的名字了，生意做得很大，有一次什麼貿易會議，他還是主席，他却是白雲帮的大頭目，誰想到呢？」

「看來施以隆不是會弄錯的，」丁朗說，「他不是一個這樣魯莽的人。他兇殘，但是工於心計。」

「事情發展得很美滿，」丁朗說，「很順利。下一次，施以隆就會向另外三個首要的其中一個開刀了。」

「但下一次却不知道誰贏，」胡雯說，「譬如下一次施以隆不成功，他自己給殺掉了呢？」

「這也是很有可能的事，」丁朗說，「不過，第一步，施以隆巳經帮了我們一個很大的忙了。他巳經告訴了我們，其他三個白雲帮的大頭目是誰。」

「這話怎麼講？」胡雯奇異地看着丁朗。

「也許應該說是給了我們一條很重要的綫索，」丁朗說道：「我們的總部巳經馬上展開了調查，調查這個死者陳金水的一切聯絡。我們發覺他的大生意全都是或多或少與另外三位同鄉的商人合股的，既然他們是白雲帮的四個最高決策人，他們彼此之間一定有相當密切的聯繫，尤其是在生意上的。」

丁朗拿起筆來，在餐紙上寫下了三個名字，交給胡雯和金菊看：「這三個。雖然及不上陳金水那麼出名，但他們的確都是第一流的大商家。」

「這個似乎不容易證明吧，」胡雯說，「假如施以隆把他們逐一殺掉，那時就可以證實你的推測——而事實上那時亦不需要證實了，但是，萬一下一次施以隆就給他們殺掉，你就很難證明了。」

「證明無可否認是比較難的，」丁朗說，「但知道，確切地知道，這巳經是很重要的一個進步了。知道之後，我們就可以慢慢地找尋證明的方法，按步就班！」

金菊說：「現在施以隆殺了第一號大頭目，其餘的次頭目當然都着慌起來了，因此他們的身邊一定加强保衛，不再是祇有兩個保鑣那麼簡單了。假如這三個人，正是餘下那三個大頭目，那他們現在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身邊放滿了保鑣，假如他們不是的話，那他們就會像往常一樣，若無其事了。」

「我就是這樣想，」丁朗說，「而且我巳經派了人去注意他們了。到今天晚上，我就可以得到確切消息，知道他們究竟是不是。」

「假如他們身邊的保鑣的數目忽然劇增，」胡雯說，「那就不用懷疑。」

「正是。」丁朗說。

胡雯笑起來了：「這樣說來，我們是確定的了，不論事情怎樣發展，總之我們是贏的，就看是贏多還是贏少吧了。」

「對了，」丁朗說，「現在施以隆與白雲帮在進行自相殘殺，也就是等於他兩方面都正在爲我們服務了，這不是很寫意嗎？」

這時有一個手下的人員走過來請丁朗過去聽電話，丁朗去聽了這個電話，回來的時候說：「巳經有了答案。這三個人巳經肯定了是那另外三個大頭目。他們現在巳經正在招兵買馬，也可以說，他們手下那些打手正在紛紛歸隊。他們似乎害怕施

以隆不等晚上就再動手了。」

「現在我們的目標全都有了，」胡雯說，「就是祇差不知道施以隆是在什麼地方。」

丁朗聳聳肩：「假如我們知道施以隆在什麼地方，他們大慨也不會不知道，假如他們知道，那施以隆就死定了。其實施以隆現在的最後武器就是神出鬼沒，神秘莫測，假如不是這樣，他根本就沒有抗衡的能力。」

「那我們坐着看好戲好了。」金菊說道。

速戰速決　漁人得利

施以隆現在的宗旨是「迅速解決」他也知道以目前他勢孤力薄的形勢而言，他是非快點解決不可的，一拖得遲了，就很有可能給對方查出他的所在，那時他就完蛋了。

而且他也接到了消息，知道他這餘下的三個目標的身邊是正在大軍雲集，如臨大敵了，這一次不會像對付陳金水那麼容易的，起碼對方巳經有所準備，知道要應付的是什麼，以及要應付的是什麼人了。

施以隆還是與他那一羣手下在山野之間會議着，討論着這件事情。

「我們現在的目標就是杜謀仁，」施以隆說，「他就在這城中，但是，正如我們打探到的，杜謀仁的身邊巳經有了這許多人保護着他，因此，我們要碰他是不容易了。」

「我可以把他的整間房子炸爲平地，」趙聽說。他永遠是這一句。

「這一次却沒有那麼容易了，」施以隆說，「你要爆炸，你首先得接近他的屋子，但在現時的情形之下，接近他的屋子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對了，」另一個說，「最好不要亂闖，我今天黃昏去探過了，他們不但屋子裏警衞重重，而且附近還有好幾部他們的車子在經常巡邏着，有什麼陌生人接近，都要受到他們注意的。」

「唔，」施以隆說，「他們果眞是無懈可擊的。但是，我們一定要把他們的一個弱點找出來！」

大家都是希望如此，然而他們却找不到什麼弱點，而他們祇好望施以隆來解決這個問題了。

施以隆的臉上却露着一個得意的微笑，他說：「趙聽，我看還是得動用你的炸藥了。你那裏的炸藥還有多少？」

「恐怕不很多了，」趙聽說，「當然，把這傢伙的屋子炸掉是够有餘的，不過這之後剩下來的就不多了。其他那兩個，就得要另外去找炸藥。」

「其他兩個以後再算吧，」施以隆說，「目前，我們先對付這一個，第一件事，我們得找兩部車子，弄一弄。」

× × ×

他們所謂找兩部汽車，實在就是去偸兩部汽車。而且他們偸的還是兩部欵式豪華，而相當簇新的汽車。

其中一部偸來的車子在晚間十一時半經過杜謀仁的屋子前面，由施以隆駕駛着，兜了一個圈子，就離去了，完全沒有停頓。沒有停頓，就不會有懷疑了。

施以隆早巳知道杜謀仁住的是怎樣一間屋子，不過他這還是第一次親眼看到。不像陳金水，杜謀仁的屋子是比較小的，圍牆亦不高。因爲他本來建這屋子時並不準備用以應付這種事件的。

施以隆駕着的這部車遠去，不見了。

在大約二十分鐘之後，又有一部車子出現了，還是一部相當名貴的車子，而這車子一出現，就馬上令到停在街口的車中的打手們提高警惕了，因爲這部車子的速度相當高，而且這不是那些打手們守着的街口，而是再遠一個街口。這些守候着的打手們大爲恐懼，心中也警惕起來了。他們本能地知道事情有點不對勁——這部車子開得太快了。而且當這車子一轉出來的時候，他們就看見車上有一個人跳下來。

這個人一着地就滾到路邊，而車子却一直向前衝。

這使那些打手們的恐怖感更增加到了非常的程度，因爲他們看這車子的路綫，就是正在要向那間他們保衞着的屋子撞過去。

這就是施以隆本身的本領顯露出來了，他說他有能力把車子弄一弄，以適合他的用途。他所弄的就是使車子在無人駕駛的時候也能够直綫前進。

車頭一撞在圍牆上，車子炸成一隻巨大的火球，這顯然並不是單單車子的汽油箱爆炸而巳。假如祇是汽油箱爆炸，爆炸之力決不會如此强大。

這必然是炸藥的爆炸。

而且爆炸力强大到使守在那街口那部首當其衝的車子的擋風玻璃也破碎了，而且車身還打了一個轉。車中的人從震驚之中恢復過來的時候，發覺那部神秘的車子巳經完全不見了，而且屋子的花園圍牆也不見了一大部份，不再有保護作用了。

「小心點！」其中一個人叫道：「他們來了。」

而就在他們驚魂未定的時候，第一部車子，也就是剛才由施以隆親自駕駛的那部車子又出現了，這部車子也是同樣地出現，也是同樣地有一個人，推開車門跳下，而車子也是同樣的路綫，向花園圍牆的同一部份直衝過去，祇不過現在巳經沒有圍牆阻擋這部車子了。

這些打手們都大爲恐怖，大家都知道會發生什麼，然而大家都沒有辦法制止。

他們眼巴巴看着這部車子通過了圍牆的缺口，直入花園內，直向屋子本身撞去。花園不大，車子一幌眼之間就到達了屋子，撞上去。

跟着就一切都化成了一個巨大的火球，黑烟冲天。

當黑烟散走了之後，就沒有屋子了，祇有一塊焦土。

× × ×

「第二局，施以隆又贏了。」丁朗說道。

「我眞覺得有點慚愧，」胡雯說，「我們祇是坐在這裏，手指頭也不動一個，讓施以隆來替我們做事。」

「我們是魚，」丁朗微笑着，「蚌鶴相爭，漁人得利，我們等蚌鶴相持到最後關頭時才過去謀利，也一點不遲的。」

「施以隆果然是不擇手段的，」金菊說，「好好一間屋子，就這樣炸爲平地，屋中的人，全都不見了，也沒有辦法統計死去了多少人。」

「幸而杜謀仁總算早有準備，他早巳把家眷移開了。他的妻子兒女巳經全部到了歐洲去旅遊。」丁朗說，「所以死在屋子裏的人，也不見得太可惜。」

「施以隆這個手下趙聰可眞有用處，」胡雯說，「沒有趙聰，他是根本沒有辦法可以對付杜謀仁的。」

「但是他不能永遠用趙聰，」丁朗說，「趙聰身邊不可能永遠都有這許多炸藥，炸藥用完了，他們就得另想辦法了。」

「他們總有辦法另外去買的吧？」胡雯說。

「他們有辦法另外去買，」丁朗說，「不過我却不相信他們會另外去買，這不是可以公開賣的東西，要有綫路才行，可以保證，所有買炸藥的綫路，現在都受着白雲幫的監視了。」

「假如炸藥用完了，他們就得另想辦法了。」金菊說。

「是的，」丁朗說，「假如炸藥用完了，他們就得另想辦法了。我奇怪他們想得出什麼辦法來。」

「這一次，我們可要拭目以待，看看他有什麼法寶了。」金菊說。

「但無論他出的是什麼法寶，他都必須要快！」丁朗說道。

× × ×

「不錯，」施以隆說，「我們要快，因爲他們可以拖時間，我們不可以拖，他們可以躲着不動，設法找到我們，我們一給找到，我們就死定了。而且另一方面，警方也正在找我們。媽的，那些傢伙巳經把我們每一個人的名單都交給了警方，警方要澈查爆炸的事件。」

「他把我們的名單交給了警方，那我們連行動也不方便了。」另一個說。

施以隆臉上露着一個相當慘淡的微笑：「是的，這一點，我們得等以後再算了，目前，我們巳經到了關立品的城市裏，我們就對付了關立品再算。」

「我們怎樣對付關立品？」趙聰煩惱地皺着眉頭，就是因爲他的炸藥巳經用光了，他就認爲沒有辦法了。

「你記得我派了杜淸和獨角牛遊埠去了嗎？」施以隆的臉上露着一個狡猾的微笑。

「我記得。」趙聰說。

「我希望現在杜淸和獨角牛巳經做好了我們要他做的事情。」施以隆說。

「他們要去做什麼事？」趙聰問。

「關立品的家人去了渡假，」施以隆說：「杜淸跟獨角牛也是去了渡假，而他們去的地方，剛好亦是關立品的家人去的地方。」

「但……但……這是不合規矩的！」趙聰說，「我們不能拿家人——」

「還講什麼規矩？」施以隆耐煩地吼道：「他們把我們的名單交給警方，也絕對不是規矩的事情。」

沒有人反對了，基本上，他們都是同一類人，規矩是用來限制別人，而不是用來限制自己的。

「我們上岸去吧，」施以隆說，「我要去接一個電話，時間差不多了。」

他們現在是在一個很特殊的地方，是在一座海灘上，泡在海水中，而周圍是上百成千的泳兒，有些時候人少是安全的，但假如人太多的時候，也同樣是安全的。

施以隆離開了沙灘，走到路邊去，一面解下腰間繫着的一隻眼鏡袋，從裏面取出一副太陽眼鏡，戴上了。

施以隆不慌不忙，悠閒地走進了路邊的一座公衆電話亭，拿起了話筒，然而另一隻手則把聽筒本來壓着的鍵按回下去，這樣就等於聽筒是仍然放在那上面了。他把聽筒放到耳邊。外面的人看來會以爲他是正在講電話，其實並不是，他還沒有開始講。總之，假如另外有人要用電話，也不會過來，要等他先用完了。

施以隆的時間計算得相當準，而且他的對方也是很準時。大約三分鐘之後，電話就响起來了。他把手從電話的鍵上拿開，那邊就傳來一把女接綫生的聲音：「是施先生嗎？」

「對了。」施以隆說。

「歐洲來的長途電話。」接綫生說。

「我知道。」施以隆說：「我正在等着，替我接上來吧！」

過了一會兒，那邊就傳來一把男人的聲音，說：「貨巳經買到了。」

「很好，」施以隆說，「有沒有損破呀？」

「沒有，」那人說，「不過却不能在手上留得太久，大約四十八小時就非抛出不可了，我希望你在這四十八小時之內能講好價錢。」

「應該可以的。」施以隆說。

「很好。」那人說，「我們遲一些再聯絡。」

對方掛斷了電話，施以隆回到海邊去，與他的手下在一起，他說：「你們在這裏玩玩好了，我還有事辦，我遲一點再回來找你們！」

施以隆回到他們的帳幕裏，換了衣服，登上巴士，一直坐到終點。他又應用那裏的電話亭，電話响了一會，接通了，那邊一把男人的聲音說：「喂？」

「關立品！」施以隆說，「我是你的朋友。」

「誰？」關立品說。

「你知道是誰的。」施以隆說：「一位你想殺死的朋友，我來了，而且我現在可以看見你。」

「你……你沒有可能看見我的。」關立品說。

「我祇是在開玩笑吧了。」施以隆說道。

「你——你怎知道我這電話的？」關立品吶吶着。

「這一點別去研究了。」施以隆說：「我剛才在說，你要殺我，然而我却是你的朋友，我眞的想做你的朋友——替我問候你的家人吧。」

「甚麼？」

「渡假當然是很舒服的事。」施以隆說：「我祇是恐怕他們會遭到甚麼意外吧了。」

「你說甚麼？」關立品叫起來，但是

施以隆巳經收了綫了。

施以隆掛了電話之後，就施施然，從容不逼地離開了那電話亭，但關立品可沒有他那麼從容不逼了。

在家中，受着周密保護的關立品是正在滿頭大汗，發抖個不停。他掏出手帕來，把滿額的大汗抹去了，然後衝出廳中，對那裏守着的二個親信手下說：「施以隆來了，他巳經在這座城市裏。」

那兩個親信手下沒有甚麼表示，因爲關立品告訴他們的，並不是一個意外的消息。

關立品吼叫道：「我要你們馬上去找他，我要你們馬上去把他抓起來，馬上，不要殺他，不能殺他，一定要活捉。」

他那兩個手下的臉上露着困惑的表情，他們難免有一種感覺，覺得關立品是在胡言亂語，要找到施以隆，巳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還要把他活捉起來。

「你們兩個。」關立品又吼叫着另一個命令，「我要你們兩個，親自帶隊去找他。」

「但是，關老板。」那兩個手下的其中一個說：「這裏呢？」他們本來是奉關立品之命留守在這裏，以加强保護的。

「這裏別管了。」關立品又吼叫道：「他剛剛打了電話來，他們可能在海外捉去了我的家人，我們必須把他活捉，假如他死了——」

這兩個手下都深深呼吸起來，開始明白事情的嚴重性了。

「你以爲他是傻瓜嗎？」關立品又沒好氣地吼叫道。

而跟着，關立品就忙着打起長途電話來，他的家人是在海外旅遊，但不是跟隨旅行團或者自己去亂闖，而是到有親戚的地方去，而親戚們在電話上的回答，也使關立品急得有如熱鍋上的螞蟻。

他在那邊的親戚對他說，他的妻子及兒女出外遊玩了之後，就沒有回來了，祇是託人打回來一個電話，說一兩天之內不會回來，也沒有說明他們是到了甚麼地方去，而且叫別人打電話回來，這實在是有點古怪的，要不要報警？

「不，不要報警。」關立品對着電話裏面，幾乎是大聲吼叫起來，他是幹這一行的，他當然懂得權衡利害關係。他相信現在報警是最不聰明的事情，一驚動了那些人，那些人就祇好把他的家人殺掉滅口了。「他們……我相信他們自己會再回來的。」

掛了電話之後，他就祇是像一尊石像似的呆在那裏，不知如何是好，他祇是不停在流汗。

他知道看情形，他是要等施以隆的電話了，偌大一座城市，如何把人找出來。而關立品的所料亦沒有錯，到天黑的時候，他的手下的搜索仍然是毫無成績，而施以隆的電話又來了。還是打通了那個秘密的電話。

施以隆吃吃笑着說：「怎麼樣？關先生？」

「你——你想怎麼樣？」關立品吶吶着問！

「我巳經講過了。」施以隆說：「雖然你想殺死我，我却是願意跟你交朋友的哩。」

「別講廢話了。」關立品吼道。

「我也沒有時間跟你講廢話。」施以隆吼道：「你知不知道，現在你們四大頭目，巳經剩下了兩個？你，跟余超兩個，比如說，余超死掉了吧，那就一切都是你的了，一切都變成由你獨享。」

關立品沉默着，沒有出聲。

施以隆又說下去：「我是你的朋友，譬如說，當你獨享一切之後，你也分我一份呢？我們可以闖一番新天下，財富和權力都用之不盡，是不是？他們都老了，需要一些新血補充，你看，我們不是很有結交之道嗎？」

「你——」關立品慢慢地道：「你似乎是對我有所提議的。」

「我巳經提議了。」施以隆說：「我現在祇是等着你的答覆。」

「我還是不大淸楚你的提議。」關立品說。

施以隆忽然在那邊掛斷了電話，關立品跳起來，轉身望着旁邊另一個在打電話的手下，那個手下放下電話，搖搖頭：「他太快收綫了，我們不够時間查出他這電話是從甚麼地方打來的。」

關立品嘆了一口氣：「我猜用這方法是抓他不到的，施以隆並不是沒有腦子的人，對這種事情他亦不是沒有經驗，他一定會用許多不同地方的電話，而每一個地方的電話他都不會用很久，不會久到讓我們可以查出他的電話是來自甚麼地方，算了吧！」

過了幾分鐘，電話又响起來了，又是施以隆，不錯，施以隆巳經換了一個地方，用另一個地方的電話。

施以隆說：「你聽着，老關，剛才我在說，假如余超死了，那我們兩個就可以成爲朋友，瓜分天下了，我問候你的家人的事情，你有沒有告訴余超？」

「沒有。」關立品說：「我們都——都很忙，還沒有機會談甚麼。」

「那就好了。」施以隆說：「等余超死後，我們再談好不好？」

「你——你有把握殺死余超？」

「你有把握殺死余超。」施以隆說：「你總不能够讓我做一切工作，你坐享其成吧？你也得有點貢獻呀。」

「你的意思是你要我——？」

「對了！」施以隆說：「殺死他，或者是殺死你自己的家人，你不知道你是多麼幸運，我大可以跟余超作同樣的協定，他也一定會答應的，但我選中了你，你知道爲甚麼嗎？就是因爲我喜歡你，我沒有多少時間了，最後的限期是明天中午，到時你仍然沒有辦妥，那你就得另外娶妻生子，而我會跟余超商量這件事。」

施以隆掛了電話，關立品沒有機會再說甚麼，也沒有機會答應，但，他是非答應不可的，全部皇牌都握在施以隆的手中，他祇有給牽着鼻子走了。

他呆呆地坐在那裏，考慮着，極力壓制着自己心中的恐慌，讓自己平心靜氣地考慮着一切。

終於，他在一個半鐘頭之後作出決定了，這也是唯一可能的決定，他是非接受施以隆的提議不可的。

「這對我會有甚麼損失呢?」他終於說：「而且講到利益——利益多得很。」他忽然哈哈大笑起來，心情頓時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

他走出廳中，說：「準備車子，我要出去。」

在廳中守着的次一級的手下大表恐怖：「你不能現在出去，添哥他們還沒有回來。」

這個手下所講的「添哥他們」，也就是出去了找尋施以隆，還沒有回來的那二個關立品的近身保鑣。

「不要緊了。」關立品說：「我不過是要去探余超。」

「去探余超——」那些手下們簡直目瞪口呆了。

「你們沒有聽見嗎?」關立品說：「準備車子。」

他回到房間裏，再拿起他那個特殊的秘密電話打出去，打給余超，他說：「我現在就到你這裏來。」

「你瘋了?」余超說：「這個時間，你只適宜留在屋子裏。」

「不要緊。」關立品說：「我知道施以隆在甚麼地方，他暫時不能碰我，我有一些重要的事情跟你商量，一定得見了面才能談，你總不肯到我的屋子來吧。」

「你要冒這個險?那你來好了。」余超說：「我暫時沒有興趣出外。」

「那行了。」關立品說：「我來，我馬上就來，你等我。」

「我當然等你。」余超自嘲地笑着：「暫時，我是不會不在家的。」

關立品放下了電話，走到房間的保險箱前面，扭動號碼鎖的掣，把保險箱打開來，而從保險箱裏面取出了一把手槍，連同一副插槍的皮袋，佩在身上，再穿回了上裝，沾沾自喜地微笑着，試試以快速的手勢把槍拔出來。拔得不快，不過還算拔得順利，可以說，他是寶刀未老的。

開車前赴余超家的旅程是漫長的，假如在開車的途中向他突襲，機會的確不少，但是關立品却早已作好了預防的措施了，他是四部車子一起去的，他自己的座駕車由另外三部車子保護着，然而這祇是第一重預防措施而已，第二重預防措施就是：他的座駕車中坐着的根本不是他自己本人，他是坐在其中一部保鑣的車中，冒充保鑣，而「保護」着其中一個不需要保護的人！

但施以隆似乎是遵守諾言的，一路上並沒有人對這一隊車隊作任何不利的行動，終於，車隊到達了余超的屋子，已經是入夜時份了，車隊經過嚴格的盤查之後才能進入余超的花園之內，然後關立品就領着他的保鏢進入了余超的屋子。

余超是一個肥胖的人，胖得像一個球，而頭髮稀疏。他招呼關立品坐下來，近乎慘淡的微笑着：「到底有什麼事情這樣急要跟我談?希望這是可以解決我們的問題的吧?」

「你猜得對了，」關立品微笑，「就是可以解決我們的問題。不過，我得單獨跟你談。」望望雙方的保鏢們，「叫他們出去，還是進你的房間?」

「我的房間吧！」余超說，「我的房間比較適合，還有隔聲設備。」

他們進入了余超的房間，雙方的保鑣就在廳中等着，閒談着，等待着，由於房間是有隔聲設備，所以他們都聽不見裏面在談些什麼。不過有一次，他們似乎聽到槍聲，但是由於裏面是有隔聲設備的，所以聽得不大清楚，而且他們亦不相信，裏面有什麼理由會有槍聲傳出來呢?

但他們聽到的實在却並沒有錯誤，因爲在「槍聲」响過了之後，關立品便打開門踏出來了，關立品手中拿着一把槍，而槍咀還在冒烟。

關立品臉上的表情是嚴肅的，而且他把門開得大大，可以讓大家看到那像一隻球般的余超就伏在地上，一眼看去，就知道情形是怎樣的了——關立品把余超殺死了。

但是余超的保鏢們祇是呆在那裏，沒有採取什麼行動。雖然他們都是老手，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們是應該知道要採取什麼行動的，但是他們却沒有採取這種行動，因爲放槍的不是別人，而是關立品。

他們是白雲帮的人，「帮規」早已根深蒂固地印在他們的腦海。他們是不能向關立品放槍的，關立品是一個他們不能碰的人。

關立品當然也很清楚這一點，所以他冷靜地掏出手帕來，把槍上的指紋抹去了，把槍交給自己的一個保鑣說：「在回去的時候丟進海中。」

然後他才轉向那些余超的保鏢：「我猜你們一定想知道我這樣做的理由，而我也準備告訴你們，現在，請你們把大家都叫進來，我們舉行一個會議。」

當關立品說「請」的時候，也等於是一個命令了。那些余超的手下們也馬上依命而行，幾分鐘之後，他們已經聚集在大廳之中，他們都看到了余超的情形，也在心中戰慄着，不知道關立品會把他們如何處置。

關立品嚴肅地發言：「這件事情，令我精神上也感到相當痛苦，但是沒有辦法，非這樣做不可，我剛剛找到了證據，是他與施以隆勾結，我早覺得奇怪，施以隆怎麼能這樣容易把我們一個一個殺掉?他怎麼查得出我們的身份和所在?我早懷疑四個人之中有一個與施以隆勾結，死剩我們兩個人的時候，答案就很明顯了，二減一等於一，我沒有跟施以隆勾結，那一定是余超，當然我還有其他方面的證據，但這一點證據，已經是很足够了！」他以凌厲的眼光向他們掃視了一遍，然後又慢慢地說下去：「還可以慶幸的就是，余超很愼重，即使對最接近他的人，也沒有透露這個消息，因此，你們都沒有問題，我也用不着除去你們任何一個人。」

這使大家都明顯地舒了一口氣。

「就是這樣，」關立品說，「目前，你們保持現狀，保持原職，由我指揮，有什麼事情向我報告，在我走了之後，屍體你們想辦法解決，而我的意思並不是舉行一次隆重的葬禮，明白嗎?」

那些余超的手下們又點頭，這一件事他們倒是優爲之的，他們在處理這一類事情上頗有經驗。

「好了，」關立品說，「現在還有什

麼問題沒有?」

大家都沒有問題了，關立品簡簡單單幾句話已經作了一切重要的決定了。

「現在我也得回去了，」關立品說，「當我解決了施以隆之後，我會把大家的職位和待遇再行分配一下。」

關立品領着他的手下離開了，留下一個難題給余超的手下來解決。

「還是搬到化學工廠去吧，」余超的一個近身保鑣提議，「照以前的習慣。」

大家都沉默了一下，但沒有人反對，他們沉默一下是因爲心理上有點過意不去。那座化學工廠是余超本人的，那裏面有一座水門汀的池，裏面滿盛着强烈的酸性溶液，任何動物放下去，不到一小時之內，就會剩下骨頭，而酸性繼續侵蝕骨頭的鈣質，因此再過一段時間，就會連骨頭也找不到了，但這是用以對付別人的設備，現在却用來對付余超自己。

幸而余超也是一個獨身漢，妻子早年死去了，唯一的兒子也在幾年之前因爲汽車失事而死，像余超這樣的人，假如他忽然失踪了，也沒有人追究他的下落，祇有直屬的親人才會絕不放鬆地追究的。

「我們得找一隻箱子。」另一個近身保鏢說。

把余超裝在一隻箱子裏，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余超這個人又胖又大，簡直像一隻大氣球，他們發覺就是無法找到一隻够大的箱子把他裝起來的。

結果他們祇好採用了一隻衣櫃，把余超放進衣櫃裏，鎖起來，然後把整隻衣櫃搬出屋子，搬上一部小貨車，駛出花園，向余超的化學工廠駛去。

搬一隻衣櫃也不是一件可疑的事情，並不比較搬一隻衣箱可疑。

但是他們也不明白他們這樣做怎麼却會變成一件可疑的事情。在他們差不多到達化學工廠，駛到了一條荒凉的路上時，前頭警車的警號聲忽然大响起來，而且有一盞射燈把車子照着。

他們發覺，前頭的路已經給警車攔住了。

要倒後逃走亦不可能，因爲後面也同樣出現了幾部警車，截斷了他們的後路。

這是早有預謀的包圍。

有一把聲音在擴音機中傳出來，叫道：「請停車，接受搜查，不要抵抗，我們是警察。」

他們停在那裏，等候警車過來，並沒有抵抗。

那些警察們多得像螞蟻一樣，而且都是武裝的，他們蜂湧而至，把車子包圍了起來，動手搜索。他們要打開衣櫃，那些打手們說沒有鎖匙，他們也懶得催逼，索性就這樣把衣櫃門撬了開來。

余超的屍體給發現了。

領頭的高級警官說：「我希望你們可以好好解釋這件事情。」

一個余超的近身保鑣說：「我們倒想問問，你們是怎麼知道這件事的。你們顯然是早有準備的了。」

「我們接到一個匿名電話告密。」那警官說，「看來你們的敵人很多，而且你們之中可能有內奸。」

那個保鑣顯得痛恨地一咬牙：「很可能是這樣，不過，我們也大概沒有機會來調查這一點了。」

「沒有，」那位高級警官說，「不如你們把這件事交給警方，讓我們來調查，這不是更好了嗎?我知道你們是什麼人，你們是白雲帮，白雲帮在我們的面前習慣是不願意開口的，不過，這一次，爲了你們自己的利益起見，你們還是盡量合作的好，因爲情形已經不同了。」

× × ×

一小時之後，丁朗匆匆地走進餐廳來，對在那裏等着的金菊和胡雯說：「這是眞的，那個告密電話，那邊的人果然已經找到了余超的屍體，而余超的手下已經招供了，是關立品去把他槍殺的，關立品說這是因爲余超與施以隆勾結。」

「這眞是一件奇妙的事情了。」金菊說，「余超會和施以隆勾結嗎?」

「這也不是不可能的事，」丁朗說，「他們這種人，很難知道他們會做些什麼的。」

「可疑的是這個告密的電話，」金菊說，「也許是施以隆打來的。」

「很可能是這樣，」丁朗說，「總之現在關立品已經受到通緝，他一回來，這裏的警方就要把他抓起來了。」

「余超死了，關立品就是白雲帮的首腦的最後一個，」金菊說，「關立品也捉起來的話，那就連最後一個都沒有了，祇剩下了誰?」

「施以隆。」胡雯說。

「看來，施以隆是大獲全勝了。」金菊說，「我不明白的就是施以隆用什麼法子能令關立品把余超殺掉。」

「總之我們是一定要把關立品捉起來的，」丁朗說，「把他捉起來之後，事情就清楚了。」

「我看要把關立品捉起來却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金菊說，「他不是一個小流氓，他一定也有着相當靈通的消息來源，也許他已經知道這件事了，而假如他知道了這件事之後，他一定會準備抵抗的。」

「他抵抗得來嗎?」丁朗說，「他沒有那麼多人手，沒有人能够和我們公然對抗的。我們要捉他的時候，他是逃不掉的，我祇要用無綫電下一個命令，就可以把他抓起來了。」

「我看還是先考慮一下的好，」金菊說，「沒有了他又如何?還有一個施以隆呢?」

× × ×

另一方面，正如金菊所料，關立品是一個消息靈通的人，余超的屍體給發現的事，他也知道了，他的座駕車上有無綫電話，代表他坐在座駕車中的那個「危險位子」的手下接到了電話，就馬上停車把電話傳給關立品。

警方正在通緝他，余超的手下已經招供了，雖然現在已經越過了邊境，回到了自己的城市中，這個消息却還是使關立品大爲不安。

他喃喃地咒罵起來：「我中計了，那狗養的，我中計了，這是借刀殺人計！我現在不能回家了。我一回去，警察一定已經在等着，那時候可是有理說不清了。」

他的手下表示迷惘，他們並不知道他

的家人的生命安全被威脅着，這件事就祇有他一個人知道而已。

而關立品還得保守着這個秘密，對他的手下們作一個完滿的解釋，他說：「這一次又是給施以隆佔先一着了，他顯然知道我已經查出了他是與余超勾結，知道我會去處決余超，所以就索性放棄余超，讓我跟余超同歸於盡了，這個狠心狗肺的傢伙！」

「那我們怎辦好？」一個手下問。

「祇有一個辦法，」關立品咬牙切齒地說，「那就是躲起來，幸而我們還有一個可以躲的地方。」

他還有一個秘密的地方可以躲，那就是一座秘密的農場，這種農場的所在，除了他自己之外，就祇有他的二個近身保鑣知道，其他的手下都不知道的，因此其中一個手下還要問道：「我們躲到什麼地方好呢？」

「跟着我來吧！」關立品說，「我給你們指路好了。」

於是他們的車隊就改道向那座農場進發。

他們現時當然是已經受着跟踪了，祇是他們還不知道而已。跟踪他們的並不是通緝他們的警方，而是丁朗手下的人員。

他們還有充足的人手，可以分班監視，這樣就更難發覺了，精明如關立品，並未發覺他是正在受到跟踪，而事實上關立品亦料不到自己會受到跟踪的。關立品根本不知道有丁朗這一幫人正在參與此事。

就是這樣，他在周密的跟踪之下駛向他的農場，而終於農場在望了，他可以從山上看到農場的屋子正亮着燈。

「他們已經到達了。」關立品說。

× × ×

另一方面，金菊，胡雯及丁朗亦已由一架直升飛機送到了丁朗在這座城市中的總部，他們下了飛機，進入總部，丁朗就接得報告，知道關立品是到達了那座農場了。

「唔，」丁朗說，「看來這座農場就是關立品的用作不時之需的地方，他要躲就躲到這地方去。」

「你們事先對這一點一無所知嗎？」胡雯問。

「我們當然一無所知，」丁朗說，「事實上我們還是在這幾天才知道關立品是什麼人，不過既然現在知道了，我們就得拿地圖來研究一下了。」

「你不知道，」金菊說，「施以隆却是可能會知道的。」

「施以隆可能就是在那裏等着和關立品決一死戰了。」胡雯說着不免有點可惜的神情，她是可惜，假如關立品與施以隆在那裏決戰，她也沒有機會參加了。

「施以隆用不着在那裏與關立品決戰，」金菊說，「他既然早已在應用着借刀殺人之計了，那他是可以繼續應用借刀殺人之計的。他可以叫警方去代他動手。」

「那麼——」丁朗說。

「那麼我們就必須先準備一下了。」金菊說。

× × ×

關立品的車隊已經到達了那座農場了。那是一座環境優美的農場，並不是爲了生產農場品而設的農場，而是作爲一個有錢人們的渡假之地而已。

因此那座農場的屋子也建築得很漂亮，雖然是用木板搭建而成的，却建得很美麗很豪華，就像是座別墅似的。而且屋內還亮着燈。

當關立品到達時，他那二個親信保鑣就出來迎接了。他們沒有說太多話，可以講，情形是已經心照了，既然關立品懂得到這裏來，關立品當然已經知道現在情形是如何不妙，同樣地，那二個親信保鑣既然懂得到這裏來與關立品相會，他們當然亦是知道情形如何的了。

關立品與他那二個親信保鑣一起指揮着他的手下們在屋子的周圍佈好了防守的崗位，然後，他再進入屋中，在沙發上坐下來，嘆了一口氣。

他那二個親信保鑣替他斟來了一杯酒。關立品呷了一大口，又嘆息起來。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其中一個保鑣問。

這二個是他絕對親信的人，什麼都可以談的，因此關立品也並不隱瞞了。他就把他的遭遇對這二個親信全部都說了出來。這二個保鑣也煩惱地皺起了眉頭：「這麼說來，情形是相當不妙了，你還有家人在施以隆的手中。」

關立品的眼眶有點紅：「現在不能顧慮到這個了，可以講，我這些家人是已經死定的了。施以隆根本不是要跟我合作，他是要我的命。不管他們要不要到我的命，總之他也是不會放過我的家人的。」

「我們已經盡了我們的能力找他，都找不到，後來我們聽到消息不對，就祇好先到這裏來。」

「這也不能怪你們，」關立品嘆息着，「這麼大一座城市，有很多好躲的地方，而施以隆又是一個這麼詭計多端的人，我也早就知道，不會那麼順利可以找到他的！」

「現在怎辦好？」

關立品聳聳肩：「等着看看，下一步施以隆又會走什麼棋子吧。我也沒法肯定，我就祇能夠隨機應變而已。」

「你以爲施以隆會不會知道我們是到了這裏來？」其中一個保鑣問。

關立品又是長嘆一聲：「我就希望他不知道了，假如他知道的話，他不會自己來，他會叫警察來的。」

× × ×

事實上，施以隆也正是這樣做。這個時候，施以隆又正在用一座電話亭的電話了。他是打一個電話到警察總部去，那邊接聽電話的照例是接綫生，接綫生第一句照例說：「警察總部。」

「這是一個告密電話，」施以隆說，「我要告訴你們關立品是在什麼地方。」

「什麼關立品？」接綫生問。

「你們不是正在通緝關立品嗎？」施以隆說。

「讓我看看，」那接綫生靜了一陣，他的身邊大概是有一份通緝名單之類的。他終於又說：「你弄錯了，朋友，我們並沒有在通緝一個什麼關立品。……關立品？你是在開玩笑！關立品是本市相當有地位的商人呢！」

「就是這個關立品，但通緝他還祇是近幾個鐘頭之內的事情。」施以隆不耐煩地咆哮道，「你這笨蛋，你什麼都不知道，你找個高級點的人來跟我說！」

「你說我是什麼？」那接綫生顯然大爲不服氣地質問道。

「算了，」施以隆說，「我叫你找個高級點的人來跟我講！」

「我告訴你吧，朋友，」那接綫生說，「你太空閒無聊，你去找別的玩意，警局不是開玩笑的地方，你再開這種玩笑，就要把自己開進監牢裏了！」

電話就這樣掛斷了。施以隆呆呆地看着手中的聽筒，然後咒罵起來：「眞是飯桶，到現在還不知道消息！」

他走出電話亭，回到了電話亭外面的一部汽車上，那汽車就是由趙聰駕駛的。

趙聰把車子開動了，說：「已經弄好了？以後我們祇要等着看好戲就行……」

「暫時沒有好戲可看，」施以隆搖頭，「他們還不知道關立品是正在受着通緝哩。」

「還不知道？」趙聰驚詫地，「這怎麼可能？」

「有什麼不可能？」施以隆聳聳肩，「這不過是表示，他們的飯桶程度還超過我們的想像的。」

「豈有此理！」趙聰說，「這樣，關立品豈不是有更多時間逃走了？」

「時間也許是有的，」施以隆說，「然而可以逃走的地方却並不多。我們大可以等到明天，明天，他們就應該廣佈下了天羅地網，通緝關立品了。」

他們的車子遠去，給市區中如潮水般的車陣所吞沒了。

這天晚上，施以隆他們無疑地是會睡得比較好的。

× × ×

然而關立品他們可就不同了，關立品的手下們緊張萬分地在農場屋子的周圍守衛值夜，而關立品與他二個親信保鑣則是緊張地拿着收音機在收聽着。

很奇怪，新聞報告每隔一小時就有一次，却並未提起關立品受到通緝的事。

爲什麼連提也沒有提呢？

「這眞奇怪，」關立品對他的一個親信保鑣說，「你們是怎樣知道情形不對的呢？」

「有警察到你家去找過你。」

「那就證明他們是在找我了，」關立品說，「然而，他們却又並沒有公開通緝我，這是爲什麼？」

「我倒也想知道是爲什麼？」

關立品搖着頭：「也許他們知道我不會自己投案的，所以也懶得宣佈了，祇是自己在找？」

「但是公佈的話，起碼他們會有其他市民的帮助，有其他市民通風報訊。」

「就是這個問題。」關立品說，「這是完全沒有道理的事情！」

× × ×

「這簡直豈有此理！」施以隆大叫着，揮舞着手中的一叠報紙，「簡直豈有此理！」

已經是第二天早上，他們在藏匿的山野上看着剛剛買到的早報，而早報上並沒有這件事，甚至沒有提到余超在另一座城市中死亡的事。

「他們雖然遲鈍，也不會遲鈍到這個程度呀！」趙聰說。

「這根本不是遲鈍的問題了，」施以隆說，「而是這件事情實在有點古怪！」

「什麼古怪？」趙聰問。

「我去試試就知道了，」施以隆說，「我要去再打一個電話！」

「我載你去。」趙聰說。

昨夜，他們是租用了幾間小型海灘別墅。而且還向這些海灘別墅的管理人租用了車子。

施以隆點點頭，趙聰便開車把他載走了。

他們自然是到了遠離他們所住的地方才用電話了。當然又是用電話亭的電話，電話當然也是打到警察總部去。這一次，接電話的人可不是昨夜那個笨蛋了。這一次是一個女的。

施以隆說：「我是想供給你們一點情報。」

「請問先生是哪一位？」接綫生問。

「我是不方便透露姓名的，」施以隆說，「我祇是想向你們報告。」

「那很好，請你講吧。」那女接綫生說。

「我知道你們是正在通緝關立品……」施以隆說。

在電話亭外，趙聰駕着車子看着施以隆。他聽不見施以隆講些什麼，祇是看到施以隆起初是相當冷靜的，但很快就變得憤激起來，最後簡直脹紅着臉，握拳怒吼。之後他把聽筒摔回，走出電話亭，回到車上，還是深呼吸着。

趙聰把車子開動了，一面問道：「怎樣？」

「豈有此理！」施以隆叫道，「簡直豈有此理。他們說我在開玩笑，他們並沒有在通緝一個叫關立品的人。」

「這是沒有道理的，」趙聰說，「他們就是再糊塗，也不致於糊塗成這個樣子呀。」

「不錯，」施以隆說，「這不是糊塗，這是有古怪，我告訴你，我對關立品估價得太低了。他簡直控制了這裏的警察，他可以把殺人罪也攬通，所以這裏的警察並不通緝他！」

「這樣？」趙聰狐疑地看着他，「這似乎不大可能吧？他怎麼能有這樣廣大的神通？」

「這是唯一的可能性！」施以隆說，「而且你知道嗎？假如他能使警方不通緝他，那他使警方通緝我們就更是輕而易舉的事情了！」

這話倒使趙聰吃了一驚，而眼睛也睜大了一點。「那我們離開這裏，也成問題了！」

「我們不能離開這裏，」施以隆說，「除非我們把關立品殺掉了！」

「我們怎能去殺他？」趙聰說，「他可能有警方保護，我們去殺他，那是自投羅網了！」

「可能有保護，也可能沒有，」施以隆現在又漸漸恢復冷靜，可以動他那狡猾

的腦筋了，「他雖然可以弄妥警察這關，使警察不通緝他，但是卻不一定就會完全信任警察，因此，他未必讓警察知道他是在什麼地方。」

「但是，」趙聰說，「我們卻知道他現在正躲在什麼地方的。」

「這是不錯，」施以隆說，「我們知道。

「而且他的家人還在我們的手中呀。」趙聰說。

「我看他現在是已經對他的家人放棄希望了，」施以隆說，「即使換了是我，我也沒有辦法，自己也保不住，還顧什麼家人呢？」

「那麼，」趙聰說，「我們去對付他吧。」

「祇有親自動手了，」施以隆說，「祇有把關立品除去了，才可以從頭收拾舊山河，沒有了關立品，事情就易辦了，自然會有許多人自動來找我們，向我們效忠的。」

施以隆也是沒有想到，他們的中間原來還隔着丁朗、金菊及胡雯這一關。

× × ×

槍聲聽不到，顯然是給滅音器除去了的，祇是看到遠遠林中槍咀的火光一閃，一個關立品的手下便倒了下來。

他倒到地上的時候已經緊去了，沒有機會發出呼喊，給他的其他同伴們示警，不過還好，他們是一雙一雙地負責守衞的，與他一起的另一人就在大約十呎之外，這個人馬上提起手中的輕機槍，向剛才那朵火光亮處的大致方向掃射。

他也用不着叫喊，這一陣掃射的槍聲已經足够，讓自己的人知道出事了。

關立品與他那二個親信保鑣還是在屋中，槍聲一响，他們都嚇了一跳，關立品咬着牙：「他們來了，我早知道他們會在晚上來的。」

「我去熄燈！」他的一個親信保鑣說道。

他過去熄了燈，然後把窗簾拉開，而同時，三個人都伏了下來。

窗門的玻璃「乒乓」一聲給打碎了。

「媽的，」關立品說，「他們倒很懂得佔據有利地位，不過，無論如何，他們可不像我們這樣懂。我們動手吧，把他們都幹掉。」

「這樣一定是從東面的小山岡那棵樹上射來的，」其中一個保鑣指出，「我可把他打下來。」

「快點，」關立品說，「難道你讓他們先把我們打死嗎？」

那個保鑣拿着一把長槍，爬到窗前，把槍咀伸出去。又有好幾顆槍彈射進窗內來，牆壁上掛着的一隻鏡架給射破了，碎玻璃「叮叮噹噹」地跌在地上。關立品的人則已經仰臥在地毡上了，躲在一個不可能中彈的角度。

另一個保鑣也是拿着長槍爬到窗前，佔據了另一邊的窗角，也把槍伸出去。

在黑暗中，他們根本看不清楚遠處的什麼，而為了本身安全起見，他們亦不方便把頭伸出去瞄準之類。不過在這一方面，他們卻是胸有成竹的，那就是，他們對地勢是心中有數，已經記得非常之熟了。

這間農場所在的地方是經過相當小心的策劃和設計的，外圍有幾個看似可以用作居高臨下射擊的地點，然而這幾個地點實在卻是幾個陷阱，好讓敵人到達那裏射擊，而他們在屋中，即使閉上眼睛，也可以射中那幾個地點的。

二個保鑣就是這樣，近乎盲目地，忽然之間，一齊開火射擊，一排子彈射了出去。他們看不見子彈是否射中目標，但是相信成績不會太差。

經過了這一連串的射擊之後，他們又靜了下來，等着，跟着就沒有槍彈再射進這窗子來了，看來那樹上的人是已經給他們射下來了。

「再給他們幾顆子彈。」關立品說。

他想肯定一點。

但他這二個近身保鑣卻是有着不同的想法的。其中一人搖搖頭說：「我們的子彈並不多，還是節省一點的好！太浪費了，要用起來的時候就不够！」

他那二個親信保鑣的其中一人這時則正在點上一根香烟。當香烟點上了之後，他就把香烟舉起，讓那亮着一點火光的一端在窗緣的上空掠過。

馬上有二顆子彈射進來，「托托」地穿進牆壁上，而屋外遠處有一陣還擊的輕機槍聲。

「你們並沒有把他們射下來，」關立品指責地說。

「已經把他們射下來了，」那點烟的保鑣吸了一口香烟說，「這兩顆子彈射得太高，不會是從高處射下來的，因此也不會是他們。是另外一些在低處的。」

「我們到西面去吧。」另一個說。

他們護着關立品，跟他一起爬到了屋子西面的一間房間的窗前，那個保鑣又把香烟舉到窗子上面幌動一下，窗子的玻璃馬上又碎掉。

另一個陷阱又有人向他們攻擊，他們又是用同樣的辦法把樹上的人射了下來。這樣連續地，他們把東南西北四個角落的樹上的人都射下來了。

正在外面督戰的施以隆也發現了這個情形了，他以為他已經組成了一個包圍網把屋子圍住，看來他們應該是佔盡了優勢的，但看來並不如此。

「我的天！」在他身邊的趙聰說，「他們之中似乎有個夜眼神槍手，這一個可是不容易對付的。」

「吩咐大家集中向屋子本身射擊，」施以隆說，「那不過是一座木屋，子彈是可以透過木板射進屋中的！」

趙聰馬上就去傳達他的命令，而施以隆則舉起望遠鏡來，向屋子望過去，不久之後，以屋子為目標的密集射擊就開始了。施以隆通過望遠鏡隱約可以看到屋子的木板牆壁上出現了一個又一個的子彈洞。

趙聰又回來了，說：「我看這一次就是神槍手也逃不了啦！」

但是施以隆卻命令道：「叫他們停火吧！」

「什麼？」趙聰顯得有點莫明其妙地看着他。

「這屋子並不簡單，」施以隆說：「外面是木板，裏面是鋼板，」他從望遠鏡中已經看到了，槍彈雖然穿透了木板，但

是出現了子彈洞之後，卻又立即迸出火花來，證明子彈在射穿了木板之後，還撞着了一些金屬的東西的。毫無疑問，這金屬的東西就是鋼板了。

趙聰低聲咒罵着：「那我們可也不要浪費彈藥了！」

因為，他們與關立品的情形也是差不多的，欠缺彈藥。

趙聰過去傳了命令，射擊果然馬上停止下來了。不過也不是完全停止。所謂不要浪費彈藥，當然不是說一槍都不發，而是說在沒有必要的時候不要放槍。

趙聰又回到了施以隆的身邊，恨恨地說：「就可惜我手頭沒有彈藥了，不然，我才不管他什麼鐵板木板，總之就給他炸個飛上太空去！」

「你躲好一點，」施以隆不耐煩地喝令，他自己的位置是站得很小心的，剛剛躲在一棵大樹的樹幹後面，這大樹的樹幹可以替他抵擋槍彈。但是趙聰所站的位置卻是不大好，暴露在毫無遮掩的地方——雖然說也是在樹蔭之下。

趙聰說道：「怕什麼？他們看不見我的——！」

但是屋子的一隻窗子吐了一陣火，趙聰忽然一愣，說不下去，跟着他就在地上仆倒。施以隆連忙放下望遠鏡，爬出去把他扶起，但趙聰已經死了。

他咬牙切齒地喃喃咒罵着，知道目前的情形的確是有點不妙的，那屋中的關立品的人真的像有千里夜眼一樣，看不見也可以射中，他知道他的手下這樣不明不白地已經給擊倒了許多個了，遠比較他們擊中的關立品的手下還要多。

關立品的手下似乎都是有險可守的，即使是在屋外那一些手下們，當槍戰發生之後，他們都很快找到了有利的障碍物。

熟悉地勢，一定是這個秘訣了，這可以說是一個陷阱，一個不容易看出來的陷阱。

施以隆貼地爬行着找到另一個他的手下，吩咐道：「查一查看我們還有多少人，叫他們都伏下來，沒有障碍物時不要爬起身。」

那個手下去了，差不多十五分鐘之後，又爬了回來，向施以隆報告：「還有五個。」

「五個！」施以隆吼叫起來。他知道自己這方面的傷亡是相當慘重的，不過可也沒有料到竟然是如此慘重的。

「連同我們兩個在內。」那手下說。

施以隆一時怒火上湧，幾乎忍不住要抓一把槍直衝向那間屋子了，但結果他還是忍了下去，而祇是喃喃地咒罵着而已。

「我們不能這樣下去，」那個手下說：「雖然他們人也不見得比我們多，但是他們守在這屋子裏，我們是衝不進去的。也許還是先避一避，以後再想辦法吧。」

施以隆搖着頭：「不，我們不能走！」一走就完了。他是沒有辦法補充生力軍的，但關立品卻不同。他在一棵大樹後面站起來：「我去拿我們的車子。你們在這裏小心一點！」

他回到兩部車子所在的地方，打開其中一部車子的車尾行李箱。行李箱內放着一罐後備的汽油。他把這罐汽油取出來，拿到另一部車，那另一部車子的行李箱內亦有同樣一罐汽油。施以隆把兩罐汽油放在一起，而且把汽油罐的蓋子旋開了，再把車子開動。

車子一動，汽油罐就在行李箱內滾動起來，無法放得穩，而罐內的汽油也傾瀉出來了。

兩分鐘之後，這部汽車已經出現在關立品及他的二名保鑣的視綫中了。車子沿着斜坡直衝下來。

「沒有人駕駛的！」其中一個保鑣通過望遠鏡中觀察之後報告道。

「他又是故技重施了，」關立品叫道：「一定是炸藥，快開槍射！」

那二名保鑣連忙向車子密集放槍，勁力犀利而強勁的子彈鑽進車身，然而對車子的進度並沒有什麼影响，未能使車子停下來。子彈的撞擊，倒引發了車中傾瀉了的汽油，而使車子燃燒起來了。

燃燒中的車子仍然是向屋子疾衝。

「他們是用火攻，」關立品叫道：「我們得快逃。」

車子愈駛愈快，好像一隻大火球似的向屋子直撞，在屋子的外圍，剩下來寥寥無幾的幾個關立品的手下慌忙向這車子放槍，然而槍彈亦是無法使車子停下來的，而且這樣做反而暴露了自己的所在，給了施以隆的人們以可乘之機。槍彈不知是從何而來的，他們一個一個倒下。

接着車子就撞到屋子上，「轟隆」一聲炸成了一隻巨大的火球，由於這是一座木屋，一着火就不可收拾，尤其是有着四濺的汽油之助，火勢很快就蔓延開來了。

施以隆的手下這時早已分佈在有利的地位，監視着屋子的門口及每一隻窗子，不停地放槍。

當屋子一起火，屋中人就非要逃出來不可，假如不是從門口逃出就是要從窗口逃出，而施以隆就是不想讓他們逃出來。這是一個很惡毒的計劃，給火燒死，或者給槍彈射死。

屋中人似乎選擇了前者，並沒有人逃出來，而屋子已經全部陷於烈焰之中，沒有逃出來的人，是再不會有能力逃出來了，而事實上，沒有逃出來的人，在這樣的烈火中亦不可能活下去。

施以隆身邊一個手下放完了他的最後一顆子彈，滿意地說：「好了，現在他們是死定了！」

然而施以隆卻還是不感滿意。

他還是緊抓着他那副望遠鏡，凝神向前頭張望着，一面喃喃着說：「這是不可能的，沒有人可以忍耐着躲在屋子裏面不衝出來。」

「也許他們沒有時間衝出來。」那個手下說：「說不定他們一下子就已經給火烟燻暈了。」

施以隆忽然伸手一指：「那邊，他們出來了。」

「甚麼？」那個手下錯愕地看着施以隆，表示莫明其妙的。

「一條地道。」施以隆叫道：「他們在地底還有一條隧道，這就是為甚麼他們不衝出來，他們可以從隧道逃走的，給我槍。」

「但我的槍已經沒有子彈了。」那手

下說。

「我們追。」施以隆吼叫着，「我們追，不能放過他們的，你們步行，我開車。」他把那望遠鏡向那手下一遞，「你自己看好了。」

那手下把望遠鏡舉起來，向施以隆所指的方向望過去，果然，看見在昏暗之中的草地上有三個人正在逃走，而這三個人之中的一個就是關立品，關立品明明是在屋子裏的，這時却忽然在遠處出現，可想而知，他的確是另有逃路的，很顯然是一條隧道了，雖然沒有看見隧道的出口。

施以隆巳經向車子那邊跑了，這個手下祇好遵照施以隆的命令，向關立品追過去

關立品他們三個人盡力逃走，由於他們的確是從地道裏出來的，當然不能開着車子逃走，因此就祇能盡腿子的能力，可以逃得多快就逃多快。

他那二個保鑣不時回頭望。

很快，他們就看見一部汽車出現在視綫之中，正向他們飛馳而來。

「媽的。」關立品氣急敗壞地吼叫道：「還是逃不過，還是給他們發現了。開槍！」

「我祇有一顆子彈。」其中一個保鑣說，另一個則說：「我祇有兩顆！」

「射吧。」關立品喝道。

「等他們下車才用吧。」一個保鑣提議說。

「怎知他有沒有槍？」關立品吼叫道：「等他接近時，也許他先開槍了。」

這個講法並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於是二個保鑣在地上一伏，瞄準。

車子繼續衝過來，但是看不到車中人，不過這一次倒是用不着懷疑的，車中的人必然是施以隆，他祇是在駕駛座位上伏低了而巳，不然的話，車子就不會拐一個彎而駛向他們了！

車子在草地上前進着，固然是一面前進一面跳動，而且那相當長的草亦把車輪遮沒了一部份，他們就是很難向車輪瞄準，勉強放槍，子彈果然沒有射中車輪，只是其中一顆子彈把車子的擋風玻璃射破了，而這當然亦是不能制止那部車子的。

車子繼續衝過來，很快就近了，兩個保鑣連忙滾開，關立品則早巳轉身逃走了，車子繼續追在他的後面，而那二個保鏢也跳起來追。

車子很快追近，跑在後面的那二個保鏢叫道：「小心。」

關立品到底是寶刀未老，這樣叱喝一聲，巳足够提醒他了，他連忙向旁邊一跳，仆在那草地上，車子就在他的身邊掠過，車輪差一點沒有輾着他。

車子掉頭，又向他衝過來了，這時二個保鏢巳經與關立品會合，不過車子繼續衝過來，他們亦沒有甚麼辦法，祇能分散逃開，而在逃開之前，其中一個保鑣低聲提醒關立品：「用不着担心，他身上沒有槍。」

看得出是大家都用完了彈藥了，不然的話，施以隆應該會在車中開槍的，而同樣地，那二個保鏢並沒有向施以隆的車子開槍，亦證明他們的子彈是巳經用完了。

車子怒吼着衝到，三個人向三個方向逃跑，其中一個保鏢把手中的空槍向車子擲去，可惜沒有擲進車內，祇是擊中車窗的頂框，彈走了，施以隆就是專揀關立品撞過去，關立品在最後一秒鐘又向地上一仆，又閃過了。

但是他巳經快要精疲力盡，還可以閃得多少次呢？

施以隆不敢停車，因爲那二個保鑣追過來了，既然施以隆不撞他們，那他們就要想辦法登上車子向施以隆進攻。

施以隆祇好把車子開遠一點，再兜轉來，又把三個人衝得散開，然後又揀關立品追去。

這時，施以隆的手下們也巳趕到了，他們纏住了關立品的二個保鑣，三個對兩個，沒有了子彈的槍給用作棍子，亂揮着混戰起來。

他們誰勝誰負還是後來的事情，但目前關立品是沒有人保護了。

施以隆停車，要下車追趕關立品，臉上露着一個得意的獰笑。對他來說，這眞是一件賞心樂事，追上關立品。關立品和他的距離太遠了，那是指在徒手搏鬥方面而言。而他一直都是生活在暴力之中，並不如關立品那樣，寶刀巳老，髀肉復生。

但就在施以隆一隻脚伸到地下時，他却聽到了一種不大對勁的聲音，這聲音是來自頭上的天空。他抬頭一望，就看見了那架直升機，好像一隻怪鳥一樣，自遠而來。

這是甚麼？警察？假如是警察，那是應該來了，但如果不是警察，那又是甚麼人？

施以隆就是沒有想到這會是金菊、胡雯和丁朗，因爲他完全不知道在他這一場戰爭之中是有着這一股第三勢力潛伏的。

總之他知道情形是不妙了，他非放棄關立品不可了。他馬上又回到車上，把車子開動了，向前直衝，那架直升機在空中立即轉向，朝他的車子追過來——透過伸出車窗外的照後鏡，他可以看到這一點。

直升機的不論是那一路人馬，總之必然是對付他而來的。

施以隆拚命加速，雖然明知道自己的速度是無法勝過直升機的，而且暫時亦想不出他可以逃到甚麼地方去，但他總不能停下來的。

那草地相當平坦，車子開得很順利，就可惜却巳沒有了樹林的地帶，他不能把車子駛進樹林中去藏匿，那架直升機很快就跟上了他，緊黏在他的頭上，飛得很低，不但引擎的聲音使他震耳欲聾，而且引擎轉出來的强風亦吹襲進車中來了。

施以隆的車子繼續向前狂衝，直至看到遠遠的前頭出現了海面的水平綫，他的心中才慌張了起來，他記起了地形，知道正正前面就是危崖，危崖之下差不多兩百呎高才是海邊，退回去又不行，而前面又沒有去路了。

他咬着牙齒踏盡油門，讓車子繼續向前衝去，直至接近了崖邊，就推開車門，一撲出去，在草地上綣成爲一個球，滾着滾着，直至衝力巳沒有，停了下來。

他聽見車子在遠遠的崖下「轟隆」一聲爆炸！

直升機在遠遠的崖邊上空停着，也許

直升機上的人沒有看見他跳出來，以爲他就是這樣連人帶車衝到了崖下，與車子同歸於盡了，他希望是這樣，因爲假如是這樣的話，那他還會有一點點逃生的機會。

無論如何，他必須按照他的心目中的計劃試一試。

他在昏暗的草地上開始爬動，爬向崖邊，一面看見直升機在遠處再降低，有兩個人跳了下來，他們大概不能肯定他是與車子一起跌了下去，於是就派人下來搜索一下了。但是爲甚麼派兩個女的下來？他的確看到跳下飛機那兩個人，確是女人的身形。

他巳經爬到了崖邊，可以看見那部車子的火焰巳開始熄滅，車子是墮在水中爆炸的，火在水中不能燒得太久。

他扳着崖邊的岩石開始向下爬，那危崖是怪石嶙峋的，雖然近乎垂直，倒也並不是絕對的九十度角。他是可以慢慢地爬到底的，之後他就可以游泳，游出海中心，那他就可以在任何地方登陸，這之後他就可以找到許多可以躲藏的地方了。

最重要的是逃進河中，假如崖底不是有一片石灘的話，他大可以就此跳下去，但他不能冒這險，他未必可以飛越那片石灘。

而且亦不知道水够不够深。

他祇好浪費一點時間，慢慢地，一步一步爬下去了。

他向下爬了大約二十呎，也不到那崖高的五份之一時，忽然聽到一聲柔和的爆炸，抬起頭，剛好及時看到一隻橙色的火球正向天上射上去。

施以隆吐出了一連串惡毒的低聲咒駡。在這隻火球還沒有轉變顏色之前，他巳經知道那是甚麼了，一隻照明彈。媽的，照明彈一亮，那他豈不是連黑夜的掩護都沒有了？來者究竟是甚麼人，會聰明到這個程度？

但是他却沒有甚麼辦法，他也無法制止這隻照明彈的。他就祇能够加速向下面爬了。

那隻橙色的火球升上了高空，跟着又是第二隻也升了上去，很快由橙色轉成了藍白，而大放光明。就像太陽出來了似的，祇不過這些光却不能與太陽光比，這些光是銀白的，把人的膚色照得難看，也把一切都照得很難看。

施以隆咬着牙繼續向下爬，雖然他自己也知道希望是不大了。那架直升機亦可以低飛，搜索他的行踪的。不過他聽不到直升機的引擎聲，直升機顯然巳經降到地面上，停定，而不再飛起來了。

施以隆的脚踏着一塊鬆了的石頭，那塊石頭忽然從崖壁上鬆脫了，施以隆連忙扳緊手邊的石頭，這樣才不致於直跌下去，却也冒了一額的冷汗！

那塊給他踏脫了的石頭向下面滾跌，發出着刺耳的聲音，起碼在施以隆聽起來是刺耳的聲音，照明彈出現還不够，還要出現這塊討厭的石頭，這塊石頭是毫無疑問，一定會暴露他的所在了。

果然頭上有人叫了起來：「唏，他就在這下面。」

女人的聲音，眞的是女人，施以隆抬頭，看見頭上的崖邊果然站着一個女郎。

他也聽見另一把聲音在較遠的地方叫：「胡雯，小心點，不要下去。」

又是一個女人，怎麼女人會這樣多，這究竟是甚麼人？他在做夢嗎？

胡雯叫着應道：「我才不怕他，讓我下去把他捉住。」跟着向下面叫道：「施以隆，你別想逃，我下來了。」

施以隆繼續往下爬，當他找到一塊可以踏穩脚步的石頭時，他就在那上面站定了，伸手到身上摸出一件東西來，那是一把刀子，這是他最後的武器了，他本來以爲他可以用這刀子對付關立品，現在知道不行了，但這刀子還是可以用以對付任何來追他的人，任何人來追他，他都是不歡迎的。施以隆把刀子咬在牙齒間，繼續向下爬。胡雯在頭上亦開始動身爬下來了！

施以隆也急急地向下爬。那二隻照明彈在空中放着討厭的慘白光芒，正在很慢很慢地下降，當照明彈降到水面時，自然要熄滅了，但施以隆並不期望這一點，他相信來者不論是甚麼人，很可能不止有兩隻照明彈。

胡雯在上面爬下來，爬得比施以隆更快，好一個女人。在這樣危險的地方爬，居然也能勝過男人。

施以隆再下降了二十呎，脚踏到了一塊面積相當大而平坦的石頭上，便站定了，從咀巴上拿下了那把刀子。

胡雯還是在迅速下降着。

施以隆忽然把刀子向上面一丟。

「呀！」胡雯叫了起來。

那把刀子刺中了她的左腿，這叫聲使施以隆一陣快意。不過，快意才生，禍事就來了，胡雯左腿中了刀，不能用力，祇能把下身的力量集中在右腿上。但右腿上踏着的那塊石頭並不是很穩的，忽然增加壓力，就從崖壁上脫了出來，向下面直跌，胡雯雙腿都沒有支持，人就向下滑，她的雙手連忙拚命一抓，總算扳住了崖壁上突出的兩塊石頭。她就這樣掛在那裏。而還好這兩塊石頭是十分穩固的。

施以隆的運氣可沒有她那麼好。胡雯撐脫了的那塊石頭向下跌，就是直向他跌下來，他看着石頭向他跌下來，却無法閃避，因爲他是身在一片危崖上，在這裏不能隨便移動向左或向右的，他祇能够盡量地把身子緊貼在崖壁上，希望那塊石頭不會擊中他。機會應該是很微的，但是石頭却擊中了他。擊中了他的右肩。

雖然不是一塊很大的石頭，却是一塊堅硬的石頭，而且經過了三十呎的高度，它的衝力就變得相當之强了。

他給這樣擊了一下，全身都痲痺了，兩手緊力要扳緊那兩塊扶手的石頭，然而他的手却不聽話，人向後面跌了出去，他大聲叫着，人向下跌，打着轉，這一秒鐘看見的是亮着照明彈的天空，另一秒鐘則是看見水邊的亂石，很快地向他接近。

後來，當他再一次面對天空時，他的背面就撞到了崖底的石上了。世界變成了一陣紫黑色，紫黑色之中又有青光亂閃。之後是黑暗。

很奇怪，黑暗終於散去，他又可以看見了，不過他却完全不能動，全身都沒有感覺，就像整個身子都不再是屬於他了。

（以下轉入第五十四頁）

短篇俠義傳奇故事

揚威·文
子成·圖

小虎子

鐵血男兒漢　英雄本色昂

北京。

天橋是一個好地方，尤其是黃昏時分，三敎九流，士農工商，以及走江湖的三山五岳人馬，各路英雄好漢，全喜歡趕到這兒湊熱鬧。

南腔北調，五花八門，色色俱全

小虎子這時候神氣十足，自由自在的東蹓蹓，西蕩蕩，聽說書的講梁山好漢，看耍雜技的翻觔斗，走鋼綫。他多少有點懷疑那種能醫百病的狗皮膏藥，能够起死回生的郎中……一雙眼睛，兩隻耳朵實在不够用，小虎子這個無事忙竟然忙得透不過氣來！

「嘭！」一個不小心，小虎子碰着了人。

「小子，走路怎麼不帶眼睛！」一個粗眉粗眼大漢喝問

「對不起，對不起！」小虎子連連賠禮。

「對不起就算不成！」大漢仰首望天，一副看不起人的神色。

「那麼要怎樣才好？」小虎子問。

「先叩三個响頭，」大漢冷峻地道：「然後嗎，辦一桌豐盛酒席，讓我錢大爺喝個痛快，就馬馬虎虎饒你小子一馬！」

「哈……」小虎子一怔，呆了半晌，似乎弄清楚怎麼一回事，突地縱聲狂笑起來。

旁邊有人認識這大漢是流氓地痞，專在天橋一帶混吃騙用，小虎子一個十三四歲小孩子，大概不知天高地厚，這等狂笑，只怕惹了麻煩！

「小子莫不是發瘋了！」大漢也給小虎子弄糊塗了。

「叩頭，辦酒賠禮，哈……」小虎子似乎想起了天大的笑話，足足笑了大半盞茶時分，笑聲一停，對這大漢盯着看了半天，大聲道：「麻子，你大概專門喜歡敲搾混騙吧，嘿嘿，今天碰到了我，別想佔到半分便宜！」

「這小孩子好大的胆！」旁人暗暗替小虎子担憂，

原來這姓錢的大漢臉上有十幾顆麻子，貪財好貨，所以有人給他起了個外號，剝皮麻子。他最恨人家叫他錢麻子，如今當着許多人面前，給一個小孩子這樣叫，如何丟得起這個臉，當下不由大怒，猛喝道：「小子找死！」揮拳猛擊！

小虎子絲毫不懼，奮力相迎。

「砰！」兩拳相交，小虎子給打得退後五步，但他反而更激發了狠性，猛衝向前，揮拳直搗

「嘿嘿！」錢麻子滿臉邪笑 待得小虎子來到近前，右脚疾伸，小虎子雙腿給攔住，收不住勁，「砰！」的一聲碰在地上，額頭見血。

錢麻子得意洋洋，正想大吹大擂一番，小虎子突然伸出雙手，拚死命抱住麻子雙腿，張嘴就咬！

「哎唷！」驟出不意，錢麻子痛得哇

哇怪叫。

「好！」旁觀衆人轟然見好喝采，爲小虎子助威。

錢麻子翻倒地上，小虎子跳將起來，退後幾步叫道：「麻子，站起來，我們再來鬥過！」

錢麻子給一個小孩子打倒，心內羞憤難當，一時怒從心頭起 惡向胆邊懷；伸手入靴筒，「颼！」抽出把寒森森的七首來。

小虎子見對方拿出刀子，仍然屹立原處，毫不害怕，雙眼望住對方，一副躍躍欲試神色。

「小子，拿命來！」麻子緩緩擧起握七首的右手，一步一步走向小虎子

「錢麻子，收起把刀子！」人羣中有人叫。

這聲音威嚴有勢，錢麻子循聲望去，只見一座鐵塔般的大漢，身高肩濶，滿臉于思，虎背猿腰，兩眼神光凜凜，望住錢麻子，露出不屑神色。

「呼大爺！」剝皮麻子錢山庫頓時換上副笑容，由於變化太快，臉上肌肉有點牽强，手中七首「噹！」的聲掉在地上。

「哼！」大漢冷哼一聲，宏聲道：「你這麻子越來越活轉去了，和個孩子動手，竟然動刀子，北京城內，天子脚下，豈容你胡來；即使五湖四海的英雄好漢，看了你這混帳行爲，必然會伸手管上一管，試問，你麻子即使有九條命，在嫉惡如仇的豪俠手下，有活命機會的麼！」

「小的該死！小的該死！」錢麻子變成了磕頭虫。

「快些給我滾回去，別在這裏惹我生氣！」大漢怒喝。

「是！」麻子兩條腿倒眞俐落，雖然小虎子已經咬掉一塊肉，現在還在流血不止；但是，生命正有嚴重威脅時候，那更算不了什麼！

原來這大漢天生直性子，一身外家功夫火候頗深，泰山石敢當呼仁義，在江湖上也算是個人物；像剝皮麻子錢山庫又算老幾，惹翻了呼老大，只好怪他爸媽白養這麼個兒子了！

小虎子這時候才淸醒過來，知道面前這位泰山石敢當呼仁義是位豪俠，人家那種威勢，滿臉正氣，今天要不是他，只怕要吃大虧！

「小兄弟，你可要好好去拜一位師父，學好武功，就不怕人欺負了！」泰山石敢當呼仁義和顏悅色道。

「多謝大哥，」小虎子大聲道：「學好武功，才不怕人家欺負，那又算得了什麼英雄；像俺小虎子，雖然不會武功，對付欺負我的人，一樣和他拚過，那怕活活給人打死，俺也不怕！」

「哈……」泰山石敢當呼仁義暢快地大笑，他是眞正開心的大笑；他走過去，一手抱着小虎子，一面用蒲扇大的手猛拍小虎子的肩膊，歡聲道：「好小子，俺泰山石敢當走遍關內關外，大江南北，眞正的英雄好漢沒有幾個，今天，眞服了你，好！很好！眞正是一位英雄，以後小兄弟隨時找我，只要我能做得到，水裏火裏，一句話！」

「多謝大哥！」小虎子也有點感動。

「各位，」泰山石敢當突然轉頭向四面的人說：道「俺呼仁義今天可以講在前頭，這位小兄弟，將來一定是江湖上頂天立地的大英雄，他也是俺呼仁義的拜把兄弟，看在我的面上，各位雖不說照顧他，只要不欺負他，我兄弟已經感激不盡，當然，我這小兄弟不怕人家欺負呢！」

「多謝大哥！」小虎子情不自禁流下淚來。

「兄弟，我有事要走，你我日後再見之日，也就是你成名天下的時候！」泰山石敢當呼仁義說完就走，迅速在人羣中消失。

小虎子有點依依不捨，望着泰山石敢當消失的方向，久立不動。

經過了這番折騰，身上又受了些外傷，雖說未曾傷到筋骨內臟，但一個小孩子身受這些，意氣索然別說它，實在也睏倦非常；因此，他也施施然離開了天橋。

說起這小虎子，父母早死，今年才十三歲，孤身一人暫時住在荒僻的土地廟內，廟內只有一位老得昏天黑地的老頭子，留着小虎子吃口飯，帮着打掃等雜務，也有六名小要飯的，跟小虎子很投緣。

小虎子這時候，只想早點回去睡覺，低頭疾走，雖然有許多心事，也只好暫時不理！

突然，一個人從前面轉出來，擋住小虎子的去路，站着不動。

小虎子定睛看時，正是天橋碰到的錢麻子，整個人立刻淸醒過來，望住對方，全神戒備！

「小子，怎不找呼老大保護呀！」錢麻子冷冷道。

「放屁，俺小虎子是何等樣人，要人保護；我看你這沒有出息的流氓，打不過人，就叩頭求饒；看到好吃的，就露出副惡人像；哼，怎麼，大概想找我麻煩吧，動手呀，還等什麼！」

「好小子，」錢麻子怒喝一聲，猛衝過來，揮拳直擊，叫道：「今晚叫你知道厲害！」

「砰！」小虎子夷然不懼，揮拳相迎，發出聲响，雖然氣力不足，但也只退了幾步而已。

錢麻子眼中兇光畢露，又試過小虎子氣力不敵，因此再不客氣，拳脚交加，恨不得致對方於死地。

小虎子奮起神威相迎，片刻後，他已經身中三十幾拳，那股悍不畏死的狠勁支持住，拚命相撲，錢麻子有幾次竟給重打了幾拳，怒發如狂，又從靴子裏取出把刀，想殺小虎子。

這時候，小虎子仍然屹立如山，根本不把對方寒光閃閃的刀把子放在眼內；錢麻子心內也有點寒意，暗道：「這小子日後學了武功，那還得了！」

颼颼颼，連環三刀，雖然錢麻子不會用刀，但比空手威風得多，小虎子猛地衝出去，兩手死命抓住錢麻子握刀的手，張口就咬，錢麻子吃不住痛，「噹！」刀子又掉在地上。

小虎子什麼都不理，撲過去搶小刀子，猝不提防下，竟給他搶到了，錢麻子心內駭然，誰知道小虎子陡地大喝一聲：「去你媽的！」用力拋出，將小刀子投入茫

茫黑暗夜空裏去。

這時候，錢痲子心內也暗自欽佩，對方明明搶到刀子，還要抛出去，似乎不願意用刀子對徒手的人，只是個小孩子就有這想法，以後怎樣，眞會令人害怕，想到這裏，錢痲子也有點氣餒，口內仍然喝道：「小子，今晚放你一馬，日後再來收拾你！」

「好，」小虎子叫道：「相見之日，我們再試試！」

錢痲子像逃，並不是小虎子有力威脅他的生命，只是那股狠勁，叫人有點心寒吧！

待錢痲子一走，小虎子咕咚一聲，倒在地上，他剛才雖然站得住，那是他的拚勁，和悍不畏死的狠勁支持着，此時錢痲子一走，整個人像洩了氣的皮球，再也支持不住跌倒地上。

這時候，小虎子渾身疼痛，昏昏沉沉的，眼皮像有千斤重，就地睡一覺才好！

「不行！我不能倒在地上，我一定要回去！」他咬緊牙齦，搖搖擺擺站起，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算勉强站住！

那一段路，雖然說不算遠，最少也有半里吧！

到了廟裏的時候，連他自己也有點懷疑，自己究竟是怎樣挨回來的！

這一身傷，足足兩個月才好，那班小朋友，天天帶些療傷藥，他們根本不懂跌打，小虎子算是命大福大，沒有給這班小糊塗醫死，眞可說是奇蹟！

「大哥，今天你病全好了，我們買些酒菜，就在這地方開心一下，算是兄弟們的高興，給你道喜！」一羣小叫化嘻嘻哈哈勇進門，七手八脚忙碌起來。

「自己兄弟，何必客氣，這次沒有死，也算是不幸中之大幸！」說到這裏，小虎子「嗯！」了一聲，眼珠兒定住，似乎有了什麼心事！

大夥兒全是小孩子習性，根本不理會那些，嘻嘻哈哈，煮飯燒菜，忙得不亦樂乎！

「各位兄弟，」大家興高采烈喝了幾杯酒，小虎子突然停杯望住這班親逾骨肉的兄弟，平靜道：「沒有武功，實在太吃虧，世界上講理的人太少，萬一我們碰到殺人放火的强盜，也沒有法子，所以，我想練武功！」

「好啦，我們跟住大哥，看誰敢欺負我們！」一班小朋友歡呼鼓舞！

「學武功，」小虎子深沉道：「不容易找到好師父，普通的師父，不講我們自己吃用，那筆學費也不易繳交！」

「我們大夥兒可以想個法子！」衆人道。

小虎子搖了搖頭，道：「大家兄弟，當然不會分彼此；只是，我不願意跟這班平常武師學，即是學得十足，也不過是那個樣子，又有什麼意思！」

「大哥的意思是……」這班小兄弟顯然莫明奇妙。

「我想自己練！」小虎子說得截金斷鐵。

「自己練！」這班小朋友實在懷疑，自己可以練好武功，好像從來未聽說過！

「明天開始，我就個人跑到深山裏去練，一段時候我再回來！」小虎子道。

「我們也跟大哥去！」

「好吧，」小虎夜想想卬不反對，「只是練武功最吃苦，看各人的造化！」

「好！」這班小頑皮轟然叫好。

他們都是孤兒，平時在北京城裏混，雖然吃吃苦飯沒有問題，積蓄到沒有什麼；只是，日常用品總要些，在幾位窮小子來說，講到錢的問題，的確是頭痛，但他們一切熱心，很快就辦妥。

十五天後，一行七人，開始了新的行程。

幾人向北走了兩天，先到沙河鎭，轉向西走，到了妙峯山。

眞是座好山，靈秀而清逸，尤其是山水峯巒，一處勝過一處，兼且菓樹林立，幾乎伸手可摘，幾個小伙子只喜得亂叫亂跳，繞圈子，翻觔斗，沒有停過一刻。

又走了兩天，漸漸人跡稀少，他們就在一處山水比較好的地方停了下來。

建上一間普通茅棚，連接間石洞，周圍環境稍爲清理一下，就開始練習武功。

首先，練習掌力，拳頭，他們憑着平日聽到的，再加上自己想像，有時打沙包，有時打樹幹，忙了大半天，手指骨紅腫疼痛，摘了幾個菓子吃，又來練輕功，首先，腿上綁着小量沙包，不斷跑跳，……

大約一個月過去，大家已漸漸習慣，尤其是小虎子，忍耐力及各方面，都有了長足的進展。

兩個月之後，小虎子突然又想出新法子，看到山上溪水湍急，不容易站得穩，他開始在較緩水勢地方開始站立，脚下水力頗大，不容易站得住，但他自然而然運勁往下沉，漸漸習慣下來，於是又將站立的位置往上移動！

半年過去，七個人身體越來越結實。

六個月時光很快過去，七個小朋友各方面都有進展，間中雖有錯漏，但他們血氣旺盛，身體抗力增長，許多困難全克服好，小虎子不愧是他們的老大，一切成就以他爲最高！

這天，小虎子與大伙兒在一起，突然道：「各位兄弟，從明天開始，我們就對手試招，雖然是徒手對敵，仍然會有損傷，所以先要準備些療傷藥物，周小福和李全到山下辦理，順便買點鹽。」

「是！」二人同聲答應。

他們雖然沒有什麼拳路，但非常認眞，漸漸體驗出虛實運用。上下呼應道理。

兩個月下來，實際對敵過招也有了初步經驗；一天，小虎子又和衆兄弟坐下討論。

「目前，快是很重要的，我們仍然差得太遠；同時，勁力與氣也差，我們想法改進！」小虎子道。

「大哥，」李全道，「快的問題，我到有個呆法子！」

六人同時叫起來：「快說！」

李全笑了笑，接着道：「我們在急水流中練習拳掌，還不斷在急水流中跳躍，跑動，拳掌出擊，交手，你們說這法子行不行？」

「太好了！」衆人齊聲歡呼。

在水勢急的地方，一切行動都受限制，站得穩已經不容易，別說行動；至於閃

避及跳躍等，更是難上加難，他們一行七人，漸漸克服困難，在水中行動自如，無形中已練好了千斤墜功夫。

由於在急流中練功，日子久了，內功與水性，全有成就，小虎子此時竟然可以在瀑布般激流下，屹立不動，甚至半個時辰閉住呼吸，兩年以後，他已可以在水中展開拳脚，絲毫不受限制。

第三年，七人又開始了新的進程，在江湖上行走，偸襲是很平常的事，他們隨時練習，你偸襲我，我暗算你，開始時只不過是運用拳脚，漸漸使用暗器，荒山中，沒有別的暗器，只不過是些石子，枯枝，可是別小看了它，運足勁力，也可洞穿金石。

至於小虎子，全力跳躍，已可高達五丈五尺，中間轉折翻騰，任意自如，拳脚隨時可以出擊，一株水桶粗的樹幹，隨意可以打斷，其勁力之强勁可以想像得到！

這時候，七人的身體全像鐵般的堅强，一日十二個時辰中，睡覺時候很少，大家根本沒有什麼疲倦，各式各樣的練習，苦練，全力進行。

第三年下半年至第四年底，整整一年半時候，完全練習兵刄，山上沒有刀劍等物，大家只練習木棍。

足足四年工夫，七人自信武功已有了成就，於是決定下山闖一闖！

回到北京，暫時住在小小土地廟內，老頭子行動更不方便，見這班小朋友回來，自然高興，難得這份熱鬧，他也過得愉快些！

小虎子又想起了天橋，四年離別，這次回家，可說與天橋有直接關係，雖然剝皮痲子並不值得計較，但那傢伙是個壞胚子，必然會不斷做壞事；學了四年武功，而且是沒有師父的武功，更應該爲人做一番事，也不負四年來的辛苦與血汗！

想到這裏，小虎子一個人，靜悄悄來到天橋。

仍是老樣子，熱鬧，多姿多采，令得天橋裏的氣氛更融洽，更有人情味了！

小虎子隨便蹓躂蹓躂，停在玩把戲攤前，空帽子下突然變出隻鴿子，再一變，鴿子又不見了，轟然叫好聲中，小虎子也覺得有趣！

這時候，玩把戲場中一位小姑娘，托着個盤子，口內道：「請各位大爺隨便打賞幾個兒！」

於是，有人賞銅錢，也有人賞碎銀，小虎子一時興起又賞了一錢銀子。

「多謝大爺。」小姑娘連聲稱謝。

「哼！」突然一聲冷哼，似乎譏笑小虎子，衆人循聲望去，是一位美得有點娘娘腔的少年，渾身衣着，全是極其貴昂的材料！

「噹！」少年伸手丟了顆金錠，總有五兩上下。

「呀！」衆人齊聲驚叫，看把戲的竟然賞幾両金子，這種出手確是少見。大夥兒全以驚奇眼光望去，少年下巴一揚，神態驕傲，轉身而去。

小姑娘愕了好半天，場中老頭子連忙趕了上去，朝少年打拱道：「多謝相公賞賜！」

「罷了！」少年幾乎是從鼻中哼出的聲音，愛理不理，漫應一聲，轉身走去。

「慢走！」五名大漢突然攔在前面。

少年見有人攔路，眉毛微揚，眼中放出不耐煩神色，望住他們。

「你是幹什麼的！」其中一大漢問。

小虎子這時才看清楚，這問話的漢子，正是剝皮痲子錢山庫，瞧他神色，似乎見少年身藏金子，想趁機敲搾幾個花費！

少年神色冷峻，什麼話都懶說，只喝道：「滾！」

剝皮痲子陡地一怔，不由大怒，朝身旁兩大漢喝道：「給我拿下，準是個見不得人的江洋大盜！」

「大爺，」玩把戲的老頭走過來急道：「我這金子可以給你們喝碗酒，別爲難這位相公！」

剝皮痲子一脚踢去，玩把戲的老頭猝不提防，給踢得撲倒地上，小姑娘大驚失色，趕上前去叫起來：「爸爸！」

這時候，那位少年相公，氣得臉都白了。

「小子，」剝皮痲子越發神氣，一副老氣橫秋神色道：「發了橫財，大概看上這小妞兒，嘿嘿嘿，今天碰上了我錢大爺，總會查出你的底，看看偸了那家金銀珠寶，聰明點快些自己說出！」

那位斯文秀氣的少年，氣得渾身直抖，似乎已經說不話來了！

小虎子再也忍不住，也不見他怎樣撑腰作勢，一丈遠近地方，一跨步就到，喝道：「錢痲子，你這流氓永遠是賊性不改，今天又想敲搾，聰明點，快給我滾！」

「你是誰！」錢痲子這話一出口，已經看清楚小虎子，驚道：「你想怎樣，小子今天又來了，不怕死！」

「他是誰？」另兩名大漢問。

「給我抓起來，」錢痲子神氣起來，吩咐兩名大漢，「這小子準是同黨，不可放過！」

「好啦，小子今天倒楣了，碰上了我們！」大漢威風凜凜，眞像官差拿賊似的伸手就抓！

小虎子懶得多說，雙脚疾蹬，上半身紋風未動，兩隻脚像有機關似的，倏出倏入，快如閃電，而兩名大漢却像射出去的箭，直投入五丈開外的汚水池中！

「好！」衆人轟然喝采。

「你好大胆，打了……」錢痲子指住小虎子，正怒恐駭說些什麼時，小虎子肩頭微幌，手脚未見他有什麼動靜，痲子已跪倒地上，小虎子一隻脚踏在他頭上。

「小兄弟，」玩把戲老頭此時爬起身，又急得滿頭大汗跑過來對小虎子道：「他們很有勢力，北京城內，你別自找痲煩，算了吧！」

小虎子胸中豪氣陡長，大聲怒道：「這些流氓土痞，全是些偸鷄摸狗之流，惹翻了我，統統給宰了，也可算是給地方除害！」

「不行呀，」玩把戲老頭子直搖手，情急道：「他們勢力極大，你一個人要吃虧呀！」

小虎子哈哈一笑，轉頭道：「老丈，邪不勝正，他們勢力再大，也不過是一羣流氓地痞，人人怕，難道說這世界沒有公

理天良麼！」

「只是……」老頭担心很大。

這時候，小虎子脚下微一用力，剝皮麻子像殺豬一樣叫了起來。

「橫行到現在，」小虎子喝道：「你這剝皮麻子仍然是賊性不改，大概又勾結上有勢力的人，更加囂張跋扈，目空一切，四年前你用刀子對我，今日我本不值對你這小流氓用武力，只是今日這種荒唐行爲，多少要施懲戒，否則，豈無天理！」

「我以後再不敢了！」錢麻子聲音含糊乞命。

「哼！」小虎子微一用力，錢麻子右腿「克察！」一聲，已經斷了。

旁觀許多人臉上露出歡悅神色，只是不敢大聲笑，看來錢麻子在此，倒有相當勢力，小虎子久離北京，尚不知眞象，現在練就一身武功，自不怕什麼。

那位施捨金錠子的年靑相公，此時站在一旁，顯然很有興趣，仍然神色傲慢，不過來與小虎子說話。

「走開！走開！」一羣人氣勢洶洶蜂湧而來，拿着皮鞭子趕走旁立人羣。

「不好，他們的人來了！」玩把戲老頭滿臉驚色。

「有我在此，別怕！」小虎子道。

二十五六人，迅速圍上來，其中兩人正是被小虎子踢下污水池的兩名大漢。

「就是他！」一名大漢指着小虎子叫道。

「哼，」一名三十來歲壯漢，太陽穴高高鼓起，望住小虎子細細觀察，鼻中不屑地冷哼一聲，冷冷道：「小子，你仗着什麼靠山，怎敢到天橋來發威！」

「對你們這班小流氓，誰都可以伸手管一管，値得什麼大驚小怪的！」小虎子冷冷道。

「好橫，」壯漢眼中寒芒電射，叫道：「杜飛，給我廢了這小混蛋！」

一名高高瘦瘦中年漢子，滿面陰沉神色，緩步走向小虎子面前五尺，臉上殺氣愈來愈濃，也不見他撑腰作勢，肩頭微幌，身形平滑前去，疾如箭矢，伸手猛鎚。

小虎子初次對敵，但他胆色過人，妙峯山上時時刻刻都在動手，自然而然養成快捷而正確的反應，而且信心十足，毫不客氣，揮掌相迎！

「吧！」的一聲大响，杜飛身形站不穩，「托托托」，退後三步才勉强站住。

小虎子得勢不讓人，右掌微展，杜飛眞的名符其實，陡地飛了起來，跌在丈許開外。

「呀！」許多人驚得叫了起來。

「好身手，」又是先頭那壯漢道：「怪不得如此張狂，嘿嘿嘿，待我來會會高人！」

小虎子屹立如山，凝神待敵，他知道這名壯漢武功是這羣人中最好，由他眼神可見一斑，小虎子初次面對强敵，自然不敢大意！

「看掌！」壯漢凌空擊出，一股强勁掌風絲絲聲响，往小虎子胸前襲到。

「好！」小虎子陡地大喝一聲，奮力擊出一掌，頓時狂飈湧出，往前衝去。

壯漢見了，臉色微變，雙脚疾蹬，人巳冲霄而起，雙掌箕張，虛實變幻不定，巳罩住小虎子全身大穴。

「飛鷹七式！」有人驚叫。

小虎子根本不理三七二十一，凝神待敵，外表看來傻了一般，待壯漢距離頭頂約七尺左右，雙脚疾蹬，其快無比冲霄飛起，身形突然車輪般轉動，雙手吞吐伸縮如電，連環七十二式，招中套招，式中藏式，一招快過一招；在地面上可以移步換氣，身在空中，一口先天之氣，必須要有極其精純修爲，小虎子至今尚是童身，兼具在激流瀑布中修習閉氣法，所以壯漢雖然身懷絕頂武功，如今施展凌空下擊身法，正是給小虎子可趁之機，一口濁氣尚未調勻，應招封閉稍慢，胸前露出空隙，他不由大驚，「砰！」地聲响，胸口巳結結實實中了一掌！

衆人根本未看清楚是怎麼一回事！

壯漢大叫一聲，翻翻滾滾直跌下來，口吐鮮血，臉如金紙，躺在地上昏了過去，顯然受了極重的內傷！

「大夥兒一齊上，兵刃暗器，盡量向他身上招呼，宰了再說！」杜飛不知什麼時候又跑回來，見老大也吃了虧，即刻招呼同夥羣毆。

「殺！」二十幾名兇神惡煞大漢，刀劍齊舉，漸漸往小虎子身前合圍。

小虎子夷然不懼，淵停嶽峙屹立如山，雙目神光凜凜望住身前刀山劍林，有若未睹。

颼颼颼，刀劍發出雷霆萬鈞合擊！

旁人有的巳用手蒙上眼睛，不忍看小虎子被砍成肉醬慘狀。

「好！」有的大漢巳爲强敵難逃厄難，忍不住停手歡呼叫好。

小虎子眞的死於刀劍之下麼？根本不是那麼回事，他在千鈞一髮，刀劍離身僅二寸光景，「臥鯉穿波」，「翱翔九天」，人巳脫離包圍圈，脚未沾地，僅憑兩個巧妙身法，巳凌空飛至大漢們正中頭頂上空。

「咦，人呢！」二十幾人見地上並未有仇敵影子，忍不住驚叫起來。

小虎子陡地大喝一聲，「殺！」聲如霹靂，衆人大驚之際，他巳如飛將軍從天而降，身形像風車般轉了一轉，雙掌吞吐二十六次，常人還未有霎眼，二十幾名大漢全部受傷倒地，動彈不得！

「好功夫！」旁觀者到這時才敢轟然叫好，剛才還怕小虎子難逃毒手，雖然對這班霸王恨之入骨，仍然不敢招惹無謂災禍，此時見這小伙子大獲全勝，才痛痛快快高叫歡呼，一吐胸中不平悶氣！

答……蹄聲有如驟雨般，兩騎如飛衝到，馬未到，馬背上騎者巳凌空飛起，一個空心觔斗，人巳站在廣場中間，小虎子見是兩名十來歲的童子，竟有這樣好的輕功和騎功，心內暗自欽佩！

這兩名小童年紀雖小，氣派却不凡，淵停嶽峙佇立在一羣傷者中間，左顧右盼，眉頭微皺，最後目光停在小虎子臉上，沉聲道：「這些人是閣下出手傷的麼！」

「正是！」小虎子答道。

「好身手！好身手！」其中一童子自顧自喃喃自語，一面搖頭幌腦，一副老氣橫秋神態。

小虎子靜靜望住二童，看他們怎辦，

情形十分明顯，二小童是這羣流氓同黨，此來必有所爲！

「閣下好身手，」其中一小童道：「我家主人巳查明，今日天橋事端，是我們兄弟錯，不過傷了這麼多人，下手又重，只怕我家主人不高興！」

「假如是我受傷，你家主人當然高興！」小虎子接了一句。

「嗯，」一小童沉吟半晌，緩緩道：「本來，奉我家主人之命，請你前去相敍，現在傷了我們兄弟，還請你去做客，恐怕不妥當吧！」

「哦，你家主人請我做客？」小虎子顯然有點奇怪。

「正是，還辦妥一桌上好酒菜！」小童道。

「這很容易，」小虎子笑道：「我跟你去，有什麼事，你家主人自己會辦，二位又何必傷腦筋呢！」

「好吧，也只有這樣辦，跟我來吧！」二童說走就走，一聲唿哨，二匹馬如箭般疾馳而來，小童騰身而起，巳安穩坐在馬匹上，二人合騎一匹，留下另外一匹，小虎子也不客氣，縱身上鞍。

「我也去！」那位賞金子的美少年尖聲道。

小虎子聽得分明，但二小童巳摧動坐騎，往來路疾馳而去。

本來，小虎子從未騎過馬，不容易騎得好，但那匹馬深具靈性，十分馴良，而小虎子本來身子便及，休說是這樣好馬，瀑布中的激流，又是何等冲力，他都可以適應，如今自然很容易應付！

二騎愈來愈快，橫過大街，穿過小巷，經過大約半個時辰疾馳，巳轉到一處較爲偏僻地方。

小童突然喝聲：「停！」人巳停在一家大門口，小虎子定睛看時，這家外表看不出什麼，可是圍牆極高闊，向兩旁擴展開去，足足有五十餘丈遠近！

「請！」二童肅客入門。

小虎子昂然往門內走去，心內暗道：「任它是龍潭虎穴，今日也要闖一闖！」

院內地方大不要說，奇花異樹，假山水池，加以樓台亭閣，清幽宜人。

小虎子雖然在妙峯山看過美好景色，但是這人爲佈置藝術却從未見過，只知道這地方佈置極好，決不是普通人家可以辦得到。

兩名童子帶小虎子到這兒，立即吩咐道：「請在此稍候片刻！」

「好！」小虎子自顧自四虎劉覽，心內暗自忖道：「這家主人顯然不是平常百姓，怎會與剝皮麻子有關；練了四年武功，下山第一次碰到這樣事情，到要小心應付才好！」

突然，空氣有股異樣，小虎子霍然轉身，只見一位五十來歲老人，站在身後六尺遠近。

「閣下就是大鬧天橋的英雄麼！」老者淡淡道。

「不敢，」小虎子平靜回答，「只是制止幾個流氓胡鬧！」

「鋤强扶弱，是大俠客的行爲，看來閣下武功有了過人成就，我們派出去的二十幾個人手，全敗在閣下手中，想不到江湖上又出了一位少年英雄，不知是那派門下弟子，可否見示？」老者又問。

「說到練武，」小虎子感到很高興，「我沒有師父，只是自己瞎練，根本是無門無派！」

「是這樣的？」老者顯然有點懷疑。

「事實如此！」小虎子說的是眞話。

「好，」老者沉吟半晌，似乎有了決定，抬頭道：「我們也來試幾招！」

小虎子自然不會推辭，點頭答應。

老者凝立半晌，突然右肩微幌，人巳欺近小虎子的身前不足三尺，右掌閃電劈出，直擊小虎子中膻穴；驟然間，小虎子心內大驚，老者身手之快，令他眞不敢相信，倉促間，雙掌急往胸前護住！

老者不待招式用老，「手揮琵琶」，手指虛幻不定，看不清是點是打，罩住小虎子右肩六處大穴。

小虎子急往後折，背心幾乎沾在地上，右脚踢出，虎虎風生，勁力奇大，只要給它沾着，不死即傷。

老者脚尖微點，長身而起，幾乎是貼住小虎子，雙掌一陣吞吐，小虎子胸前巳着了一掌，他陡地猛喝一聲，「殺！」奮起神威，全力出擊。

砰砰砰，七掌連環相交，老者絲毫不讓，而小虎子雙臂微微感到震痛。

百招過去，小虎子漸漸感到壓力愈來愈大，只覺得四周黏力極强，有種身不由主之概！

再打下去，有輸無贏，小虎子暗驚，今日只怕出不了這人家門戶了！

「颼！」老者驟然退出七尺，佇立不住，望住小虎子一言不發。

「好功夫！」小虎子聲音很低沉，自進入這間大院，他遇到這老者，接二連三的失敗，雖然表面上看不出什麼，事實上，巳經輸了招。

深深吸了口氣，小虎子胸中豪氣漸生，武功固然是苦練而來，無論多好的武功，如用來做非法事情，像剝皮麻子這等流氓地痞，有一羣强有力的人支持，無法無天，害死多少人！

想到此處，小虎子怒意愈來愈濃，目光一硬，冷峻地望着老者道：「我們拚個明白，死活不論！」

「哦！」老者顯然感到十分意外，漫應了一聲，沉聲道：「我們無怨無仇，爲什麼一見面就生死相拚，小兄弟，你剛出江湖，火氣實在太旺盛啦？」

「其它的不知道，正邪不兩立，這道理我是相信的；像你們包庇流氓地痞的人，俺小虎子雖然只有一人，到死也要幹到底！」

「好男兒！好漢子！」老者神色激動，顯然對於小虎子大義凜然的風格，極端讚賞！

陡地，小虎子長嘯一聲，雙脚疾蹬，人巳冲天縱起，這是他在妙峯山苦練而成的絕招殺手，等閒不會使用，如今碰到這老者，尋常招式，根本不管用，這才奮起神威與敵一拚。

「老弟不可！」老者急叫。

小虎子什麼話都不會聽，人巳凌空拔高四丈，連續五個觔斗，身子如脫弦之箭，疾往老者俯衝，雙掌凝足十分勁力，發

出雷霆萬鈞一擊！

老者見到這等威勢，不由大驚，知道這時十丈方圓，全給小虎子掌力罩住，妄想逃避，傷害更重，於是立即運起神功，身形如螺旋般在原地飛快轉動。

劈劈拍拍，密如爆豆般的聲響，霎眼間，二人已接了七十二掌，招招接實，老者雙脚已深陷地下三尺，小虎子一個倒翻觔斗，人已站在三丈開外地上。

老者微一提氣，全身冉冉升起，像雲朶，像霧水，輕巧落在石板上，臉上神色極其凝重。

小虎子見仍然未傷到老者，心內暗中也震駭不已，當下暗中提足十二成勁力，準備與敵拚個同歸於盡。

「慢來！」這聲音優美清脆，從右方一座小樓上發出，小虎子有點愕然，循聲望去，只見一位美絕人寰的少女，看樣子只不過十八九歲光景，全身雪白，像白雲，踏彩虹，蓮步輕移，降臨塵世。

小虎子心頭如受重擊，他自然看得出這女孩子一身功力，經已超凡入聖，尤其是輕功，像這樣可以在空中隨意停頓般的狀態，幾乎已達凌虛蹈空境界，這樣女孩子，怎會在這地方出現呢！

「小兄弟，你這身功夫只怕眞是自己練的吧？」少女親切地問。

「我剛才已經說過，總不會說謊騙人吧！」小虎子心內總認爲對方是壞人，所以語氣上仍然充滿着火藥味。

「難得，眞是天縱其材，當今武林中像這樣高手，只怕不會超過十位，好！很好！」少女自顧自在說，一面從頭到脚，非常仔細把小虎子瞧了個飽！

「嗯！」少女微微點頭，鼻內哼了一聲，似乎有了決定，然後和和氣氣道：「小兄弟，我叫向秋雲，這位魯青塵老師，外號叫南荒雷神，平生專殺天下土豪惡霸，是位了不得的豪俠之士！」

小虎子根本不相信，但是，這少女有種令人信服的神奇力量，小虎子一句頂撞的話竟然不好意思出口，冷冷望住她，一言不發。

少女向秋雲輕倩淺笑，風情萬種，偏又那麼純眞，高雅，不帶絲毫人間烟火味，小虎子心內敬意油然而生：而且有點莫明其妙！

「小兄弟，」向秋雲親切道：「你的武功大概很自負，我們不妨試試，但是，你可千萬別動火，有話好說，只要說不通時，再拚命不遲。」

「好，」小虎子聽說比武，立刻精神陡長，大聲應好。

「你先出手，千萬別留情。」向秋雲說得很自負。

小虎子不禁有點猶豫，對付壞人，出手不會容情，可是這少女，感覺上總有種非常氣質，令得小虎子狠不下心，明知對方武功好，不易傷着，只是心理上有限制，所以呆立很久，仍然僵持着！

向秋雲似乎明瞭小虎子心裏想什麼，微微一笑，隨隨便便跨前一步，右手微幌，美如白玉的素手，輕拂小虎子肩頭。

小虎子心頭微凜，不敢怠慢了，鐵掌橫截，左掌守護胸前，脚步移動，窺機進擊。

向雲秋肩頭微幌，也不見她有什麼招式變化，小虎子守護胸前左手寸關大穴，竟給扣個正着，頓時全身無力，動彈不得了。

向秋雲隨即放手，人已退出二丈，俏生生站着，含笑道：「我們再來過，不可輕敵！」

小虎子深深吸口氣，壓下心頭波動情緒，對方身手實在太高，簡直神乎其技，剛才雖只一招，已可窺見一斑，今日只怕不易走出這所大院！

雖然自知技不如人，但小虎子毫無怯意，暗自調勻一口先天眞氣，猛地清嘯一聲凌空冲起，口內同時喝道：「看掌！」

「好！」南荒雷神魯清塵見小虎子這種神威，情不自禁叫起來。

向秋雲仍然微微淺笑，毫不在意，待小虎子施展招式發揮極大威力之際，嬌軀有如冲天炮往天上直射，間不容髮之際，連點小虎子督脈三十六大穴，她本人有如鳳翔九天，飄立在四丈開外。

小虎子一個空心觔斗，凝立地上，心內震駭程度，已到了無以復加階段；他決不相信人的武功，可以練到這等境界，但事實俱在，而且是親身體驗，不容不信，好在對方並無惡意，指上未貫注眞力．所以絲毫未受損傷，回過神來，小虎子拱手道：「多謝姑娘手下留情！」

「我們根本無仇無怨！」向秋雲含笑道。

一說到無仇無怨，小虎子立刻臉上大變，想到剝皮麻子這等人，專門做些欺凌壓搾，面前所見的高手，正是剝皮麻子的靠山，這等人還有什麼好人，和他們根本無甚道義可談，想到此處，小虎子深深吸口氣，正想說什麼時，向秋雲又開口了。

「小兄弟可曾想到，以我們的聲勢，怎會和些流氓地痞有關係！」

小虎子暗道：「我正想弄清楚！」

「好，」向秋雲微微一笑道：「小兄弟四年前遭受侮辱，我們已得到消息，還有你拜兄泰山石敢當呼仁義，也是我們一條綫上的，從很多地方，我們知道小兄弟是一位忠義之士，所以今日我把其中原委詳細說明，並且歡迎小兄弟也加入我們一夥！」

這時候南荒雷神魯青塵低聲道：「我們到密室去談談，這裏不大好！」

向秋雲螓首微點，轉身走去，南荒雷神魯青塵向小虎子說道：「兄弟，跟我來吧！」

小虎子見二人欲言又止，似乎怕人聽到，看來定是什麼重大秘密，小虎子滿腹疑雲，無論如何，今日也要弄個明白，不管裏面有什麼危險，也要去闖一闖！

當下小虎子不管三七二十一，昂然跟住二人，直往右邊小樓走去，那座小樓一邊靠山，向秋雲在左邊一張桌子中間，伸手按了按，又在張畫上一輪紅日中心點兩下，軋軋聲響，牆壁立刻出現個石門。

「小兄弟，進去再說！」南荒雷神魯青塵招呼一聲，跟着向秋雲往門內走去。

小虎子跟住二人，在石壁中足足走了一盞熱茶時分，才到間石屋，又轉了五座吊橋，已深入山腹中，向秋雲隨在山洞中坐定，並招呼小虎子坐下。

這山洞深達數百丈，不知他們用來做什麼，小虎子一言不發，看他們說什麼！

「小兄弟，」向秋雲神色莊嚴，用極其嚴肅語氣對小虎子道：「我帶你到此，因爲這次說的話不容洩漏，雖然尚不知小兄弟這四年來際遇如何，但有一點可以確定，小兄弟是一位血性漢子，有良知，辨忠奸，因此我們二人，冒了極大危險，也要同你作一次深談！」

小虎子仍然沉默，看他們有何話說。

「這所大院，」向秋雲以沉重語氣道：「是清廷暗中探查當今武林中及民間動態機關，如有反情，即可調遣高手，甚至各地大軍及地方勢力；像剝皮麻子這些流氓地痞，只是些爪牙耳目，表面看無關大雅，但深入民間，接觸面寬廣而且不令人重視，因此極易探明眞象！」

小虎子砰然心動，剝皮麻子橫行天橋，想不到所牽涉關係如此重大。

「我們漢族忠良，」向秋雲恨聲道：「自不甘受滿奴壓搾，因此千方百計，深入此組織，將計就計，實行反清復明大計，暗中聯接各方志士，共襄義舉，以謀恢復漢業！」

南荒雷神魯青塵接道：「這次我們見小兄弟義薄雲天，兼且智勇雙全，如今尚是未經磨琢的渾金璞玉，已是不凡，尚若稍加調教，定然可以造就非凡藝業，也可爲我大漢民族成就不世奇功！」

「我能做什麼，」小虎子遲疑道：「今日遇見二位，四年來日夕苦練武功，在你們手中簡直不堪一擊，還有何本領可以担當大任！」

「這點，」向秋雲道：「我有主張，文才武略，全是大英雄不可缺少的本錢，你可再下一兩年苦功，和請志同道合高手來教導！」

「好，大丈夫生於世上，自當做一番有意義的事，我小虎子聽你們的！」

「嗯，我們沒有看錯；你跟魯先生去，日後我們緊密連繫！」向秋雲和悅道。

×　×　×

小虎子七名兄弟，全終給鎖到無底血牢，由於天橋大鬧，令到北京震動，而且與官家有關係的人，如何可以容人打傷，小虎子判處死刑，當然是名正言順之事。

事實上，無底血牢內外隔絕，內中死囚生不如死，而且關進去之後，根本不會出來，所以小虎子一進去，外人不知，認爲他們死定了！

這只是做給一般清廷之人看而已！

七名兄弟，如今半日讀書，半日習武，他們雖然未經明師教導，但四年來苦練，却也打下極深厚底子，如今一經當世高人指點，進步神速，半年下來，簡直像脫胎換骨，至於文才，大家專心一致下功夫，也有顯著成效！

這位師父不是別人，正是宇內第一奇人，無憂野樵夏天池也是向秋雲的師父。

十天，七兄弟在無底血牢埋首苦練，向秋雲也在一旁觀看，露出頗爲讚許的神色。

突然，一名守牢劍手匆匆走進，低聲對向秋雲報告，向秋雲神色微變，低音道：「你先出去說，我就來！」

「什麼事？」無憂野樵夏天池問。

「小兄弟，你跟頣新格格認識麼！」向秋雲問小虎子。

「頣新格格！」小虎子莫明其妙。

「她在大門口，指明要見你！」向秋雲道。

「我不認識什麼頣新格格呀！」小虎子自言自語，他實在想不到，什麼地方見過什麼格格。

「上刑具，進牢房，掩飾一切可疑形跡！」向秋雲下令掩飾，雙眉緊皺，心事重重，往門口走去。

「狗奴才，你們竟敢攔住去路，待會看我不要你們狗命才好！」一個嬌滴滴的聲音怒喝。

「等會兒姑娘就來，請格格稍待！」

「滾，待我到要看了，向秋雲有多大胆子，竟敢蔑視宗人府法令！」又是那嬌滴滴的聲音。

向秋雲不敢怠慢，快步走出門口，不由一怔，眼前只有位少年，身後兩名宗人府的侍衛肅手站立。

「姑娘來了，」衆劍俠似乎鬆了口氣，原來這位少年不是別人，正是當日在天橋賞黃金五兩給那要把戲的人，向秋雲妙目觀去，只見少年握着宗人府的令箭，心頭暗凜，這宗人府令箭，非同小可，上至宗室大臣，封疆大吏，以及出征將帥，見令如見皇上，聽令行事，毫無轉圜地方。

「你就是向秋雲？」少年冷峻地問。

「正是，不知有何令諭！」向秋雲恭敬道。

「七八天前，你們從天橋捉來的人，如今可在牢內？」少年峻聲問。

「犯事人全在血牢內！」向秋雲冷靜答覆。

「好，把他們交我帶走，這是宗人府令箭，還有什麼話說！」少年仰首望天，一副傲氣凌人神色。

「人在牢內，請驗明正身！」向秋雲恭順的答覆。

小虎子等七人，見是天橋賞黃金的少年，一時還未弄清楚什麼事，那少年立刻緊張地問道：「他們在牢裏，可曾施用毒刑？」

「毒刑倒未用，只是幾天後，就要斬首示衆！」小虎子答道。

「哼，他們休想！」少年神氣地說，突然，又冷峻下令道：「還不替我鬆去刑具！」

「遵命！」宗人府兩名侍衛應命上前，即時開脫鎖枷脚套，然後低聲對小虎子低聲道：「還不趕快上前叩謝格格活命大恩！」

「格格？」小虎子說時，立即知道面前少年，原來是頣新格格女扮男裝，怪不得出手五兩金子，神態又那樣傲氣凌人，想不到她竟然趕來營救，這回反而壞了大事，修習文材武功，世上那有無底血牢隱蔽安全，這一走出血牢，又不知變成如何情景！

「怎麼，捨不得離開大牢！」頣新格格望住小虎子，似笑非笑輕聲問。

「哦！」小虎子定過神來，如夢初醒，立刻拱手謝道：「這番死裏逃生，全是格格恩賜，只是一時間，感到如墜入夢中，有點不相信罷了！」

「噗哧！」頤新格格忍不住笑了，她雖然是女扮男裝，這一笑，亦如春風解凍，令人感到一般暖意。

「格格，我們走吧！」宗人府待衞一旁低聲道。

「嗯，」頤新格格漫應了一聲，隨即吩咐道：「你們兩人，先帶他們找個地方住，換身衣着，辦妥之後再來見我！」

「遵命！」兩待衞恭敬回答。

「多謝格格！」七兄弟齊聲致謝。

揚新格格微微點頭，立即轉身齊長而去。

留下一羣人，一大堆問題，以及向秋雲滿腹心事，她知這頤新格格是和親王收來的乾女兒，聽說還是漢人，今天這等做法，不知她葫蘆內賣的什麼藥；這一來，打破了小虎子文武修習時間，另方面，這位頤新格格，極得和親王寵愛，像宗人府令箭，可以做多少大事！

房子，而且是美侖美奐的高樓大廈，花園，僕人，以及富豪人所不及的享受。

小虎子等七兄弟安排在這兒，如果是平常人，或者小虎子在未見向秋雲之先，有這樣際遇，一定喜不自勝，感激不盡，但現在，他們修習上乘武功，讀書明理，全有高明人指導，經頤親格格一攪，全部變了樣，一班小兄弟，全像熱鍋上螞蟻一樣坐立不安！

第三天早上，頤新格格翩然光臨，七兄弟假裝歡顏上前迎接。

「你們過得慣嗎？」頤新格格和悅地問。

「多謝格格，我們眞不知什麼說好！」小虎子恭敬道。

「嗯，自明天起，我請人教導你們武功文學，日後也可以憑一技之長，飛黃騰達，不枉我救你們一場！」頤新格格道。

「她怎會這樣想，莫不是又有什麼圖謀！」小虎子等人暗自奇怪。

這位格格說做就做，請來的這位武學大師，也是宇內奇人，風雷手馬德英，任和親王府武術教練，平時在王府內享清福，這次，聽到小虎子七人，竟然自己練好武功，打傷無底血牢許多高手，立刻引起風雷手馬德英興趣，見面之下，頗爲激賞，因此盡力教授，小虎子七人經過半年苦練，又得名師指點，武功已有一日千里之進展。

這天頤新格格伴着幾位少年進來，小虎子立刻上前迎接，不知他們來意如何。

「八哥，」頤新格格對一少年笑道：「你看這小虎子怎樣！他的武功自己練的，眞還不賴！」

「眞的麼！」少年若有不信之狀。

「不信可以試試！」頤新格格得意洋洋道。

「好，待我來考察考察！」少年說時，緩步走向場中。

「小虎子，這位八哥，他要試試你的武功，別有什麼身份不同，八哥最喜歡功夫好的人，只要打服了他，有你日後好處！」頤新格格一旁道。

「請八王爺多多栽培！」小虎子拱手道。

「先試試拳脚！」八王子說時，一面往場中走，同時略把衣着結束好。

「颼！」一招穿心掌，挾着道勁風，直往小虎子胸前擊去，功夫不凡，看來這位八王子平時也下過功夫，平常武師眞還不是敵手呢！

小虎子屹立如山，對於胸前威勢赫赫掌力有若未睹，看看掌緣快將沾衣之際，小虎子胸腹突然內縮，八王子掌勢已盡，只差那麼少，竟然師老無功！

看上去，小虎子紋風未動；但八王子却羞得滿臉通紅，不好意思收回右掌；他自己很明白，小虎子只要出手，他已經敗了！

「八哥，你看怎樣？」頤新格格不知眞的不懂，還是假的不懂，天眞地詢問。

「嗯，不錯！」八王子漫聲敷衍，突然向左邊一中年漢子道：「李揚，你去領教一下！」

小虎子仍然無動於中，但江湖上聽到李揚大名，更想到他的外號血屠夫之字；手段之毒辣，心腸之黑，各正派曾經追殺十三年，曾被免脫，誰知道爲八王子羅致，今日出手對付初出茅廬的小虎子。

血屠夫李揚緩步走出，神色冷峻，沒有客套嚕囌，待走到小虎子面前七尺，微微伸手，衆人以爲他舉手打招呼，突然，七顆小針飛射而出，直往小虎子全身大穴打去，眞是陰毒得緊！

「呀！」頤新格格顯然也爲這突然意外驚得叫起來。

七尺遠近，出其不意的暗器，猝不提防，眞個危急萬分，小虎子大驚之下，雙掌急拍，掌風疾勁，掃動四根飛針；整個人急往後仰睡，背心已貼上地面，堪堪避開七枝飛針。

血屠夫李揚左手揮動，一枝套着條鐵練的飛刀電穿而出，往小虎子胸口襲去。

頤新格格何曾見過這等出手陰毒的人，檀口微張，駭得說不出話來。

好個小虎子，聽聲辨形，在地上飛快轉動，及時避開五十六刀。

八王子臉含微笑，似乎對這血屠夫李揚武功有信心，而且頗爲欣賞之狀。

「八哥，你這手下怎會如此陰毒！」頤新格格顯然不高興，出言責怪。

「比武過招，生死不論，如果是兒戲般的動手，又怎能試出眞功夫；絕頂高手，隨時隨地都是攻守兼備；否則，又怎算得是絕頂高手！」八王子大篇道理。

「好，小虎子，給我重手打，生死各安天命！」頤新格格大聲吩咐，顯然動了眞火。

二百招過去，小虎子陡地直竄出五丈，不待對方追及，人已冲霄而起，猛地長嘯一聲，衝向血屠夫李揚，連環七十二招，招中套招，式中套式，一招快過一招，一式厲害過一式，到後來，滿天掌影，虛實不定，血屠夫李揚心驚胆戰，拚命抵擋，到後來，刀掌簡直毫無章法。

八王子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小虎子只是個毛頭小夥子，尚未見過世面，對敵經驗及應變能力，與血屠夫李揚差遠了，如今竟能大展神威，豈非怪事。

頤新格格倩笑如花，顯然心情極端暢快。

「呀！」血屠夫李揚一聲悽厲叫聲，雙臂寸寸裂斷，內腑受了極厲害內傷。

「你……」八王子大驚，正想責問小虎子，想起剛才自己說過，死活不論，只好悶在心頭，怒火高漲之下，怒喝道：「給我抬出去！」

「是！」其餘侍衞應命而去。

「好功夫！好功夫！」八王子走過來擁住小虎子，笑容滿面道：「英雄出少年，兄弟，可有意到我那兒混混！」

「怎麼，我的人你也要搶走，一點人情不留！」頤新格格走過來含笑道。

「妹子，八哥最痛你啦，這個人我要定了，任何條件開口好啦！」

「瞧你說得這樣好，人交給你吧，只是他現在尚要每天讀書，這樣好啦，八哥要用他人的時候，派人招呼一聲，平常事情，可以不動！」頤新格格道。

「好極了！」八王子喜道：「江湖武夫，固可逞威，但讀書之後，可以學萬人敵，大妹子好好助我，我會記得你的好處的！」

「自己人還說這些幹嗎！」頤新格格笑道。

「我走啦！」八王子轉身走出。

「小虎子送一程吧！」頤新格格吩咐道。

「是！」小虎子宏聲答應。

其餘數名侍衞，顯然對小虎子頗有敵意，血屠夫李揚受傷慘敗，固是咎由自取，但小虎子只是個毛頭小夥子，竟然後來居上，又有頤新格格做後台，大夥兒日後只好聽他的了！

八王子對小虎子極端客氣，不斷和他說話，查詢他的身世及學武經過。

一行十六人，轉入處比較荒僻地方，八王子仍然意氣風發大講日後如何如何；突然，一陣弓弦響聲。

小虎子雙手一陣划動，已抓着二十餘枝箭，左手拉住八王子，急往株樹後奔去，衆侍衞已傷了六名以上，其餘的全撤下兵刃，圍成一個圓圈，注視林中，凝神待敵，八王子臉都駭白了！

颼颼颼，一羣黑衣人，個個蒙着臉，總有四十人，悄沒聲的自林中竄出，圍住八王子等，一言不發。

「你們想怎樣？」八王子硬着頭皮問道。

「嘿嘿嘿。」黑衣人一言不發，只是嘿嘿冷笑，顯然不懷好意。

「你們小心保護八王子，」小虎子低聲對六名侍衞道：「待我個人衝出去，先殺他們個下馬威再說！」

「小心！」八王子低聲吩咐。

小虎子觀察半晌，心內有了計較，突地轉身往右邊樹林衝去，看起來，他好像逃走，黑衣人更認定他是想衝出去討救兵，十二人大聲叫着追過來。

跑出七十丈，堪堪避開衆人視綫，小虎子猛地一個回旋，風雷掌挾着雷霆萬鈞之勢，拳拳到肉，掌掌折骨，十幾名黑衣人，有如拉枯摧朽，全部倒在地上，非死即傷，唧唧哼哼地响成一片。

小虎子不敢有絲毫躭誤，迅速走回八王子地方，三十餘名黑衣人仍然圍着，一言不發，似乎在等待林中人回來才採取行動。

「咦，他們呢！」黑衣人見了小虎子及六名，追去的人不見，忍不住驚叫起來。

「全都躺在地上！」小虎子冷冷道。

「憑你！」其中一黑衣人顯然不信。

小虎子懶得多說，猛衝過去，喝道：「你也躺下！」雙掌連環進擊，下手毫不容情！

「小子找死！」黑衣人怒喝聲中，揮掌猛擊。

這檔口，小虎子運足勁力，摧動掌勢，「砰！」地聲大响，黑衣人右臂欲折，不容緩過氣來，小虎子趁勝追擊，砰砰砰，黑衣人萬不得已下，連擋三招，第四招有心無力，「噗！」地一聲大响，胸口中了一掌，鮮血狂噴，人已飛出五丈開外大樹幹上，又給撞回來，一顆頭低低垂下，眼見是活不成了！

「呀！」黑衣人驚叫起來。

小虎子一招創敵，震住了在場的黑衣人。

「哈……」八王子大笑走出，正想說時。「颼！」一枝箭向林中射來，直穿往八王子胸口，小虎子身形疾射回來，人來到，鐵掌劈空拍出，一股強勁掌風，已將箭枝擊飛開去，救了八王子性命。

衆侍衞急急又將八王子擁到樹底，不敢輕離。

這下，小虎子不敢怠慢，正所謂夜長夢多，何必給人可趁之機，想到此處，張口長嘯，人已冲天而起，猛撲出去，大展神威，拳打脚踢，黑衣人心胆俱裂，幾幾擋不住三招，五十幾名黑衣人，全都躺下了！

「好功夫！好功夫！」八王子及六名侍衞高聲歡呼，但不敢得意忘形，輕離保護圈！

「小子留下名來！」其中一黑衣人恨聲高叫。

「賀虎，人家喜歡叫我小虎子，隨時歡迎光臨，只是你們要記清楚，下次再犯，恐怕性命有危險，到時可別怪我心狠手辣！」

呼嘯連聲，霎眼間走得一個不剩。

「兄弟，這回多虧你；否則，今天只怕我們七人有死無生，回府擺慶功宴，本王要好好重謝你！」八王子這回衷心感激，性命得救，自然是件非同小可的大事。

小虎子暗暗思念，反清復明，正好運用滿清韃子間的權力爭鬥，一方面助八王子消滅其餘諸王子勢力，同時又可利用頤新格格關係，說不定宗人府令箭，也好偷或搶，甚至於騙，總之打擊清廷，小節上稍有瑕疵，亦無關本身人格！

八王子府上，大擺筵席，笙歌妙舞，小虎子出身貧困，那曾見過如此豪華場面，一時間酒到杯乾，吃得酩酊大醉，當晚就睡在王府。

第二天回到原來大院子，衆兄弟詳詢經過，聽小虎子大展神威，盡殲敵人，也感覺到眉飛色舞，吐口悶氣，清人壓制漢族實在太過份了！

自此風雷手馬德英教導更嚴，七兄弟幾乎日夜未睡，兼且讀書寫字，忙個不亦樂乎；而向秋雲不知怎樣暫時也無消息。

半年過去，小虎子等勤於修習文武功夫，倒也未曾發生事故。

看看年關將近，一般富貴人家，立刻

忙碌起來，小虎子却是不理三七二十一，仍埋頭苦幹。

和親王於正月十五日上元節，大擺筵席，朝中大臣十之七八全來，八王子帶着小虎子赴宴，頤新格格穿花蝴蝶般招呼一般王妃格格。

時間還早，八王子在花園遊覽，小虎子一旁伴隨。突然看到一位莊雍華貴少年，英氣勃勃，由對面花巠走來，八王子趕緊上前陪笑道：「四哥，你早到了吧！」

「剛到；哦，老八，聽說你最近收了位絕頂高手的侍衞，可否給我引見！」

小虎子心內暗暗震駭，這四王子不簡單，風度氣質，比八王子强多了，清廷有此人，倒要小心在意才好！

「四哥手下能人異士，多如過江之鯽，我剛有個過得去的人，你又見笑了！」八王子客氣道，仍然掩飾不了心頭內得意神色。

「自己兄弟，別見外了，快點給我引見，別嚕囌了！」四王子笑道。

「好。」八王子立刻招呼小虎子。「小虎子，快上前拜見四哥，他手下能人多，日後請他多照顧，有你好處！」

小虎子規規矩矩上前打個千，恭恭敬敬道：「請四王子多多栽培！」

「很好，果然是高手，氣靜神凝，步法穩健，我們來試試招！」四阿哥一面往廣場走去。

小虎子不敢作主，望着八王子，看他有什麼主意，同時心內暗自震駭，這四王子顯然是位絕頂高手，今天倒要小心在意才好！

「兄弟，四阿哥天生異稟，練就絕世武功，你恐怕不是對手，他當然不會傷你，只要擋得一百招，那就難得；放心去計數吧！」八王子笑道。

「請王爺多多手下留情！」小虎子拱手道。

「別客氣，發招吧！」四阿哥笑道。

聽說比武，許多人齊圍攏來觀看，尤其許多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格格們，更加興緻勃勃。

兩人屹立如山，從遠地望過去，就像石人，全身紋風不動，足足有大半時辰，仍然連衣角也未擺一下。

旁觀的多數懂得武功，知道二人此時不動則已，一動將是石破天驚的一擊！

突然，有兩隻彩蝴蝶翩翩飛過，剛落在四阿哥及小虎子面前，「颼！」就像是魔術般，全身爆裂開來，輕烟般往夜空裏投去，蹤影不見。

砰砰砰，兩人不知是誰先動，硬拚三掌後，彼此試出對方內力雄厚，立刻以招式克敵；旁觀衆人眼都花了，其中招式精奇，應變折招，眞是武林少見，大家心內暗讚，絕頂高手果然有其非凡之處。

久戰之下，小虎子心內不耐，猛地雙脚疾蹬，冲霄飛起，一聲清越長嘯，雙掌拖展出風雷七十二式，頓時聲威大振，四阿哥拚命抵擋。

小虎子得勢不讓人，連環出擊，一招快過一招，招中套招，式中有式，凌空下擊，威力絕倫，四阿哥大驚，就在一百零八招「春雷乍起」將變爲「天雷下擊」時，小虎子猛施千斤墜，雙腿奇幻飛出，「砰！」四阿哥給打得飛了起來，直跌到五丈開外，但他身手了得，腰一挺，人已站在地上，絲毫無損！

小虎子急趨上前，惟惶惟恐道：「四王爺，你……」

「哈……」四阿哥縱聲豪笑，一把摟住小虎子，朗聲道：「果然好身手，看來北京城裏邊，又多了一位絕頂高手，很好很好！」

「我……我……」小虎子不知道說什麼才好。

「四阿哥不比別人，兄弟不必心內不安，你要是敗在他手內，反而被他看不起，如今可好了，惺惺相惜，不打不相識，回廳內喝酒去吧！」頤新格格剛剛來到，爲小虎子打了個圓場

八阿哥更加得意，似乎怕人搶了他的愛將，要小虎子寸步不移跟在左右身旁！

經過這戰，小虎子深深感慨，人外有人，天外有天，這話的確有道理；四阿哥身爲皇室中人，也練就如此高深武功，其它草莽英雄，武林世家，機緣巧合之輩，得遇明師，武學成就，必然更高。

一月平安無事，小虎子埋頭苦練，武功越發高强，這天下午，風雷手馬德英剛才被朋友拉去喝酒談天，七兄弟自己在家練習。

颼颼颼，二十幾名大漢衝進院子，一言不發，動手就打，兼且個個武功高强，七兄弟猝不提防，一上來就給弄倒四個，只有小虎子，李全及周小福死命抵擋，形勢愈來愈險，最多只能支持二十招。

突然，大門口又出現二人，小虎子定睛看時，止是四阿哥及一英氣勃勃少年，心內大喜，叫道：「四阿哥　快，快帮我捉賊！」

「好大胆！」四阿哥猛喝一聲，與少年衝上來，鐵掌揮處，大漢連連後退，小虎子威脅解除，竊便往四下觀看，還好四兄弟只是昏過去，並未有什麼死傷！

與四阿哥同來的少年，武功極高，舉手投足間，已重創强徒，小虎子只看得心驚目眩，欽佩得五體投地

這班强徒見大勢已去，突地呼嘯一聲，來個三十六着走爲上着，霎時逃得一個不剩。

「多謝四阿哥，」小虎子衷心拜謝道：「今天要不是你與這位大哥趕到，只怕我們要遭殃！」

「自己兄弟，說這些客套話幹麼！」四阿哥暢快地大笑道：「好，我爲你們介紹，這位是我兄弟年羮堯，你們兩位都是一等的好手，可以多多聯絡！」

「多謝年大哥援手！」小虎子趕緊抱拳爲禮。

「不必客氣，先看他們傷勢再說！」年羮堯直往塲內走，一陣忙碌，四名受傷兄弟，全部醫好，瞧他手勢，似乎精通外科跌打，小虎子更加欽佩

小虎子吩咐置酒欵待，四阿哥痛飲五杯，立刻辭別，揚長而去，只留下年羮堯一人。

酒過數巡，年羮堯突然停杯在手，誠懇地對小虎子道：「兄弟　以你這樣身手，何不投効四阿哥！」

「年大哥，八阿哥知遇在先，我豈能

朝秦暮楚，做個無信無義之人！」小虎子答道。

「不然，」年羮堯笑道：「古人說，良禽擇木而棲，志士擇主而爲；大丈夫生於天主之間，自當要慧眼識英雄，所謂攀龍附鳳，然後飛黃騰達；莫不成跟着個庸材，浪費了大好身手！」

「年大哥，做人要有始有終，見利思遷，臨難苟免，恕我不能從命！」小虎子嚴峻道。

「我這是爲你好，本來人各有志，豈可相强，無論如何，我們也算是一見如故，日後好好長談，告辭了！」年羮堯說着，轉身走出。

經過這次事件，小虎子深感惶恐，清廷這幾位王子，手下大有能人，自己這點能耐，實在派不了大用；想到此處，又想到向秋雲，以及宇內第一奇人，無憂樵子夏天池，回到無底血牢，苦練絕世武功，然後才可與天下英雄，爭一日之長短！

怎樣能够回去呢！

頤新格格與八王子來時，小虎子未說出此次事件，只是想法子回無底血牢！

四阿哥與年羮堯與小虎子時有往還，間中也挑逗數次，游說小虎子投効四阿哥，但被婉言拒絕。

四阿哥與年羮堯再不來了！

一天晚上，衆兄弟練完武功，正想脫衣就寢！突然，大批錦衣衞　聲勢洶洶衝了進來。

衆兄弟想動手，小虎子用眼色止住，朗聲道：「各位大哥，我們兄弟究竟犯了什麼法？」

「這是大內密旨，不必跟你說什麼；由於八阿哥及頤新格格關係，兄弟我甘冒大不韙，透露內情；有人告入大內，說你在天橋逞兇，殺害官家密探，被人盜用宗人府令箭，硬闖血牢，强行搶出血牢；官家查明屬實，所以下令捉人，兄弟我奉命行事，總不至令我爲難吧！」錦衣衞這回眞正破例，詳細爲小虎子解說

「好吧！」小虎子毅然道：「我跟你走！」

血牢門口站着十幾人，頤新格格滿臉珠淚，八阿哥悵然若失！

四阿哥及年羮堯，却頗有得色，表面上雖然裝着悲戚痛心神色，內心却在得意歡笑。

這次令得小虎子衆兄弟再回血牢，正是他的手段！

小虎子這樣的人才，不能羅致，立即毀滅，這正是他的厲害處。

向秋雲肅立門前，一副鐵臉無私的神色。

誰知道，小虎子想回血牢，正是夢寐以求的事實，他固然知道當日入侵大院的一批强徒，正是四阿哥的手下；後來與年羮堯援救，以爲可以令小虎子感恩，再下以說詞，羅致小虎子；事與願違，立即密報當日小虎子事件，果然又給關進了血牢去！

血牢內，七兄弟高聲暢笑，拜倒天下第一奇人——無憂野樵夏天池面前！

秋風肅殺，滿山紅楓；蕭蕭易水，已捲起了陣陣寒意。

（欲知後情，請看下期「血牢風雲」）

賭王之王

・本文承自第42頁・

他看見在遠遠的上面，那崖邊上，那個給他用刀擲中的女郎仍然懸掛在那裏。

豈有此理，她的本領眞不小，中了他一刀，怎麼能够還不跌下來，而且看情形，她亦是不會跌下來了，因爲施以隆看見岸上有個人正把一隻繩圈放下來，這隻繩圈很技巧地套過了這個女郎的腿子，然後在她的腋下收緊，於是她就可以放手，不必再抓着那二塊石頭，而給繩圈拉向上面了。那隻繩圈把她拉了上去，到達了安全的地方，她不會死了。

那個女郎已經上去了，到達了安全的地點，而跟着，施以隆看見另外有兩個人也出現了，一男一女，他們則是拉着繩子爬下來，因此爬得很快，也很安全了。

那二個人很快地降下來了，幾乎就像他們是正在乘升降機下來似的，而他們很快便已降到了他身邊。

而這時，施以隆的眼前已經升起了一陣紅霧，他看不清楚什麼。他看到的祇是一片黑影而已。

這黑影在移動着，移到了他的面前，施以隆極力想除去眼前那陣紅霧，要看清楚這些人是誰，却就是辦不到，他在心裏叫喊着：「你們是誰？你們這班混蛋，你們究竟是誰？」

心裏在叫，咀巴却是沒有出聲。他似乎感覺到其中那個女的說話了，但是他也聽不到她說什麼，亦看不到她的輪廓。

那個女的是金菊，金菊說：「他已經死了。」

× × ×

胡雯在醫院裏醒轉過來，皺起了眉頭，腦子糊糊塗塗的，什麼都想不起來，也什麼都記不起來。她再思索了好一會，失去知覺之前的事情才漸漸回來了。她馬上就推開被子要下床，因爲她最不喜歡做的事情就是躺在床上，尤其是醫院的床上。

但的腿子才一提，她就痛不可當了，她那條傷了的腿，不能動了。

這時候金菊和丁朗也來了。

「施以隆究竟怎麼了？」胡雯問。

「死了。」金菊說。

「關立品呢？」胡雯又問。

「這一個嘛，自然是活捉起來了，他過慣了養尊處優的生活，沒有施以隆那麼兇，要捉起來倒不困難，事實上有了關立品就已經够了，他把所知道的一切都招供了出來，白雲帮這個組織也要完蛋了。」

「他招供得這麼容易？」胡雯難以置信地說。

「那是因爲情形於我們有利，」金菊說，「原來關立品的家人在外埠給施以隆的同黨綁架了，他要求我們替他把家人救出來，他要我們合作，那他自己當然也不能够不合作了。」

「那麼，」胡雯說，「照這樣講，這件事情是已經完結了？」

「差不多完結了，」丁朗說，「祇剩下一些零碎的後事還待收拾。」

「那麼，」胡雯說，「弄點吃的東西給我吃，我肚子餓了。」

（完）

雌虎狂龍故事

馬雲・文
子成・圖

啞吧殺手

（一）

孤獨老人遭刲殺　聾啞兇手施殘暴

姜玲玲和姜小明是一對相依爲命的姊弟，一向都住在新區。

玲玲年已十九，生得艷美如花，但很少人知道她的武功不凡，身手令人驚嘆！

她有一位做警探的男朋友石勇，年紀大約比她大了四年。

石勇外型英俊，是個標準的時代青年，與玲玲可算得上十分匹配。只不過可能受到環境上的影响，性格稍爲帶着一點衝動，做起事來難免近乎魯莽。

石勇因爲是便衣警探的關係，上班時間並不一定，但在另一方面，他却憑着這點方便，可以常常與心上人玲玲見面。

玲玲自雙親早喪後，就一直負責帶着這唯一的胞弟小明。

新區的環境一向複雜，姜氏姊弟的亡父是個國術高手，所以自小即將姊弟二人加以訓練，目的是讓他們可以自衞。

因此，年僅十三的姜小明，武功也是不錯，常常將區內一些年紀比他大的壞蛋青少年，加以懲誡，等閒三幾個人也不是他的對手。

小明已經停學！

本來像小明這年紀，應該正在學校裏尋求知識，然而目前他却是吊兒郎當的，每當姊姊上班之後，就不知做些什麼好。

說起來也並非小明的錯，他有點小聰明，小學的成績也好，就是香港政府的時育政策失敗，不知所謂的金字塔式教育，使小明僅僅完成了小學階段的教育。以後就因爲會考失敗使他無法繼續升學。

香港政府辦事的方針似乎早已定了型，一切爲了「賺錢」；無利可圖的事情，他們是眞眞正正的「三思而後行」！

辦教育本來就爲了下一代，這是社會福利事業之一，每一個身爲香港居民的青少年不但都有資格，而且絕對須要教育。

然而香港政府却把青少年接受教育的機會，製成「金字塔」型式——越高級的學位越少，因此才會有過去的會考制度產生。

其實，會考合格的中學生，名目上是獲得了「政府的津貼」，實則絕非完全免費的，不論三年或五年也好，同樣每個學生每月仍須交出最少數十元的費用。

不要忘記，此等學校名目上都是「官立」，或津貼的。不少更是教會所辦，結果仍不可能完全免費了，假如「會考」不及格，還會被摒於門外呢！

但是「會考」是否公道？

試過有不少平時非常用功的學生，到頭來還是弄得「榜上無名」，更可怕的就是，有人竟因此而走上了自殺之途！

在社會輿論的壓力下，政府終於被迫取銷了「會考」制度，無奈過去已有不少小學生就此成爲「犧牲品」，姜小明就是其中之一。

小明並非一個壞學生，他雖然不是一名蛀書虫，但平時成績也算得上屬於「中上」，結果會考不及格，私立中學又太貴

，終於停學了。

玲玲在工廠裏工作，每月只賺那數百元，以香港的生活水準那麼高，即使居住在政府名下的新區屋宇之內，租金還是不會便宜到那裏去，還得按年按月的加完又加。

因此姊弟二人的生活，也只不過僅可糊口而已。

小明很懂事，他停學之後，曾悄悄去找工作做，以免姊姊負担得太吃力，可惜又被那些什麼「童工條例」，嚇怕了一些店舖和廠家，沒人敢去請他。

小明有空只好自己溫習，或者在坊衆之間的店舖之內，助人一臂之力，目的是不讓自己太過空閑，多多鍛鍊一下筋骨，至於酬勞方面，他是從不計較，坊衆們也知道他是個好孩子，有時只留他吃兩餐飯，或者付一些零用錢給他。

姜玲玲覺得他還年輕，自己受教育不多，不想弟弟也是一樣，所以晚上力主小明上夜學去，多學一點東西。

小明很乖，父母早喪，環境促使他必須面對現實，對姊姊的話從來很少不聽從的，目前小明每周最少有五晚必須到夜學裏去上課。

小明每晚上課的時間是七至九時，那是一所職業專修學校，他希望每天晚上利用這短短兩小時時間，學得一門技藝，早日找到一門正正當當的職業，以免姊姊負担太重。

每晚他放學返家的時間，總在九時二十至三十分之間，那要看公共交通車輛的行車情形而定，總之不會超過九點半返到家中。

小明知道姊姊每晚都在家裏等他回去，太夜了姊姊會掛心。

夜學的同學良莠不齊，但小明從來不與那輩夜歸同學來往。

這天晚上，天色不大穩定，根據天文台的報告，可能要下雨，雖然這個天文台亦與香港政府其他部門一樣，可靠性不大，但有時亦總會應驗一下！

小明放學後，匆匆返家去。

當他經過新區第十二座時，發覺志記士多店的老闆何志正忙於收拾店內外陳列的商品。

小明叫了一聲：「志伯，讓我來帮你吧！」

然後，就放下了書包，帮着何志搬東西。

何志很喜歡小明，他已是六十餘歲的老頭兒，在香港他只有遠親，沒有近親。何志的親人都在大陸。

這間士多店開了好幾年，隣近的坊衆都喜歡何志爲人和靄，大都稱何志爲「志伯」。

志記士多店做的都是街坊生意，出售的大多數是日用品。

店內除了何志本人之外，還有一個年青人亞新帮他，但亞新每天早上九時上班，下午六時半就走，其餘時間只有何志自己料理。

此外，亞新還要依足勞工條例，一個月休息四天「有薪假期」。

何志常常對人說生意難做，他已是六十多歲的人，送貨，收賬的事，只好靠亞新。

每晚六時半後，就只有他一個人看守着這間士多店。

他在店內住宿，每天早上六點多鐘就開門做生意，那時候送麵包的貨車也到了，許多上早學的學生和早班工人就紛紛前來光顧。

晚上，假如沒有特別事故，何志會讓店子繼續營業至將近午夜——他倦極欲睡的時候，這才關門休息。

但是今晚，可能是剛才那幾下雷聲「隆隆」嚇怕了何志，他担心一下子大雨降臨，來不及收拾店門前的貨品，就會血本無歸，所以只好提早收檔。

何志一邊搬東西，一邊唉聲嘆氣說：「小明，還是你好，剛才一大羣人由此走過，沒一個人肯帮我一把！唉！人老了，也退化了，這兩天渾身疼痛，我早已預料到有風雨啦，風濕症一發作，就會準過天文台。」

小明也一邊帮着將物品搬入店門，一邊說道：「志伯，爲什麼你不早些休息，每天你都那麼早起，時間太長，當然疲倦了！」

「孩子，你不會明白的，太早我睡不入眼，那時我就會想念鄉間的人，想起那些親人我就會越想越多，有時會想到天亮，翌日開店做生意時，就會更加不够精神了。」

小明很懂事，許多時有空都會跑來帮何志一把，但遇上了店伴亞新在着的時候，他就要格外小心，因爲亞新有點妬忌，經常用不善的目光和態度對付他。

小明從不收何志的酬勞，亞新也知道何志很喜歡小明。

事實上，何志也有過這樣的想法，小明雖然年僅十三，但却生得高大，有氣力又懂事，加上日間小明又有空，假如能僱用小明的話，最少他就不會遲到早退，同時薪酬方面也不會要求太高。

但是，小明還未超過十四歲，仍受「童工條例」的管制。

亞新可能亦早已知道志伯有此意，所以對小明也就另眼相看。

小明也知道亞新不喜歡他，所以有亞新在店內的時候，他很少進來。

現在亞新走了，小明也帮着何志將一切物件收拾好。

他要走了。

何志拿給他一包麵包，但是小明却不要。

小明說：「姊姊常常教導我，可以帮助人的時候，盡可能去助人一臂之力，反正我現在有空，肚子不餓，你何必給我這些東西？」

何志笑了笑：「這不算是什麼酬勞，你要了它吧！」

志伯又接着說道：「這是今天賣剩的，你不拿走，明天可就會變了質，即使一毛錢兩個亦未必有人來買它，孩子，你很乖，很懂事，志伯知道的，你拿回家裏去吃吧。姊姊一定在家等你，她如果怪責你太夜了，就說志伯要留你帮一把好了。知道嗎？」

小明只好將那一袋麵包帶走，事實上那是賣剩下來的。

志伯瞪住他離開了士多店之後，才把店門關上。

小明歡天喜地的走向梯間，事實上他這時候肚子實在餓了。

他口袋裏有錢，是姊姊給他的錢，但他從不隨便用掉那些錢，因爲他知道這是姊姊很辛苦賺來的，即使他姊姊對他從未說過辛苦，他也知道。

剛才志伯給他這一袋麵包最少有四五個，他和姊姊今晚吃過了之後，明早還有，所以他十分高興，只怕他姊姊責怪他貪心而已！

他想乘電梯，但電梯又壞了。

這一星期以來，也忘記了這是第幾次壞了。

他只好改走梯階。

梯間很昏暗，有些燈泡壞了很久，有人向管理處一再投訴，但始終未見換上有新的燈泡，新區就是這樣的！

小明突然看見人影幢幢，心理上早已起了戒備之心。

他隱約可以見到二個人影，正在指手劃脚的，但却聽不到聲音。

他沒有電梯可乘，如果担心被人箍頸，被刦，就索性向後退，繞一個大圈，改道由另一條樓梯登樓去！

小明還沒有作出決定，只是脚步放慢了！

就在這時候，那二個人影已由梯間彎角處走了過來。

小明立即戒備！

過去小明也遇上過同樣的情形，事實上這裏新區每一個居民差不多都有過同一樣的經驗，隨時準備被刦。

然而那兩個人却沒有太過留意小明，只是一邊行，一邊以手代口，指指劃劃的，不知在打着什麼手勢，他們可能是啞吧——小明心裏這樣想。

小明既然沒有被對方截停，人家更沒有去理會他，他也就匆匆而過。

當他拾級而上時，心裏一直在想，那是什麼人，他們都是啞吧嗎？爲什麼會在那兒鬼鬼祟祟的？會不會是壞人？

一連串的問題，令到小明心存懷疑，他眞想回頭走。

憑雙方一掠而過刹那間的印象，他覺得這兩個人不似是他常見的新區居民，既然不是新區居民，爲什麼會在此出現？

雷聲又在作响！

快要下雨了。

許多人都匆匆趕返家裏去，那兩個人爲什麼却出現在這種地方？

小明越想越覺得可疑。

他正待回頭去，却又想起正在家中等待着他的姊姊。

是的，他姊姊常常告誡他：新區環境十分複雜，切不可理人閒事。

小明儘管很聽他姊姊的話，有時仍然難免因爲年少氣盛的關係，而惹來一些小麻煩。

小明想着，走着，不經不覺到了他的家門附近！

他正待轉身想回到樓下去，看看那二個可疑人物有何企圖，但是，那邊却有人叫了過來：「小明你幹什麼？」

是他姊姊的聲音！

姜玲玲最關心她弟弟，稍爲遲一些回家，她都會設法找他！

剛才她發覺小明又遲了，正想到下面去看看他是否跟隣居的孩子胡鬧，想不到剛出門口就見到了小明。

小明無可奈何，惟有返家去。

「姊姊，給你宵夜吃的。」小明將一袋志伯送給他的麵包遞給玲玲。

「你買的？」玲玲一邊接過了，一邊問道。

「不，志伯送給我的！」小明乘機解釋他遲歸的理由：「我見志伯忙於收拾攤檔，帮了他一把，他請我吃麵包。」

玲玲不高興地說：「你又忘記了，帮助別人，不一定要代價。」

「志伯說這是賣剩的，硬要我拿走，我也沒有辦法！」

「你應該付他一點錢，志伯每個月要付不少錢回鄉給他的家人，那士多店做的是街坊生意，賺不了多少錢。」

小明只眨着雙眼，沒有反駁他姊姊。

他知道玲玲只希望他向上，學好，母親死後，他就只有這一個姊姊。

雷聲「轟」然一响，電光閃閃。

外面下雨了，而且下得很大！

× × ×

姜玲玲正在吃着昨晚志伯送給他們的麵包。

外面的雨停了。

時間是早上。

姜小明突然一骨碌的翻下床來。

「姊姊，什麼時候了？」

「差不多七點正了。」姜玲玲看看腕錶，一邊又問道：「你這麼早起來要幹什麼？」

「去帮志伯開店。」姜小明很有責任心似的說，一邊走進了洗手間。

姜玲玲喝着一杯開水：「帮人家是一件事，別忘記了你的功課啊！」

「我會的，等會兒我回來就會開始溫習了。」小明忙於洗臉。

姜玲玲收拾了一下家裏的東西之後，就忙於去上班。

姜小明把家門鎖好後，也匆匆到樓下去。

電梯還沒有人來修理，他只好由梯間下去。

他一邊走，一邊想，志伯可能已開店了，假如人家一切早已辦妥，他做些什麼好？

小明是因爲吃了人家送給他的麵包之後，覺得很應該再帮帮志伯，才急於起床的。

時間上可能遲了一些，所以他連跑帶跳的，衝到樓下去。

奇怪，那邊發生了一些什麼事？

一大羣人擠在「志記士多店」的門外，街上還有警車。

小明心感不妙，急急跑了過去。

志記士多店的鐵閘半掩，裏面有警方派來的人。

小明衝過人牆，想看個究竟。

忽然有人叫住他，原來是他姊姊姜玲玲。

小明回過頭來問：「發生了什麼事？姊姊？」

玲玲告訴他：「志伯死了！」

小明的小腦袋彷彿被人轟了一下：「什麼？志伯他……」

小明顯然難以置信，然而這兒分明發生了事，而且是十分可怕的事。

那些血漬，那些警方派來的人員的表情，還有身邊坊衆們的面孔和眼神都充滿了一種可怖感！

報紙蓋住一具屍體，那肯定是志伯的屍體。

一名約莫十五六歲的少年人，木然呆立在一旁！他是誰？

他手上有血，身上也有血！

他雙手被扣上了手鐐。

「這是怎麼一回事？」小明又問他身旁的姊姊。

姜玲玲也感到迷惑地說：「我也不知道，只聽人說，志伯被人殺死了，兇手竟然來不及逃走。」

「就是那扣上了手鐐的人？」小明忽然想起了一些什麼，他彷彿在那兒見過了這個人。

「是的，據說，他是個啞吧。」玲玲又同情，又迷惘地說。

「是的，可能是他？」小明喃喃自語地說。

玲玲立刻就問他：「小明，你在說什麼？」

身旁的坊衆也不由自主地，將視綫轉移到小明的身上來。

雖然沒有人開口問，但每個人的眼色好像在說：難道你見過他？

事實上，姜小明也無法確定是否見過他，只見他認得那身材，那衣服的欵式與顏色，因爲昨夜在樓梯間被他遇上了的兩個人之中，其中有一個可能就是這個少年人。

姜小明所以無法肯定，是由於當時光綫過度昏暗，他也沒有太過留心注視那兩個人，從身型上，高度以及衣服看，他覺得這少年人就是他昨夜見過了的兩個人之中的一個。

另一方面，他認爲那兩個人一直未說話，只是指手劃脚的，當時小明已經有些懷疑他們可能是啞吧，否則何故會用手代口？

但是，他姊姊在耳畔輕輕提醒他：「小心點說話，殺人非同小可。」

小明住了口。

更多警方人員開到現塲！

警員將人羣驅散，姜玲玲趕着上班去，臨行時吩咐小明小心照顧自己，最好不要去管別人的閒事了！

可是，人羣走了，小明却不走。

他左穿右攢的，又走了回來。

他可以不去理別的事，但這一次却不能不理，因爲那死者是他熟識的人——志伯！

× × ×

警局裏，人來人往。

姜小明進來要找一個人，那是他姊姊的男朋友——探員石勇。

石勇對小明的來訪，也感到有些意外，但當他知道小明原來爲了志伯的死而來時，却呆住了一陣！

「你認識死者？」石勇出奇地瞪住了他！

「是的，我們是好朋友。」小明說：「他是個孤獨的老人。」

「據我所知，他是被一名啞吧殺死的，兇手已經當塲擒獲。」

「我知道，那兇手與我差不多高大，我看見他被你的同事扣上手鐐。」

「既然你已經知道了，你還找我要怎樣？」

「我要找另一個兇手。」

「另一個兇手？」石勇莫名其妙的瞪住他：「小明，你到底說什麼？」

「石大哥，老實說，我昨晚可能見過那兇手，當時他與另外一個人在一起，但是，今天事發時，爲什麼只得他一個？」

「嗯——」石勇彷彿給小明提醒了，他也喃喃地說：「是的，我也覺得有些奇怪，爲什麼殺了人之後不走？」

小明已經從坊衆口中初步了解過這件命案，據說，今天清早時份，有人到「志記士多」來交麵包。那是一家麵包批發商的送貨員。

當時送貨員發覺「志記士多店」的閘門半掩，於是探首內望，目的無非想看看志伯是否正在準備開門營業。

豈料一看之下，竟然發覺老伯滿身鮮血，倒臥在地上！

那送貨員大吃一驚，回頭就走。

當時街口那邊剛剛好有一輛警車開過，送貨員立刻向警員報告。

當警員趕到了士多店時，裏面有個少年人正匆匆忙忙地衝了出來，與警員們打了個照面。

那少年面帶驚惶之色，身上的衣服也沾染了不少鮮血。

他手中還有一個塑膠袋，裏面載着一些錢！

警員立即逮捕他！

據說當時他十分鎭定，就是不言也不語，事後才發覺他原來是個啞吧。

石勇並非經辦該案，但從同事口中所了解的情況，與現在小明口中所講的，差不多一樣。

石勇招待小明在警局的餐廳裏，以爲請他吃雪糕，喝汽水就可以打發他走。

但是小明講完了他與死者之間的前因後果之後，又提出了新要求。

「我可以見見那啞吧嗎？」小明問。

「你別那麼傻。」石勇說：「人家怎麼會像你一個小孩子？我勸你還是乖乖回去吧，反正兇手已找到了。」

「但我相信他們有兩個人。」小明說：「現在只抓到其中一個而已。」

「你認得另外一個人麼？」

「嗯——」小明呆了一陣。

他不知道該怎麼說才好，因爲當時光綫昏暗，他根本看不見對方的面目！

石勇拍拍他的肩膊：「小明，乖乖的聽我說，這種事小孩子還是少理爲妙，殺人非同小可啊！」

「不！」小明很淘氣：「我一定要理，那啞吧未必就是兇手，那有兇手殺了人之後，還留在現塲賴着不走？」

石勇道：「他並非賴着不走，只是來不及逃走而已。」

小明還是不滿意。

一名探目過來，把石勇召去，小明不得不走了。

小明只是離開了餐室，但並未離開警局。

小明很固執，悄悄地溜到偵探部那邊去。

通道上人來人往，似乎沒有人理會這位少年人的出現。

小明終於找到了一個門口，往內望，裏面有好幾個人。

其中一個就是那個啞少年。

幾名偵探繞着他，另一人與啞少年面面相對，一直以手代口，不斷以手語「交談」着。

小明躲在門外，十分注意那啞少年，的表情，他眞不敢相信這就是殺人兇手。

但是，一切證據都顯示他殺死了何志——小明心目中的「可憐而孤獨的老人」志伯。

啞少年的神情迷惘，有時對那人的手勢亦無反應。

突然之間，那啞少年推倒了面對着他的人，想往外逃走。

由於他一直表現得十分馴服，所以在旁的警方人員不料會有此一着，登時忙了手腳。

啞少年趁住警方陣脚大亂之際，急急往外衝。

可能這是警局之內，手鐐不知何時已被移去，所以啞少年可以自由發力，因此也就逃得更快；快到連在旁的探員也追不上他。

姜小明一切早已看在眼中，自門外突然伸手一撈，脚往下伸，啞少年冷不提防，當堂絆倒地上。

啞少年反應奇速，這邊絆倒，小明還未採取下一步行動之前，他已霍然爬了起來。

小明正待衝前，却給一名自內衝出的探員制住！

原來那探員看見小明是陌生人，年紀與啞少年差不多，還以爲他們的同黨，來此接應，所以敏感地先發制人。

姜小明眼看啞少年就要乘機逃去，情急之下順勢扯住那探員的手臂，沉肘後撞，探員悶哼一聲！被小明趁勢摔倒地上。

由裏面一窩蜂地衝出來的探員們，連聲吆喝。

警局裏起了一陣混亂。

門口的守衛也聞聲起了戒備，急忙拔槍。

啞少年此時已逃到大門口附近，小明看見那武裝守衛拔槍在手，嚇了一驚。

小明情不自禁地揚聲叫道：「不要開槍！抓住他。」

守衛稍爲猶豫，啞少年撲到他的面前，竟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揮拳相向，趁勢奪槍。

那小小年紀，雖然是個不會說話的啞吧，功夫却是老到，只見他出手迅速，力度十足，守衛大門口的警員處於被動。

小明和其他探員尾追而至時，那啞少年奪得了一支警槍在手，同時正反過身來，以槍相向，嚇得各人急急後退了幾步！

小明十分機靈。

他最接近那名啞少年，因爲他走在最前頭。所以他也看得最爲淸楚。

他發覺那少年人握槍的姿勢不大正確，而且還在震顫着！

他知道這是危險關頭，他必須及時採取行動。

因此，他先指指啞少年的背後，揚聲作勢叫道：「喂！你不要開槍！他是個啞吧。」

小明的目的是要分散啞少年的注意力，然後動手對付他，以免他開槍傷人。

但是，對方不但是個啞吧，還可能是個聾子，他根本沒有理會，也可能是根本就聽不到。

眼看啞少年就要扳動機掣了，小明手急眼快，先發制人！跨前一步，右手將槍托高，左拳已擊向了對方的腹部。

「砰」的一聲！

子彈終於發射了，若非槍管被小明及時托高，子彈就會射向各探員。但是現在，子彈却擊向了警局門前的天花板。

小明那一拳打得結結實實的，令到啞少年登時痛得彎下腰來！同時也變得渾身乏力，於是小明從容將守衛的手槍奪回。

尾隨而來的探員們，接過小明交給他們的手槍，隨即掏出手鐐來。

小明不敢怠慢，趁住啞少年失去了重心之際，乘機又施展了他的摔角絕技，將對方摔倒地上。

啞少年也實在頑強得很，這邊倒地，那邊已彈腰翻身而起。

小明挨了他一脚！身子往後一仰，幸而未失去重心。

數名探員一窩蜂的湧上，啞少年並未束手就擒。

小明剛站直了身子，又見啞少年已告突圍而出。

小明急忙衝前，僅可伸手抓住了啞少年的衣領，用力將他扯了回來。

小明這一次不再客氣了，拳如雨下，打得那啞少年無法招架，跪地求饒。

小明看見他「依依呀呀」的，欲哭無淚，心有不忍；若非剛才那啞少年表現得太過兇殘，小明也不是善用暴力的人。

探員們趁勢湧上，替少年加上手鐐，令他無法再動彈。

小明拍去身上的塵埃，悄悄舒了一口氣。

「你是誰？小弟弟。」一名便衣警官十分欣賞小明剛才的表現，「爲什麼你會在這裏？」

小明道：「我來找朋友的，我知道這啞吧是個殺人兇手。」

石勇這時候亦已聞訊趕來。事實上這間警局裏面每一個人都感到十分震驚。

小明跟石勇招呼，石勇問他有沒有受傷。那位主管偵探部的便衣警官，這時才曉得他們原來是互相認識的。

一干人等，重新回到了偵探部的辦公室之內，小明刹那間變成了衆所觸目的人物。

主管着這裏偵探部的便衣警官雖然是個英國人，但却會講粵語。他就是布列督察。

布列十分欣賞小明的身手，在石勇面前嘉獎了小明一番。

石勇本來不想小明多理閒事，但自從

剛才一役之後，他却無法控制；小明乘機自我介紹，對布列督察稱：他不但住在兇案現場附近，還跟死者何志互相認識。

布列督察覺得這孩子十分乖巧，將他帶入自己的辦公室，詳爲詢問。

布列督察很小心地聆聽小明的陳述，最後還派人把石勇召了入來。

石勇正跟一名探目處理着另外一宗案件，但布列是他的上司。上司要召見他，他豈敢不從？

布列對石勇說：「他是你女朋友的弟弟，我想你和他相處會較好一些。」

石勇仍不明白布列的意思。

他正想說話，布列又說道：「你目前担任一些什麼工作？」

「跟陳泉探目調查一宗商業欺騙案。」石勇道。

布列又派人把陳泉探目叫了入來。

布列對陳泉道：「你另外找個拍檔，我要石勇帮我。」

陳泉探目應聲退下，只留下石勇和小明等人在布列的辦公室之內。

布列向石勇交代說：「我相信小明的話，兇手可能不只一個。但剛才根據手語專家和兇手交談的結果，那啞子却沒說出另一個人是誰。」

布列督察所說的「手語專家」，就是剛才一度被啞少年推倒地上的人。他所稱的「交談」，自然也只限於用手語，而非開口。

布列又吩咐石勇說：「你由現在開始，專責保護這孩子的安全。任何情況下，不要讓他受傷；他是我們的主要證人之一。明白嗎？」

石勇爲之啼笑皆非！

要不是在他上司面前，石勇早已按捺不住，大大地責罵小明一頓。

× × ×

小明還不知道石勇正在生他的氣，仍在滔滔不絕地，複述昨天晚上他遇到的事情。

他說他不明白，爲什麼昨天晚上在梯間遇上了的二個人，竟會有耐性等到天亮之後，才闖入志記士多店去動手？

他又說，昨天晚上他帮過了志伯收拾好一切，準備上樓時，最多不會超過十點半鐘。

他記得返抵家門之後不久就下大雨。但今天見到這啞吧兇手時，他的衣服未濕。這表示什麼？

小明就像是個小偵探似的，逐點去分析，只可惜石勇沒有耐性去聽。

時間已是中午。

布列督察吩咐石勇把小明帶到餐廳那邊去，任他吃喝什麼都可以，賬單則入布列督察的賬內。

小明這時候也是眞的一個不客氣，大吃大喝了一頓。

跑了一個早上，又跟啞少年經過了一番追逐，搏鬥，小明實在餓得很。

石勇這個人有時很沉不住氣，換上小明是另外一個人的話，他已沒有耐性再敷衍他。

小明霍然站了起來，他要走。

石勇問他：「你想怎樣？」

小明道：「到兇案現場附近看看。」

石勇有點啼笑皆非：「寶貝，你究竟想幹什麼？你又不是警探，何必去自找麻煩？」

「你怕痲煩麼？」小明淘氣地說：「那麼，你留在這裏，我自己去！」

小明說完就走。

石勇只好追了上去。

他是無可奈何的，因爲他的上司吩咐過他必須保護小明。

小明跑到警局門外立即被石勇追及。

石勇一手拉住他：「你要到那兒去，讓我用車送你。」

小明笑了笑：「是你自找麻煩的，並非我叫你，回頭切勿在姊姊面前說我壞話啊。」

石勇啼笑皆非。

× × ×

在石勇的汽車內，小明一直沉默着。

他在想，想着許許多多的問題，都是與何志之死有關的。

例如他想像中的「第二兇手」是誰？又例如何志被殺，究竟屬於何種性質？兇手爲什麼會是一個又聾又啞的少年人呢？

根據警方所得到的現場證據題示：何志最有可能被人刼財；由於他的反抗，因而被刼匪以利刀刺殺。

兇手和兇刀都是在現場找到了。兇刀上印有啞少年的指紋。單憑這點，已令他無法狡辯。

但是，小明總覺得：最重要的還是第二兇手。

同時憑他的感覺，何志還有一筆欵項可能已經失去。

小明很得何志的信任，所以許多時何志當着他面前點算鈔票。

士多店之內有一個小夾萬，兇案被發現時，小夾萬已被人弄開，裏面鈔票盡失，只留下一些賬單賬册而已。

事後警方由啞少年手中找回千多元欵項，辦案人員以爲就是小夾萬中的失物。

但是，小明記得何志曾當他面前出示過一大叠鈔票。

當時何志一邊計算那叠鈔票，一邊對小明表示：近來生意十分難做，因爲這雖然是政府屋宇，租金並不便宜，而且快要到期，又要加租了。

何志又表示明日不但要交租，還要出糧給唯一的店伴亞新。

亞新的月薪八百元，租金則逾千元，單是這二項開支，已有二千多元。何況除此之外，何志經常還要儲有一些現金，以便支付一些到期的貨欵等等。

因此，小明覺得，警方從啞少年手中找到的衣袋中那千多元欵項，只是失物的一部份而已。

石勇一邊開車，一邊留意小明的神態，發現他不言不語的，想得入神，也不知是好氣還是好笑。

車子到了小明家門附近。

時間已是午後。

新區一切又回復了正常。

除了「志記士多店」大門閉上之外，外人根本不知道今天較早時這兒發生過一

宗駭人的命案。

石勇停好了車，然後問他身邊的小明：「你想怎麼樣？」

小明竟然沒有理睬他，推開了車門，一溜烟地跑了。

石勇急忙追上去！

小明走向大廈梯間，那兒仍有積水。

石勇問小明：「爲什麼你不理睬我？小孩子用這種態度對人，太不像話了。」

小明嘟着小咀道：「你根本瞧不起我，我爲什麼要理睬你？」

石勇啼笑皆非：「你自尋煩惱，也害得我要跟住你東奔西跑。」

小明這時已走到了梯間彎角處，小心翼翼地蹲了下去。

他像個有經驗的警探，不知道在找尋一些什麼綫索。

石勇聽他說過昨夜的事，他才是個偵探，因此他忍不住問小明：「你昨夜見到的那兩個人影，就是在這裏？」

小明點點頭：「不錯，他們當時的態度十分鬼祟，可惜我當時未加理會，否則，也許志伯不必被他們害死！」

「但是昨夜下大雨，照理他們不可能在這裏躲得太久。」石勇見地上的水漬，又往四下裏張望了一遍。

小明道：「他們可能在等機會，結果志伯倒霉，給他們揀中了。」

石勇道：「但根據那位負責與疑兇進行『手談』的專家說，疑兇强調只有一個人。這等於間接否定了你的見解。」

小明彎着腰，在那兒觀察了一會，似乎一無所獲。

忽然他站了起來：「石大哥，你抽烟的，我知道。把烟包給我。」

石勇也明知小明是個鬼靈精，但這時候却想不通他又有什麼鬼主意。

他怕這個小淘氣又生他的氣，只好把烟包從口袋裏取了出來。

小明接過烟包，將烟包上的玻璃紙封套褪了出來，然後又將烟包交還給石勇。

他小心翼翼地，將地上一枚烟蒂檢起，放進那個玻璃紙封套之內；就像偵探在兇案現場工作時一樣小心。

石勇見了也忍不住笑了起來。

「你如何能肯定這是昨夜留下的？」石勇又說，「這兒每天都有不少人從此經過，吸烟的人又那麼多。」

小明答道：「我肯定那兩個人曾在這兒停留，所以，這枚烟蒂絕對有研究的價值。」

石勇道：「除非當時你能及時告訴前來查案的人，但現在時隔大半天，這兒可能經人家打掃過，即使昨夜那兩個人遺下什麼，亦可能被人掃去。」

「算了，我就把這東西留作紀念好了。」小明走向街外那邊。

他想走進志記士多店去。但是那兒已被警方臨時封鎖了。

小明心有不甘，在士多店前後左右各處，小心觀察着。

石勇有些啼笑皆非！却是無可奈何地，跟住他東奔西跑。

小明先後在大廈樓下各處不同地方，檢起了一些烟蒂，分別放好。然後對石勇道：「可以交到警方的化驗室去麼？」

石勇苦笑道：「如果他們有你那份閒心，一定是天下太平了。」

小明沒有跟石勇辯駁，只將一包包的烟蒂，分別紀錄好之後，放到石勇的車廂中去！石勇只好苦笑搖頭。

× × ×

姜玲玲，姜小明和石勇等三人，一同吃了一頓晚飯。

飯後不久，小明要上夜學去了。本來石勇曾奉了他上司之命，要小心保護小明；但是，這時候石勇並未跟他一齊去。

石勇實在想不到小明會有什麼危險，他覺得他那個西人上司未免「浪費警方人力」。

也許是小明够聰明，否則，如何能令到布列督察相信他，到頭來還要派一名探員保護他。這還不够，連小明檢回去的烟蒂布列也吩咐化驗人員小心地加以化驗。

石勇這時候正樂得空閒，陪着他的心上人姜玲玲留在家中談心。

豈料不經不覺已是晚上九時半了，還未見小明回來。

姜玲玲估計他這時候應該回到家裏來了。因爲志伯不在，他不會忙於帮助志伯料理士多店的店務。

石勇也看得出姜玲玲很焦急，於是陪她到樓下去。

未到十點鐘，新區各處已顯得一片沉寂。大多數的店舖已關上了大門，停止營業，只有夜歸人匆匆而過。

石勇也知道新區環境複雜，所以他一直希望早日與玲玲成親，遷到別處去雙宿雙棲，組織新家庭。

無奈姜玲玲有她自己的想法，她寧願自食其力，帶着弟弟過她自己的生活。

球場那邊似乎有幾個人影，石勇過去看過了，只是一些新區青少年，其中並沒有小明的影子；玲玲問他們，也沒有人知道小明的下落。

玲玲開始有些担心。

他們沿住到巴士車站去的道路走，但始終見不到小明的影子。

他們越來越担心。石勇在後悔，他不該讓小明自己上夜學去。

小明本身可能沒有危險，無奈他對何志之死感到可疑，可能不顧一切地冒險亂闖，危險的事便有可能因此產生。

布列督察吩咐石勇小心保護小明，可能也是基於他早巳料到會有此一着！現在小明萬一出了事，石勇眞不知如何向他上司交代才好。

石勇和姜玲玲在巴士站獃了一會兒，只見車子一輛輛地停了下來，人羣一批批地散去，就是沒有小明的下落。

石勇越想越不對勁，終於開了他的車子，帶同玲玲到市區去。

× × ×

市區雖然比新區較爲熱鬧，但時間上已經是晚上十一點了。

街上很靜！

石勇和姜玲玲開車到一間夜學的校址去，那兒早巳人去樓空。

他們只好匆匆開車返回新區。

他們希望這時候小明巳返抵家內，可惜他們回到姜家時，屋內還是空空如也。

石勇焦急得有如熱鍋上的螞蟻；他不

知道應不應該立即向上司報告。

其實姜玲玲比他更焦急，因爲小明在玲玲心目中比任何東西更重要。

她知道小明不會到處遊蕩，一定是遇上了什麼意外，才會連人影也不見。

姜玲玲終於忍不住叫石勇與警方連絡，因爲他們要知道今晚街上有些什麼意外事件發生，那只有警方最清楚。

石勇無可奈何，惟有向上司報告。

× × ×

布列督察從睡夢中被人吵醒。他十分生氣，回到辦公室之後便拍案大罵。

石勇幾乎無法解釋，因爲布列親口吩咐過他，必須保護小明。

布列的助手在旁提醒他，化驗室的報告來了；由小明檢獲的幾枚烟蒂之中，巳證明有三枚是同一牌子的香烟。

但是，這並未能證明一些什麼，因爲那種牌子的美國香烟，目前非常流行，吸的人多，烟蒂自然隨處都可以發現。

布列担心小明的安全，立刻派出大批警員到新區展開搜索。對於化驗室送來的報告，反而暫時擱置一旁。

與此同時，姜玲玲忽然想起了一個人，那是一名住在新區的小童「文仔」。

文仔只有十二三歲，常常與小明玩在一起，所以姜玲玲急於要找他。

時間已是午夜。

新區的居民大都是要幹早活的，所以這時候人們大都睡了。

姜玲玲很抱歉地把文仔叫醒。

文仔的父母也認識姜氏姊弟二人，而且對他們一向同情。這時候知道小明失了蹤，文仔一家人也緊張起來。

姜玲玲的目的是要知道小明有沒有找過文仔。

文仔果然回憶着黃昏時候的情形，他說小明在上夜學之前，的確找過他。

小明曾經問文仔，是否認識一個叫「牛哥」的二十歲青年。

原來那個叫牛哥的人，就是常常出現在新區球場上的人。

文仔當時表示並不認識他！但文仔却知道牛哥不是什麼好人，所以也提醒小明小心一些，切勿招惹那種人。

玲玲不禁在想：小明究竟想起了什麼？爲什麼他要找牛哥？

石勇終於又找到來了。

警方人員的搜索無結果，新區的人在入黑之後也沒有人見過小明。

姜玲玲內心焦急得想哭，但表面上却顯得一派冷靜。

她是個十分堅强的女性，時間的磨鍊證明她是個受得起考驗的人。

她沒有流淚，也沒有埋怨誰。她只希望她弟弟平安回來。

她帶同石勇再次到球場那邊去。

但是，經過警方人員一番擾攘之後，在球場流連的人羣，早巳散去了。

石勇一邊安慰着玲玲，一邊繞着小徑，兜過山邊，正待返回新區大厦這邊來。

突然間，那列矮叢背後有人影移動。

玲玲扯了石勇一把。

石勇立刻會意。但他沒有拔槍，只低聲叫玲玲小心。

三名年約十八九歲的男子，在朦朧的月色下，攔住石勇和玲玲的去路。

石勇冷冷地問：「你們是什麼人？」

「什麼人？」爲首一人笑了笑，其他兩個放聲大笑起來。

石勇拖住玲玲，裝成要硬闖過去的樣子。

三名年青人把手一攔，格格地笑道：「想走麼？可以，不過要將你的女朋友留下來！」

另一人却說：「還有，你口袋裏的錢，也要全部留下！」

最後一人道：「還有還有，手錶和金筆，也要放下給我們！」

石勇將拖住玲玲的手放開，道：「好好，我怕了你們，錢財身外物，都給你們留下吧，但女朋友却不可以。」

他說着，將手錶脫了下來，其中一名青年果然伸手過去。

豈料那青年人還未摸到手錶，自己的手腕却被人扣住。

他心感不妙，迅速反抗，豈料不反抗猶自可，一發力，雙足竟然先行離地，整個人被石勇揪起，凌空摔了一跤。

石勇沒有拔槍，也沒有表露身份，他顯然瞧不起這三個人。

其他二名青年看見石勇動手，也分頭向二人展開攻擊！

姜玲玲本來也沒有心情打架，她只急於找到她的弟弟。

但是，人家既然動手，她豈可獃在一旁等人來揍她？

只見她嬌喝一聲，拳脚一動，那青年人全無招架之力。

玲玲的武功得自亡父眞傳，以自衞爲

主，所以等閒人不易接近她。

石勇更加是受過訓練的警探，徒手搏鬥，以出手快捷見稱，所以三名青年彷彿遇上了一陣狂風似的，刹那間被打得覓路奔逃。

石勇本來無意跟他們為難，但為了小明的下落，他將其中一人留了下來。

「你叫什麼名字？」石勇一手執住他的衣襟，狠狠地問。

「我叫……」那青年人支吾着，「我叫爛頭。」

豈料這邊未說得完，那邊已經連揍了石勇兩拳，然後雙手一放，整個人被摔倒地上。

他爬起來想走。

但是，石勇衝前一掌，又將他推倒在草坪上。

「你再敢亂動一下，老子活活將你打死！」

石勇一隻脚踏在那青年人的身上。

玲玲走過來問：「聽說過牛哥這名字麼？」

那年青人囁嚅地回答：「他是我們大哥！」

「好極了！」石勇一手將他揪了起來，「帶我們去找他！」

年青人不敢不從。

他的手臂被石勇屈向背後，押住往前走。石勇一邊又問：「你叫爛頭，這是綽號吧！」

「是的！」

「另外逃走的兩個呢？」

「一個叫阿洪，一個叫德仔。」

「都是跟牛哥的？」

「是的。」

姜玲玲聽到這裏，插嘴問道：「你今晚見過牛哥嗎？」

爛頭道：「見過了。」

「大概什麼時候？」玲玲問。

「一小時前！」爛頭說。

玲玲又問：「有見過一名十三歲少年麼？聽說他要找牛哥。」

爛頭想了想，道：「沒有留意。我只知道牛哥今晚一直跟水仙在一起。」

石勇問道：「水仙是什麼人？」

「牛哥的女朋友。」爛頭說。

這時候，三個人已走了那條十分僻靜的小徑。前面就是一條很靜的馬路。

馬路兩旁，停滿了汽車，行人絕無僅有。

玲玲想着她弟弟小明，想得出了神！

石勇押住爛頭走在前面，不斷留意着馬路兩旁的情形。

他知道爛頭這班人絕非善良之輩，剛才被他們擊退的另外兩個人，隨時可能在此伏擊他們！

所以石勇一再警告爛頭：「你只要帶我見牛哥，我們各不相欠；假如你或你的同伴敢再耍花樣，首先吃苦的定是你！」

爛頭的手臂被石勇彎向背後，一直在隱隱作痛，可惜自己又無力反抗，他當然不敢妄動。

但是，他的一個同伴，這時候却突如其來地，又再出現在前面。

德仔和阿洪這兩個傢伙，不知從何處弄來了刀棒，在行人道之上擺開了陣勢；他們顯然知道石勇等人取道經此，所以才會在這兒等待。

石勇冷冷地對爛頭道：「乖乖的告訴他們，老子今天不想打架了，只想見阿牛，如果誰動手，死傷一律與老子無關！」

豈料爛頭還來不及答話，對方已有人傳話過來：「快把他放開，否則你們休想走前半步！」

說話的是德仔，他將手中的木棒往前撩撥作勢。

石勇道：「給你們三秒鐘時間，立即放下刀棒給我滾！」

石勇仍然押住爛頭，他的冷靜令人望而生畏。

姜玲玲也毫不畏懼。

石勇在計算着時間：「一……二——」

然而當他叫出了「三」之後，對方刀棒已經一齊撲了過來。

石勇用力一推，爛頭身不由主，做了擋箭牌，首先與阿洪撞作一團。

石勇趁勢衝前，阿洪舉刀相向。

石勇側身一閃，刀鋒在他面旁劃過。

阿洪得勢不饒人，亂刀狂刺，將石勇迫向路邊一輛汽車旁邊。

眼看石勇閃無可閃，避無可避，但他仍未拔槍，也沒有揚聲表示他是警探的身份。

這一邊，玲玲面對德仔，赤手空拳對木棒，左閃右跳，這時正躍登上一輛汽車之頂。

她居高臨下，看得清楚。眼看石勇就要捱上幾刀，無奈自己却被德仔持木棒迫得喘不過氣來。

突然之間，刀光一閃，石勇揚臂側身，刀鋒自腋下刺來。

石勇大叫一聲，嚇得玲玲差些兒魂不附體。

她以為石勇受了傷。

其實石勇並未被切中，他那一聲大叫，把對方也弄得一呆。

石勇的手肘下沉，制住了阿洪持刀的手，橫掌直劈！登時打得阿洪鼻血口血直流。

石勇趁勢奪刀。

阿洪「啊喲」一聲，已被石勇絆倒地上。

刀鋒架頸，石勇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嚇得阿洪聲聲求饒。

那一邊，玲玲輕跳急縱，輕巧地閃避着德仔手中的木棒。

玲玲憑住路燈的照耀，終於揀到了一個空罅！玲玲就朝住這漏洞急急搶攻。

木棒朝玲玲身上擊來，玲玲側身卸馬，反手扣住木棒，搖臂探腿，玲玲所使出的，正是打蛇隨棍上的招數。

德仔無論如何也不是玲玲的對手，他接連挨了幾脚！人也倒地不起。

玲玲以木棒壓住德仔的頸項咽喉之間，作勢說：「你想被抬進醫院還是送入殯儀館去？」

那一邊，一陣步聲急急揚起，原來是爛頭看見勢色不對，拔足飛遁。

姜玲玲回頭一看，急忙揚手將木棒飛擲過去。

木棒去勢如電，急如流星，直竄向爛頭雙腿之間。

爛頭走得正急，絕難想到玲玲有此一着！登時跟蹌絆倒在行人道上，痛得無法站立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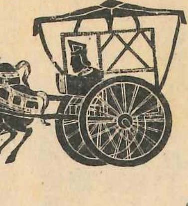
石勇這時才掏出了他的手鐐來，將阿洪和德仔二人的右手扣在一起。

阿洪納納地說：「原來你是警探，為什麼不早些說？」

石勇瞪了他一眼：「老子至今為止，仍然不算得是辦公事，否則你早已吃了子彈！」

姜玲玲這時亦已將爛頭由地上拖了起來。

（未完）



玄機妙算

機智子

草人當兵計

劉協（按：非南朝著文心雕龍之劉協）是五代時的良將，起初是投靠青州王師範，後來又降於梁。

他曾經和晉王李克用戰於河曲，總是打了勝仗。

後來，劉協想乘勝撤走，該將都說：「那怎麼行呢？雖然我們是打了勝仗，但是畢竟還是敵人兵多，我們兵少。如果說留下一部分守城，一部分撤走，那麼兵力分散了，力量就更弱了；如果說全部撤走，那麼，晉兵一定會進擊，那我們豈不是轉勝為敗了。」

劉協說：「諸位且稍安毋躁！你們盡管放心，我自有法子使晉兵不敢追逐。」

於是，命令軍士製好五具草人，前面的執刀，後面的手拿着令旗，都用馴馬載着，在城頭走動。

一切都佈置妥當，就在黃昏時下令撤軍。

第二天，刺探向晉王報告，說是敵軍已撤走了。

晉王想：「豈有此理，敵軍連打了幾次勝仗，怎會在夜裏撤走？」就親自登高瞭望，看到城裏有敵兵在巡守，於是按兵不動，還把刺探臭罵了一頓。

第三天，晉兵就發覺有點不對勁：怎麼老是五個人巡守，忽前忽後，不像是有紀律的騎兵？於是向晉王報告。

晉王上瞭望台仔細觀察，才看清楚是草人，知道中計了，想發兵追趕，但是太慢了，只得作罷。

看完這個故事，讀者是否想到諸葛孔明的「空城計」？可以說有異曲同工之妙。

撒荳勝敵

宋軍部將劉錡所統率的全是陸面部隊，而金國大多是騎兵部隊，並且那些馬匹飛奔的速度比平常的馬來得快，原來兀朮精通於養馬，凡有母馬生下小馬一個月，就將母馬綁在山腰，放小馬於山下，母馬一見馬兒便嘶鳴，馬兒就一面嘶叫一面奔向山腰，去找母馬要乳吃，天天如此訓練，等到小馬兒習慣了這樣的奔馳之後，又移母馬於山頂上，而把馬兒放於山腰，馬兒找不到母馬，自然會連聲哀鳴，母馬聽見了會在山頂上和鳴，馬兒便疾速地往山頂上奔馳，日子一久，習以為常，所以能登山越嶺像踩平地一般，而在平地上就更加快速了。劉錡駐守順昌時，碰到兀朮率領騎兵來進攻，劉錡下令部下每人用竹筒裝荳繫在腰間。交戰後故意敗退，兀朮率領騎兵部隊在後追趕，宋軍於是將竹筒割斷，讓黃荳撒得滿地。兀朮的馬匹追逐得餓了，一見地上的荳子，便爭着吃，用馬鞭抽打也不願走開，劉錡這時便指揮部下反攻，到最後終於轉敗為勝，殺死不少金兵。

誘敵分兵

吳越王錢鏐率領部隊討伐吳國，駐軍於長江的南岸，吳王出兵對抗，紮營在長江的北岸。吳國的部隊人多而吳越的軍隊人少。第一次交兵，因人少吃了虧，吳越軍連連失敗，吳越王因此召集諸位部將商議說：「對方人多我方人少，如何是好呢？不戰而退的話，我的威名要付於流水，若是交戰則又怕打不過人家，諸位想想，可有什麼兩全的對策沒有？」吳越王的兒子錢傳瓘說：「只有利用出沒無常的兵馬引誘對方來分散兵力，而後集合全力來進攻他們，則可一戰成功。」

諸位部將都點頭稱好，於是將所有的兵馬分編為左右中三軍，以最具戰鬥力的精銳士卒二萬五千人為中軍，左右兩軍各為二千五百人。一到晚上，令左軍靜靜地沿着江岸，向東行進五里而止，一到夜半打鼓吶喊，再暗中慢慢回到本營，同時，令右軍靜靜地沿着江岸，向西走五里，暗地裏渡過長江北岸待命，到夜半，鳴鼓吶喊，等敵軍追到，便向西佯裝敗退，引着敵軍遠追。又事先預備了兵船停泊在三十里外，兵隊退到那兒時，馬上乘船渡江回到本營來，不求打勝仗，用意在引誘敵軍遠追，以便分散對方的兵力。

話說那吳軍於半夜裏，忽然聽見東西兩邊鳴鼓吶喊，吳王大驚道：「敵軍分為三路以謀夾攻，應提早防備。」於是分軍為三路去抵抗。錢傳瓘率領中軍的精銳部隊，一聲不響地渡江到對岸，直接地進攻敵營，吳軍還以為吳越分三路夾攻，心中惶恐，同時由於兵力分散了，實力也就相對的減弱。錢傳瓘也因此大破了吳軍。

俠義中篇傳奇小說

曹若冰・文
子成・圖

煞星・黑鳳・嬌貴情

（五）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駱天龍到裕親王府準備上任，他有意要給那些護衛一些顏色看，使他們不致太驕狂跋扈，所以一早來到裕親王府門口時故意用話激那班護衛和他交手，正好領班段文慶出來制止他們，並引駱天龍進大廳見裕親王和多倫格格，裕親王要求駱天龍久住，但他只答應住半年，就得離京……正當這時，黑鳳等人也到京了，賈巧嘴談及駱天龍進裕親王府任西席，黑鳳認爲駱天龍不是那種背祖忘宗、願意投靠清廷的人，認爲他此舉必有目的……

爲武林正義　勿陷鷹犬謀

黑衣人與駱天龍就這樣在一個「靜」字上較上了勁！

一盞茶辰光過後。

天空的落日餘輝巳經消逝，無情地拉下了黑幕，院子裏一片黑暗，客廳裏更黑了。

突然，黑衣人緩緩輕吁了口氣，終於開口說了話：「閣下，你赢了！」

語聲低沉而有點沙啞。

駱天龍淡淡地說道：「謝謝閣下，承讓。」

「不必客氣。」黑衣人冷冷道：「閣下怎麼不進廳內來？」

駱天龍道：「閣下沒說一個請字。」

黑衣人道：「你不是害怕什麼吧？」

駱天龍劍眉微微一揚，道：「笑話，要是怕我就不來了。」

黑衣人輕聲一笑，答道：「閣下說的也是。」

語聲一頓即起，道：「閣下請進。」

駱天龍仍然站立在那兒沒動。

黑衣人道：「閣下怎麼還不進來？」

駱天龍淡淡道：「閣下不懂得『禮尚往來』的一個禮字？」

「怎麼樣？」

「請答我問話。」

「我讀過聖賢書，當然懂得。」

「閣下既讀過聖賢書，懂得一個禮字，便不該如此失禮。」

「我那裏失禮了？」

「我請問，約我來此的可是閣下？」

「不錯，是我。」

「約我來此的既是閣下，閣下便是主人，客人來了，主人竟然面對着牆壁，以背對客人，這算不算失禮？」

「你的意思是我不該以背相向？」

「不錯，閣下此擧不僅是失禮，而且對我也是一種侮辱！」

「閣下太言重了，我對閣下可決無侮辱之意！」

「那麼閣下爲何不轉過身來以面相對？是不敢？」

「不是不敢。」

「是爲什麼？」

「因爲我不願見你。」

「哦。」駱天龍倏然輕聲一笑道：「閣下之言何其矛盾。」

黑衣人道：「我怎麼矛盾了？」

駱天龍道：「閣下既然不願見我，又何必約我來此。」

黑衣人道：「因爲有事要和閣下談，不得不約閣下來此。」

駱天龍又道：「閣下有什麼要和我談的？」

黑衣人道：「閣下不再責我不懂禮，以背相向了？」

駱天龍淡淡道：「不了，我這麼說也只是逗逗閣下的，其實閣下爲何以背相向的原因，我早就明白了！」

「哦。」黑衣人道：「你以爲是什麼原因？」

駱天龍輕聲一笑道：「別問了，閣下，還是說說你那要和我談的事吧！」

黑衣人微一沉吟道：「首先，我應該向閣下說一聲恭喜。」

駱天龍道：「恭喜什麼？」

黑衣人道：「恭喜閣下榮任多倫格格的西席，攀上了高枝，獲得一個飛黃騰達的好機緣！」

駱天龍淡然一笑道：「閣下好靈通的消息。」

語聲一頓又起，說道：「閣下跟我談的事，總不會是這兩句吧。」

黑衣人道：「當然不是，這只是開場白。」

駱天龍道：「那麼就說正題吧。」

黑衣人沉默了利那，道：「我聽說在閣下還未進入裕親王府之前，就曾有人勸阻過閣下，有這回事麼？」

駱天龍道：「不錯，有這回事。」

「閣下爲何不聽勸？」

「我爲何要聽勸？」

「閣下是個聰明人，當世武林俊彥，該知道一個官字沾不得！」

「裕親王府的西席並不是官。」

「但却算是官家的人。」

「算是官家的人，也沒什麼不好。」

「在武林俠義之士眼裏，却是個不忠不義之徒！」

駱天龍雙眉微微一揚，道：「閣下的意思可是和那賈巧嘴一樣？」

黑衣人道：「不錯，我奉勸閣下，希望閣下愛惜自己的聲譽，盡快回到江湖上去，將一身所學用於江湖，用於正義！」

駱天龍道：「謝謝閣下的勸告，可是我不能！」

黑衣人道：「爲什麼不能？」

駱天龍道：「閣下既知道我，當該知道我江湖人稱『煞星』，俠義道視我爲魔，這種聲譽沒有什麼好愛惜的，也不值得愛惜！」

黑衣人道：「閣下要是這麼想那就錯了。」

駱天龍道：「怎麼錯了？」

黑衣人道：「閣下該知那視你爲魔的只是那些少數不明白事理，不了解你的人，你豈可以如此自我菲薄，自拋自棄！」

駱天龍道：「這麼說，閣下必然很了解我了？」

黑衣人道：「我不敢說我很了解你，不過，最起碼我不會視你爲魔！」

「哦。」駱天龍淡然一笑道：「謝謝閣下，可惜閣下一人並不能代表整個武林俠義道，只閣下一人，不視我爲魔又有什麼用！」

黑衣人說道：「只要你願意接受我的勸告，我可保證爲你向當今武林俠義道解釋！」

駱天龍道：「解釋什麼？」

黑衣人道：「解釋你不是魔，解釋你所殺之人，不是江湖惡徒，便是那奸詐僞善的該死該殺之輩！」

駱天龍道：「那些俠義道人會聽信閣下的解釋？」

黑衣人道：「雖然未必都會聽信，但至少有部份人會聽信。」

駱天龍淡淡道：「我再謝謝閣下，奈何我仍然不能接受閣下的勸告！」

黑衣人道：「這又是爲什麼？」

駱天龍道：「我只能告訴閣下，人各有志，不可相强！」

黑衣人默然稍頃，道：「閣下既這麼說，我就不便再多說什麼了，不過……」

語聲微微一頓，又道：「你入裕親王府的目的是爲找那柄靑霜劍，還是另有意圖？我希望你實說！」

按理，黑衣人問出此話，駱天龍應該立刻神色驚變才是，然而，駱天龍神情竟平靜依舊地淡淡道：「爲找那靑霜劍，也另有意圖！」

黑衣人道：「另有什麼意圖？」

駱天龍回答道：「這個姑娘就不必問了。」

黑衣人心中暗暗一震，道：「你稱呼我什麼？姑娘？……」

駱天龍道：「是的，姑娘。」

黑衣人道：「你知道我是誰麼？」

駱天龍淡淡道：「黑鳳。」

黑衣人正是黑鳳，她霍地轉過身子，嬌靨兒上有着些微訝異神情，美目灼灼地凝注着駱天龍，問道：「你是怎麼看出我的？」

駱天龍微微一笑道：「憑我自己的感覺與姑娘和我談話的語氣。」

黑鳳神情一怔，道：「憑你自己的感覺與我交談的語氣？」

「是的，姑娘。」駱天龍含笑地點了點頭，話題一變，道：「姑娘不是不願見我的嗎？怎麼轉過身來了？」

黑鳳眨眨美目道：「本來我不想讓司馬大俠知道我的，可是……」

駱天龍含笑接口道：「既然巳經被我知道了，就只好轉過身來了，是不是？」

黑鳳微點了點頭，臉色神情倏然一肅，說道：「如今司馬大俠巳經知道是我了，請再答我一句，可願接納我的奉勸？」

駱天龍搖頭道：「謝謝姑娘，我仍是那句老話，人各有志，不能相强！」

黑鳳輕咬着香唇，沉吟地道：「那麼可否告訴我，你那另外的意圖是什麼？」

駱天龍答道：「請姑娘原諒，我不能够！」

黑鳳黛眉微皺地深望了駱天龍一眼，道：「你不會是意圖在淸廷求取榮華富貴吧？」

駱天龍淡淡道：「姑娘看我像是那種

有意求取榮華富貴的人嗎？」

黑鳳眨眨美目道：「看來你雖然不像，不過，俗話說得好『以貌取人，失之子羽。』這種事我怎敢以像不像而作準！」

駱天龍點頭一笑道：「姑娘說的是，這種事確不能以像不像而作準！」

語聲微微一頓，說道：「姑娘相信我不？」

黑鳳道：「相信你什麼？」

駱天龍道：「姑娘若是相信我，我願意向姑娘保證，我決不會在清廷求取榮華富貴！」

黑鳳沉吟地一點頭道：「好，我相信你，但是，我要提醒你一件事，並請你記住！」

駱天龍道：「什麼事？」

黑鳳道：「你可以當裕親王府的西席，決不可以替清廷做事，否則……」

駱天龍接問道：「否則怎樣？」

黑鳳神色冷凝地說道：「有人會傾盡全力對付你！」

駱天龍道：「是那賈巧嘴麼？」

黑鳳道：「也許還有別人。」

駱天龍含笑道：「那別人便是姑娘，是不是？」

黑鳳冷冷道：「也許是也許不是。」

駱天龍瀟洒地笑了笑，道：「謝謝姑娘的提醒警告，這我也可以向姑娘保證，我決不會替清廷做什麼事，不過，我也要先向姑娘聲明一聲，事情若然與我有關，對我在京裏的意圖有所妨碍衝突，或是不利時，我爲保護我自己，那就不能說是替清廷做事了，同時，請姑娘轉告賈巧嘴他們，最好別惹我！」

黑鳳黛眉微揚了揚，旋即點頭說道：「好，這話我一定代爲轉達。」

語聲一頓又起，說道：「現在話已經說明白了，司馬大俠你請回吧。」

駱天龍道：「姑娘這是逐客？」

黑鳳淡淡道：「司馬大俠言重了，我並非這廢宅主人，何來逐客之說！」

駱天龍道：「那麼姑娘那『你請回吧』之言的意思是？……」

黑鳳微微一笑道：「我的意思是話既然說明，司馬大俠出來的時間也够久了，爲了免得那位嬌貴的多倫格格的懸念，司馬大俠該回去了，我也該走了。」

「哦，原來是這個意思。」駱天龍笑了笑，話鋒忽地一轉，道：「姑娘，我有幾句話想請教，姑娘能實答麼。」

黑鳳眨眨美目道：「請教二字我不敢當，司馬大俠想問什麼只管問就是。」

駱天龍道：「我請問，姑娘爲何要勸阻我投身清廷？」

黑鳳道：「爲司馬大俠是我大漢民族，爲司馬大俠是我武林一脈，也爲司馬大俠一身所學不俗，應該投身武林正義！」

駱天龍目閃異采的說道：「不爲別的麼？」

黑鳳道：「不希望清廷有司馬大俠這麼的一位好手，助紂爲虐，爲武林俠義志士增加一個强敵！」

駱天龍點了點頭，道：「我再請問，姑娘和那賈巧嘴可是同路人？」

黑鳳略微猶疑了一會，點頭道：「不錯，他是我的一位長輩。」

「哦。」駱天龍眨眨星目道：「姑娘約我來談談是奉他之命麼？」

「不。」黑鳳搖頭道：「他雖然是我的長輩，但在身份上他却是聽我這個晚輩的？」

駱天龍默然了刹那，又道：「姑娘，容我作最後一問，姑娘是當今武林中那一個正義組織？」

黑鳳搖搖頭道：「這……請司馬大俠原諒，目前我還不能奉告。」

駱天龍略一沉吟道：「姑娘既這麼說，那我就不再多問了，告辭。」

話落，一拱手，轉身邁步瀟洒地往外走去。

黑鳳站在那兒沒動，也沒說話。

駱天龍剛走了兩步，忽然想起什麼事情地脚步一停，回身問道：「姑娘在京裏打算待多久？」

黑鳳道：「司馬大俠此問是？……」

駱天龍淡淡道：「隨便問問。」

黑鳳道：「沒有一定。」

駱天龍道：「姑娘在京裏如有什麼事情要我帮忙的，請只管托人帶個信來給我，我必當盡力！」

黑鳳美目一凝，道：「你這話可是由衷之言？」

駱天龍點頭正容說道：「請姑娘相信，我字字發自肺腑！」

黑鳳眸珠子微微一轉，道：「現在我就托你帮忙我辦件事，你答應麼？」

駱天龍道：「什麼事？姑娘請說，只要我力所能及，我無不答應！」

「好。」黑鳳道：「我想要前明的那頂『九龍冠』，你能帮我取出來麼？」

「這個……」駱天龍神情不由一呆。

黑鳳道：「你不願帮這個忙？」

駱天龍道：「姑娘可知道那『九龍冠』深藏禁宮大內麼？」

黑鳳點頭道：「我知道，它要不是深藏禁宮大內，我就不會請你帮忙了。」

駱天龍暗吸了口氣，道：「姑娘這個忙我帮不上。」

黑鳳道：「爲什麼？」

駱天龍道：「姑娘該知道禁宮大內禁衞森嚴，要想進去很難很難。」

黑鳳道：「你不敢進去？怕難？」

駱天龍雙眉微微一揚，道：「姑娘，我只說很難很難，可沒一個怕字，也沒說不敢進去！」

黑鳳美目凝注地道：「那你說帮不上忙的意思是什麼？」

駱天龍又暗吸了口氣，道：「因爲我與人有約，決不進入禁宮大內一步！」

黑鳳道：「與誰有約？」

駱天龍道：「這姑娘就別問了。」

黑鳳眨眨美目，又道：「那麼我要另外一件東西呢，你願意帮忙嗎？」

駱天龍道：「姑娘請說說看。」

黑鳳道：「哈泰的人頭。」

駱天龍神情不由又是一呆！

黑鳳問道：「怎麼樣？你能够答應我麼？」

駱天龍一搖頭道：「我不能。」

黑鳳道：「我請問道理？」

駱天龍道：「哈泰一身武學功力極高，譽稱京畿第一高手，據我所知，他雖貴

爲皇族貝勒，但爲人甚是剛正，生平並無惡行，也無可殺之罪！」

黑鳳道：「但他總是愛新覺羅氏，是我大漢民族的敵人！」

駱天龍星目倏然一凝，道：「姑娘可是與他有仇？」

黑鳳搖頭道：「無仇。」

駱天龍道：「姑娘要他的人頭，只因爲他是愛新覺羅氏？」

「不錯。」黑鳳道：「也因爲他一身武學功力極高，異日必是我大漢民族忠義志士的一個强敵！」

駱天龍略一沉吟道：「如果只是爲此，姑娘請放心，到時他由我負責就是！」

黑鳳凝目道：「你有把握？」

駱天龍道：「姑娘該相信我，沒有把握，我決不會這麼說！」

黑鳳默然了刹那，道：「到時，我到什麼地方找你呢？」

駱天龍道：「我是個江湖的人，目前我雖然是裕親王府的西席，但離開裕親王府後，我仍是個江湖人。」

黑鳳微點了點頭，再次默然了刹那，道：「哈泰既無該殺之道，那九門提督可是個死有餘辜之人，如果我請你帮忙取九門提督的人頭呢，你答應麼？」

駱天龍點頭道：「這可以，不過必須等一段時日！」

黑鳳道：「現在不行？」

駱天龍道：「不錯。」

黑鳳凝目道：「這又是爲什麼？」

駱天龍道：「現在殺了他，那會影响我在京裏的行動！」

黑鳳忽然一笑道：「算了，司馬大俠，我這是逗你的，我不但誰的人頭都不要，並且還要請司馬大俠記住我一句話，不要在這兒輕妄殺官家的人！」

她這話實在前後矛盾費人猜疑不解！先前，她既勸阻駱天龍不要投身朝廷，並警告駱天龍不得替清廷做事，現在却又要駱天龍不要輕妄殺害官家的人！

她的話爲何前後矛盾若此？……

駱天龍聽得神情不由愕然一怔！星目倏地一凝，問道：「爲什麼？」

黑鳳道：「你若是輕妄殺害了官家的人，那會引起清廷的注意戒備，因而妨碍到我們的計劃！」

「哦。」駱天龍星目異采飛閃地深望了黑鳳一眼，道：「姑娘既這麼說，我答應姑娘萬不得已時，決不輕殺一個官家的人就是！」

話落，倏又抬手一拱，說道：「告辭了。」

黑鳳嬌軀微欠地道：「司馬大俠請好走，恕我不送了。」

駱天龍笑笑道：「姑娘請別客氣，希望下回有事再約我見面時，別再帶那麼多的人，讓人心裏不舒服了！」

話聲中，人已瀟洒地轉身走了出去。

黑鳳心中不禁暗暗一震！旋即揚聲嬌笑着說道：「司馬大俠實在高明令人佩服，希望自今而後我們是友非敵！」

駱天龍已經走出了廢宅的大門。

黑鳳仍然站在那兒沒動，直到估計駱天龍已經走出了百丈以外，她才緩緩吁了口氣，說道：「三叔，他已經走遠了，您和大夥兒都出來吧。」

隨着她的話聲，廳外院子裏，前後各處的暗影中現身走出了十多個人；正是胡老頭兒，楚士揚，賈巧嘴和義女方玉琴，徒弟沙小虎，與七八個年青黑衣漢子。

衆人進入廳中，黑鳳立即望着賈巧嘴問道：「六叔，他的話您都聽見了麼？」

賈巧嘴點頭道：「我聽得很仔細。」

黑鳳道：「您覺得他怎麼樣？」

賈巧嘴雙眉微蹙，沉吟地說道：「他冷凝沉穩，令人覺得高深莫測，也高明得可怕！」

語聲微微一頓，接說道：「姑娘，有些話妳說得太露骨了！」

黑鳳道：「六叔是指我不該對他直言我們是武林忠義志士？」

賈巧嘴點頭道：「是的，他究竟是怎樣一個人，到目前爲止，我們可說還毫無所知，這對我們實在太危險了！」

黑鳳眨眨美目道：「六叔可是怕他對我們不利，出賣我們？」

賈巧嘴道：「也許他不會出賣我們，但是我們却不能不防萬一！」

黑鳳微微一笑道：「六叔說的甚是，我們確是不能不防萬一，不過，六叔只管放心，對此，我已有安排！」

賈巧嘴問道：「姑娘已有怎樣的安排呢？」

黑鳳道：「我在內城裏有人，他的一舉一動全在監視之下，只要他稍有不利我們的行動，我會先得到消息的！」

胡老頭詫異地凝目道：「姑娘在內城裏有人，這件事情我怎麼從未有聽姑娘說過？」

黑鳳道：「三叔，那人原是義父安排下的，只有義父一人知道，也只聽義父的令諭行動，義父臨終時把這件事交待了我，並令我守秘，所以我才一直沒跟三叔提說過，還望三叔莫怪我瞞您！」

胡老頭兒笑說道：「這既然是妳義父遺命交待的，三叔怎會怪妳。」

賈巧嘴眨了眨眼睛，問道：「姑娘，那人在內城裏是幹什麼的？他……」

胡老頭兒雙眼倏地一瞪，截口道：「老六，這話你該問麼？」

賈巧嘴神情一怔，旋即低下了頭，說道：「三哥原諒，小弟一時失言！」

胡老頭兒輕哼了一聲，道：「老六，我看你是越活越回去了！」

賈巧嘴低着頭沒敢說話，看樣子他似乎很怕他這位三哥。

黑鳳有意替賈巧嘴解除尷尬地說道：「好了，我們回去吧。」

話落，當先舉步往外走了出去。

× × ×

駱天龍出了廢宅，他一邊走，心裏一邊在暗想：「黑鳳，胡老頭兒，古玩齋的店東，賈巧嘴，這些人都是當世武林什麼忠義組織裏的人？……還有黑鳳口中的那位少主，又是個什麼出身來歷？是個什麼樣的人？……」

想着想着，他不禁搖搖頭自嘲地笑了，自語地道：「我儘想這些幹什麼，管他們是什麼忠義組織裏的人呢，到時候總會明白的……」

於是，他立刻撇開了這個煩人的問題

，拐彎朝天橋方面走去。

聽人說，天橋的戲班子很不賴，青衣，花旦，黑頭，文武生都是北六省一流的紅角兒。

既然一個人出來了，反正早回去也沒事，他想趁機會上戲院子聽戲去。

剛拐過彎，迎面來了個人，是那位護衛領班——「鐵拐追魂」段文慶。

段文慶老遠的就看見駱天龍了，快步走過來哈腰親熱的笑說道：「駱爺，您一個人出來玩兒麼？」

駱天龍點頭笑笑道：「領班也是一個人出來玩兒的？」

段文慶點頭一笑，問道：「駱爺，您平常都喜歡玩兒些什麼？」

駱天龍道：「沒一定，想玩兒什麼的時候便玩兒什麼，你呢？」

段文慶笑笑道：「駱爺您可別笑我，我生平別無所好，就是愛玩兒這個……」

「玩兒這個」什麼，沒說出來，却用手做了個手勢，問道：「您對這個有興趣嗎？」

那是個玩牌的手勢，是賭。

駱天龍道：「說不上興趣，有時也會逢場作戲的玩玩。」

語聲一頓，又道：「領班生平只愛玩兒這個，那一定是此道高手了！」

「高手？」段文慶聳肩一笑道：「很多人都說我是個高手，我自己也認爲是個高手，只是可惜，那白花花的銀子總是往那些不是高手的口袋裏鑽！」

駱天龍笑道：「那可能是你的時運不濟，手氣不佳之故！」

段文慶點頭道：「可能是，駱爺，您想不想去試試您的時運手氣如何？」

駱天龍道：「改天吧，聽說這兒的戲班子很不賴，今兒個我想聽戲去。」

段文慶道：「那我今兒個也不去玩兒了，我陪您聽戲去。」

駱天龍道：「謝謝，領班既然愛玩兒那，你還是去玩兒你自己的好了，別陪我了。」

「那怎麼成。」段文慶道：「既然碰上您，怎麼能不陪您，何況您又是初到京裏不久，這兒的一切都不熟。」

駱天龍微一沉吟道：「你既這麼說，我倒不好再說什麼了，那就這樣吧，現在你陪我去聽戲，聽完我陪你去玩兒幾把，順便試試我自己的手氣。」

段文慶高興地點頭一笑道：「好，就這麼說，走，我給您帶路。」

說着，邁開大步往前行去。

× × ×

天橋的賭棚，是全北京城最有名的大賭棚，這兒凡是賭的玩藝兒應有盡有，想賭什麼有什麼，而且賭注不限大小隨意。

開賭棚的姓徐名曉山，外號人稱「鐵掌金刀」。

徐曉山在天橋地方已經有二十多年的歷史了，是當地的龍頭大哥，也是個名震北京城，無人不知的响噹噹的人物，手底下兄弟龍蛇混雜，有七八十個。

徐曉山在天橋地方雖然是個開賭棚的，是當地的地頭蛇，但他的一雙鐵掌，一柄金刀，不但都有確實不凡的好功夫，而且爲人也十分正直豪義，性喜帮人忙，濟困扶危，助人急難！

因此，江湖人大都尊重他，那些九門提督衙門裏的人，侍衛營裏的侍衛們，也大都對他有點忌憚，不願得罪他。

因爲有的時候他們也需要徐曉山的帮忙。

就拿一年多前發生的大竊案與飛賊採花殺人的兩件案子來說吧，五城巡捕營與侍衛營出動了好多人手，搜捕了半個多月，結果連個鬼影子也未逮着，後來他們找上了徐曉山，請徐曉山帮忙，竟未超出三天，徐曉山便向他們提供了綫索，因而得以順利的破案。

當然，這只不過是由徐曉山帮忙破案的最近的兩件案子，二十多年來，經由徐曉山帮忙破案的大小案子，少說也有十幾二十件之多。

爲此，九門提督與侍衛營的統帶，他們對徐曉山都有一個默契——便是天橋一帶地盤兒是你的，只要你不觸犯大清朝的皇律，不與叛逆勾結圖謀不軌，便由你！

可是，徐曉山雖然明知他們對他有這種默契，但他二十多年來如一日，從未有過一件惡行，並且嚴禁手下兄弟們在外面胡作非爲，否則，一經查覺，絕對嚴處！

因此，二十多年來，他在天橋地方上已奠定下了穩固如山般的基礎！

據說進出徐曉山這座賭棚玩兒的，什麼樣的人物都有；有富紳巨賈，有衙門裏的官員，也有內城裏的王爺貝子，有江湖上的豪客俠士，也有一般百姓小民。

不管是什麼樣的人物，一走進這座賭棚，就全得規規矩矩的玩兒，各人全憑運氣，贏了，你盡管拿走，輸了，你只有自認倒霉！

若是因爲輸了想玩兒花樣，要手法使詐，那你絕對走不出賭棚的門，不死也得會讓你脫層皮！

× × ×

聽完了戲，駱天龍陪着段文慶去了賭棚。

剛一跨進賭棚，立刻有好多人跟段文慶打招呼。

「段爺，您怎麼好久都不來這兒玩兒了？」

「段領班，這一陣子您在忙些什麼事啊？」

「段領班，您這一陣子沒來玩兒，可是輸怕了，想戒賭了？」

這顯示了段文慶的確是個愛賭的人，是這兒的常客，而且人緣還不壞。

段文慶一一點頭含笑招呼。

賭棚裏的管事過來了，迎着段文慶哈腰陪笑說道：「段爺，今兒個晌午時候咱們大哥還在惦念，說您怎麼好久都沒來玩兒的呢！」

「哦。」段文慶笑笑道：「謝謝你們大哥惦念，他在麼？」

管事的點頭道：「在，您有事兒？」

段文慶道：「沒事兒，我和朋友一起來玩兒，順便想替徐大哥介紹認識認識，日後好彼此有個照應。」

管事的目光瞥視了司馬子都一眼，道：「段爺，這位是？……」

段文慶笑道：「這位是馬爺，我的同事，新來的。」

這是駱天龍事先叮囑了段文慶的，司馬子都在江湖上的聲名太大，他不願意讓這兒的人都知道他是司馬子都，也不願意讓人知道駱天龍三字。

管事的抱拳一拱道：「馬爺，我叫陳太和，是這兒場子裏的管事，以後還望您多指教。」

「不敢當。」駱天龍含笑拱手說道：「我初到京裏，人生地不熟，日後還望陳管事多照顧多帮忙呢！」

陳管事陳太和笑道：「馬爺太客氣了，以後請常來這兒玩兒，如有需要兄弟效勞的，您請別客氣，儘管吩咐，兄弟無不盡力！」

駱天龍道：「謝謝陳管事。」

陳管事笑笑道：「馬爺別客氣。」

語聲一頓，轉望着段文慶說道：「段爺，您跟馬爺先隨便玩玩，我這就到裏面把您的意思稟告大哥一聲去。」

段文慶點點頭道：「那就麻煩你了陳管事。」

陳管事笑說道：「段爺，您怎麼也跟我客氣起來了，您這不等於是罵我麼。」

說着，人已轉過身子，快步往裏走了進去。

駱天龍望着陳太和的背影，說道：「段領班，這陳管事倒是個對人熱誠，很隨和很好相交的人呢！」

段文慶點頭一笑道：「您說得一點不錯，他對人不但熱誠，很隨和很好相交，而且更有一副好性情，好涵養，他在這兒當管事已經快十年了，還沒聽說他跟什麼人吵過嘴，他是徐曉山的一個最得力的助手！」

「哦。」駱天龍點了點頭道：「他內功深厚精純，應該是個很好涵養的人！」

其人其技

徐亮臣的背上弓

嚴霜

背上弓稱做「花裝弩」，在宋朝已經盛行，傳說擅長這種弓箭的人，以山西徐亮臣爲主，當時山西姓徐的一族，一向是荒山野嶺的一戶，以箭術馳名，到了徐亮臣，已經是第四代，他覺得自己的父親和兩代祖父，都是以箭法享譽的，就算他自己的箭術更精，未必能够超過以上的幾代，苦心研究，然後發明由背上射出利箭，稱做花裝弩。

徐亮臣當時有過一次很出色的戰鬥，有一日，他經過並州，投宿客棧，偶然聽到隣室哭哭啼啼，問個明白，知道通玄觀的道士名叫魯道成，雄霸一方，搶刦良家婦女，回到寺觀之內，把她們囚禁於密室，有如玩具，那天，他又刦了一個新寡文君，看來這個孀婦難以保存貞節，因爲她一向貞烈，到時未必依從，就會死在通玄觀之內。

徐亮臣獲悉此事，勃然大怒，從店小二口中探悉孀婦的小叔梁城懂得武藝，立刻登門求見，兩人同往通玄觀找道士拚個你死我活。

梁城欣然點頭，到了通玄觀，兩人在門前呼喝，妖道出來，梁城飛撲過去，大打出手，但却敵不過妖道士，還給他用推山掌推到十多尺外，倒地呻吟，因爲徐亮臣與他同來，妖道魯道成憤然，向前撲去，打算把徐亮臣擊倒，怎料徐亮臣不慌不忙的拱手爲禮，表示他只是伴着梁城一齊到來，根本不懂武藝，求他饒命，說完跟着叩頭乞憐。

魯道成不意爲意，看見他跪拜，還得意洋洋的站着獰笑，不料，徐亮臣剛跪下，跟着一聲响，一箭由他背上射出，飛插魯道成胸部，狂叫一聲，隨即倒下，梁城雖然受傷，但仍有多少氣力，聽到魯道成慘叫之聲，立刻站起走近，向他的骨肋踐踏，踏碎了四條肋骨，噴出鮮血來，隨即喪命，寺觀之內的妖僧睹狀，不敢抵抗，紛紛作鳥獸散，於是兩人衝入寺內，救出婦女多人，梁城的嫂嫂並未被污辱，跪地叩拜感謝徐亮臣救命之恩。

上述的故事雖屬傳聞，但却看得出由背上發射弓箭，另有一招，等閒之輩，不能抵禦，就算武林高手，有時也會因爲一時疏忽，受箭身亡。

這種背上弓叫做花裝弩，係用三條繩索分左右兩端縛住一把弓的兩端，然後另一索扣緊弓的末梢，使它平貼在背脊之上，至於左右兩個繩圈，套住兩個肩膊，故不會鬆散，另外一個繩索，一端結集在準備射擊的箭，另外一端繫在箭帶之上，到時那個人只是把上身向前打躬作揖，低下頭來，腰間的一條繩子就因爲忽然拉長，有所震動，便使那支箭脫離了弓弦，向前射去，因爲這種箭藏在衣領之內，發射之際並非用手，只是彎腰，箭已射出，實在防不勝防、

那種花裝弩的弓，只長八寸，至於那條箭，僅有六寸長，用竹代替木箭，箭頭特別尖，以純鋼爲鏃，其形扁平，要是那個人並非把上半身俯下來，不會射箭，可是，他已經俯頭之際，使箭射出，當然無法用眼去看，故此，一定要練習多年，然後射得準確。

徐亮臣就是發明花裝弩的人，不過，這種箭術只是在宋代盛行，明朝已經罕見，近代更加沒有人練習它，其實它不止是暗器當中的一種，而且是非常毒辣的一招，打鬥之際，佯作不敵，向對方跪拜，立刻有箭射出，當然是一箭射中對方胸腔的，由於兩人相距甚近，只是一箭射入要害，鮮血噴出，便即倒地身亡，就算此人不是立刻喪命，也無法戰鬥。因爲花裝弩是暗器當中相當厲害的一種，有些人苦心練習它，往往變成江湖大盜，威震一方。

段文慶心神不禁暗暗一震，道：「您是怎麼看出他內功深厚精純的？」

駱天龍淡淡道：「從他的眼神跟他走路的腳步上。」

段文慶心中不由十分佩服地道：「您實在高明。」

語聲一頓，話鋒一轉，說道：「走，我們去玩兒幾把試試手氣去。」

駱天龍點頭說了聲：「好。」

於是，二人舉步朝着一座賭枱走了過去。

剛走近賭枱，一個黃衣漢子突然一拍賭枱，罵道：「他媽的，你們這賭場裏的牌是什麼牌，這牌上一定有鬼！」

站在枱角上管枱子的一個黑衣漢子冷聲說道：「朋友，你說話嘴裏可放乾凈點，也小心點兒，這牌上有什麼鬼？」

黃衣漢子道：「我說有鬼就有鬼！」

黑衣漢子道：「鬼在那兒，你朋友必須說個明白！」

黃衣漢子道：「鬼就在牌上！」

黑衣漢子道：「在牌上什麼地方，請朋友明指出來！」

黃衣漢子道：「這何必要俺指明，你們自己心裏應該比我明白！」

黑衣漢子雙眉微揚了揚，道：「請問朋友一共輸了多少？」

黃衣漢子抬手豎起了三個指頭，說道：「不多，這個數目。」

黑衣漢子道：「是三十兩？」

黃衣漢子搖頭道：「不對。」

黑衣漢子道：「三百兩？」

黃衣漢子冷冷道：「三千兩！」

黑衣漢子神情不由一呆！瞪目道：「三千兩？」

黃衣漢子一點頭道：「哼！一兩也不少！」

黑衣漢子道：「眞的？」

黃衣漢子雙目倏地一瞪，道：「怎麼，你可是不相信我能輸那麼多的銀子，認爲俺是訛詐你們的？」

說着突然抬手從懷裏掏出一疊銀票，往賭枱上一摔，道：「你看看，俺有的是銀子！」

那一疊銀票有十來張，面額都很大，估計足有萬兩以上。

適時，陳管事陳太和自裏面快步走了出來，一見這情形，立刻目視那管枱的黑衣漢子問道：「宋强，是怎麼回事？」

黑衣漢子宋强當即把經過實情說了一遍。

陳管事靜靜聽後，轉望着黃衣漢子問道：「朋友，經過是這樣麼？」

黃衣漢子道：「不錯，是這樣。」

語聲一頓，問道：「你是這兒的什麼人？」

「管事。」陳太和道：「請朋友先把銀票收起來。」

黃衣漢子伸手抓起賭枱上的那疊銀票，收入懷內，道：「閣下既是這兒的管事，那就請管事給俺一個公道！」

陳太和道：「朋友要什麼公道？」

黃衣漢子道：「我雖然有的是銀子，但三千兩並不是個小數目，我不願被白白吃掉，也不願當傻瓜肉頭！」

陳太和含笑道：「朋友可是想要回三千兩銀子？」

黃衣漢子道：「管事若是願意拿出三千兩來還我，我當然無話可說，也樂於接受！」

陳太和道：「我要是不願意呢？」

黃衣漢子道：「那很簡單，請管事給我一個公道！」

陳太和笑笑道：「爲息事寧人起見，我實在很願意拿出三千兩來給朋友，只是，可惜我有困難，也實在不能願意！」

黃衣漢子道：「管事有什麼困難？」

陳太和道：「我如果拿出三千兩來給朋友，那便是等於承認牌上的確有鬼，如此一來，今後就決不會再有客人來玩兒，這賭棚也就非得關門不可！」

黃衣漢子道：「關不關門，都是你們自己的事！」

陳太和點頭一笑道：「朋友說的是，那的確是我們自己的事。」

語音一頓，目光一凝，道：「容我請教，朋友上姓高名？」

黃衣漢子道：「俺名叫郝震東。」

「原來是郝朋友，我失敬了。」陳太和抱拳拱了拱，道：「請問郝朋友在那兒得意？」

郝震東道：「做點小買賣。」

「什麼買賣？」

「什麼買賣都做。」

「朋友打從那兒來？」

「川東。」

「來京裏是？」

「玩玩，順便來看看有什麼買賣好做的。」

「哦。」陳太和眨眨眼睛道：「郝朋友想必是看中了這兒的買賣，認爲這買賣好賺，所以便來了這兒，是不是？」

郝震東雙目一翻，突然站起身子，道：「管事這話是什麼意思？」

陳太和淡淡道：「什麼意思，你郝朋友自己心裏應該明白。」

郝震東道：「俺不明白。」

陳太和笑了笑，道：「我想和郝朋友多談談，郝朋友可願移駕到裏面客廳上喝杯茶，再作詳談？」

郝震東搖頭道：「不必了，俺口不渴，在這樣談也是一樣。」

陳太和又笑了笑，道：「如此，我就不勉强郝朋友了。」

語聲一頓又起，道：「我請問，郝朋友輸的那三千兩銀子，都是誰贏去了？」

郝震東道：「贏的人贏去了。」

陳太和道：「那麼我再請問贏的人，可是我們賭棚裏的人？」

郝震東道：「那俺怎麼知道。」

陳太和目光忽然轉望着站立在一旁的黑衣漢子宋强問道：「宋强，你這枱子上這會兒有人離去沒有？」

宋强道：「只走了一個。」

陳太和道：「是常客麼？」

宋强點頭道：「是前面街頭上小雜貨店裏的老田。」

陳太和道：「他贏了多少？」

宋强搖頭道：「他輸光了走的。」

陳太和目光轉向郝震東問道：「郝朋友聽見了麼？」

郝震東道：「這跟俺何關！」

陳太和淡然一笑道：「贏的人都還沒走，郝朋友可以當面問問他們，是不是我們賭棚裏的自己人？」

郝震東冷冷道：「管事何必跟俺來這一套，這有什麼用？」

陳太和道：「爲什麼沒有用？」

郝震東道：「道理很簡單，沒有一個人那麼傻，絕對不會有人點頭承認的！」

陳太和笑笑道：「郝朋友說的也是，郝朋友可願相信我？」

郝震東道：「管事要俺相信什麼？」

陳太和正容說道：「我保證賭棚裏所有的賭客，沒有一個是我們的自己人！」

郝震東倏然一搖頭道：「俺不信！」

陳太和雙眉忽地微揚了揚，道：「郝朋友既是不相信，我就沒有什麼好說的了，不過，郝朋友既然認定牌上有鬼，我別無他法，只好請郝朋友將牌上的所謂『鬼』，明指出來了！」

郝震東說道：「俺明指出來了便怎麼樣？」

陳太和道：「沒說話，我當衆向郝朋友道歉，並立刻拿出六千兩銀子給回郝朋友。」

郝震東道：「謝謝管事，俺只輸了三千兩，也只要三千兩。」

「那也好。」陳太和點了點頭，雙目一凝，問道：「郝朋友如果指不出『鬼』來呢？」

郝震東說道：「俺便聽由管事你來處置。」

「好。」陳太和又點了點頭，隨即一抬手道：「郝朋友請。」

郝震東嘿嘿一笑，伸手便朝賭枱上的牌抓去。

但是，他手剛伸出，那和段文慶站立在旁邊的駱天龍却突然抬手一攔，道：「郝閣下，你不用指什麼了。」

語聲一頓，轉向陳太和說道：「陳管事，請派人去拿三千兩銀子來交給這位郝朋友吧！」

陳太和不禁愕然一怔，道：「馬爺，您這是？……」

駱天龍淡淡道：「陳管事只運目仔細看看牌上就明白了。」

陳太和依言運目朝牌上仔細一看，臉色頓時不由勃然一變，旋即吸了口氣，轉向宋强說道：「宋强，你到賬房那裏去取三千兩銀子來！」

駱天龍加上一句：「全部要現銀。」

宋强拿眼睛望望陳太和，陳太和立刻說道：「照馬爺的意思，快去！」

宋强應了一聲，快步而去。

× × ×

片刻工夫。

宋强雙手捧着一個包袱，大步走了過來。

陳太和臉色神情一片平靜地道：「放在枱子上，打開它，讓郝朋友點點數。」

宋强把包袱放在賭枱上打開來，目光怒視着郝震東冷冷道：「郝朋友，你點點數吧！」

郝震東搖頭道：「不用點了，俺相信貴賬房決不會弄錯數目的，請替俺包起來吧。」

駱天龍突然說道：「這麼一大堆白花花的銀子，眞令人動心！」

段文慶似是明白駱天龍這話的用心地，接口笑說道：「您可是動心了？」

駱天龍淡淡道：「有那麼點兒。」

段文慶眨了眨眼睛，望着郝震東笑說道：「郝朋友，你聽見了麼？」

郝震東沒答理段文慶的話，朝陳太和一抱拳道：「管事，俺謝啦！」

話落，伸手拿起包袱便要離去。

駱天龍却抬手一攔，道：「閣下請留步！」

郝震東目光一凝說道：「閣下有何見教？」

駱天龍道：「閣下沒聽見我的話？」

郝震東裝作茫然地道：「什麼話？」

駱天龍道：「我對這麼一包白花花的銀子已經動了心。」

「哦。」郝震東雙目一眨道：「那便怎麼樣？」

駱天龍淡淡道：「目前我手頭正好很緊，缺錢用，閣下明白麼？」

郝震東道：「俺明白了，閣下的意思可是想向我借點銀子用？」

駱天龍微一搖頭道：「不，我從來沒有向人借銀子的習慣！」

郝震東道：「那麼閣下攔住俺，對俺說這些話的用意是？……」

駱天龍道：「我要閣下將這包銀子自己送給我。」

郝震東雙目一凝，說道：「閣下憑什麼？」

駱天龍答道：「憑我不是這賭棚裏的人！」

郝震東道：「這話怎麼說？」

駱天龍淡淡道：「賭棚裏的人雖然已明白了這是怎麼回事，但他們無法說得出口，當着衆目睽睽之下，更不能對閣下怎樣，所以只好認了，而我可就不同了！」

郝震東心頭暗暗震動地道：「閣下怎麼不同了？」

駱天龍道：「賭場裏人無法說得出口的，我可以說，他們不能對閣下怎樣，我能，閣下可懂？」

郝震東搖頭道：「俺不懂！」

駱天龍冷冷道：「那我就再說明點好了，我想來個黑吃黑，如此，閣下該不會再說不懂了吧！」

郝震東心頭不由又是一陣暗暗震動，但他仍然故作不明白地答道：「什麼黑吃黑？」

駱天龍突然一聲冷笑道：「姓郝的，別跟我再裝糊塗，如果不想讓我斷你一隻手的話，你就識相點，聽我的話，放下銀子立刻離開北京！」

郝震東雙目一翻道：「你說什麼，如果俺不識相，不聽你的，你便要斷我一隻手？」

駱天龍冷然一點頭道：「不錯！」

郝震東忽然嘿嘿一笑道：「閣下北京城可是天子腳下，是個有王法的地方！」

駱天龍道：「北京城雖然是天子腳下，是個有王法的地方，但那得看對什麼人，別說是你閣下，就是侍衞營的一位大領班，要是在這兒做你這種賣買，我照樣斷他一隻手！」

郝震東心神一震道：「閣下不怕王法嗎？」

駱天龍冷冷道：「姓郝的，別廢話了，現在只答我一句，你是願意聽我的還是不？」

郝震東略一沉吟，問道：「閣下貴姓大名？」

駱天龍道：「我姓馬，你閣下要是不願意聽我的，你可以一展所學跟我全力一搏，只要你能在我手下走過三招，我願意另外奉送你三千両的十倍！」

郝震東雙目一瞪，道：「三萬両？」

「嗯。」駱天龍點頭道：「相反地，你不但會失去那三千両，並且會斷去一隻手！」

郝震東道：「只是三招之內？」

駱天龍又一點頭答道：「只是三招之內。」

郝震東雙目轉動地嘿嘿一笑道：「一博十，這是個十分划得來而令俺動心的賭博，俺倒要試試！」

這時，所有各樣賭枱上的賭客，都因這邊在鬧事而看熱鬧地圍攏了過來。

很多人都在竊竊私議。

這姓馬的好大的口氣，他眞能在三招之內斷下那姓郝的一隻手嗎？……

他必然有一身驚人的武功，一定有把握，要不然他怎麼能敢以三萬両的銀子打賭？……

由於駱天龍與郝震東即將展開三招之博，賭棚裏氣氛頓形緊張沉悶了起來。

那圍立在四面看熱鬧的賭客，與賭棚裏的一衆手下兄弟，一個個全都雙目大睜不瞬地緊緊地盯視在駱、郝二人的身上。

突然，陳太和輕咳了一聲，說道：「馬爺，在下可以說句話麼？」

駱天龍含笑道：「陳管事別客氣，有話儘管請說。」

陳太和道：「這件事我想請馬爺別管了，讓他走算了。」

駱天龍搖頭道：「陳管事，現在巳經不是你們賭場裏的事了，而是我與他之間的三招賭約問題，與你們賭場無關！」

陳太和眉鋒一皺，道：「可是……」

他這裏剛說了「可是」兩字，站立一旁的段文慶那裏巳接口笑說道：「陳管事，事情馬爺既然巳經伸了手，你就別說什麼了，請在旁邊看熱鬧吧！」

驀地，一陣脚步聲急响，由裏面快步出來了三個人，當先一個是位面貌清癯，年約五旬的青袍老者，身後是兩個體格粗壯，神態威猛的黑衣大漢。

青袍老者一到，陳太和立刻上前一步，躬身行禮說道：「大哥，那位郝朋友竟然來咱們這兒塲子裏……」

青袍老者正是此間賭棚的主持人，名滿北京的「鐵掌金刀」徐曉山。

陳太和話未說完，徐曉山巳點頭擺手截口道：「你不必說了，我都知道了。」

語聲一頓，目光轉望着駱天龍道：「您大概就是馬爺吧，老朽這裏謝馬爺。」

說着，雙手抱拳一拱。

駱天龍抱拳欠身說道：「不敢當，在下正是馬爺，以後還望徐大哥多照顧多指敎。」

徐曉山笑笑道：「馬爺您別客氣，只要您不嫌棄的話，老朽願意竭誠交您這個朋友！」

駱天龍回答道：「我謝謝徐大哥的抬愛。」

徐曉山目光瞥視了震郝東一眼，又望着駱天龍含笑說道：「馬爺，老朽想向您討個人情，可以麼？」

駱天龍道：「徐大哥您請說。」

徐曉山道：「老朽請馬爺別跟這位郝朋友計較了，您肯賞老朽這個面子麼？」

駱天龍微一沉吟，點頭道：「徐大哥既這麼說，在下遵命，不過，在下與他的三招搏約，仍必須履行！」

徐曉山雙眉一蹙，道：「這……馬爺的意思是？……」

駱天龍道：「徐大哥請放心，我自有分寸，他若能安然走過三招，我仍願如約送他三萬両白銀，他若落敗，我決不傷他就是！」

徐曉山抱拳一拱道：「如此，老朽這裏謝謝馬爺給老朽這個面子了。」

駱天龍欠身抬手一擺，道：「徐大哥請別客氣。」

語聲一頓，轉向震郝東說道：「郝閣下，今兒個你的運氣實在够好的！」

震郝東嘿嘿一笑道：「姓馬的，別盡說大話了，你先接俺一招看。」

話未完，招巳出，雙掌快如閃電般地直朝駱天龍胸腹攻去！

駱天龍星目寒電一閃冷笑道：「你手下果然不弱，難怪你敢來這要這一套！」

他口說手不閒，身形微側，避過震郝東的雙掌攻招，右掌倏出，一伸即回。

震郝東突然一聲大叫，左手捧着右手蹲了下去。

突地，賭棚門外一陣風般地撲來一個黑衣漢子，見狀立刻問道：「老郝，你怎麼了？」

震郝東緩緩站起了身子，搖頭道：「沒什麼，只是挨了一下子，够疼的！」

那黑衣漢子雙目陡地一瞪，望着駱天龍喝問道：「你是個幹什麼的？」

駱天龍淡淡道：「我是個來玩兒，來賭錢的。」

黑衣漢子道：「你爲什麼打他？」

駱天龍道：「你問他自己好了。」

黑衣漢子道：「我却要問你！」

駱天龍道：「對不起，我不想說。」

黑衣漢子聲調突然一沉，道：「朋友，你招子要放亮一點！」

駱天龍道：「不放亮便怎麼樣？」

黑衣漢子一聲冷笑道：「你可知道爺們是什麼人？」

駱天龍搖頭道：「不知道。」

黑衣漢子道：「爺們是侍衞營的。」

「哦。」駱天龍淡淡道：「原來是侍衞營的侍衞老爺，我失敬了。」

黑衣漢子嘿嘿一笑道：「現在你該老老實實的答我問話了吧！」

駱天龍目光倏然一凝，道：「你眞是侍衞營的？」

黑衣漢子胸脯一挺，說道：「絕對不假！」

駱天龍道：「侍衞營的人都有腰牌，你把腰牌亮出來給我看看，我才相信。」

（未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月圓兇手（續完）

馮嘉・文　子成・圖

挾持人質　好夢難圓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馬洛到一擺攤子的老太婆處，獲悉美妮是被一名綽號黑仔的飛仔帶走的，他再循這一綫索在一間波樓找着黑仔，追問美妮的下落，初時黑仔不肯說，並召來另兩飛仔攻擊司馬洛，但被司馬洛打得頭崩額裂，黑仔最後只得據實說出美妮遭遇的情況，司馬洛才離開波樓……

當司馬洛回到車子上的時候，衣袋裏那隻烟匣就軋軋地响起來了。他取出烟匣，按了鈕，裏面傳來探長的聲音：「司馬洛，司馬洛，你聽得見我說話嗎？」

「當然聽見！」司馬洛說。

「阿卡里王子巳經離開了酒店，」探長說：「和兩個保鑣一起坐一部租來的車子！我們的人巳經在跟踪他！」

「別讓他發覺，」司馬洛說：「不然，事情又要複雜起來了！」

「我的人員是老手，不是初出道的！」探長說。

「繼續報告他的所在吧，」司馬洛說：「我也要參加追踪！」他把車子開動。

×　×　×

司馬洛的調查的發現是很準確的。默德里果然不止一個人來。他是有一個助手的。

默德里突然丟下碟子。「媽的，阿卡里王子現在一定正在一間最豪華的酒店中吃着最好的東西了！我們却找不到他！」

他那强壯而高大的助手惶惑地皺着眉頭：「我們——，一定要殺死他嗎？」

「我們非殺死他不可！」默德里握緊拳頭在搖着：「他對我們的行動有很大的障碍！」

那個高大的助手忽然又露出了一個狡猾的微笑：「講起我們的行動——我們最近並沒有做什麼呢！」

「還有三個母狗的下落我們還沒有查出，」默德里說：「但，今天晚上相信會有情報來的了！」

「或者，」那高大的助手說：「我們再去試試殺死那個司馬洛吧？我們總得幹點什麼的！」

默德里又搖頭：「這個司馬洛太難殺死了！我們請人去殺他，總是殺他不死！我們還是別去碰他，恐怕反而會把他惹上身來！」

「但他現在却似乎愈來愈查出得多了！」那個高大的助手說。

默德里冷笑：「但他查出得不够快，在他查出一切之前，我們會把最後一個也殺掉，回國去了。他不能追到我們國家來找我們的！」

他離開了餐廳，走到外面的陽台上去，俯望着下面那座城市的燈光。原來他們這間屋子是在一座山上的，一座像古堡一般陰惡的屋子，獨立在那裏，隣近都沒有別的屋子。陽台的下面就是一片長長的山坡，大約以四十五度角的斜度一直伸到起碼有一千呎的山脚下。從這上面望下去，那燈光繁雜的夜都市，就像是火山口裏的一堆溶岩。

那個高大的助手也跟出露台來了。

默德里忽然說：「快替我去拿望遠鏡來！」

那個高大的助手服從地進入屋裏，替他把一副望遠鏡拿了出來。默德里把望遠鏡舉到眼睛前面，向遠處瞭望。他望的是另外一部正在山路上行駛着的汽車。

「來了，」他興奮地喃喃自語着，「來了！有消息來了！」

「你是說，又是那個私家偵探？」那高大的助手問。

「是的。」默德里點着頭。

「那麼我也要迴避了？」那高大的助手問。

「當然了，」默德里點着頭，「讓我和他談！」

脚步聲踏過地面到達門口，一個身裁相當矮小，臉上很多皺紋的男人踏進門來了。他一定就是默德里所說那個供應情報的私家偵探了，因爲默德里馬上就問他：

「有甚麼發現嗎？」

那人點點頭，在默德里的對面坐下來。「我又找到了一個。」他說。

「她現在在什麼地方？」默德里急切地問。

那人告訴了他一個地址，而且還告訴了默德里有關她的詳細情形，最後又說：

「以她目前的工作，她是要在午夜之後方能回到家！」

「不要緊！」默德里點着頭，從懷中取出紙筆，叫那人把發現再敍述一遍，記了下來，後來他又問：「另外兩個呢？」

「還沒有查出來，」那人抱歉地聳聳肩，「不過快了！很快了！」

默德里從袋裏取出一隻信封交給他。

「這是我給你的額外獎金。我雖然早已給足了你費用，但你的工作成績好，我就付你獎金了！」

「謝謝你！謝謝你！」那人十分感激地，「謝謝你！」

那人走了。當汽車的聲音遠去了之後，那個高大的助手又出現。「我們可以出動了？」他心焉嚮往地問。

默德里點着頭。「是的，我們可以出動了！時間已經不多，愈快就愈好！」

「這一次是誰呢？」那個身裁高大的助手問。

「李蘭！」默德里說：「她在廣播電台工作，因此她每天晚上都要午夜之後才能回家了！」

「李蘭！」那助手點着頭：「唔，我希望這一次，我們不致於祇得到一隻手那麼掃興！」

默德里露出一個狡猾的微笑：「我也另外派了人去注意這個司馬洛的行踪的！有什麼特別的情報，我會接得通知，他瞞不過我的！」

接着電話就响起來了，默德里那個高大的助手走過去接聽說：「等一等，」又走回默德里的身邊，對默德里說：「找你！我猜，大概是另一個私家偵探吧！」

默德里走過去接聽那個電話，聽了一會之後，走回來時，臉上掛着一個得意的微笑。

「怎樣了？」那個高大的助手問着：「有什麼消息了嗎？它找到了一個？」

「不是，」默德里搖着頭：「但這是一個好消息，有關這個司馬洛的！」

「是什麼好消息？」

「記得上次我們祇得到一隻手的周素芬嗎？」默德里說：「她有一個妹妹，名叫周曼娜！」

「我們也要捉她的妹妹嗎？」

「不，她的妹妹與我們無怨無仇！」默德里微笑着：「但，曼娜現在是住在這個司馬洛的家裏。似乎，她是要陪司馬洛上床的！」

「那麼呢？」

「這是很有價值的情報，」默德里說：「說不定我們會有機會用得着的，但目前，我們先出動去找這個李蘭吧！」

他們離開了屋子，坐上汽車，駛離了那裏，下山而去了。

× × ×

那隻通話烟匣又發出軋軋的聲音，司馬洛一面開着車子，一面把通話掣按開了！說：「怎麼了！」

「失去了他們！」探長充滿了慚愧地說。

「噢，我的天！」司馬洛叫道：「怎會這樣的？」

「他們扮傻扮得太像了，」探長說：「我沒有想到他們是要去換車！」

半小時之前，司馬洛收到的最後聯絡就是，阿卡里王子和他的二個保鏢把車子停在一座僻靜的近郊住宅大厦的停車場中，似乎正在監視着那座大厦，司馬洛也到那裏去巡過一趟，而且和探長會合。他和探長商量過之後，都認爲很可能默德里就是躲在這座大厦之中了。王子與默德里是來自同一國家的，正如司馬洛所料，默德里的去向，他不會完全不知道。因此，警方的人員也加緊監視着這座大厦。另一方面，司馬洛繼續在進行調查那些女人們的工作。

「他們是怎樣逃的？」司馬洛問。

「大概是在停車場中偷別人的車子開走了，」探長說：「我們忽然發覺他們已不在原來的車中！」

「你們的監視工作一定做得不大好，給他們發現了！」

「媽的！」探長喃喃地罵着：「爲什麼他們就是不肯接受我們的帮忙？」

「他們這些阿拉伯人是固執一點的了，」司馬洛說：「他們認爲他們的仇怨是他們自己的事情，由他們自己來解決，別人並無關係！」

「現在他們就去了！」探長恨恨地說：「早知道我就把他們抓起來問話了！」

「現在埋怨也是徒然了，」司馬洛說：「還是打醒精神去找找他們吧！」他的語氣還是相當輕鬆，但牙心却是緊咬着。阿卡里王子這邊本來是一條很有價值的綫路，但是這條綫路却也斷掉了。有時，他眞希望自己能化身成爲許多個人，好像孫悟空一樣，那麼，就許多放心不下的事情，都可以親力親爲地去做了。

「你那邊有什麼成績嗎？」探長問。

「還沒有，」司馬洛說：「我現在要繼續在找尋那些女郎。這次我是要找一個叫李蘭的，我祇希望，她是仍然活着。」

他把烟匣關掉了，繼續開車，後來在一座不大乾淨的住宅大厦的對面路邊停住了車子。

司馬洛乘升降機登樓，一面看看腕錶。希望他去的這一個單位的住客還沒有睡覺吧。照他所知，這種環境之中的住客，應該不會太早上床的。

果然，他一按鈴就有人開門。那是一個抱着孩子的胖婦人，滿臉疲倦之色。那是給繁重的家務纏成的疲倦。「找誰？」她問。

「這裏有一位李蘭小姐嗎？」司馬洛問。

「噢，李蘭，」那胖婦人不耐煩地嘆一口氣：「她不知道已經搬了多久了！怎麼忽然間這許多人找她啦？」

司馬洛的腦後一陣發撥。「你是說，最近有人找過她？」

「今天早上！」那胖婦人說。

今天早上？司馬洛忽然充滿了希望，也許他不會太遲了吧？「是——一個怎樣的人？」

那胖婦人從頭到脚打量了他一遍：「唔，你大概又是一個私家偵探吧？你等一等！」她進去了，一會兒拿出來一封信。

司馬洛看看那封信，是一間廣播電台寫來的，發信日期是三個月之前。

「還有一封較近的。」那個胖婦人說

：「大概是兩個星期之前寄到的吧，李蘭自己來取回了，當時我忘記了給她這一封信！」

司馬洛打開來。那封信是那廣播電台的取錄信。大意是，李蘭到該電台考取播音員，已經取錄，但因爲人事安排問題，暫時未有空缺，要等大約兩個月之後，人事調動妥善了，才再行通知。

那較近的一封信顯然是通知李蘭到廣播電台去上班的！李蘭十居其九是已經到電台上班去了。

「謝謝你！」司馬洛道謝了一聲，忍着興奮的心情，轉身就走。

× × ×

那廣播電台的負責人很合作，主要是因爲，司馬洛曾經用無綫電烟匣與探長聯絡，探長打了一個電話到電台來。

「是的，」那人說，「我們這裏有一位新來的李蘭小姐，就是這一位！」他把司馬洛出示那張履歷表遞還。那上面是有李蘭的照片的。

「李蘭現在在哪裏？」司馬洛問。

「對不起，」他對司馬洛說：「李蘭已經下了班，剛剛五分鐘之前離開了這裏了！」

「她住在哪裏？」司馬洛問。

那人遲疑了一下，翻翻紀錄，告訴了司馬洛一個地址。司馬洛記在心裏。

「但，」那人說，「如果你到她家去，很可能你會比她先到的，因爲她坐公司的車子回去。公司的車子還要送好幾位職員，而李蘭那一站是最遠的！」

「謝謝你！」司馬洛說着，就轉身走向門口，但隨即又回頭：「那部車子的行駛路綫呢？」

那人告訴了他。

司馬洛轉身走出門口，跑着回到他的車子。他不知道默德里比他快了多少，總之，這一次他是絕對不想再給默德里棋先一着的了。

他一面開車一面又與探長聯絡。他把情形對探長說了出來。

「你要我幹什麼？」探長問。

「先到李蘭的住處去等她。」司馬洛說。

「好的！」探長說。

探長是坐言起行的，由於他有無綫電警車可以調派，因此三分鐘之內，已經有一部警車到達李蘭的住處附近，停了下來。跟着，探長的車子也來了。他分配探員，如臨大敵地看守周圍各處的要道。

司馬洛不想要探長的帮忙是有他的道理的，譬如這一次，探長的行動就是太昭彰一點了。默德里和他那個身裁高大的助手就注意到。

他們是在橫街中的黑影裏停着車子，在等着李蘭回來的，李蘭沒有等到，却先等到了探長。當那些警車停下來時，默德里就皺起了眉頭。

「有點古怪！」他喃喃着說。

「也許這是例行的巡邏吧？」那高大的助手說。

「不，這不是例行的巡邏，」默德里說：「例行的巡邏不會有這樣多人的！他們是在這裏等李蘭！」

「換句話說，他們已經查出了李蘭！」那高大的助手說。

「這一定是司馬洛幹的好事，」默德里咬着牙：「司馬洛這個人眞討厭，我對他是愈來愈難容忍了！」

「我們——敵不過那許多警探的！我看！我們還是走吧！」

默德里想了一會：「好吧，我們走！但，我們不一定需要放棄李蘭的！他們在李蘭的家等着她，我們就在她未回家之前把她捉下來好了！」默德里說着，便開動了那部車子。

× × ×

李蘭是一個活潑的女人，很多話講，在那部電台的接送汽車中，她也在滔滔不絕地和同事談笑着。

那是一部小型巴士，裏面現在祇坐着三個人，連同司機是四個人。李蘭正和他們談天說地，談得津津有味的。車子沿着一條很僻靜的路馳行。

他們都沒有注意到，後面已經有一部車子在跟踪他們了。

那部車子不但跟踪着，而且開始上前越過了。

後面那部車越過了它，便慢了下來，斜斜地攔在它的車頭前面。這使小型巴士的司機大感奇怪了。他想，也許對方車中的是警探之類，需要盤查過往車輛之類？於是他祇好把車停了下來。而且，事實上也不由得他不停車的。對方那車已經在前面停下了。

小巴士中的幾個人都眯着眼睛望出窗外。

那部汽車中首先爬出來的人就是默德里。

小巴士中的人，李蘭是唯一認得默德里的人。她一隻手執住司機的手臂：「開車逃走，快一點！」

「爲什麼？」司機詫異地回頭看着她問。

「因爲——」李蘭却說不出理由來。

這時，默德里的聲音已經把司機的注意力吸引了過去。他用英語說：「我們是警探！」

一面，李蘭看見默德里那個身裁高大的助手也從車上下來了。

司機不由得尊敬地看着默德里。像這個地方的許多人一樣，這司機也犯了一個毛病，就是聽見講英語的人就肅然起敬。

默德里繼續說：「我們想檢查一下你的車子——」他一邊說着時，一邊眼睛向黑暗的車廂中窺望，就看見了李蘭正匆匆地自己打開門下車，於是他用阿拉伯語喝叫了一句什麼。

剛剛下車的那個高大的助手急步上前。他是在車子的另一邊的，他要繞過了車子才能到達車門，這是需要浪費一點時間的。但他並沒有浪費時間，他一蹲下來，扳住這邊的車底，一抬，車子便整輛傾側了，向路邊倒過去，那高大的助手繼續用力，車子便隆然一聲倒下，車子的人橫七豎八地倒着，雖然由於車子並非在行駛之中，沒有受到怎樣嚴重的傷害，但是，車門是被地面封着的，因此他們一時無法出來。

默德里和他那高大的助手都蹲了下來，一個在車頭，一個在車尾。他們要看看

李蘭是否被困在車中，或者是否車子壓着。李蘭剛才是正要下車，車子一倒，她是縮回了車中抑或是給壓住了呢？

他們發覺兩者都不是，李蘭既不在車中，也不是給車子壓着。

「她已經逃掉了！」默德里沙啞着聲音說。

他們馬上扭轉頭望向路邊。那裏是一片通向下面的山坡，上面分佈着時疏時密的樹林，而那些樹有些很矮也有些很高。

「下去找！」默德里向下面一指，一隻手便把槍拔了出來。

那個高大的助手忙不迭地向那山坡下面衝下去了，那龐大的身軀硬把幾棵擋路的小樹撞斷。默德里就緊跟在他的後面。

那些樹林擋不住那高大的助手的蠻衝，因此，他們的速度是相當迅速。很快，他們就追上了李蘭。

「李蘭，不要逃！」默德里凱旋地在後面叫：「再跑兩步，我就要開槍了！」

李蘭却不理會他，還是在跑着。她寧可給槍殺，也不願活着落在默德里的手中。而默德里結果也並沒有開槍，相反地，他是在想活捉李蘭，而不願意把她處死的。追着追着，他與他那高大的助手分開了，兩個人分兩個方向追。

李蘭沒命地奔着，忽然脚下給一條橫伸的樹根一拌，人就仆倒下來了。這一仆使她滿天星斗，幾乎暈了過去，她極力要爬起身也辦不到。

接着，一隻有力的手執住她的手，把她拉起身。

「謝謝你！」李蘭下意識地說，接着一抬頭，看見就是那個高大的助手，便大聲尖叫起來。

那個高大的助手發出哈哈大笑聲，把她緊緊地抱住，而當李蘭還是拚命掙扎時，他就一掌擊在李蘭的後腦上。李蘭忽然不動了，就像一隻布碎砌成的洋娃娃似的躺在他的懷中。

默德里也趕到了。

「我們捉到了她！」那高大的助手得意地吃吃笑着。

「很好，」默德里滿意地說：「我們把她帶走吧！」

× × ×

司馬洛差不多在十五分之後才找到了那部小型巴士。

他用不着看車牌號碼，也知道這就是他要找的一部車子了。別的車子，有什麼理由會翻轉在那裏呢？司馬洛的車子幾乎沒有停定，人就已經跳了下車。他衝到那部翻轉了的車子旁邊，低頭望進車窗內。

車子的一跌使車中的那幾個人已經暈了過去，而現在，車子的司機才剛剛醒轉過來，開始發出微弱的呻吟。司馬洛連忙打開了那車上的車門，把那人拖了出來。

「發生了什麼？」司馬洛焦急地問着：「李蘭呢？李蘭在哪裏？」

「她——」那司機仍然呆了好一會，才能記起剛才究竟發生過什麼。他連忙回頭過去看。「她……她一定逃走了！」他吶吶着把剛才的經過講述。司馬洛聽着感到頸背上的汗毛直豎，而牙齒也幾乎咬碎了。那司機祇是記得那個恐怖的巨人推倒車子，以後的事情就不知道了。但那部逼害他們的車子現巳不在，這似乎就是表示李蘭是巳經給捉去了。

「那是怎樣一部車子？」司馬洛焦急地問。

「一部新式的雪佛蘭，綠色的，」那司機說出來，「車牌號碼是——」

司馬洛忽然一陣興奮。司機認得車牌號碼，這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

司馬洛扭開了無綫電，和探長聯絡：「找這部車子！」他報告了經過情形之後又說：「查出車主是誰！」

× × ×

阿卡里王子和他那二個保鏢正坐在那部偷來的汽車之中，而這部汽車就停在一座近郊的花園洋房對面的街上。他們在注視着這間花園洋房。

阿卡里王子終於搖頭。「不對，」他說：「這屋子裏人太多了！」

這是顯而易見的。這間屋子正在舉行一個舞會，陸續而來的人很多。

「默德里不可能是躲在這間房子裏！」阿卡里王子說着，又取出手上的一張名單來看。

「不是這一間，」阿卡里王子沉吟着說：「也不是那一間，那麼，默德里應該是在黃雀山上的那間屋子了。依照領事館所提供的資料，默德里在本地祇可能向五個人借用屋子。第一個是老人張若谷。張若谷巳經死掉了，他的屋子也巳經被司馬洛他們發現了！此外就是這名單上的四個人，四個人都是和我們巴哈國有生意上的來往的，他們對我們有點經濟上倚賴性，因此，假如默德里要向他們借用屋子，他們也不便拒絕了！」

「總之，」阿卡里王子說：「現在我們就祇剩黃雀山上這間別墅沒有去探過！看來，默德里十分之九是在那裏的了！」

他把車子開動了。

× × ×

當李蘭醒過來時，她首先是覺得光綫很強烈，耀着她的眼睛，使她看不清楚周圍的事物，跟着的另一種感覺就是覺得身上很涼，這表示她身上是沒有穿衣服了。還發覺有些繩子或者皮帶之類束住了她的手脚，使她的動作無法得到自由。連忙望向她腿上，就大聲叫喊起來了。因爲，她看見的是默德里。

李蘭起了一陣強烈的惡心之感。她巳大略猜到默德里的目的了。她極力禁制住自己的恐慌。她是一個善用口才的人，現在，她就企圖用她的口才脫身了。「你——你何不把我解開呢？」她吶吶着：「我們可以好好地——」

默德里在她的左乳上輕輕吻着：「這是一個很有吸引力的提議，李蘭，不過，讓我先告訴你一個小故事吧！你們逃出巴哈國的時候，不是殺死了幾個守衞嗎？」

「是的，但我們不得不……」

「有兩個守衞是我的兒子！」默德里的咀巴仍逗留在她的左乳旁邊。

「不！」李蘭大大地抖了一抖：「這不關我事！是她們幹的，我沒有動手。」

「你們都這樣說！」默德里不屑地道：「難道我的兒子是自殺的嗎？不過，不要緊了，反正，你們都要死！」他的牙齒一合，合在李蘭的乳頭上！

李蘭發出來的那一聲尖叫是使人毛骨悚然的，也許，使別人毛骨悚然，但對於默德里，却無疑是一服興奮劑，因爲，默德里更加用力地咬下去。在他的咀巴離開了之後，她的叫聲仍然繼續了好一陣，而，那個被咬的地方巳經差不多咬脫下來。鮮血分四路流下那個半球。李蘭痛苦地扭動着身子。

默德里的咀巴貼得很近她的耳朵，說：「你知道我會怎樣對付你嗎？李蘭？我會把你一塊一塊地割開，然後我會把你的右手的手骨敲碎！這樣，你就不能登上天堂——」

李蘭的眼睛大了一點：「那些碎屍案！——那些碎屍案——」

「對了！」默德里點着頭：「那些都是我的傑作！你一直夢想不到是我吧？當然了，如果我讓那位死者的身份給發現，那麼你們就會躲起來，我就再也找不到你們了！」

「不要！」李蘭哀鳴着。

「我非殺你不可！」默德里那個微笑的猙獰程度是難以形容的：「因爲我巳經沒有兒子了！你們奪去了我的兒子——」

「不要！求你——求你——」

「但，你不會馬上就死的，」默德里吃吃笑：「我可以保證，你還會有一兩天的時間享受痛苦，然後你才進地獄去！」

「不要——」

默德里站直身子，退後。「你先睡一覺吧。」他說：「我明天早上會來的。」

李蘭絕望地哭泣起來了。

接着，一聲槍响在屋外傳來，然後，一件東西「嘩啦」一聲把廳子側面那隻大玻璃窗擊破，跌進了屋內。默德里一驚地轉身，看見那竟然是一個人。撞過了玻璃窗使那人混身鮮血，巳經不能動了。

默德里一跳過去，執住那人的衣領，把他拉轉身，就着燈光看看。他的眼睛既驚且喜地睜大了：「怎麼？」他喃喃地：「是阿卡里王子的一個保鏢。」

那人的手掌中跌出一把那種特殊的飛刀。

屋外又傳來一聲槍响。

「他們來了！」默德里警惕地一抬頭：「他們來了！」他一跳起身，奔進屋內去。

再出來的時候，默德里巳經帶着一把手槍了。他知道，外面，果然是阿卡里王子來了。

他把廳子的燈熄掉了，然後潛出了花園中。花園中現在一時沒有什麼聲音。但他知道阿卡里王子和他的其中一個保鏢現在一定是在外面的。

默德里在那黑暗的花園中小心地蛇行鼠伏着。

他走了半圈，沒有遭遇阿卡里王子，但是，却遇到了他那個高大的助手。

「他們——射中了你？」默德里吃驚地說。

他點點頭咬着牙齒回答：「但不要緊，這止不住我的，子彈不過透過了皮肉吧了！我會捉住他們的，我會把他們的每一根骨頭都抽出來！」

「他們有多少人來？」默德里問。

「三個人，但巳經解決了一個！現在那混蛋王子巳經躲了起來！他害怕了！」

「別殺死他，那個王子，」默德里叮囑道：「千萬別殺死那個王子！我要活的！我要看着他進地獄，明白嗎？」

「我們會活捉他的！」那巨型的大漢臉上又露着一個得意的微笑。

「你找他們，」默德里吩咐着：「我去找他們的車子。」

大漢點點頭，默德里和他分手。

那部車子，就停在路邊的斜坡上的樹下，藏在陰影裏，就是阿卡里王子他們從停車場那裏偷的車子。這部車子的原主大意到車匙都留在車上，所以才會輕易地給偷去了。現在，車匙也是留在車上的，不過並不是因爲大意，而是方便他們快速離開。默德里不知道這是一部偷來的車子，但是知道這是阿卡里王子的車子了。

默德里伸手進車中，把車匙拔下來了，放進自己的衣袋。

他可以在這裏解決阿卡里王子，這是毫無疑問的了。他這高大的助手是一個戰鬥力很強的人。阿卡里王子加上二個保鏢是難不倒他的，而且，何況阿卡里王子現在是祇剩下一個保鏢！

屋子裏面又响了一响槍聲，然後是「呀」的一聲慘叫。一時，默德里心裏起了一陣恐慌。他那個高大的助手雖然有很強的戰鬥力，但是也強不過一顆子彈的！

但緊接着，一具人體從黑暗中飛出來，落在地上，彈起了一下，一動也不動，於是默德里就放心了。王子的保鏢是沒有氣力這樣把一個人擲出來的，因此，被擲的必然是那保鏢了！

然後，那個高大的助手的巨大黑影也出現了。默德里對他吃吃笑：「幹得很好，現在，你就去找那個渾蛋王子吧！」

他那高大的助手點點頭，閃進了黑暗中，默德里又往回走。「我在等他，」他說着，「有一個地方，我知道他一定會去的！」

他也閃進了黑暗中。

這時的阿卡里王子是慌張得很了。現在復仇是沒有希望的了，也許，他還是早一點逃走吧！

於是，阿卡里王子拿着手槍，在黑暗中蛇行着，向他的車子走回去。當他差不多到達車子時，默德里那個高大的助手的巨型黑影又出現了，迅速地向他跑過來。

阿卡里王子向他放了兩槍。

那巨人機警地伏了下來躲避槍彈，阿卡里王子倒退着走，當對方一爬起身時他就放槍，雖然沒有打中，起碼却使之不敢迅速衝過來。

終於，阿卡里王子到達了車子，就匆匆地打開車門，上了車。那個巨型的大漢像一架火車頭的直衝過來了。阿卡里王子連忙伸手去摸車匙，却摸了一個空。他慌得全身都發軟了，祇好再舉起槍來，對着車窗之外。但是，在他還未有機會放槍之前，一隻槍咀巳經抵住了他的後腦。

默德里在他的後面狡猾地吃吃笑：「好了，王子殿下，把槍放下來，我早知你會來的！」

阿卡里王子遲疑着，默德里的另一隻手巳伸過來，把他的槍奪去了。那高大的助手也到達了。

「把他帶回屋子裏去吧！」默德里吩咐。

車門打開，阿卡里王子像籠中一隻鳥一樣給提了出去。「我警告你，默德里，」他掙扎着叫道，「我警告你——」

「別警告我！」默德里笑道：「這裏又不是你的國家，你有什麼權警告我！」

「你逃不了的！你——」他一面叫着一面掙扎着。

「把他綁起來！」默德里吩咐。

阿卡里王子給綁在一張椅子上了。

阿卡里王子正在看着李蘭，噁心地吐着口涎，李蘭是赤裸地躺在那張大餐桌之上的，手腳都綁着繩子，繩子穿過餐桌的底下，使她的手腳自己牽制着。她的胸部在流血，眼睛已經閉上了。

「來找你的金美美，是不是？」默德里冷笑：「看看她吧！」

阿卡里王子又一陣掙扎，但那些繩子縛得很緊，他掙扎不出什麼花樣來。

「你的心上人就是像她一樣，」默德里把臉湊近王子，得意洋洋地：「而且這還祇是一個開始而已！我們用過她！我們把她割開，一塊一塊地割開！——那麼多血——你知道割下了多少塊她才死嗎？」

這是一個瘋狂的人，在說着使人毛骨悚然的瘋狂的話。這些話是涉及一個阿卡里王子所摯愛的人的，而把阿卡里王子也刺激得近瘋狂了。他想把默德里捉住，想把他活生生捏死。但他的手不能動，腳也不能動，於是他祇有應用他唯一能應用的東西，就是他的咀巴。他的咀巴忽然向前一伸，張開，合上。夾在牙齒之間的就是默德里的鼻子。默德里發出來的那一聲慘叫，可以媲美剛才李蘭所發出來的那一聲。他向後退縮，但又不能太用力地向後退縮。阿卡里王子就像是他在世界上吞最後一口食物似的，咬得極緊。默德里狠狠地用拳頭向他的臉部擊過去，一面仍在尖叫，接着，他就離開了阿卡里王子，也離開了鼻頭一小塊肉。血滴下來！

「我要殺死你，」他狂叫着，向阿卡里王子當胸一腳踢過去，這使阿卡里王子連同那張椅子一起在地上打了一個滾。

「我要——」默德里抓起了一件也不知道是什麼重物，就舉起來要敲下去。但是，在最後一秒鐘，他又改變了主意，把那件東西放下了。

「不！」他冷笑搖着頭：「不，如果這樣殺死你，那就太便宜了！我要你和他們一樣死法，我要把你一片一片地割下來！然後，你的手骨會碎掉——」

「他們來了！他們來了！」他那兩個高大的助手忽然從外面衝進來。

「誰？」默德里問着，跟着他出去。

那巨人指着山下。默德里用不着望遠鏡也看見了。一連串六七部車子正在向山上駛上來。

「我們得走了！」默德里低聲說：「你去拿我的東西！」

警方之所以能找到來，當然是根據那部車子的車牌號碼，查出了車主是誰，而且問過車主，知道他果然是把一間空置的別墅借給了默德里，於是警車便趕來了！

警車的警號聲愈來愈響。

現在，當默德里在等着他的助手時，司馬洛的車子就忽然出現了！原來連車頭燈都沒有亮的！他的車子駛到五十呎之外，人跳下車，向默德里跑過來，手中的槍在月光之下閃爍着，叫着：「好了，默德里，別想逃走！」

默德里慌張地在身上找手槍，但是他並沒有帶出來。剛才出來看的時候，他並沒有把槍也帶出來。接着司馬洛的槍已伸出車窗中來了，槍咀抵住了他的太陽穴。

「你——你是誰？」默德里吶吶着：「我——不認識你——」

「但我認識你，」司馬洛說：「你就是默德里！我已經找了你很久！太久了！」

警車聲更加接近。

「你一定弄錯了，我——」

這時，一件黑色的東西從黑暗中直飛過來，飛向司馬洛。司馬洛沒有充份時間閃避，那件黑東西「撲」地擊中了他的肩。那是一件很沉重的東西，是一隻小皮箱，而且挾着相當强大的勁力直飛過來，使司馬洛身不由主地向旁邊跌開！他的手指在槍機上一緊，槍响了，但是槍咀已經離開了默德里的額。默德里覺得頭皮一熱，另一邊車窗玻璃嘩啦地破了。

接着司馬洛已經跌到了地上，在地上滾了一個身。第二個黑影又飛過來了。這一次是一個巨大的黑影，就是默德里那個高大的助手。那隻皮箱自然也是他擲過來的。現在，他人也跟着撲過來了。司馬洛放了兩槍。他知道這兩槍是射中了的，但是仍阻不住那人。那人飛過來壓在他的身上。

「捏死他！捏死他！」默德里叫着。

不過，默德里不等了。他跑過拾起了那隻箱子，便跑回車子去。警車來得太近了！他必須快點逃走！

司馬洛在那巨人的身下軟弱地掙扎着，但沒有用。他的氣力本來就不够對方那麼大，而且，現在是更加愈來愈弱了。終於，他伸出手來，在那人的脅下戳了一掌。這一掌使出的氣力並不如他所預期的那麼大，可是，所收的效果却是超乎他的預算的。

原來，他戳中了那人的舊傷口，那個被膠布藥棉裹着的地方。現在，傷口才是剛剛開始痛的時候。這一戳就使一個强壯的人也受不了。那巨人抽噎一聲，完全放鬆了，司馬洛再拚命一擺，就使他滾離了身上。

當他的神智終於復原時，那人又撲過來了。司馬洛已經有了準備，他把縮起了的雙腳拚命地向外一撐，撐中了那人的腹部。

一煞間，似乎他的腿子要斷掉了，他不能把那人撐開，因爲，那人的身體是那麼重——實在太重了。但接着，那人給撐起來了，飛起了六七呎高，再跌落在地下，落地時尖叫一聲，大概是震痛了傷口，然後他便沿着斜坡打着滾直向山下滾去。

司馬洛站起來時，那人已經滾到很遠了。但，默德里去得更遠，默德里正開着阿卡里王子的車，沿着那四十五度角的斜坡駛下去。因爲，通下山的公路祇有一條，而這條公路警方正在使用中，如果行走公路，他是逃不掉。

警車來到了，探長和許多警員紛紛跳

下車。探長看見司馬洛正匆匆跑向自己的車子。一面，司馬洛對探長做着手勢叫道：「進屋裏找找吧！我下去追他！」

司馬洛把車子開動了，兜了一個圈子，也沿着那沒有路的山坡衝下去。

默德里那部車子雖然領先了許多，但那並不是一部很優良的車子，所以他不能開得很快。

車子差點撞着山坡上突起的一塊大石，默德里連忙扭舵避過了，車子繞過了那塊大石，便到了一片平坦得多的山坡。默德里舒了一口氣，現在，起碼沒有翻車之虞了。而且，公路已經在望。

他把油門踏下一點，駛完了那一片山坡，便到公路上。這時，他就可以把油門踏盡了。車子怒吼一聲，一跳衝前，飛馳而去！

司馬洛的車子跟蹌地滑下來，也繞過了那塊大石，到了公路上！但是，他並沒有沿着公路行駛，而是橫過公路的路面，到了公路下面的山坡上，可沿着山坡衝下去！因爲，他還是要繼續走捷徑！

很快，司馬洛便走完了這片山坡，到達了公路上。這個時候，默德里的車子剛剛到達。兩部車子差一點接吻！默德里的車子僅可經過了司馬洛的車頭前面，然後司馬洛的車子也到了公路上了。

他這部優良的跑車怒吼一聲，便沿着公路向默德里的車子追去。現在兩車距離已經很近了，從倒後鏡之中，默德里簡直可以看到司馬洛的臉！

他咬緊着牙齒，喃喃地咒罵着。

司馬洛的表情和心情則是與默德里相反的。他露着一個得意的微笑。而他的表情很輕鬆。他知道現在的默德里是逃不了的。

但，默德里是還有最後一個計劃的。

司馬洛起先還不知道這是什麼計劃，他祇覺得默德里所走的路綫似曾相識的！直至後來，司馬洛忽然醒起，那就是回到他自己的家附近去的路！他不知道默德里來這裏幹什麼，但是他當然是緊緊地尾隨不捨的。最後，默德里就在他家門口的路中心停了車，推開車門跳下去。

「我的天！」司馬洛低聲叫起來，因爲忽然，他知道默德里是要幹什麼了。

他的車子向前直衝過去時，默德里手中的槍咀忽然亮了一亮火光，一顆子彈擊中司馬洛的車蓋，「乒」一聲彈開了。司馬洛差點把車子開上了行人路，他不明白默德里怎麼忽然會有槍的。剛才默德里不是已經沒有槍的了嗎？一定是那隻箱子。默德里從他那高大的助手中拿過來的箱子。那裏面一定是收藏着一把手槍的！

默德里再放了一槍，槍彈在車頭蓋上彈開，司馬洛從另一邊跳下車，蹲低着身子跑過去。默德里已經閃進了那個樓梯口了。

「曼娜，」司馬洛祈禱般地低聲喃喃着：「別開門給他！」因爲，他的家裏是還有一個周曼娜在着的，而默德里顯然是要去拿她作人質了！

不過，祈禱是阻不住默德里進門口的。司馬洛衝過街心時，聽見樓上傳來兩响槍聲，以及金屬被擊破的聲音，知道默德里就是這樣用槍把門鎖擊毀了。

他衝上樓梯時聽見一個女人在尖叫，上到樓上時看見大門果然開着，門鎖已毀。周曼娜的一聲尖叫又從門內傳來。在司馬洛能踏入門口之前，又响了一聲槍响，子彈「托」的擊在門框上，默德里的聲音在走廊內叫道：「不要露面，司馬洛，不然她就完了！」

「你想怎樣，默德里？」司馬洛靠在門邊的牆壁上，問着，一面取出了那雙聯絡的烟匣。

「別進來！」默德里叫道。

司馬洛按動了烟匣，和探長取得了聯絡。他低聲地把情形告訴了探長：「派警車攔截各處路口！」他低聲說：「別讓他逃走去！但要很小心，因爲他押着一個人質！」

探長答應了。司馬洛小心地，一點一點地把臉伸過門框，向門內窺望一下。沒有什麼動靜。默德里在幹什麼？

接着，曼娜的一聲尖叫又傳來了，却是來自很遠很遠的地方！後門！

司馬洛一跳進屋，衝入睡房。裏面果然已經沒有人。他再衝到走廊盡頭，那裏那一度很少打開的後門果然已經打開了。

曼娜的尖叫聲又傳來了：「不要！」

司馬洛小心地踏下樓梯，到了樓下，踏出後巷，剛來得及看見默德里押着曼娜閃出了巷口。

司馬洛跑完了那條後巷，也到了巷口時，默德里已經到達了他開來的那部車子，打開了車門，一面，槍咀仍然抵着曼娜的前額。

警車的嗚嗚聲來自四面八方，默德里慌張地四面望望。

默德里並沒有上車，他祇是回頭望着巷口。「司馬洛，」他叫道：「你聽見我說話嗎？」

司馬洛沒有回答。他祇是躲在那陰影中，窺伺着。

「聽着，司馬洛，」默德里叫道：「你叫他們讓路，讓我到領事館去，不然她就沒命，聽見沒有？」

司馬洛對那隻烟匣裏低聲說：「吩咐警車不要接近，祇是截住去路！我們不能危及那女人的性命！」

「聽見沒有？」默德里喝道：「叫他們放我！」

司馬洛從上裝的內袋裏取出了一件東西。一件他慣用的東西，就是一隻來福槍的槍柄。那槍柄上有一個古怪的缺口。他旋好了螺絲，於是就變成了他這手槍有了一隻長柄了。這是可以增加他的槍法的準繩程度的。

司馬洛挾着這槍，等着。

默德里又慌張地四面望着：「叫他們移開警車，聽見沒有？我的車子開不出去！我給你一分鐘時間！再不移開，我就殺死她！」

沉默！司馬洛蹲了下來，舉起槍，小心地瞄準。默德里的槍仍然是緊緊抵在曼娜的額上，而曼娜軟軟地坐在車子的座位上，一動也不敢動，默德里站在車子外面，等着看他的威脅是否生效。一點點刺激，也會使他扳動槍機的。

「聽見沒有？」他嘶着聲音叫道。

「他們正在撤退了！」司馬洛說：「



髯梢公，武昌之舟人也，莫知其姓名，以髯美故名焉，其時爲明代將亡未亡之際，獨操一舟，往來吳楚間，湖北黃州府，有陳大巖者，賃其舟至金陵，見其髯五綹，長尺許，甚美，目光灼灼如炬，心竊怪之，及暮，欲泊舟，而有水牛數頭浴於江邊，適當泊處，髯梢公以左右手各持一牛蹄，擲岸上，如投卵石，數擲而盡，舟遂泊，其舟之行止不擇地，每至荒邱孤嶼，繫絆柯焉，大巖患之，髯梢公笑曰，壯士行何畏也，大巖俄見尾帷幙內，有女子年可十七八，嫻雅似士族子，心益疑，一日曉起，遙望岸上有酒家幟，顧謂髯梢公曰，能爲沽酒乎，曰諾，索百錢提壺而去，大巖起，招女郎問曰，汝誰家子，何從髯居，髯何人也，試語我，女泫然曰，妾杭人也。從父自粵西歸，舟次湘潭，一家十人皆戕於盜，盜欲掠妾去，髯忽從他舟入，揮刀殺羣盜，盡殲之，妾叩頭請死，髯曰，吾非盜，殺盜者耳，汝今既無依，蓋暫居我舟，當訪汝親戚而歸之，無歸其也，當爲汝擇佳婿，吾義不污汝，勿怖也，於是妾遂從髯居此舟，而髯自獨宿蓬上，風雨雷霆無所避，所往來者四五人，相與登山入水，取蛟鱷肉爲脯以佐酒，五人切切私語，或笑或哭，不知所語云何，夜半或登高觀天象，歸舟輒大哭，取酒痛飲，飲醉復大哭，妾不知爲何人也，語至此望見髯持酒脯至，大巖迎拜曰，公異人也，吾俗眼安識公哉，遂與共飲，髯曰，萍水相逢，請留一言爲驗，君雖有文，然君之骨相，必非科名中人，且今尚無子，大巖曰，科名有命，何敢妄求，但得一子，使祖宗血食不斷足矣。公異人也，能爲吾籌策乎，髯沉吟久之曰，吾舟一處女，有福相，請以妻君，此女當生丈夫子五，君不能任也，然猶可一子，今日良吉，吾爲君成之，即呼女出，取酒合巹成禮，悉以前盜所刧金歸之，大巖既婚思歸，髯仍自送至九江縣，辭曰，天下將亂，君宜自愛，吾亦逝矣。大巖夫婦牽袂，竟留之不可，絕袂去不知所之，大巖所娶舟中女，果生五子，其四子俱夭，惟季子存焉。

劍塵曰，髯何人哉，其古虯髯公之流亞歟，惜陳大巖碌碌無表見，不足以希李衞公也，當明之季，天下未嘗無英雄，顧其時不能用英雄，使英雄埋沒於山嶺水涯間，而明之天下，遂亡於胡奴之手，豈不悲哉，然如髯者，意趣非常，殆猶不屑爲人用也。

你看吧！」

下意識地，默德里轉頭向街口望去，於是暫時，他的注意力是不放在槍上了。他的注意力轉到了街口。司馬洛就利用這幾份之一秒的時間扳動槍機。

槍轟然而響，子彈射出去。

必須一槍中的，否則就一切都完了！

子彈準確地擊中了默德里的槍管，那強大的衝力把槍管向橫撞開，於是，當默德里的手指下意識地在槍機上一扳的時候，已經太遲了。槍咀已經離開曼娜的額，槍彈射了一個空，而且槍給撞得脫手而飛，差點把默德里的手指也扨斷了！

默德里恐怖地叫了一聲，向地下一撲，要把他的槍拾回。但是司馬洛的槍繼續響了。那威力強大的子彈接二連三而來。難以置信地，默德里看着自己的右手爆裂成一朵血花，然後斷去了半截，然後在手肘的部份斷去。手臂的前段已經完全不見了。司馬洛的槍法發揮了最高水準！

事情發生得那麼快，默德里仍未能感到痛苦。他嗚咽地叫：「我的——手！」

接着司馬洛的最後一顆槍彈就直貫他的腦袋。他死前最後一個念頭就是：他要進地獄了！

司馬洛比那些警察先趕到車子。他扶着曼娜：「你沒事吧？」

曼娜抖得像一片風前的葉子，想哭但是哭不出來，如果哭得出，她會好些的！

探長也來了。他蹲在默德里的旁邊，檢驗一下，嘆息地說：「死了！」

非殺死他不可的，如果讓他活着，他會逍遙法外。

「他死了，」司馬洛說：「他的仇沒有報好，而且他也上不了天堂！這是最理想的結局了！」

餘下那三個名單上的女人！她們不知道她們是多麼幸運！她們不知道她們是曾經多麼接近死亡！

「探長，你在那邊找到了什麼？」司馬洛問。

「李蘭，阿卡里王子，」探長說：「半死的！和他的兩個保鑣！兩個保鑣都死掉了！」

默德里那個高大的助手一直滾下了山腳，也死了。不過，不是因爲滾下山而死。那麼强壯的一個人，也許滾下山都跌不死的！是在滾下去之前，司馬洛射進他肺裏的那兩顆子彈取他的命 在這之前，他也還差點取回司馬洛一命呢！

「我們回家吧！」司馬洛安慰地對曼娜說。

家並不在很遠。上樓就是了。

——全文完——

下期預告

歷史俠義奇情小說：

朱家

司馬紫烟著

密宗十絕（十六）

慕容美著

上文提要

前文書至「萬花樓」是揚州有名的銷金窩，一天，來了一位衣着襤褸的老人，出手大方，排場闊綽，他召了一名新來的雛妓——靈鳳。當晚即要與靈鳳共渡春宵。萬花樓的老板却不願意靈鳳的初夜權被人所奪，但爲總管古大娘所勸，只得放棄，是夜，靈鳳持刀欲殺這老人……

喬裝老色狼　調侃舊相好

靈鳳道：「救誰？」

夏老頭道：「她在這裏用的名字叫靈鳳。」

靈鳳一呆道：「救我？」

夏老頭道：「不錯。」

靈鳳眨着眼皮道：「你指定了要破我的身子，就是你救人的方式？」

夏老頭道：「只有用這種方式，才能使你相信你的處境是多麼危險！」

靈鳳道：「我不懂你這話的意思。」

夏老頭道：「有人今夜就想糟塌你，這事說了你一定不會相信，我如今這樣一鬧，等會就有事實證明我說的不假。」

靈鳳道：「你我無親無故，爲什麼你要救我？」

夏老頭道：「受人之托。」

靈鳳道：「受誰？」

夏老頭道：「這個人的名姓，暫時不能說出來。」

靈鳳道：「等會兒，你有把握救得了我？」

夏老頭道：「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我會儘力而爲。」

靈鳳眼珠一轉，忽然道：「你可知道本姑娘是誰？」

夏老頭道：「知道，一個不聽話的大女娃兒。」

靈鳳突然瞪大眼睛，道：「你，你是——是——」

夏老頭微笑點頭，同時以目示意窗外有人竊聽。

窗外果然有人。

一人於窗外道：「不管你們是誰，今夜也別想活着，走出萬花樓。」

夏老頭大笑道：「我說如何？」

靈鳳一怔道：「是古大娘？」

夏老頭笑道：「是的，有人喊她古大娘，也有人喊她七殺婆子。」

×　×

靈鳳忽然輕輕嘆了口氣道：「照這樣看起來，我這次可還眞找對了地方。」

夏老頭也壓低了聲音，笑着道：「你地方是找對了，只可惜用錯了方式。」

靈鳳轉臉注目道：「你眞的知道本姑娘是何許人？」

夏老頭笑道：「不知道，因爲直到目前爲止，我甚麼還沒有弄清姑娘的芳名大姓，不過，姑娘這次冒險闖入萬花樓的動機，我却清楚得很。」

靈鳳一哦，帶着懷疑神氣道：「是嗎？你說說看！」

夏老頭道：「姑娘這樣做，顯然是爲了報答某一個人的恩惠。」

靈鳳道：「報答誰？」

夏老頭道：「血鏢丁玄！」

靈鳳道：「血鏢丁玄對本姑娘有何恩惠可言？」

夏老頭道：「他在太平鎮識破你是冒牌的九尾金狐之後，不僅沒有張揚出去，而且還因爲你少不更事，指點了你一條正路……」

靈鳳道：「你以爲這就是本姑娘混來萬花樓的原因？」

夏老頭道：「是的，因爲你知道當年的袈裟血案跟風雲教有關，而這座萬花樓正是教徒經常出入之處，於是你便想助他一臂之力，冒險前來臥底，等探聽出眉目，再設法通知他。」

靈鳳道：「你是丁玄的朋友？」

夏老頭道：「是的。」

靈鳳道：「是丁玄要你來的？」

夏老頭道：「不是。」

靈鳳微微一怔道：「否則——」

夏老頭道：「丁玄雖然也已獲得消息，知道這座萬花樓大有問題，但並不知道你已先他一步，自動送進了虎口，要老夫前來救你的，是另一個人。」

靈鳳道：「誰？」

夏老頭道：「是惡鬍子陸富。」

靈鳳面孔微微一紅，立時緊緊的皺起了眉頭。

夏老頭只是微笑。

因爲他看得出，惡鬍子陸富跟這妞兒之間，關係似乎頗不尋常。

不過，根據陸富求他來萬花樓救人時那種難爲情的樣子，以及這妞兒現在一聽到陸富的名字，就表現出的羞煩神情，他猜想這對歡喜寃家，目前也許尙停留在落花有意流水無情的階段。

靈鳳慢慢退去窗戶左側。

他以手指指窗戶，又指指書桌上的燭台，意思是問夏老頭，要不要將燈火吹熄了。

夏老頭搖搖頭。

靈鳳傾耳靜聽了一會，臉上忽然露出詫異的神色道：「奇怪，院子裏怎麼沒有一點動靜？」

夏老頭微笑道：「但如果你以爲那位古大娘已經離去，你就錯了。」

靈鳳道：「我們如今被困屋中，行動處處受制，他們不趁這個機會下手，還等什麼？」

夏老頭道：「等一件事。」

靈鳳道：「等什麼？」

夏老頭答道：「等老夫表明眞正的身份。」

靈鳳道：「如今雙方已勢成水火，幹嘛還要講究這個？」

夏老頭笑道：「這是因爲你對這位七殺婆子的認識還不够」

靈鳳道：「哦？」

夏老頭笑道：「七殺婆子精明毒辣，無論心計與手段，均較正牌的九尾金狐有過之而無不及。」

他笑笑，又道：「但，祇是有一個弱點。」

靈鳳道：「什麼弱點？」

夏老頭道：「多疑！」

窗外忽然傳來古大娘陰冷的聲音道：「不錯，多疑的確是老娘的毛病。你老兒能淸楚這一點，更足以證明你老兒不是外人。只要你老兒說出眞正的身份和來歷，念在過去的交情上，老娘說不定會放你們一馬。」

夏老頭朝靈鳳擠擠眼睛，意思似說：我說如何？

他一邊做出小動作，一邊悠然接口道：「如果你這老婆娘到現在還想不出老夫是誰，那應該只有兩個原因。」

也許是由於夏老頭這番話中，另有一股親切意味的關係。

他這一聲老婆娘，居然沒有引起對方的反感。

只聽七殺婆子隔着窗戶道：「那兩個原因？」

夏老頭笑道：「如果不是老夫的易容術有了進步，那便是你婆子的眼睛有了問題！」

七殺婆子像是給楞住了，一時沒有則聲。

夏老頭輕輕嘆了口氣，又道：「其實，這也難怪，這麼多年了，大家都已經一老把年紀，誰還會去回想當年……」

七殺婆子突然失聲道：「你——你是花狠夏厲？」

夏老頭笑笑道：「別喊得那麼難聽好不好？花狠是別人的稱呼，你應該叫我一聲憐香客夏大俠才是。」

七殺婆子的語氣頓見緩和，她接着道：「早兩年有人說你死於武當淸雲道人之手，難道那是謠言？」

夏老頭笑道：「那是我自己放的謠言吧了。」

七殺婆子道：「你爲什麼要咀咒自己呢？」

夏老頭道：「爲了想過幾天太平日子呀。」

七殺婆子像嘆息似的道：「這其實也是個辦法，你老鬼當年，也實在太不像話了。」

夏老頭道：「彼此，彼此。」

七殺婆子忽然問道：「聽你老兒的口氣，你說你這次是淮揚帮那個惡豁子請你來的？」

夏老頭道： 不錯。」

七殺婆子道：「你跟淮揚帮什麼時候套上的交情？」

夏老頭道：「老夫跟淮揚帮，毫無交情可言。」

七殺婆子道：「全是你跟姓陸的一種私人關係？」

夏老頭道：「對了！」

七殺婆子道：「如今屋裏這妞兒，究竟是誰？」

夏老頭道：「惡豁子的意中人。」

七殺婆子道： 我不是問這個。」

夏老頭道：「如果你聽過我們剛才談的話，你應該知道我連她的名姓都弄不淸楚。」

七殺婆子停頓了片刻，忽然又問道：「剛才，你說你也是血鏢丁玄那小子的朋友？」

夏老頭道：「是的。」

七殺婆子道：「交情如何？」

夏老頭道：「馬馬虎虎。」

七殺婆子道：「你老鬼一身是罪，而那小子則妒惡如仇，同時，你們的年歲也不相當，你們之間這種朋友是怎麼交起來的？」

夏老頭答道：「是由於一個偶然的機會。」

七殺婆子道：「哦？」

夏老頭道：「去年鎭江城裏起大火，老夫偶生惻隱之心，從火窟裏救出七條人命，恰巧小子路過，他對老夫這種義擧至表欽佩，彼此經過一番攀談，由此便成了朋友。」

七殺婆子道：「小子知不知道你老鬼就是過去黑道上惡名昭彰的花狠夏厲？」

夏老頭道：「也許知道，也許不知道，我們以後只見過幾次面，我只知道小子始終沒有對我改變態度」

七殺婆子道：「小子有沒有向你打聽過風雲敎的秘密？」

夏老頭道：「當然有。但打聽了也是白打聽。」

七殺婆子道：「爲什麼？」

夏老頭道：「老夫由於年紀的關係，對女色一道，業已興趣大減，這些年一直很少在江湖走動，根本就弄不淸風雲敎是怎麼回事。」

七殺婆子忽然輕輕嘆了口氣，道：「可惜得很……」

夏老頭道：「可惜什麼？」

七殺婆子道：「可惜你老鬼既是血鏢丁玄那小子的朋友，你就不能再算是我古

大娘的朋友了。」

夏老頭像是喫了一驚，道：「這是什麼話？你這婆子，難道……難道忘了，當年你我……」

七殺婆子冷冷接口道：「當年的事，不必再提。那時候，大家都是逢場作戲，你的女人不止一個古大娘，古大娘的男人也不只是一個花狠夏厲！」

夏老頭道：「但是，俗語說得好：一夜夫妻百夜恩，這香火之情——」

七殺婆子道：「如果你老鬼眞仍惦念着那一份香火之情，你老鬼今夜就得依老娘一件事！」

夏老頭道：「依你一件什麼事？」

七殺婆子道：「宰了屋裏這個丫頭，以表明你的心跡。」

夏老頭道：「這怎麼可以？」

七殺婆子道：「爲什麼不可以？」

夏老頭道：「這種事一旦傳揚開去，你叫老夫以後如何做人？」

七殺婆子冷笑道：「姓夏的，你少在老娘面前撇淸了，你是塊什麼料，你以爲老娘不知道？」

夏老頭道：「但你應該知道，老夫今年年紀業已六十有六，早已不是當年的花狠……」

七殺婆子道：「來日無多，想過幾年太平日子是不是？」

夏老頭道：「這一點，我早就說過了呀。」

七殺婆子哼了一聲道：「如果你眞想過幾年太平日子，今晚你就不該跑到萬花樓來！」

夏老頭嘆了口氣道：「說實在的，今晚我的確不該來。」

七殺婆子道：「既然來了，後悔也是枉然。正如你老鬼所說的，念在當年的香火之情，老娘不妨放你一條活路。」

夏老頭道：「哦？」

七殺婆子道：「只要你老鬼誠心歸順，老娘負責爲你在風雲敎中安插一個黑衣統帶的位置。」

夏老頭道：「什麼叫黑衣統帶？」

七殺婆子道：「風雲敎編制簡單，除了敎主，副敎主，其餘徒衆，不分出身，概稱殺手，管理殺手，受敎主指揮的一級，便是統帶，統帶位尊權重，供奉優厚，日常享受，不亞南面王。」

夏老頭道：「黑衣統帶又是什麼意思呀？」

七殺婆子道：「統帶，憑武功與資歷，分黃，紅，藍，黑四等，黑衣是最低的一等。」

夏老頭又問道：「你婆子在敎中是什麼身份？」

七殺婆子道：「黃衣統帶。」

夏老頭道：「如果老夫答應了你，豈不成了你婆子的下屬？」

七殺婆子道：「廢話！」

夏老頭道：「爲什麼是廢話？」

七殺婆子道：「仝一職稱，何來大小從屬之分？所謂黃紅藍黑，不過是區別入敎先後而已。」

夏老頭道：「能不能容老夫攷慮片刻呀？」

七殺婆子道：「當然可以。」

房裏，房外，暫時沉寂了下來。

如今，最緊張的人是靈風。

如果她是眞正的九尾金狐，她一定會聽說過花狠夏厲這個人。

但她不是。

所以，她只能憑外貌、綽號、言談擧止，來觀察眼前這個夏老頭，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物？

這老鬼會不會爲了討好七殺婆子，拿她當祭品呢？

答案是：五分五分，誰也拿捏不定。

照道理說：惡豁子和丁玄的朋友，應該不會是個沒有骨氣的人，但是，這老鬼底子太壞了，俗云：江山好改，本性難移。到了生死關頭，像花狠這種人，是否把握得住，實在太難說了。

所以，靈鳳咬咬牙關，緊握七首，靜以待變。

儘管她不是眞正的九尾金狐艾格格，但她可也不是一個好欺侮的弱女子，憑她一身武功，退敵容或不足，退保淸白，則綽有餘裕！

× × ×

夏老頭並不是在拖時間，他的的確確是在認眞攷慮。

這從他的神情上可以看得出來。

夏老頭在受到七殺婆子的威脅之後，一雙詭異莫測的眼光，始終沒有離開過靈鳳的面孔，就像是害怕靈風突然從他眼前消失了似的。

這樣僵持了片刻，夏老頭忽然緩緩欠身坐起，輕咳了一聲道：「人不爲己，天誅地滅，事情到了這種地步，說不得，只好，咳咳……」

靈鳳不等他這句話說出，突然弓身躍起，箭一般地向夏老頭撲了過去！

這正是江湖上的救命要訣：先下手爲強！

這位冒牌的九尾金狐，身手果然不俗，她當機立斷，猝然發難，在氣勢上便已佔先一步，再加上房間內地勢狹仄，窗戶與床舖間的距離，不過五尺左右，就算她的功力不敵花狠夏厲，但以她拚命的決心，以及她那柄特製七首的銳利，要想跟夏老頭落個同歸於盡，可說是易如反掌。

夏老頭不知道是低估了這個靈鳳姑娘的勇氣，抑或別有仗恃，他那種不慌不忙的態度，似乎根本就沒有去攷慮到這妞兒的困獸之鬥。

銀光一閃，怒矢般標向夏老頭的咽喉去！

夏老頭一驚，叱道：「好個大胆的丫頭！」

但由於他身子尙未坐穩，單憑這一聲叱喝，並不能阻遏七首的來勢。

靈鳳意在拚命，刀到人到，完全不在乎她一刀命中敵人之後，她整個嬌軀勢必要貼伏在敵人身上。

夏老頭情急之餘，只有縮頸倒身往床裏翻滾。

但是，已經太遲了。

只聽察的一聲，七首釘入床褥，同時傳出夏老頭一聲嚎叫。

窗外，七殺婆子訝然道：「怎麼？這老鬼，眞的老得連個丫頭片子也收拾不了啦？」

從出擊的身形看來，靈鳳一身武功，顯係傳自正派名門。

但是，臨敵的經驗，她無疑還差得太遠。

如果是換了歷經九死一生的江湖老手，當夏老頭發出尖叫之際，必然會立即想到：老鬼也許受了傷，但，絕對不是致命之傷。

理由非常簡單。

一個受了致命傷的人，絕對無法呼叫出聲。

如果敵人受的不是致命傷，就有可能趁機反噬。

能補上一刀固好，若格於形勢，無法繼續出手，也應立即設法自保。

然而，她沒有這種經驗。

等她發覺情形不對時，夏老頭的旱菸筒，已經敲中她的鳳凰入洞穴。

× × ×

窗外，七殺婆子大聲道：「喂，老鬼，是不是陽溝裏翻了船？」

夏老頭一笑振身而起道：「笑話！」

七殺婆子訝然道：「你老鬼沒有受傷麼？」

夏老頭笑道：「傷了幾根頭髮。」

七殺婆子道：「你老鬼既然沒有受傷，剛才爲甚麼嚎得那麼難聽？」

夏老頭笑道：「苦肉之計是也。」

七殺婆子也笑道：「我說你老鬼一輩子成不了正人君子，果然沒有說錯。」

夏老頭道：「這丫頭，你打算如何發落？」

七殺婆子道：「給她頸骨上切一掌，別讓血跡弄髒了被褥。」

夏老頭道：「遵命。」

院子裏突然有人喘聲大呼道：「不不不，慢點，慢點。」

夏老頭一咦道：「這是誰在窮吼？」

七殺婆子道：「陳胖子，是這兒的店東。」

夏老頭道：「他眞是這兒的店東？」

七殺婆子道：「你瞧他這一副富泰樣子，難道他不像？」

會聽話的人都可以聽得出來，陳胖子顯然只是萬花樓對外名義上的店東。

他被後台老板選中，只緣他一副長相，很適合於這一行業。

那麼，萬花樓眞正的店東是誰呢？

風雲教主？

但夏老頭並沒有就這一個問題追問下去。

聰明的人問話，都懂得適可而止，不讓對方爲難，也就永遠不會爲自己帶來無趣。

夏老頭接着道：「這位陳老板要老夫慢一點動手，是甚麼意思？」

七殺婆子冷笑道：「這是你們男人的通病，難道你不明白？」

夏老頭問道：「那麼，要不要聽他的呀？」

七殺婆子像是很不情願的嘆了口氣道：「他一向乖順聽話，而平時的要求也不多，就暫時留下來，讓他解解饞吧。」

× × ×

房門打開，院子裏也跟着亮起四盞燈籠。

七殺婆子笑吟吟走了過來，說道：「老朋友到底是老朋友，現在你我又是一家人了，老身已着人去張羅酒菜，只要你老鬼能說能行，這兒的姑娘裏面，高手有的是。」

陳胖子搶上一步，迫不及待地道：「那丫頭呢？」

夏老頭道：「躺在房裏床上，她穴道已經受制，你可以進去關上門，盡情享受一番。」

陳胖子大喜過望，袍叉一撩，便擬入房。

夏老頭皺起眉頭，又接着道：「但有兩件事，老夫可不得不先說個明白。」

陳胖子一怔，只好停住脚步。

夏老頭轉向七殺婆子道：「房裏這個丫頭，當她冒充九尾金狐在太平鎭出現時，聽說身邊是跟隨着兩名九尾金狐的舊屬，如今這兩名金狐舊屬去向不明，你們可得提防一點才好。」

七殺婆子臉色微變道：「你說的金狐舊屬，可是指太湖蛇山陰太君的兩名老伎女楊媽柳媽？」

夏老頭道：「不錯。」

七殺婆子道：「那麼，這丫頭難道會是蛇山陰太君的傳人？」

夏老頭道：「或者是陰太君的孫女兒也說不定。」

陳胖子忍不住插口道：「楊媽柳媽是何等樣人？」

七殺婆子輕哼了一聲道：「是兩個僅憑兩根指頭，就可以把你一身肥肉撕成千條萬條的老女人？」

陳胖子肥肉打顫，面孔登時失去血色了。

現在就是叫他熄燈上床，是否仍有挺身叩關之餘勇，顯已大成問題。

夏老頭又道：「蛇山陰太君已去世多年，同時也未聽說有過甚麼出色的傳人，這一方面原本不必顧慮，但是，楊媽柳媽這兩個老女人如仍活在人世，實不容等閑視之。」

七殺婆子微微點頭。

她跟花狼夏厲，以及九尾金狐艾格格，過去在黑道上的名氣，均在伯仲之間，尤其她跟九尾金狐後來雙雙投入風雲教。彼此了解更深。

當然也更淸楚一度追隨過金狐的楊媽柳媽，是怎麼樣的兩個女人。

夏老頭道：「這是第一件事。」

他抬頭掃了院子裏那七八名打手一眼，壓低聲音接着道：「他們都是本教的殺手？」

七殺婆子搖搖頭。

夏老頭接着道：「那麼，叫他們退開些。」

七殺婆子扭頭道：「湯老三，這兒沒有你們的事了，你帶弟兄們喝酒去吧。」

七八名打手如獲赦令，聞言立即退去了。

夏老頭仍然壓着嗓門道：「這第二件事，可嚴重多了。」

他稍稍頓了一下，才又接着道：「據惡翳子陸富說，他曉得這座萬花樓有毛病，完全是從你們一位副教主上官杰口中逼出的綫索……」

七殺婆子大喫一驚道：「你說甚麼？上官副教主已被他們識破身份逮住了？」

夏老頭嘆了口氣道：「被他逮住的，又何止一個上官杰？風雲教這次在太平鎭跟斗栽大了。」

七殺婆子驚惶地問道：「還有誰和誰呀？」

夏老頭道：「除了送掉性命的八名殺手不算，被活捉的，計有上官杰，黑心諸葛，江寡婦……」

七殺婆子又驚又疑道：「怪了，我這裏怎麼沒有聽到一點消息？」

夏老頭道：「這是四五天前的事，你這裏差不多也快要接到照會了。」

七殺婆子道：「這全是惡翳子陸富告訴你的？」

夏老頭道：「是的，他要老生來搭救靈鳳這個丫頭，便是因爲他本人事情太忙，實在無法分身。」

七殺婆子道：「他如今忙些甚麼？」

夏老頭道：「忙着要跟血鏢丁玄取得聯絡。」

七殺婆子道：「以及跟丁玄聯手來偵查這座萬花樓？」

夏老頭道：「是的，所以，我說，今晚我放棄援救靈鳳這丫頭，已不啻爲自己預掘了一座墳墓，現在，老夫唯一的希望，便是希望風雲教的實力够堅強，而且支援得够快速。否則，老夫爲了多活幾天，只好說一聲對不起，先行脚底抹油了。」

七殺婆子臉上忽又露出了笑容道：「關於這一點，你老鬼儘管放心。」

夏老頭道：「哦？」

七殺婆子道：「血鏢丁玄那小子是我們教主唯一的一根眼中釘，這座萬花樓只怕他小子不來……」

夏老頭眨着眼皮道：「你以爲憑你這個七殺婆子，以及早先那幾名打手，就收拾得下姓丁的那個小子？」

七殺婆子道：「老娘可沒把自己看得那麼重要。」

夏老頭迷惑地道：「否則——」

七殺婆子笑笑道：「你老鬼的一條命固然寶貴，老娘這條命也並非一文不值，老娘敢留在這裏等那小子上門，你老鬼大可不必胆寒，到時候小子一旦出現，保你老頭可以看到我們教主的巧妙安排。」

夏老頭思索了片刻，終於嘆了口氣道：「像老夫這種年紀的人，實在不該還存着好奇之心。」

七殺婆子笑道：「萬花樓美女如雲，你老鬼留下作客，難道還會委曲了你老鬼麼？」

夏老頭蹙額作態道：「老夫那裏還有這份心情？」

七殺婆子笑道：「要不要打個賭？」

夏老頭道：「賭甚麼？」

七殺婆子笑而不答，扭頭向院角一名提燈的小丫頭吩咐道：「小琴，去喊燕燕過來。」

小琴離去之後，七殺婆子轉過身來，忽然發現陳胖子還傻楞楞的站在台階上，忍不住咦了一聲道：「怪了，你怎麼不進去幹你好事情，儘呆在這裏耗個甚麼勁兒呀？」

陳胖子面孔一紅道：「我，我……」

七殺婆子道：「你不是吃過藥了麼？是不是蓮仙丹也失去了效用？」

陳胖子紅臉支吾着道：「這兩天店裏客人多，事情忙，我看，咳咳，還是算了，咳咳，咳咳咳。」

七殺婆子像是懶得再理他，又轉向夏老頭道：「本來是個寶貝，現在竟變成了沒人要的爛魚頭，你老鬼是不是還有興趣呀？」

夏老頭搖搖頭。

七殺婆子道：「那就——」

夏老頭道：「最好留個活口。」

七殺婆子道：「爲甚麼？」

夏老頭道：「必要時可以作人質。」

七殺婆子眼珠一轉，忽然笑了起來道：「好好好，妙，妙，還是你老鬼心思靈活，佩服，佩服。」

× × ×

二十四橋明月夜。

五人何處教吹簫？

揚州，人所共知的名勝，除了瘦西湖，便是二十四橋。

但是，眞正知道二十四橋在甚麼地方的人，恐怕還不太多。

二十四橋是二十四座橋樑的總稱？

是的，很多人都有這種想法，

並且，有人指出：它們就是揚州西門外，由濁河橋起，至山光橋止的二十四座橋。

然而，眞正到過揚州，並且出過揚州西門的人，他一定會糾正此一說法的錯誤的。

爲甚麼？

因爲由濁河橋至山光橋之間，並沒有二十四座橋。

它的確數是十九座。

十九座橋加起來，稱之爲二十四橋，這說得通嗎？

所以，眞正的老揚州，他一定會告訴你，所謂二十四橋，其實指的就是吳家磚橋！

吳家磚橋是土名，它的另一個名字，叫紅藥橋。

它被人喊作二十四橋，是因爲相傳古時會有二十四名美人，於明月之夜，在這兒吹過簫。

試想想：明月當空，萬里無雲，二十四名美人兒聚立橋頭，人手一簫，蓮指巧撚，引鳳之音，如慕如怨，如泣如訴——那該是何等美妙的一種神仙境界？

× × ×

今夜，月色不錯，紅藥橋上，也有人在吹簫。

但可惜吹簫的人兒只有一個。

同時，更殺風景的是，這位弄簫者不僅不是甚麼大美人兒，而且還居然是個長了一身癩瘡的老乞丐。

不過，話說回來，如僅就吹簫的技藝而言，這老乞丐，倒也稱得上是位高手。

自伍子胥乞食吳市以來，要飯的耍笛弄簫，已不足爲異。

如今令人不解的是：値此寒冬之夜，這位衣不蔽體的老乞丐，他是打那兒來的這一份雅興？

× × ×

沾着微微彎曲的河堤，遠處霧濛濛的

夜色中，忽然緩緩地出現一條人影！

這人戴着一頂黑衣斗篷，全身緊裹在一襲黑色的披風裏，看上去就像一個隨着霧氣升沉的黑色幽靈。

揚州是個奇異的地方。

這裏雖然充滿了酒肉爭逐的市儈，但也吸引了不少騷雅之士。

如今這人冒寒夜遊，莫非就是爲了踏月覓句？

或者只是一個偶而路過的夜歸人？

× × ×

老乞丐的簫聲戛然而止，黑衣人恰巧也來到了橋邊。

老乞丐抬起面孔，正好迎着黑衣人從斗篷邊緣底下射出的兩道目光。

兩人誰也不說一句話，只是彼此默默地凝視着彷彿都想在這一瞬間要把對方看穿了似的。

這樣僵持了約莫一袋菸的工夫，最後黑衣人終於開口了，出人意外的，這名黑衣人，竟是個年輕的女子！

她冷冷地道：「揚州要飯的叫化子，老老少少，男男女女，本姑娘沒有一個不認識，你閣下隸屬那個堂口？」

一個黃花大閨女，深夜隻身獨行，已屬不可思議之至，如今竟又誇稱她認識揚州城中所有的乞丐，這種事情你相信嗎？

但那老乞丐却似乎還不感覺奇怪！

他放下洞簫，取出菸筒，一邊於口中答道：「萬事如意堂。」

黑衣女子道：「這個堂名，沒有聽說過。」

老乞丐道：「妳當然沒有聽說過。」

「當然？」

「是的。」

「爲什麼？」

「因爲這個堂口成立得早，而你姑娘又太年輕的緣故。」

黑衣女子輕輕哦了一下，忽然改變語氣，親切地道：「這麼晚了，你坐在這裏吹簫，難道不怕寒『風』？」

老乞丐道：「賞月的人，什麼都不怕，只怕烏『雲』。」

黑衣女子點點頭，眼光中微露笑意，似乎在這一問一答之間，已完全清除了她心底的疑惑。

就在這名黑衣女子正擬舉步過橋之際，老乞丐突然將菸桿一提，擋住去路道：「姑娘慢行。」

黑衣女子愕然問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老乞丐道：「橋那邊太荒凉，姑娘不宜獨身前往。」

黑衣女子睜大眼睛道：「說了這半天，原來你還不明白本姑娘的身份？」

老乞丐道：「姑娘的身份，老漢管不着，如果姑娘一定要過橋，老漢只希望按規矩討幾個酒錢。」

黑衣女子一哦道：「那還不簡單。」

說畢，探手入懷，略事摸索，然後右腕一揚，拋出一件閃着金光的物事。

金光去勢甚疾，奔射之處，正是老乞丐的咽喉要穴！

而那片金光，也不是什麼金珠子或是金葉子，而是一枝鋒利無比的金錢鏢。

從這枝金錢鏢的出手看來，黑衣女子的一身武功，顯然相當精純驚人。

老乞丐即使也是一名江湖高手，在這種猝不及防的情況下，要躲開這枝金錢鏢，可也不是一件容易事。

老乞丐沒有閃躲，甚至連身軀都沒有挪移一下。

他唯一的動作，只是將手上的旱菸筒輕輕朝上一豎。

只聽察的一聲，金錢鏢便進了菸鍋。

老乞丐好像一點也不在乎黑衣女子此舉究係出於善意或惡意，這時以手指輕輕一撥，便藉着月色，對那枝金錢鏢仔細查察起來。

黑衣女子望着老乞丐，未再有進一步的舉動，從她微帶驚異的眼光中，可以看出她對這位老乞丐的身手顯然十分欽佩。

老乞丐悠然抬頭道：「你是七殺婆子古大娘的什麼人？」

黑衣女子一聽對方提及七殺婆子的名號，態度立刻變得非常恭順地道：「她老人家正是弟子的恩師，晚輩名叫莫娃，請問前輩怎麼稱呼？」

老乞丐道：「老漢姓夏。」

黑衣女子一呆，脫口道：「是花狠夏厲？」

老乞丐道：「不錯。」

黑衣女子像是難以置信似的道：「武林中到底有幾位花狠夏厲？」

老乞丐笑道：「只有一個，便是老漢呀。」

黑衣女子顯得有點結巴道：「那……那麼，如今萬花樓的那個什麼花狠夏厲是冒牌貨了？」

老乞丐道：「正是如此。」

黑衣女子迷惑地道：「家師知不知道夏老前輩已經投入風雲教？」

老乞丐道：「知道。」

黑衣女子皺眉道：「那就更奇了。」

老乞丐道：「奇怪什麼？」

黑衣女子道：「家師與前輩既是舊相識，而且家師也知道前輩已經投入風雲教，怎麼她老人家還會把那個老頭兒誤認做是您老前輩呢？」

老乞丐微微一笑道：「要想弄清七殺婆子是怎麼一個人，妳娃兒的道行還差得遠呐！」

黑衣女子目光閃動，似有所悟的道：「您老是說，家師早就看了那老鬼的破綻，故意將錯就錯，特地把那老傢伙留下來的？」

老乞丐笑道：「她婆子要連這點花招也不會耍，風雲教會要她當黃衣統帶？」

有人誇獎自己的師父，當然是件很榮耀的事。

黑衣女子笑笑，正待開口之際，像是突然想起什麼似的，又問道：「萬花樓那邊發生的事，前輩已經聽到了消息？」

老乞丐道：「不是聽到的。」

黑衣女子道：「哦？」

老乞丐道：「是親眼看到的！」

黑衣女子道：「當時老前輩恰巧從萬花樓前經過？」

老乞丐笑道：「應該說，最近這幾天，老漢根本就沒有離開過萬花樓！」

到這時候，黑衣女子好像才留意到老乞丐身上那一身癩瘡。

她讚嘆着道：「弟子天天在萬花樓附近查察可疑的人物，而始終沒有認出前輩來，前輩的喬裝術，眞是高明。」

老乞丐道：「這便是老漢的本來面目，老漢從不來喬裝易容那一套。」

黑衣女子一怔道：「那麼，前輩這一身癩瘡……」

老乞丐嘆了口氣道：「你師父將來自會告訴你這是一種什麼瘡。俗云：天作孽，猶有救，自作孽，不可活。這種骯髒事，你女娃兒家，不聽也罷。」

黑衣女子道：「揚州城內，多的是名醫，前輩這一身癩瘡難道已無藥可治？」

老乞丐只是搖頭，隔了片刻，才苦笑道：「治療？嘿！只要它不繼續潰爛下去，少給我帶來痛苦，能讓我多活幾天，我就已經心滿意足了。」

他苦笑了一下，又道：「這種瘡最忌魚腥和燠熱，天氣越冷越好過，否則，你以爲老漢眞有這份好興緻，會選了這種大寒夜，呆在這裏吹簫？」

原來這就是他寒夜吹簫的目的，因爲冷風可以減輕他的痛苦。

黑衣女子顯然對這種毒瘡所知有限，於是只好重回老話題上去道：「弟子係奉家師密令，來向教主報告，前輩適才爲什麼要阻止弟子進入總壇？」

老乞丐道：「因爲總壇內正在召開緊急會議，你師父要報告的事，教主已經知道了，我守在這兒攔住你，便是爲了怕躭誤往返時間。」

黑衣少女道：「然則弟子如何回去向家師復命？」

老乞丐道：「回去告訴你師父，她應該不擇手段，設法絆住那小子，教主不一會就會帶人趕去。」

黑衣少女點頭道：「好。」

她眼光一轉，忽又問道「前輩怎麼說？那小子？」

老乞丐道：「我們教主懷疑，冒充老漢的這個傢伙，很可能就是血鏢丁玄那小子的化身！」

黑衣女子訝然道：「姓丁的會扮得這麼逼眞？」

老乞丐笑笑道：「以一名精通密宗絕學的密宗俗家弟子來說，這又算什麼稀奇呢？」

× × ×

萬花樓鬧事的老頭，已證實不是以前江湖上的淫盜花狠夏厲；那麼，他是不是血鏢丁玄呢？

答案是：是的！

冒充花狠夏厲的人，正是血鏢丁玄。

丁玄在太平鎮從神龍上官杰口中，只逼問出一條綫索，找上揚州的萬花樓，就不難慢慢查出風雲教主是誰！

再追問其他，上官杰一概搖頭，說連他本人也不怎麼清楚。

這當然不是實話。

但是，上官杰畢竟是淮揚帮的人，身份在該帮又是如此崇高，礙着帮主徐宏武的顏面，他縱有逼供的手段，也無法使用出來。

結果，他只好將人交給惡豁子陸富，匆匆趕來揚州。

到了揚州，他第一件發現的事，便是在萬花樓羣芳中，發現居然雜有前此冒充九尾金狐艾格格的那個糊塗妞兒！

這使他傷了好幾天腦筋，才想出最後這個兩全之策。

冒充花狠夏厲。

花狠的長相，是假和尚了緣提供的。丁玄自認他的易容術很到家，而事實上也的確如此。

但可惜有一件事他沒有想到。

他沒有想到花狠夏厲已投入風雲教，更沒有想到這位花狠已因荒唐過度，染上了一身無藥可治的楊梅大瘡！

這雖然並不是他的過錯，但却是個致命的錯誤。

× × ×

燕燕來了，這女人果然不愧是萬花樓的三大名花之一。

好看的女人，大約可以分爲兩種。

一種是面貌姣好，儀態萬千，只要你看上一眼，就忍不住要緊盯着一直看下去；另一種是人長得雖不如何標緻出色，但只要你一遇上這種女人，你就禁不住會油然想起一樣東西——床。

燕燕便是第二種女人。一個完全適合於花狠夏厲胃口的女人。

丁玄冒充夏厲，自以爲妙計得逞，七殺婆子古大娘爲他引荐這樣一個女人，正表示她已完全相信，眼前這個夏老頭，就是當年的花狠夏厲。

薑是老的辣，果然不錯。

× × ×

房間裏有酒菜，有女人，也有床。

一個女人躺在床上。

一、、、。

他是穴道受制的陰玉嬌，那個曾受揚媽柳媽慫恿，一度冒充九尾金狐的迷胡小妞兒。

如此安排，也是七殺婆子的主意。

她說：這小妞兒是個香餌，說不定會因此引來丁玄那小子；只要那小子一現身，就會叫那小子來時有路去時無門！

這當然又是一篇鬼話。

這女魔頭眞正的用意，其實，是爲了方便風雲教主等會帶人趕到，好做一次解決。

她怕引起丁玄疑心，又同時暗示，隔壁有的是空房間，只要丁玄興緻來了，隨時都可以把燕燕帶去隔壁成其好事！

丁玄當然沒有這份好興緻。

但爲了他現在的身份是花狠夏厲，他不得不領這份人情。

他甚至還跟去隔壁察看了一番，以表示這項餘興節目，已屬勢所難免。

七殺婆子走了，丁玄開始摟着燕燕輕薄。

他知道一定有人在暗中監視着他的一舉一動，如果他太規矩，他就不像是花狠夏厲了。

事情發展到目前這種地步，實在大出他意料之外。

他原計劃是先跟陰玉嬌私下接觸，陳明利害關係，要小妞兒離開萬花樓，等去掉了這層顧忌，再以非常手段，迫使風雲教主現身露面。

如今，他身陷維谷，陰玉嬌這個包袱，依然背在肩上，他該怎麼辦？（未完）

長篇武俠故事

苗疆風雲

伴霞樓主・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在一個明月當空的夜晚，龍江釣叟突然出現於人屠戶，鬼影手，瑛姑，鳳嬌等人歇宿的溪邊釣魚，不久，一個和尚走來，向他詢問人屠戶及瑛姑的行踪，被人屠戶及鬼影手窺見，兩人自知不是龍江釣叟的對手，急忙悄悄的棄下瑛姑和鳳嬌潛逃，龍江釣叟便躡踪追去。再過不久，苗王聞訊率衆苗人趕到，强要瑛姑回郎岱，和尚欲加阻止，但瑛姑因見形格勢禁，衆寡懸殊，爲保和尚及鳳嬌的安全，只得隨苗王而去。及至龍江釣叟回來，鳳嬌對他諸多埋怨……

薄苗王不爲　誰識儂心意

龍江釣叟道：「和尚，你又不是不知道，江湖上放悶烟，下迷藥，用餵毒暗器，乃是我輩所不齒的下五門賊子所爲，但別瞧他是下五門賊子，賊子也能稱王稱霸，就像人屠戶，我縱有天大的本事，可也暗箭難防，而且那不是箭，甚至你我吸一口氣，也會着那賊子的道兒。」

龍江釣叟越說越正經，那鬍梢兒不再顫，臉上連笑意也沒有，和尚知道尚有下文，不出聲，鳳嬌吸了吸咀，她可從沒有怕過人屠戶。

釣叟說：「和尚，啊啊，好個有情有義的和尚，我問你，你終於找到瑛姑啦，也不負你那梅音妹子所託了，但你救回去一個癱瘓了的活死人，那算不算是救？你有本事解得瑛姑的毒麼？」

和尚搖搖頭，道：「當眞不能，劇毒反而易解，甚至不用藥物，憑你我的功力，亦能將毒逼出體外，唯有這個……人清醒，却四肢軟如綿，實是聞所未聞。」

釣叟點點頭，說道：「和尚，可見你眞還有點道行，不是浪得虛名，你該明白人屠戶爲何丟下她，竟放心走了？因爲那賊子明知他們救回瑛姑，亦會手足無措，沒尋到解藥，就不會走，而他若不走，嘿嘿，可就乖乖拿出解藥，若不然，就得拿出性命來！」

和尚的雙手不合十了，直搓，說：「那麼，咱們往何處去尋找這賊子？」

釣叟呵呵一笑，說道：「不用藥了，瑛姑自有人替她解毒。」

和尚啊了一聲，說道：「釣叟是說那苗王？」

釣叟說：「和尚，你別搖頭，我可沒功夫和你猜謎兒，老實告訴你吧，這郎岱土司與人屠戶勾結，却又別有居心，互相利用，也互相猜忌防範，人屠戶是爲了那寶藏，別以爲這苗王只是要霸奪土司之位，那數百年來累積的財寶，瑛姑若然喪命了，那財寶自也永埋地底了，是以任誰也不會傷害瑛姑，我是說在財寶未到手之前，這兩人都不敢傷害瑛姑，因爲苗族歷代相沿，除了土司而外，只有承繼者方知寶藏所在，前土司無子，只有瑛姑一女。」

鳳嬌忍不住，也不耐了，說道：「我早曉得啦，你不趕快救瑛姑，倒只顧說這些。」

釣叟道：「你這丫頭別插咀，小小年紀，你知道甚麼，那瑛姑心甘情願跟隨前去，便是她知道前去有益無害，和尚，我們無能力爲瑛姑解毒，但這苗王却不但能夠，而且非替她解毒不可，和尚，你想想，這瑛姑落入那土司手中了，人屠戶好不容易才把瑛姑弄到苗疆來，却落入那土司手中了，你想想，若然你是人屠戶，你將如何，會不會甘休罷手？」

和尚恍然大悟，道：「我明白了，釣叟先前是去通知那土司了，這土司之來，原來是釣叟所安排。」

龍江釣叟站起身來了，樂呵呵，說道：「何用安排，這郎岱我來去不下六七次，是以極是熟悉，左前面的山口，便是郎岱進出的關隘，不瞞你說，我早已到此數日了，與其漫無目的追尋，不如守株待兎，人屠戶與鬼影手帶着瑛姑和這丫頭，一進入苗疆，他早已得到傳報了，那關隘乃是必經之路，他已早佈下天羅地網，安排下陷阱，得知瑛姑在此間，還怕他不即刻飛來。」

和尚道：「釣叟的意思，可是待兩人鬥得兩敗俱傷，我們才去救出瑛姑？」

釣叟道：「和尚，你好沒道理，人家本就是苗族的女土司，回來正大位，我們爲何要救，你倒說說，救個什麼？」

和尚愕然，說：「他他……那苗王倒會不稱王了，讓位給瑛姑？」

龍江釣叟呵呵一笑，說道：「他不公開讓位，關起門來假裝讓位，難道是不行麼？」

和尚說：「釣叟說得令我糊塗了，那是爲何？」

釣叟說道：「你本就是個糊塗和尚，不怪當年你那梅音妹子不愛你了。那苗王若不演一塲讓位的把戲，豈能騙得瑛姑說出藏寶的所在，那賊苗王的陰謀詭計，早已被我探聽得明白了，要知他假裝讓位給瑛姑，順理成章，他可就是繼承大位之人了。」

和尚又啊了一聲，道：「於是瑛姑順理成章，要把藏寶之秘，告訴他了。」

釣叟笑道：「和尚，總算你也聰明一次。」

鳳嬌在傍被冷落得惱了，說道：「哼！瑛姑姑可不傻，也不糊塗，那賊苗王的狠子野心，瑛姑姑比誰也淸楚明白，豈會中他陰謀詭計。」

釣叟呵呵一笑，道：「到時只怕由她不得，明知那是陷阱，只怕她也非跳不可，女娃娃，你瑛姑姑即要正大位當土司啦，早早兒備下你的賀禮是正經。」

和尚却把頭直點，說道：「釣叟的意思是要將計就計，我明白了，如此，老衲告退。」

釣叟道：「對了，那瞎眼老婆子和瑛姑情如母女，土司府作爲那婆子終老之所，倒是再好不過，把她送去瑛姑身邊，那可眞是再妙不過。」

和尚眞個是一竅通，百竅皆通，道：「一個瞎了眼的老婆子，那苗王自然不放在眼裏，嘿嘿，當眞是妙極了。」

釣叟道：「快去快去。」

和尚合十一拂袖，如飛過溪去了。啊喲！怎麼天亮了也不覺得，若不是目送那和尚如飛而去，鳳嬌還發覺不出曉烟已繞樹，山後的朝霞，已給藍天上的浮雲，抹上了淡淡的金黃。

釣叟打了個呵欠，說：「女娃娃，我還是眞睏了，你瞧這綠水青山，女娃娃，你猜，我想起了甚麼？」

鳳嬌沒好氣，說道：「我怎知你想什麼。」

釣叟說：「我想起了苗家青年男女的一支歌兒：跳月跳到溪邊草地，溪邊大樹像牆壁，天空作頂地作床，呵哈……」

老頭兒又一個大呵欠，身子一倒，兩腿一伸，便像死去了一般。

鳳嬌見他半晌也不動彈，走近他身去一瞧，敢情釣叟已打起鼾來了，不料這老頭兒直睡着了。她怎麼辦？她可不要睡，氣得她直蹬脚，這是什麼時候，他倒睡得着，但她把地蹬得震動了，老頭兒的鼾聲倒更響了。

鳳嬌賭氣往山外跑，瑛姑落在那賊苗王手中，這釣叟，那和尚，全是爲瑛姑而來的，倒放心得很，她可不放心，她知道和尚是去接取梅姥姥，梅姥姥來了，那自是好了，就是不服氣和尚對這老頭兒的話信了個十足，簡直說一句，和尚就信一句，但她暗裏把人屠戶的陰謀詭計，聽得明明白白。人屠戶眞是被龍江釣叟嚇跑了，她才不信哩。

她過了溪，啊啊，怎生不知不覺間，她也信了釣叟的話啦，釣叟說左前面山外是個關隘，通郎岱必經之路，果然，翻過山，她見到房屋了啊，苗疆竟也有這麼大的市鎮，看來不下數百戶人家，兩面的高山脚下，兩條大路都通那市鎮。

賊苗王必是把瑛姑抬到鎮上了，天才亮不久，只怕還沒離去。

鳳嬌奔下山去，那山又高又陡，不怪近着大市鎮，山那面就沒人烟了，那山坡光禿禿的，時而懸岩壁立，直落十數丈，看來只有左面遠遠處那山溝才有路可行，鳳嬌可不願繞道而行，那得躭誤多少時候，哼！若然她能救回瑛姑，那老頭兒的哈哈就打不響了。

那山岩雖陡，大白天，可也難不倒鳳嬌，接近山脚，有樹木了，山坡脚下有房屋，一個老者瞪大了眼睛望着鳳嬌，必是她飛身而下，把他嚇壞了。

鳳嬌衝着他一笑，說：「老伯伯，你早啊。」

那老丈把鳳嬌打量了一陣，面露喜容，道：「姑娘果然是漢人，姑娘何來，怎生打山上下來？」

鳳嬌大喜，不料在苗疆遇到的第一個人，竟是言語可通的漢人，她正愁無法打聽，這可好了，道：「老伯伯，我迷了路，這是甚麼地方？」

老丈道：「這裏是落別，姑娘若是往郎岱，路可走對了，進了這隘口，前去四十里地就到了。姑娘，你不是一個人吧？好一身俊功夫。」

鳳嬌一怔！那老丈笑了，說道：「老漢也曾學過幾年莊稼把式，不過擱得太久了，姑娘若不是有同行之人，豈會獨自前來這蠻荒之地，適才得見姑娘落崖如飛，別說苗疆了，便中原之地也是罕見。」

鳳嬌道：「老伯伯，你猜對了，我正是來尋找同伴，這是甚麼地方？落別？這名兒可怪得很。」

老丈說道：「落別是苗語，苗疆的地名，自與中原有別，姑娘是來尋找同伴的麼？……」

老丈皺着眉頭，搖搖頭又道：「只怕還在山中。」

鳳嬌道：「老伯伯，你怎說？」

老丈道：「老漢在這裏落籍，已有二十多年了，這落別只有老漢一個漢人，在此收集藥材爲生，每年不過作幾趟川湘來的人客生意，除此而外，就很難見有漢人前來了，我和苗人生活習慣有別，故爾到這山脚下來築屋而居，姑娘請進屋裏來用茶。」

鳳嬌道：「多謝老伯伯，我急着找人，無暇相擾，老伯伯……」

老丈道：「姑娘，你急也沒用，皆因我雖在此築屋而居，日裏却在落別收集藥材，有漢人前來，老漢豈有不知的，日前倒也有個老頭兒來此，可是時在這苗疆行走的，姑娘必不是和他一路，再說，昨兒也已走了。」

鳳嬌心中一動，說道：「老伯伯，那老頭兒的，是鬚眉皆白，隨身帶着一根釣竿？」

老丈道：「正是，難道姑娘要找的是他，那可不巧了，那老頭兒近年已少在苗疆行走，怕不有五六年沒來了，他這一走，又不知甚麼時候，只怕……」

哼！鳳嬌說：「只怕他死了，再不回來啦，老伯伯，那老頭兒才死不了哩，不出一兩日，你一定見得到他，不瞞你說，老伯伯，那老頭兒正在山裏睡大覺，提起他來，我就惱。老伯伯，那老兒壞透啦，我可不是找他，我要打聽的是一個女子，一身黑色長衣，一頭長髮的女子，老伯伯，你一定認得這郎岱的土司了……」

老丈飛快地向四外掃了一眼，低聲道：「姑娘別大聲，這土司可是提不得的。」但老丈又面露疑惑，再又把鳳嬌從上到下打量了一眼，說：「難道姑娘會是來找……土司？」

鳳嬌聽老者這麼一說，立即興奮起來，忙道：「我正是要找那賊苗王……」

老丈嚇得連退了兩步，待他看出四外沒人，才站住了，道：「姑娘好大胆，可是不想活着離開苗疆啦，這土司也是罵得的麼？」

鳳嬌不料老丈會嚇成這個樣兒，心想：這賊苗王一定是大惡人，提起來就令他怕，道：「如何罵不得，啊啊……」

鳳嬌陡然心中一動，苗疆的人既然提起這土司來，人人害怕，自然也人人都恨在心裏，若知道他們眞正的土司，回來了，必然也人人歡喜。龍江釣叟那老兒昨晚怎麼說？不是說這賊苗王要假意讓位麼？既是假意讓位，自不敢讓人知道，龍江釣叟不是說要將計就計麼？若然給他傳揚開去，那自然也就弄假成了眞，若然人人知曉他們的女土司回來正大位了，嘿嘿，那賊苗王必然會慌了手脚。

鳳嬌眉兒一挑，道：「如何罵不得，那賊子又不是眞土司，老伯伯，不瞞你說，這郎岱的眞土司回來啦。」

老丈驚惶又驚訝，問道：「姑娘你怎說？」

鳳嬌道：「老伯伯，你說你在這裏落籍二十多年了，那麼當年季大將軍平苗亂，大軍入苗疆，你自然知曉了？」

老丈道：「如何不知，那時老漢已在這落別定居五六年了，這苗疆之人誰不感念季大將軍的恩德，那時候若然大軍進入郎岱，怕不玉石俱焚了，可惜老土司天不假年，就在那時歸了天。」

鳳嬌道：「老伯伯，那你自然也曉得，老土司無兒可有女。」

老丈點頭道：「若是以漢語相稱，該叫她公主，名兒漢語叫瑛姑，若然公主那時在府中，可是該她正大位，成爲布依族的郎岱女土司了，姑娘，這黔南一帶的苗族，名叫布依族，分布極廣，郎岱土司統領全族，轄下七十二峒，奉郎岱土司爲王，這土司之稱，乃是朝廷的封號，其實苗民乃稱土司爲王。」

鳳嬌道：「我曉得，我有個呂叔叔，早年也常在苗疆，老伯伯，我要找的人就是這布依族的公主瑛姑。」

老丈啊了一聲，也不知他是驚是喜，還是懼，道：「那公主……還在人世？」

鳳嬌啐了一聲說：「我瑛姑姑回來啦，如何不在，昨兒夜裏我才和她分手。」

老丈渾身顫抖起來，又飛快地向四外掃了一眼。

四外確確實實無人，老丈才顫聲道：「姑娘，你再說一遍，你適才怎說？」

鳳嬌道：「這布依族的公主瑛姑，已回轉苗疆了，是眞回來啦。」

老丈却驀可裏一蹬脚，道：「那可糟了，她怎可回來……唉。」

鳳嬌瞪大了眼睛，道：「老伯伯，你們不喜歡我瑛姑姑回來麼？」

老丈道：「姑娘，你口稱瑛姑姑，那你和公主必有淵源了，不說老漢了，老漢是外人，這布依族的苗民，誰不想念公主，只不過公主十多年來，杳無音信，暗地裏傳言，都說公主被……被害了，是以老漢適才作那不吉之言。」

鳳嬌道：「既然苗民思念公主，那麼瑛姑姑回來了，你們該高興才是。」

老丈浩嘆了一聲，說道：「姑娘，你有所不知，當年公主失踪，這土司之位，由老土司之侄暫代，初時尙好，早些年還眞像是愛民如子，不料這土司一見苗民逐漸歸服，便也漸漸露出原形了來，苗民直成了他俎上的魚肉，是以大夥兒都又思念公主來。這土司害怕苗民不服，最初是假意施恩，也還眞有些實惠給苗民。」

老丈繼續說道：「後來他的爪牙已成，大位也坐得穩了，便作威作福起來，姑娘，你想想，大家暗裏傳言，公主是被他所害，篡奪了這土司之位，這一回來，還會有命麼，要知他的爪牙遍佈苗疆。」

鳳嬌笑道：「老伯伯，你錯了，我昨日陪同瑛姑姑前來，瑛姑姑不幸身染疾病，倒臥山中，這土司得報，立即派出人去，而且他親自前往山中相迎，用軟兜抬走瑛姑，便是到這落別來了，我步下慢了些，落在後面，這不是追趕前來麼？」

老丈愕然，道：「他眞……眞親自相迎？」

鳳嬌道：「那還錯得了麼？那苗王曾說：待瑛姑病體痊癒，即刻讓位給瑛姑姑。老伯伯，那一般人不下三十多人，又抬着軟兜，老伯伯，你倒不見麼？」

老丈不信道：「有這樣的事？那可眞令人難信了。姑娘，你不是……」

鳳嬌不悅道：「你以爲我是哄你麼，眞好笑，老伯伯，我爲何要哄你，是了，我是心急趕路，也不熟路，必是把路走岔了。」

老丈道：「這裏原是不能上下的，若是抬着軟兜，這麼陡峭的山崖，如何下得來，那面山溝才有道路，但這……這怎麼可能？」

鳳嬌說道：「老伯伯，我眞的沒騙你，那一行……咦！老伯伯，你瞧，山溝那面……」

山溝雖然相隔有半里之遙，林木又茂密，但兩人立身的山坡較高，是以仍可看得清楚，只見一夥人打那林木中轉出來，前呼後擁，簇擁着一抬軟兜，連那軟兜上的人也看得出來。

鳳嬌道：「老伯伯，我沒騙你吧，我瑛姑姑穿的一身黑衣，那軟兜上的人不是一身黑麼，你瞧，那一頭長髮，不是在風裏飄呀飄的。啊！你瞧那不是苗王麼。」

旭日已爬上遠山頭，照見那苗王衣上金光閃閃，這老丈一見自然認得，除了苗王，誰會用金綫繡袍的！

鳳嬌抹頭就跑，叫道：「老伯伯，多謝你啦，回頭見。」話聲未落已如蠅語。

那老丈張大了的咀兒，好半晌合不攏來，止因這老丈練過幾年莊稼把式，懂得武功，是以才更是目瞪口呆，一個小小年紀的姑娘，竟然如飛鳥。

鳳嬌可不是快如飛鳥，眨眨眼，已只賸下一個小黑點了。啊啊！那老丈嚇得後退了一步，皆因他見到那林中轉出來的一行人，倏地也停了步，苗王身後的大隊苗兵，已往上一圍。不，是排列在苗王的兩傍！

好大胆，必是這姑娘去攔阻住了苗王一行人的去路，啊呀！

老丈感到一陣窒息，把心兒提到口腔上來，他在苗疆居住了近二十多年，豈會不知苗刀的厲害，尤其是苗王近身的苗兵，有如朝廷大內的侍衞，若非武功超羣，豈能選拔作爲苗王的侍衞，那苗刀千錘百煉，雖非削鐵如泥，但也能斷得銅，截得鐵，一般的刀劍，削上立折，這姑娘好大胆！何況苗兵每人身邊那隻竹筒，吹箭如飛蝗，又餵了見血封喉的劇毒，强煞她也是一個年輕的姑娘。

一個天眞可愛的姑娘，誰不喜歡，老丈担心起來，但……啊啊！怎麼不是那姑娘？

老丈的咀合上了，相隔雖遠，但那是空曠之地，他看得清清楚楚，陽光也照亮那人的白髮。

啊！一個老頭兒！當眞怪事年年有，這不是那整日帶着釣竿在身邊的老漢麼？姑娘不是說這老兒在山腰中睡大覺麼？怎生……

老丈由奇而驚！若是別人，也許不知苗刀毒箭的厲害，但這老漢却多年來時在苗疆行走，豈有不知之理？他這不是找死麼？

正是那龍江釣叟，一聲响亮的哈哈驚得那老丈目瞪口呆！相隔何止半里，但却似老漢在他身邊打哈哈，只見那苗王一揮手，却已先退了一步，苗民紛紛後退！」

正是龍江釣叟，說道：「好哇，人無信不立，虧你還是個苗王，報信不賞，那可不行，不賞也行，待把人給我留下。」

只見苗王身側寒光陡閃，迅速轉出兩個中年苗子來，苗刀齊指，喝道：「好大胆，你是討死啦！」

龍江釣叟把釣竿扛在肩上，說道：「我是討賞來的，可不要討死，喂，你昨晚怎生說來？」

苗王一擺手，示意那兩人後退，點了點頭，道：「不錯，我說過，只要眞把人接到了，本土司有賞，來人啦，賞他兩錠銀子。」

釣叟說：「慢來，甚麼話，兩錠銀子？那可不行，一個郎岱土司，敢情只值得兩錠銀子，豈不太賤了麼？」

那苗王身邊的人，又一聲喝斷，當眞是找死了，竟敢對土司出言不敬！

釣叟說：「你們發惡也不行，難道我這話錯啦，你們尋訪了多年的土司，我給你們尋到啦，敢情只值得兩錠銀子，啊啊！我明白啦，你這苗王必是口是心非，不是要迎接她回去正大位，你想當苗王才是眞……」

那苗王大喝道：「你胡說！你！快閉咀！」

苗王向身後，向兩面急掃了一眼，身後是躺在軟兜上的瑛姑，瑛姑似笑非笑，釣叟終於趕來了，這老人家必有主意，但可不是毫無憂戚，這老人家再是武功蓋世，可也只得一人。

釣叟道：「你不給我賞金，我偏要說，要我閉咀也行，拿賞金來。」

那苗王心存大欲之陰謀詭計，也只得近身的幾個苗人才知道，可張揚不得，但衆目睽睽之下，却也不敢殺……練有一身超羣武功的苗王，豈有看不出這老兒大有來歷，只怕殺不了人家，倒張揚了出去。

苗王呵呵一聲乾笑，說道：「本土司豈會失信於你，來呀……」

釣叟說：「且慢，只怕你也沒帶得那麼多金銀在身邊，我問你，你叫人來，端的要賞我多少？」

苗王的眼珠子直轉，嘿嘿！說道：「正是，原也沒携帶得許多，但聽你口氣，倒也不小。」

釣叟道：「你身爲苗王，可是言出必行？」

苗王一聲哼，說道：「本土司豈會失信於你這老傖夫，說罷，你要多少？」

釣叟道：「當眞好笑得緊，你出下賞金，天下武林皆知，怎倒問起我來。」

苗王可怔了怔，道：「胡說，本土司何曾出過賞格，不過，我看在昨晚報信有功……」

釣叟忽地打了個哈哈，說道：「這可是我的不是了，當眞得怨我沒說得明白，這個人麼。」他一指軟兜上的瑛姑，一擠眼兒，才又說道：「當眞你沒懸賞尋人，但我問你，苗王，尋到劍呢？我是說：尋到那半截血銹的斷劍呢！」

「你你……」苗王霍地跨上一步，但又迅速退了半步，分明他是在急忙調勻那急促的呼吸，放緩了聲調，說道：「你說……甚麼，你是說……原來是說你尋到了我族中神器？難道在……」

龍江釣叟眉頭一揚，那鼻孔裏却一哼，道：「哼哼！劍當然有人攜帶，在一個人身上，可不在她的身上。」

那苗王再也忍不住了，霍地一大步跨出，急說：「在何處？你……快說？」

釣叟却連半步也沒移動，眼見那苗王抬起了胳膊，却如不見，嘻嘻笑道：「諒你不敢碰我一下，我老人家風燭之年，有如那瓦上之霜，嘿嘿，哈哈，你不敢碰我，是不是，我老人家已是燈草紮的人兒，一碰就倒，就一命歸西，這口氣一嚥，你可就再也尋不到血劍啦。」

那苗王長長吸了一口氣，也大大吞了一聲，他倒是想柔聲說，但那話聲却更冷了，那笑也成了獰笑，說道：「誰說我要碰你，只不過……只不過……」

「只不過心急了些，是不是？」釣叟嘻嘻笑道：「原來你不是要碰我，也不是要殺我。」

苗王的急促呼吸，調得勻了，道：「自然不是，本土司言而有信，快說，血劍在何處，只要找到，萬兩黃金，不少你分毫。」

釣叟讚道：「好好，苗王敢情言而有信，可惜，你就是心急了些，得而又復失了。」

苗王又急起上來，道：「你……怎麼說？」

「別急，別急。」龍江釣叟擺擺手，說道：「是說，你差點兒得而復失，你一時心急大意，差點我見財化了水，萬兩賞金，付之東流，別急啊……你想想看，昨兒夜裏，我是怎去向你報信來着？」

苗王直皺眉，可又直揚眉，那眉梢挑了又挑，可就挑出了令人心寒的煞氣，但老頭兒一點也不怕，說道：「你想起來了麼，我說：苗王啊，你要找的……找的…嘿，你身邊那麼多人，我怎知道都是你的心腹不是，以爲你聰明，一點即透，我說：你要找的，現已到了山中，就在山中那溪邊，你那相好的敢情不安好心，嘿，可不是我沒說出口，你已知是誰了，你倒說出人屠戶那賊名兒來，我啊，又怎麼說啦？我說：快，快些兒，快快趕去，趁他們你爭我奪，快快趕去，也許你還能搶到手中，是不是啊？」

苗王不敢開口，因爲他面上一陣紅，一陣白，顯然呼吸急促得很，但不開口，只是不出聲，那咀兒仍然一張一張的。

釣叟擺了擺手道：「別打岔，你心急，是不是，心急就別打岔。我說：你知，我也知，人屠戶那賊子怎麼不安好心，所以你得趕快，別以爲人家是爲了賞金而來，無論誰都會獻給你，你聰明，人家可也不蠢，你安着甚麼心，人家難道沒安那個心，誰也不像我老人家最是知足，只爲了賞金，可是催促你趕快，你就說：好，少不了你的賞金，就匆匆忙忙，進山去啦，那料你見到人，就忘了劍，忘了你們那族中神器，懸賞萬金的半截血劍。」

苗王嚥了一口唾沫，聲調有些兒顫，說道：「快說，別再……快說，萬兩賞金，分毫不少你的。」

釣叟道：「哼！現下可不成了，若昨兒夜裏，你人劍俱得，我得我的萬兩黃金，現下麼，人是人，劍有賞金，你難道不也要人，人豈無賞，沒賞那可不成。」

那苗王顯然心急不耐，但不耐也得忍，說道：「好吧，你說，你要多少賞金，我都給你，快快說來。」

釣叟一挑大姆指，讚道：「爽快！爽快！好，你端的夠爽快，我老人家也爽快……喂！你蹬脚幹嗎？」

那苗王急得直蹬脚，一下已有點六神無主，眼中青光直冒，一張咀，結結巴巴地，却說不出話，可就連一句重話兒也不敢說。

釣叟道：「唉！我說到那裏去，你一蹬脚，把我的心也蹬亂啦，是不，我說，我也就爽爽快快，按說呢？人劍兩得，多一倍賞金，理所應該，好吧，便宜了你，劍的賞金不折不扣，人作五千兩黃金，你說，你是答應不答應？」

苗王陡然一聲呵呵，說道：「慢說五千，便萬兩我也給你，只不過你得隨我去郎岱。」

釣叟喜道：「好，咱們一言爲定，其實，我眞沒白要你的，若不是我隨後也進了山，非但我的賞金見財化了水，你也休想再得到手了。只怪你見了人就忘了劍，却不知劍在人身上，人可不是一個人。」

苗王啊了一聲，道：「糟糕，莫非在那個女娃的身上。」

釣叟呸了一口，說道：「等你想起來，可不晚啦，你又不是不知那人把血劍交付與雙鳳鏢局，那老鏢頭盒中劍是假，他那閨女藏在身上的才是眞。」

苗王顯然嚇了一跳，說：「你你……你怎知道我……」

釣叟的白眉兒揚了揚，道：「怎知你曉得，是不是？我說，你要是聰明的，那就便問，我老人家不是說過了麼，你知，我也知，你苗王聰明得很，我老人家可也不傻，只不過那血劍作廢鐵賣，也賣不出兩文錢來，爲何我不要萬兩黃金。」

苗王忙道：「是是，說得是。」

釣叟一瞪眼，呸了一口，說：「我老人家吃的鹽，比你吃的米多，走過的橋，比你行過的路多，誰要你來稱讚，你昨晚一見她，哼哼！」釣叟一指瑛姑，繼道：「你喜極就忘了形，對那女娃娃便多一眼也不瞧。」

苗王啊了一聲，驀地在額上拍了一掌，道：「該死，原來那姑娘便是……」

「那女娃娃甘，名叫鳳嬌。」釣叟道：「血劍就在她身上，你朝思暮想，千方設計，不惜許以重酬的血劍，到了面前，你倒……嘿嘿，多一眼也不瞧，我老人家可越說越有氣。」

苗王道：「我我，當眞……」

「該死。」釣叟說：「不過麼，我老人家看在萬兩黃金份上，好歹揪住了那女娃娃。」

「啊啊。」苗王大喜，道：「在何處，快……說！」

釣叟一聲呵呵，說：「你別和我瞪眼，你在心裏罵我，怕我不曉得。」

苗王面上的獰笑消逝了，倒惶恐起來，怎麼他在心裏罵，這老兒也曉得？血劍沒到手，可得罪不得這老兒。

苗王登時陪起笑臉道：「老人家，這是甚麼話，你太多疑啦，我爲啥罵你。」

釣叟一翻眼，說：「我是說那女娃娃，誰說你啦，別以爲我聽不到你肚子裏罵，好小妞，你眼珠子直轉，我就知你肚子裏罵開啦。」

「小妞。」苗王說：「啊啊，她在那裏。」

在那裏？大夥兒站在林子邊，但山坡上長滿了荊棘，草深也可沒膝，雖是隨着那老頭兒的眼睛轉，可不見有甚麼妞兒。

釣叟說：「喂！別望啦，今兒便宜你，我老人家變個戲法給你瞧，一文也不收你的，呔！女娃娃不出來，更待何時。」

釣叟一揚釣竿，那苗王身後側的數十個苗兵，登時發出一聲喊，光天化日之下，陡然間人影一幌，他面前已躺着個女娃娃！

苗王大喜，道：「是她，不差，昨晚所見的，正是這小妞。」

「好小妞。」釣叟怒道：「你敢對我老人家瞪眼，當眞是可忍，孰不可忍。」

呼的一聲，釣竿向那地上的姑娘抽下，釣竿一落，罵聲早起，那姑娘罵道：「敢情你是個老混蛋，壞得不能再壞的老壞蛋，好哇，咱們都受了你的騙，該死的老壞蛋。」

是鳳嬌，是她一見苗王身後那軟兜上的瑛姑，那還顧得厲害，像飛一樣的奔了來，那料……啊唷，脚下一絆，仆倒在草叢中，登時動彈不得，也看得明白，心下更明白，原來被人出其不意，不但絆倒了她，而且點了她的穴道。

鳳嬌大驚更怒，萬想不到這人竟是龍江釣叟，她動彈不得，但心下明白，這一陣子，也聽得明白，也恨得她切齒咬牙，眞料想不到，原來他和小寶都上了當，瑛姑也上了當，原來這老混蛋見利忘義……

鳳嬌氣得發昏，那釣叟却呵呵連聲，說道：「不怪你這女娃娃輕輕易易受騙啦，敢情連罵人也不會。」

鳳嬌兀自老混蛋，老壞蛋，罵不絕口，却聽瑛姑說道：「鳳嬌妹子，別罵，快別罵啦，你……呃！」

鳳嬌道：「爲何不罵，我要罵，這老混蛋原來不安好心，咱們都被他騙啦，被他騙得緊騰騰的，還道他是好人，還道他受你的恩，報你恩，敢情是個見利忘義的老混蛋，當眞人家說，銀子是亮的，眼睛是黑的，這老壞蛋見錢眼就開。」

釣叟又一聲呵呵，對那苗王道：「你猜，我老頭兒喜歡什麼？除了銀子，就喜歡聽女娃娃罵人，可惜這女娃娃沒出息，連罵人也不會，你說：義字怎麼寫？幾個錢一斤？看來咱們兩個倒是兩相好，你八兩，我半斤，倒是正經，血劍就在這女娃娃身上……慢來。」

那苗王早一揮手，兩面的苗子登時奔出了四個，釣叟一聲慢來，把手連搖，說道：「嘿！你急些什麼，喏喏。」側着頭，背着瑛姑，把咀兒一呶，道：「你不瞧這是甚麼地方，甚麼時候。」

苗王啊啊兩聲，說道：「是是，說得是。」

釣叟道：「還不快去找一乘軟兜來，把人抬了回去，那血劍豈不也是你的了，我還得告訴你一句……一句私語兒。」

釣叟走近苗王身邊，在那苗王身邊說了幾句，只見那苗王眉兒掀了掀，點頭連連，說道：「是是，說得是，來人呀，這裏有現成的竹子，快快做一個軟兜，大夥兒聽着，這位姑娘不准怠慢，都得小心侍候。」

登時有兩個苗子跑去竹林裏，砍了兩根竹子來，用繩子一綁，登時做了一個軟兜。

苗王笑嘻嘻，對瑛姑道：「妹子，你瞧，我知道這姑娘是你跟前的人，適才你怎麼不說，幸虧這老兒告訴了我，你放心，我不會虧待她的，讓她仍然跟着你，你也就有了伴兒。」

瑛姑瞧了瞧釣叟一眼，輕悄悄點了點頭，道：「多謝大哥，這老人家說得不錯，血劍就在這位妹子身上，她父女原就是護送血劍來的，待回轉郎岱，我命她解來給你，却是休難爲她。」

苗王的臉登時脹紅了，是因强忍那狂喜而紅，却欠身道：「妹子，這姑娘既是你的人，我那敢難爲她，那血劍麼，這個這個……」

釣叟在傍又是一聲哈哈，說道：「血劍乃你們苗族神器，自該有德者得之，苗王你順天應人，那血劍自該由你奉存。」

這老混蛋怎生又擠眉弄眼？鳳嬌氣得發昏，却聽那苗王已連聲是是，道：「是……啊，不不，小王何德何能，理當由我這妹子奉存，妹子，這血劍你且……你且別交給我，待回轉郎岱，擇定吉日，正了大位，血劍仍然要歸妹子奉存的。」

釣叟道：「好啦，好啦，咱們該上路了，起程。」

那苗王對釣叟竟然言聽計從起來，立即一揮手，兩乘軟兜，瑛姑的在前，有苗丁分列兩傍護行，鳳嬌在後，在後就是龍江釣叟伴着那苗王。

鳳嬌動彈不得，氣得發昏，也恨得發昏，原來先前她狂奔而來，不料脚下被絆了一下，險險地沒栽倒在地，陡見人影一幌，背上已被人托住了，把她放落地上，才知手脚都已動彈不得，認淸是釣叟，那釣叟已在她耳邊說道：「小妞，你會不會罵人？待會你扯開喉嚨，大聲罵，有多惡毒，就罵得多惡毒。」

忽忽幾句，已跑出去攔住了苗王的一行人？哼！多惡毒的罵人話，她也會，就罵不出口，要是小寶在就好了，一定把這老壞蛋罵個狗血噴頭。

只聽後頭那釣叟道：「嘿嘿，苗王爺，你說，我可不是白討你的賞吧，不但你要的人有了，還外搭奉送一把劍，劍值萬兩黃金，人呢？三五萬値得吧……別打岱，你放心，我不多要你分文，多啦，我也帶不進棺材。」

那苗王道：「老頭兒。你也放心，小王言出必行，不會少你分文，好好，你替我盡心盡力，回轉郎岱，我必有重賞你，說眞的，老頭兒，看來你還是眞不錯，人也精明，處處爲我着想。」

釣叟道：「啊哈，你說錯啦，我不是

為你着想，是看在錢份上，正因看在這份賞金份上，我倒要說一句，苗王爺，我老頭兒得人錢財，與人消災，再說，賞金尚未到手，譬如說：這人與劍，若然有了差錯，譬如說，未到郎岱，就被人刦奪了去，你還給不給賞金？當然不給，我老頭兒豈不落得一場空，所以，我非得管到底不可，把這人與劍，護送到土司府，我可不是小看了你苗王爺，別以為你練了一身武功，苗刀毒箭厲害，土司府有如鐵壁銅牆，嘿嘿，沒有我老頭子，只怕你也……你也……」

苗王哼了一聲，但顯然色厲內荏，說道：「你倒是說出來聽聽，都是些甚麼人物？」

釣叟道：「眼前的，就有兩個，你又不是不知道。」

苗王又哼了一聲，道：「你是說人屠戶，哈哈……」

釣叟道：「低聲些！只可出你之口，入我之耳。」

鳳嬌也哼了一聲，這兩人緊跟在她的軟兜後面，再低聲些，她也可聽得清清楚楚。

苗王倒眞聽話，把聲調放低了，說道：「別人怕他人屠戶，我麼，還不把他放在眼裏。」

釣叟道：「我明白，人屠戶這賊子所用的毒藥，有一多半是你替他配製的，別人怕他那劇毒，你果然不怕，但眼前還有一個鬼影手。」

苗王道：「我還道你說誰，哈……」

必是釣叟用手式阻止了他，接口道：「你休小看了鬼影手，他和那人屠戶連起手來，可就成了為奸的狼狽，人屠戶對你瞭如指掌，鬼影手輕功蓋世，那劍上的功夫也不弱於你……你聽我說，這兩人也就罷了，就算你不怕，你把耳朵湊上來。」

釣叟的話聲又低了些了，但鳳嬌仍然聽得清楚，只聽他說道：「僅是你要的那個人，你知道多少？她那個姓桑的師傅，你怕不怕？你可知道這番血劍入苗疆，是甚麼人的主意？你知道一些，好，你就該知道，那季大將軍的兒子，苦練了十年武功，所為何來，沒些兒必勝的把握，敢情對外宣揚麼？苗王爺，你不知道吧，其實你不曉得的，還多得很哩，你不知道你這堂妹子這十多年來在何處，是不是？當然更不知道她和甚麼人在一起了。」

釣叟頓了頓，續說道：「你不知，人屠戶那賊子可知道，那賊子十多年來不敢過資江半步？為何？就是怕了一個瞎眼的老婆子，一個瞎眼老婆子竟連人屠戶怕得不敢過資江半步，你說了得不了得。」

那苗王啊啊兩聲，鳳嬌不用回頭，自然也轉不過頭去，但也能想像得出那苗王的驚愕神情。

釣叟又道：「你這堂妹子着了人屠戶的道兒，前腳一走，後腳已進了苗疆，雖沒追上，那不過是因為人屠戶狡獪，帶着你這堂妹子東竄西躲，走的是從來沒人走過的路，其實壓根兒就沒路，這才沒被尋到，但可知道必來郎岱，說不定現下便沒到，一兩日間也會到了……你怕啦？其實還有哩，昨晚你見過那和尚，你別小看了那和尚，嵩山少林的硬功夫，我問你，你接得下多少招來？這和尚可不是為了賞金而來，而是奉那瞎婆子之命，來救瑛姑，就算你也不怕，苗王爺，你怕不怕玉羅刹，這婆娘誰也對她忌憚三分，內外輕功，都已造極登峯，不用我多說，苗王爺，你當然早已耳聞其名了。」

苗王啊啊出聲來了，釣叟又道：「我是為人為到底，送佛送上西，看在這一筆賞金份上，我要是不幫你，不用說，賞金也就落了空，苗王爺，現下你我兩人，是一根綫兒上拴的兩個螞蚱，你要人劍兩得，我要得賞金，就得連起手來。」

苗王出聲了，說道：「說得是，說得是。」

釣叟道：「所以，來得知己知彼，我對這般人瞭如指掌，你苗王有人有勢，這就叫做合則兩全，分則必敗，而且必一敗塗地，咱們兩人不但人財兩空，而且……而且……只怕連性命也不得，好，你明白啦。」

苗王道：「我明白啦，先前失敬得很，原來老英雄不但武功超羣，而且謀略也高人一等，老英雄……」

鳳嬌差點把肚子也氣炸，當眞怒火三千丈，她四肢動彈不得，口可動得，罵道：「呸！老狗熊，你這個該死的老混蛋，最最最壞的老壞蛋！」

釣叟一聲呵呵，說：「慢來慢來，留下這女娃娃，我有用她之處，你可別碰她一下。」

苗王道：「她竟敢對老英雄無禮。」

鳳嬌心下一動，也就住了口，看來這老混蛋一陣言語，眞說得賊苗王言聽計從了，且慢，先前瑛姑為何阻止她罵老混蛋？更沒見她有些兒氣惱？莫非……莫非這老混蛋是假意地討好這賊苗王？

只聽釣叟又一聲呵呵，說道：「我不是告訴過你啦，我老頭兒最高興的是，逗娃娃罵人，她越罵，我越喜歡，我倒嫌她罵得不夠毒狠，還有，咱們的話被她聽了去，也不用担心，回到郎岱，反正也不許她們見人，你明白？」

苗王連聲道：「我明白，我明白，好，老英雄，我們一言為定，大概我是怎麼個想法，也瞞不了你，總之，事成之後，你放心，你和我有福同享。」

釣叟讚道：「痛快，我老頭兒替你出些力氣，倒也值得，不過現下可是有禍同當。」

苗王道：「老英雄知己知彼，料事如神，你只管拿主意，該怎麼辦，你只管吩咐。」

釣叟道：「好好，這落別乃是一個繁華之處，來往必經之地，你立即派人嚴加查訪，一旦發現有漢人前來，不論他是誰，一面截停，一面快馬通報。」

苗王道：「這個不勞吩咐，早在半月前，小王已如是吩咐下去了。」

「好好。」釣叟說：「咱們可不去落別，逕往郎岱，而且你即刻派人往各處曉諭，說是公主已返苗疆，入居土司府，一待擇定吉日良辰，即正土司之位，傳諭苗民，屆時要大大慶祝。」

苗王遲疑道：「這個……這個……」

釣叟放低了聲音，道：「這個就叫做緩兵之計，苗王爺，你想想，難道神器失

而復得，你這土司自此之後，名已正，言已順，倒不該大大慶祝麼。」

苗王啊啊連聲，道：「說得是……」

釣叟又道：「還有哩，那般人未入郎岱，必然已得了消息，我倒要問你，他們還救不救人？雖然只不過瞞得一時，但却中咱們的緩兵之計。你且想想，那夥人聽得遠近轟傳，自然千信萬信，本來在暗裏的，可不是就現在明裏了，那時啊，不是我明敵暗，而是我暗敵明了，那時……」

「那時，咱們就……」

「住口！」釣叟道：「你明我明，你知我知，心照不宣就是了，這可不能說出口來的，便是你親信之信，也不可盡情告知。」

「是是，」苗王提高了聲音，隨即對苗兵吩咐了幾句。那鳳嬌一句也聽不懂，但見走在前面的苗兵，立即轉向西行。

原來說話間，已到了三岔路口，落別已在右側，苗兵行走如飛，瞬即落在後面了。却是抬着軟兜的苗兵一轉向，鳳嬌也見到了瑛姑，雖然不過那麼一瞥，但已看得出，那瑛姑極是安祥，倒有心情瀏覽那山林景色，眞是個久別家園的遊子，那像個身遭有兇險的人。鳳嬌不覺也安靜下來，難道龍江釣叟眞不是個老混蛋，眞是別有用心嗎？

那抬着軟兜的苗兵，行不過兩三里，便已換肩，是以行走如飛，不到午刻，只見依山傍水，一大片房屋，何止數千家，更有別處罕見的高大房舍。只聽身後的釣叟說道：「苗王爺，不怪你苗疆萬民歸心啦，在你治下，這郎岱好生興旺，我老頭兒數年未來郎岱，不料已繁榮了許多，差點兒認不出來啦。」

那土司傲然一聲呵呵，說道：「我郎岱豈僅倍前繁榮，嘿嘿，若然再來一個甚麼大將軍，便是進來十萬大軍管教他有來的路，沒去的道兒。」

釣叟啊啊兩聲，說道：「這四山建了這麼多碉堡，山口立下了營寨，當眞一將當關，萬夫莫進，苗王爺，你可眞把郎岱建成了鐵壁銅牆，妙啊，妙極，休道是官家兵馬，便武林高手，只怕也只有來的道路，沒去的道兒，却是那各通道兩傍，以往可沒那麼多樹木，現今可是濃蔭滿地，嘿嘿，苗王爺，若然你埋伏下苗兵，遠用弓，近用箭筒，毒弩毒箭盡皆見血封喉，可又勝過刀山劍林了。」

那苗王縱聲打了個哈哈，說道：「老英雄這雙眼睛果然厲害，任他銅筋鐵骨，管教他有來的路，我這郎岱遍山遍野，皆是他葬生之所。」

那釣叟必是在把頭連點，把遍山遍野連說了兩遍，才道：「好好，苗王爺，不怪那人屠戶也落入你的算中，那賊子可狡獪得很啊，但比起你來……比起你來，可也不及你老謀深算。」

那苗王在得意之際，倒也聽不出釣叟是在罵他，鳳嬌可更加明白了，只怕這老混蛋……不不，不眞是個老混蛋。

那一行人忽然捨了大路，穿林上山，那一大片房屋，一會便到了脚下，又走了半頓飯工夫，驀見崖壁中分，現出個天然門戶，就着山崖，鑽成了兩個碉堡，那裏竟然有個不小的城堡，全用石頭建成，雖不十分雄偉，但天然險要，城堡上下，皆是懸岩壁立，那郎岱萬家房舍，盡在脚底，除了那天然門戶之外，別無道路可通，眞個是猿猴也難攀登。

只聽釣叟啊啊連聲，道：「數年不來郎岱，這這……以往可沒這個城堡啊？」

苗王哈哈笑道：「這原是我布依峒發祥之地，慶典拜祭之所，城堡却是小王近年所建，這地方說得上鐵壁銅城吧。」

釣叟道：「原來便是布依峒，果然天險，不怪苗疆各族皆臣服你布依峒了。」

鳳嬌可目不暇視，只見軟兜穿過一座高大門樓，裏面的石屋何止數百間，有街道却沒住家，往來皆苗兵，一會軟兜停在一座宮殿之前，鳳嬌沒見過宮殿，看來倒像是中原的廟宇，圍牆高有兩丈餘，裏面的樓閣，却與漢族的樓閣無異，一般畫棟雕樑。

只聽那苗王用苗語吩咐了幾句，兩乘軟兜便一直繞過一座殿堂，早有苗女把瑛姑和鳳嬌接着，直抬入後面一間大屋中，把兩人放在床上，却都一言不發，把兩人放下就走，那房門也立即關上了。

鳳嬌那還忍耐得住，罵道：「該死的老混蛋，他把我……若不是我着了他的道兒，我定把老混蛋殺千刀，這殺千刀的老混蛋，早晚我把他碎屍萬段……」

鳳嬌突然住了口，而且睜大了迷惑的眼睛，怎麼瑛姑倒咀角含笑，分明還輕點了一下頭兒，倒像鼓勵嗎，越罵得大聲越好。

要她罵，鳳嬌倒不罵了，先前在路上她罵這老混蛋時，瑛姑倒阻止她，現下房中無人，她倒要她罵了，說這瑛姑也恨龍江釣叟，不對啊？怎麼她咀角倒含着笑意呢？

瑛姑忽然對她輕輕搖了一下頭，她呶咀，這是甚麼意思？

怎麼瑛姑又忽然皺了一下眉頭？只聽她嘆了口氣，說道：「小妹子，釣叟實是個大好人，又是老前輩，你不該罵他，豈僅大不敬，且辜負了前輩一番好意。」

鳳嬌登時怒火冲天，道：「好人，好人裏挑出來的最壞的壞人就眞，瑛姑姑，怎麼你不明白他見財忘義，說甚麼你施恩，他報……」

瑛姑擺手又示意，急道：「過去的事，別說了，小妹子，釣叟實是……實是一番好心。」

「好心！」鳳嬌叫道：「咱們全上了老壞蛋的當，就是被他騙得緊騰騰的，才上了他的當，瑛姑姑，我明白了，那人屠戶再狡獪，可還壞在明裏，怎生你還不明白，敢情和這賊苗王勾結的，不是人屠戶，而是這個殺千刀，不不，殺千刀還不夠，該萬剮的老賊……」

瑛姑喝道：「住口，小妹子，你怎麼連我堂兄也罵起來了。」

鳳嬌氣得臉也紅了，道：「怎麼不是賊，賊……」顯然她見瑛姑是眞惱了，沉着臉，鳳嬌才不敢再罵了。

瑛姑道：「我堂兄尋訪我十多年，費盡了苦心，懸下重酬，昨晚得知我回來，立即就去山中迎接，他一片眞誠，還會是假麼，小妹子，你年輕太不懂事，我對我這堂兄感激尚且來不及。」

鳳嬌氣得怒哼了一聲，怎麼這瑛姑竟不知道她這堂兄是笑裏藏刀，幾句蜜語甜言，她就信以爲眞了？那麼，她以往對瑛姑說的，也白說了，哼，她不懂事，這瑛姑太不懂事就眞。

鳳嬌氣極，索性閉了眼，眞是眼不見爲淨，哼哼！

只聽瑛姑道：「小妹子，你別惱，我知你是對我一番好心，你不是喜歡小寶麼，唉！」

瑛姑忽然嘆了口氣。好啊，鳳嬌想：你倒還記得小寶，要不是看在小寶份上，我才不理你的死活哩，你死你活該。

她不僅在心裏連哼兩聲，而且哼出了聲來。

瑛姑又道：「小妹子，你原是護送血劍來的，現今已送到了地頭，待會我請釣叟替你解了穴道，你把血劍交給我……

啊！不用了，我只不過是四肢無力，又不是下不了床，我自己來解吧。」

怎麼瑛姑說着話，却不是瞧她而是盯着門上瞧？啊！原來那門並未關得緊嚴，有人在偷聽？

瑛姑怎生這麼大聲說話？又道：「妹子，你瞧，我不是能坐得起身麼？嗳，我眞還能下得了床，啊啊，路也能走。」

鳳嬌的眼睛睜大了，眞的，瑛姑不但能下床，而且還能走，向她走來了，不過軟弱無力，微微見到有些顫抖，走來了，走近她床前了。

瑛姑仍然大聲說話，像是鳳嬌不是在她前面，而是相隔着幾間屋子一般，道：「小妹子，眞是的，我早該想到的，你是一個大姑娘，怎能讓人家解衣取劍，何況這劍乃是我布依族的神器，是不許人沾手的，除了我堂兄，就只有我才可以觸摸，我若不解下劍來，那時我堂兄必然……瞧！連我替你解衣，你也害臊啦，在我面前，這有什麼好害臊的。」

鳳嬌眞羞得臉紅了，雖說內裏有衣衫，這屋中又沒外人，但她從小就沒了娘，從小就是自己穿衣脫衣。

啊！是了，那日鳳嬌本是要把血劍交付給瑛姑，不料突然來了那和尚和鬼影手，是以鳳嬌把劍投了那樹洞中，這瑛姑並不知道，還以爲劍仍在她背上。

哼！鳳嬌心中生氣，也不言語，眞是謝天謝地，那日幸好陰差陽錯，劍沒交付給瑛姑，也不在她身上了，否則豈不落入了那賊苗王手中。

哼！眞不相信，瑛姑被那賊苗王兩句蜜語甜言，就信以爲眞了，先前那賊苗王和老混蛋你一言我一語，再蠢的人也明白賊苗王狠子野心，不懷好意，這瑛姑竟會懵然不察。

鳳嬌可也担上了心，瑛姑已把她背上的包裹解下了，便不解開來瞧，入手也會知道那不是血劍，想想那麼一節枯枝，比鐵器輕了許多？

鳳嬌把已閉上眼睛又睜開來了，因爲瑛姑並未驚訝，也未出聲，睜眼一瞧，那瑛姑也並未把布包解開來，却道：「小妹子，你倒提醒了我，那釣叟現在這裏，說甚麼他也是外人，常言說得好，知人口面不知心，我還是小心些爲是，我也把神器藏在背上，待他走了，我再交給堂兄。」

瑛姑竟然不察，枯枝那麼輕，她竟會不覺察，也不解開來瞧，眞是怪事。

是了，鳳嬌心想，瑛姑身中奇毒，四肢軟弱無力，必是這緣故，她才會絲毫不疑。

鳳嬌才吁了一聲，却又立即哼了一聲，說道：「這血劍乃是你們布依族的神器，原該由你奉存，哼！我問你，聽說這血劍乃是權劍，落在誰手中，由誰奉存，誰就是苗疆之主，你爲何要交給那賊……」

瑛姑皺眉，忽地對她瞪了一眼，但聲音却帶笑，說道：「小妹子，你對我們這布依族的事，看來還眞知道不少，但妹子你不知道的却是：我要有意這土司之位，當年我也就不離開苗疆了，還會等到今天才回來當這土司麼？何況這是他們男人的，我們作女人的，早晚要嫁人，我們苗人雖然男女一律平等，不像你們漢人一般男女有別，小妹子，你別忘了，我已像了個漢家兒郎，有道是嫁鷄隨鷄，嫁犬隨犬，我已再也不是苗族的人了。」

鳳嬌不服道：「誰說不是了，雖說男女有別，但我們漢人可也出幾個女皇帝，女人怎麼當不得皇帝。」

瑛姑笑道：「小妹子，聽說你們先朝出了個出走的皇帝，掛了皇冠，跑去出了家，可是有的？」

鳳嬌道：「有又如何？」

瑛姑道：「當了皇帝，貴爲九五之尊，尚且一朝脫下龍袍，掛了皇冠一去不回，我可沒當上土司，接掌我爹的執司，不當土司還不成麼？」

瑛姑繼續又說道：「小妹子，唉！你那裏曉得，等到你大些，年長些，你就知道了，女人要是有了權位，可失了家，再也不能享受家庭的溫暖了，有丈夫也等於無夫，有家亦等同無家。」

鳳嬌怔住了，因爲瑛姑說得正經，分明這話是發自心底。

那瑛姑又道：「小妹子，是以我爹一死，我連喪也不奔，當時雖說實是不知，但知道了，就急忙遠遠躲藏起來，小妹子，我眞高興，我這堂兄不但繼了位，不但布依族人人臣服，而且你沒瞧，他治理得有多好，若是當日由我來繼位，這郎岱能有今日的繁榮麼？」

啊啊！敢情人家是不要當土司，是她心甘情願讓位給那賊王的。當眞他們成了狗拿耗子，多管閒事了。鳳嬌心下是想開了，那心中之氣却不消，把眼一閉，再也不瞧那瑛姑。

其實鳳嬌只閉了一會，就又忍不住那好奇之心，瑛姑在她床前，並不離去，在做甚麼？

原來瑛姑在脫衣衫，顯然先前她替鳳嬌脫衣解劍，倒像已耗盡了力氣，不過脫衫罷了，已是直喘氣，要歇好一陣子，才能把衣衫脫得下來。

瑛姑把包裹繫在背上了，用勁，咬着牙在用勁，打了一個結，又一個結，各個結都是極緊的死結。

鳳嬌不自覺又睜開了眼，心說：「哼！說是不要這血劍啦，怎又……但也眞怪，她竟然仍未發覺包裹不是血劍？乾了的枯枝，輕如無物眞不信她會發覺不出？」

（未完）